

血染十八尖山(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著

南宮雪爲了報恩而救助彭笑梅，歷盡幾番生死，在西門雨與孟西野的幫助之下，總算誅戮了「寒山九豹」，本以爲流血已結束，豈知緊接著掀起了一場更大、更慘烈的厮殺，腥紅可怖的鮮血染滿了十八尖山山巔……

第30年

1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血染十八尖山」，女主角南宮雪為了報恩而救助彭笑梅，在孟西野、西門雨的協助下，把聚集在十八尖山的「寒山九豹」逐一殺掉，彭笑梅終於報了大仇，但她也不願再活下去，最後，刎頸自絕……但十八尖山的流血事件並沒有停止，更慘烈的一頁又已展開……本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感人肺腑，打鬥場面更為緊張刺激，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本刋自創刋至今已卅年而屹立不倒，全賴各地讀友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謝！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拾萬字為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將為各位提供的巨型小說是龍乘風先生撰著的「鐵騎震武林」，故事情節緊湊，佈局巧妙離奇，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期
（總號149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血染十八尖山

南宮雪傳奇故事／傳紅雪・文
可飛・圖

瘋狂駕駛 闖出車禍

月到中秋份外明。

明天才是中秋，但一輪明月高掛天空，月光之美之亮，令你以為中秋業已提前來到了。

皎潔的月光下，一輛華麗的大馬車箭也似的直標而來。

車馬是孔家莊的，但無論是駕車或坐車的人竟無一個隸屬孔家莊。駕車的是孟家莊的二少爺孟西野；坐車的是錢家的「九公主」南宮雪，另一個便是「黑色的女人」彭笑梅，還有一個便是名震天下的「天下第二劍」西門雨——這四個人當中，唯有西門雨與孔家莊有深厚之淵源與不可輕棄之世交關係。

兩男兩女。

男的一個業已受了傷，一個被制住部份穴道，受傷的是孟西野，他吃了西門雨一拳一脚，業已受了一定程度的內傷，所幸並未傷及內腑五臟，服了葯、調息運氣療傷之後，雖說不上痊癒，但能把一輛車馬駕得見聲不見影，平平穩穩，足以說明他已無大礙。而西門雨則是被南宮雪以獨家手法點住幾處穴道，說話打動與常人無異，唯無法運聚體內眞氣，也即是說他在一定的時間範圍內根本無法與人交手。

女的一個也已受了傷——彭笑梅潛入孔家莊刺殺孔大義之後，不幸吃了西門雨一劍，左肩骨被刺碎，為了方便逃亡，咬牙自斷手臂，傷口雖經孟西野之悉心包紮治療，仍是新傷未癒。

兩男兩女當中，唯有南宮雪是屬於有「正常能力」之人。

而這次從西門雨以及衆多的孔家兒郎手中劫救彭笑梅，正是她的主意，而且她也已成功——至少目前她便已順利的帶著兇手（彭笑梅）與人質（西門雨）直奔城外東郊的十八尖山。

兇手彭笑梅與她同是女人，而且還曾經挽救南宮雪免於被狄小侯姦污的噩運——她無疑是南宮雪的救命恩人。

人質西門雨是「花花大少」柳花花的好友，也可以說是南宮雪的朋友，特別是在交手對敵之時，西門雨明明可以一劍擊敗，甚至是刺死南宮雪，但卻在緊要關頭劍下留情，卻反被南宮雪擊敗制住，他實際上也是有恩於南宮雪。

兇手與人質，對南宮雪來說，同屬不可被傷害之人——她挾在兩者之間，處境是頗為微妙的。

＊　＊　＊

彭笑梅靜靜的挨坐著窗口。

微帶寒意的夜風隨著皎潔的月光奔了進來，顯得十分輕佻頑皮，而又彷彿帶著幾分好奇的吹動了她的面紗、髮絲、衣衫，但卻吹不動她的眼光——黑紗下那對眼光始終是冷漠、堅定的冷漠！

她把那冷漠的眼光投向美好卻虛無的夜空，緩緩的問了一句：「南宮雪，妳準備在那裡讓我下車？」

南宮雪說：「十八尖山。」

彭笑梅沉默。

南宮雪望著她，她覺得她像極了一尊沒有生命的黑色女神：「雖然，寒山九豹的聚會日期是明天，但現在事出有變，咱們不妨先去看看，說不定那班人渣業已到齊了，妳說是嗎？」

彭笑梅沒有說是或不是，她此刻看來似乎不願再多說任何一句話。

南宮雪瞭解她的脾氣，也就不再說話，但她忽又想起了什麼，脫口問：「咦，大黑狗呢？為什麼沒見牠在車上？」

彭笑梅仍不作聲，那蒼白而緊抿的唇角抿得更緊了，但那對冷漠的眸孔忽泛起一絲痛苦的神色！

「牠怎樣了？」南宮雪睜大了眼，語音微顫：「牠……是，是否死了……」

彭笑梅沒應聲。

她忽然側過臉去。

在她別首的一刹那，南宮雪看到一顆晶瑩冷剔的淚珠迅即的自她眸角滑下！

她哭了！

她居然哭了！

——即使她在訴說自己被「寒山九豹」輪姦，被狄小侯迷姦、被孔大義絕情絕義逼得上吊之時，南宮雪都不曾見她流淚。

現在，她竟為了一條狗掉淚。

南宮雪眼中也有淚——她已深深喜歡上那條大黑狗，她認為牠是世界上最有情有義的狗。

牠死了！

——當然是被西門雨殺死的。

她憤怒的瞪住他！

＊　＊　＊

西門雨本橫躺於側邊的座椅上，微瞇著一雙俊朗的星眸，帶著三分疑惑與七分怪異的眼光望住南宮雪，一見她憤怒的望過來，連忙坐起來苦笑道：「不說我還眞忘了那條大黑狗，當我從窗口掠進去之時，牠以猛虎般的向我撲來，快得令我幾乎來不及閃避，倉促間我只好踢出一脚，便見牠躺在地上寂然不動，不知是死了，還是只昏過去而已……」

微一頓，他接著說：「我一心只顧擒抓兇手，捉住之後，竟也忘了那隻大黑狗……」

「南宮雪。」彭笑梅忽然叫了她一聲。

「什麼事？」

彭笑梅仍然臉背著她，南宮雪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但她聽得出她的語音雖在努力控制之下，仍不免顫抖得厲害：「牠，如果沒死，請妳幫我好好照顧牠；如果死了，請將牠好好掩埋……」

「我會的！」南宮雪掩著咀，強忍住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

「謝謝妳。」

南宮雪費了一大把心機救了她，她都不曾一句言謝，為了一條狗，她終於說謝了。

南宮雪當然不在乎她的致謝，而是深深感受到她對那隻狗的感情，彷彿比自己的生命來得還要重要，當下她被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放心，我一定會盡心盡力去照顧牠……」

那隻大黑狗是否已死？

南宮雪不知道，她也沒有去想那個問題，她突然想起了另一個令她十分驚異的問題：「西門雨，方才你說是從窗口衝進去抓住她？」



「是呀，」西門雨那張頗有個性的臉，始終掛著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我本想衝門而入的，但又怕弄壞了妳那名貴而美麗的雕花門，於是只好辛苦一點，先躍上屋頂，從後再從窗口縱下……」

「你不是說，」南宮雪睜大了眼：「在我攔下你們的車隊之時，你不是說是到湖濱散步而捉到她的嗎？」

「當然不是，」西門雨淡淡一笑，一隻脚高翹在座椅上，十分瀟洒裡帶著三分吊兒郎當：「在草木皆兵的情況下，她怎有可能在湖濱出現？」

南宮雪這才省起，彭笑梅再笨也不會離開自己的房間一步，怎有可能到湖濱去？南宮雪眨著烏溜溜的、水晶也似的眸珠子，口胳詫異：「妳爲何知道她躲在我的房間裡面？」

西門雨含笑道：「是妳告訴我的……」

「我告訴你？」南宮雪猛一怔楞：「我幾時告訴過你？」

西門雨望住她淡淡道：「當我發現妳自行端著晚膳欲上樓之時，我已覺得十分奇怪……等妳上樓之後，我隨便與幾個伙計聊天，沒有一個人說妳是一個『大吃包』，而妳一個人竟端了至少三四人份量的晚膳上樓，豈非惹人生疑？」

「你果然精明得很，」南宮雪苦笑道：「我還以爲騙過了你呢……」

一頓，凝眸問：「既然你已知悉我藏匿她，爲何遲遲不揭穿，一直等到我外出，你才動手？」

西門雨聳聳肩：「如果我當時硬行揭穿，妳肯乖乖讓我帶走她嗎？」

「不肯！」南宮雪冷峻的撇了一下美麗的唇角：「當然不肯！」

「我也知道，妳既然藏匿她，當然也就不會輕易讓我帶走她，」西門雨說：「爲了避免與妳正面衝突，我只好不動聲色，等待機會……」

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眼中浮起一絲讚賞之色：「你果然是個老江湖……我早應該知道你是個老狐狸，竟疏於防範，眞該死。」

頓了一下，隨即又問：「那你又爲何要對我說是在湖濱抓到她的呢？」

西門雨微微一笑：「兇手是我獨自抓到的，沒有人知道她隱藏在妳房間，爲了不想使孔家莊的人知道妳掩藏她，於是我只好撒謊，免得妳樹敵孔家莊與江南狄家，日後不好做人……」

南宮雪沉默。

西門雨靜靜的望住她，眼中那縷奇異的眸光始終不會消失。

南宮雪避開他的目光，幽幽道：「你如此對我，即使是在最後關頭，你明明可以擊敗我，却突然收劍，讓我順利得手……你這樣做，爲了什麼？」

「朋友，」西門雨忽又躺了下去，以手爲枕，淡淡道：「別忘記咱們是朋友，不是嗎？」

「但是，」南宮雪忽然瞇著眼望住他，她不自禁的想起柳花花來，那小子也一樣，除非空間不夠，否則每次坐車總是像懶蛇般的躺在座椅上，叫人以爲他得了「軟骨病」：「你爲了我，孔家那方面呢？你如何向孔家莊交待？」

「所以我必須敗在妳手裡呀，」西門雨側臉一笑：「要不然，除此之外，妳認爲我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做到兩全其美嗎？」

南宮雪那雙彎月也似的眸子泛起一絲笑意，張口欲言，突覺馬車的速度慢了下來，立刻機警的跑到前面車座去！

「孟西野，」南宮雪挨近孟西野身邊，小心謹慎的問：「是否有狀況？」

「什麼狀況？」孟西野朝她咧咀一笑：「不是我吹牛，我駕車的速度，快得連風都吹不上我……」

「那你爲何慢下來？」

「換車呀，」孟西野說：「我不是跟妳說過要換車的嗎？如果不換車，駕著孔家莊的車很容易被人認出來的……」

「說的是，」南宮雪點點頭：「換車安全一點……這裡有車換嗎？」

「再過去半里路，轉彎的地方有間騾馬行，」孟西野把車停在路邊一座竹林裡：「喏，你們在這裡等我，我去租輛車……」

「爲什麼要在這裡等？」南宮雪問：「爲何不把車直接……」

「妳眞蠢！」孟西野截口道：「若把車駕去，車馬行的人認出孔家莊的車，那……」

「說的是，」南宮雪訕訕一笑：「我承認我的確是越來越蠢了……」

一頓，含笑說：「喏，你趕車趕累了，你在這裡休息，讓我去租車……」

「不，」孟西野插好馬鞭：「妳若去了，車馬行的人更能留下深刻印象，萬一孔家莊的人查問起來，還不是一樣糟？」

「他們爲什麼會對我留下深刻印象？」南宮雪不服氣：「難道我有兩個鼻子？」

「妳若眞有兩個鼻子便好了，誰稀罕看妳？」孟西野咧咀直笑：「就因爲妳只有一個鼻子，而且是一個美得令人嫉妒的鼻子，所以人家才會對妳留下深刻印象哪，懂了嗎？」

「你這個小兔崽子，成天佔我便宜，」南宮雪嬌嗔的瞪住他：「總有一天我會叫你說不出話來，連你的鼻子都打扁……」

孟西野哈哈大笑。

笑聲中，身子倏地一長，驀然急掠而去，一忽兒已消失不見……

「我的鼻子眞的這麼美嗎？」南宮雪望著他消失的背影，忍不住摸了摸小巧玲瓏的鼻尖，心裡不期然的嘟喃著：「那小子是第一個說我鼻子美的男人……」

回過頭來，忽發現西門雨不知什麼時候竟坐到前頭車座來，南宮雪嚇了一跳，「你怎麼出來了？」

「裡頭悶呀，」西門雨笑咪咪的說：「妳點住了我的穴道，萬一那女人越看我越不順眼，來個惡向胆邊生，一劍殺了我，豈不冤枉哉？」

「是呀，我怎沒想到這一點？」南宮雪心中一怔，咀上却說：「不會的，她不會亂殺無辜，她只想殺她認爲該殺的人，她不會殺你西門雨的……」

南宮雪心裡暗暗捏了一把冷汗，彭

笑梅被西門雨刺碎肩骨，損失一條手臂，而且還抓住了她兼打死了她心愛的大黑狗，若說她懷恨於心，趁西門雨無反抗之力之際殺了他，也不算過份……

彭笑梅竟放棄了這「報仇」的大好機會！從這點來看，她的確不想傷害任何人！

「她是個善良的女人……」西門雨有感而發的輕歎了一口氣。

「也是個遭遇可憐的女人，」南宮雪低沉道：「所以我拚了老命也要帮她，何況她還曾經救過我……」

「她救過妳？」

「是的……」南宮雪點了點頭，忽凝眸問：「你知不知道她爲何要以那極爲殘酷而不仁道的手法殺了孔大義、狄小侯與蔡大聲？」

西門雨搖搖頭。

「我說你聽……」

＊　＊　＊

南宮雪將彭笑梅的遭遇，以及自己被救的經過簡單扼要的告訴了西門雨之後，西門雨忍不住又是沉沉一歎：「如果她所說的全是實情，那孔大義與狄小侯的確是死有餘辜……」

「還有那九個人渣！」南宮雪咬牙道：「寒山九豹若不死，你認爲還有天理嗎？」

西門雨沒有回答。

他忽然表情怪異的沉默著，口中輕唸了兩聲：「怪不得，怪不得……」

「怪不得什麼？」南宮雪眨眸問。

「沒什麼，」西門雨忽朝她笑笑，岔開話題道：「孟西野那傢伙怎還不回來？」

「這麼夜了，騾馬行肯定休息了，」南宮雪說：「他要叫門、挑車、選馬匹，總須工夫的，怎有這麼快便回來？」

「孟家與孔家有交誼，一向相處得不壞，」西門雨忽又說：「他如此帮妳，豈非令孔家莊陷入非常尷尬之處境？」

「我知道，」南宮雪十分過意不去：「我的本意只須他暗中帮助我，我也沒想到他竟會明目張胆的對你攻擊……你也知道，我當時曾叫他別插手此事，他就是不肯聽我話……」

「我想，」西門雨語音低沉：「妳南宮雪也不是三歲小孩，而且也算得上是個老江湖，妳應該知道我不是在危言聳聽威嚇妳，現在的情況很明顯，孔家的人當然會盡一切力量追捕你們……」

「這個我知道，」南宮雪眼中有歉意：「所以我要挾持你當人質，目的就是讓孔家心存顧忌，無論如何他們不會將你置之不顧的，不是嗎？」

「是的，孔家的人會因我而投鼠忌器，不敢放手全搏，但是……」

「但是什麼？」

「狄家呢？」

「狄家？」南宮雪微怔，凝眼問：「你是說江南狄家？」

「狄家死了個狄小侯與蔡大聲，難道你認爲他們會坐視不理，就此作罷？」西門雨沉聲道：「誰都知道，江南狄家是世代爲官，雖今已被朝廷革職，但死貓也有三分威、爛船也有三斤釘，無論如何他們的報復力量絕不可等閒視之，妳不認爲是？」

一頓，語音更沉，續道：「最重要的是，他們報復起來，必然全力以赴，無所顧忌……」

「不理你的生死？」南宮雪插咀問。

「當然不理我的生死，」西門雨淡淡道：「因爲我跟狄家並無任何交情！」

南宮雪聳聳肩，做個無可奈何狀：「事已到此，船到江心，我已顧不了這麼多，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時到再作打算吧……」

「話不是這麼說，」西門雨沉聲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特別是人在江湖，若不深謀遠慮，僅憑匹夫之勇，遲早要落個死無葬身之地……」

南宮雪眸光倏冷，冷聲道：「你在說服我放棄帮助彭笑梅？」

「不是，」西門雨搖搖頭：「牛若不喝水，任何人都奈牠不何；妳南宮雪的脾氣，我已聽柳花花說過，而且也親自領教過，妳發起威來，只怕連蠻牛也要怕妳……」

「你知道便好！」南宮雪冷冷截口道：「幹嘛還說些無謂的話？」

「我只想提醒妳後果……」

「一切後果概由我南宮雪承担！」

「是嗎？」西門雨忽也冷聲道：「孟西野呢？他怎麼辦？」

南宮雪楞住！

「我想，妳比誰都清楚，孟家本有兩個兒子，長子孟東野已在不久前被害身死；」西門雨沉聲道：「孟西野無疑是孟家唯一繼承人，如果孟西野爲了帮助妳南宮雪，而不幸死於追兵之手，請問，妳過意得去嗎？」

南宮雪答不出話來。

她當然不願見到孟西野有任何三長兩短——她本就是個不喜歡連累別人的人。

「妳也看到了，不是我西門雨打誑語，方才若不是我手下留情，他還有命在嗎？」

南宮雪美麗的鼻尖已滲出隱隱汗珠，西門雨說的是事實，若非他手下留情，不僅孟西野已命喪黃泉，只怕連南宮雪都被殺了！

「退一萬步來說，」西門雨這句話更是震撼著南宮雪的心房：「縱使孟西野安然無恙，但他如何向他父親交代？畢竟他還未當家，爲人之子陷父親於難堪之境，豈非不孝得很？妳願意讓孟西野背上不孝之名？」

南宮雪當然不願意，她知道孟西野是個頗爲孝順之年輕人，她也因此對他很有好感。

「不說他，」西門雨忽又說：「妳呢？妳有沒有想到你自己？」

「我？」

西門雨盯住她，一字一字道：「妳如何向錢來爺交待？」

南宮雪「啊」了一聲，更說不出話來！而且連額角都冒出汗來了……

「現在，江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妳南宮雪已是錢大老板的九千金，」西門雨這句說令南宮雪面色倏然變得蒼白：「如果

，孔家和狄家直接找妳義父錢來爺興師問罪，妳怎麼辦？」

「我……」南宮雪低頭拭汗，吶吶道：「爹會支持我的，因爲這件事我並沒有做錯，不是嗎？」

「對與錯，很難講，」西門雨微微一笑：「世上所有的對與錯往往因人、因時、因觀念角度問題而有不同看法，特別是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上來說，很多時候根本就不存在對、錯問題，講的只是『利害關係』。我現在也只想提醒妳，妳如果不肯中止帮助彭笑梅的行動，可能發生對妳很不利的利害關係……」

西門雨每一句話都緊扣南宮雪心扉：「孔家與狄家數有生意來往，孔莊主一知悉狄小侯之死訊時，即刻命人飛鴿傳書通知狄家，狄家雖遠在江南，當然無法在短時間內趕來。不過據我所知，狄小侯的父親狄飛早年訓練了一批行動快速勇猛的近身部隊，據說能日行一千五百里，夜行一千二百里，速度之快，爲世所罕見，因此而博得了『飛將軍』之美號；現在，他雖年事已高，或許不復當年勇，然而老牛也有三分蠻力。狄飛據說每日仍練功不輟，平日仍以『老廉頗』自許，如果此說屬實，我想，至遲不會超過明日晌午，狄飛極有可能領著他那批快速部隊趕到這裡……」

南宮雪的面色更加蒼白！

「他趕來這裡自然會與孔家莊會合在一起，」西門雨凝聲續道：「在他們尋找兇手不果之餘，自然而然的便會找妳爹錢大老板興師問罪，或許他們不一定會對金財神賭坊採取什麼行動，畢竟現在的時代已講『一人做事一人當』，除非不得已，否則盡量避免牽涉其他不相干之人，然而現在的江湖講的是手段與權力，甚至可說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如果說孔、狄二家爲迫妳交人，因而制住或是困住金財神賭坊，我想那並不是一件不可能或是很奇怪之事……」

南宮雪不斷用手擦汗，却發現汗出如漿，越擦越多……

「當然，『孟西野事件』揭露了錢來爺的身份來歷，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便是，他乃當今江湖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的師父，就憑這一點，江湖上敢去惹錢來爺的人並不多……」西門雨緩沉道：「但不多並不表示沒有，一個孔家莊或許沒有那個力量與胆量，但若多了狄家那股力量便很難說了，更何況他們雙雙遭到喪子之痛，仇恨能令人失去理智，更能讓人不顧一切豁出去，若果他們一橫心，將矛頭指向妳爹，不管是誰勝誰負，錢家必有人傷亡，請問，南宮雪妳能心安嗎？」

南宮雪當然不會心安！

雖然，她仍姓南宮並不姓錢，錢來爺實際上並非她眞正父親，然而南宮雪與他共患難過，錢來爺在最危急當中仍願犧牲自己救她，因而斷了一掌……在瀕臨死亡邊緣之時，南宮雪內心深處之孺慕之情油然而生，才會認錢來爺爲父親。

那種感情是眞而實的！

特別是南宮雪長了這麼大個人，從未有叫過任何人「爹」，對她來說：「爹」這個字絕不是像一般人所謂的「乾爹」、「契爺」——她是絕對的認眞！

百分之百、千分之千、萬分之萬的認眞——南宮雪實際上是把錢來爺當做自己的親生父親一樣看待！不，是超過了她的親生父親！

——至今爲止，南宮雪仍不認祖歸宗，向南宮長恨表明她是南宮世家的骨肉。

甚至，可以這樣說，自她與錢來爺建立起父女關係後，錢來爺視她如己出，濃濃親情與天倫之樂，已治癒了她心中的創傷——也因爲如此，使她從一個孤傲、冷漠，甚至是個有怪癖的女人，變成了善良、活潑、熱情而「正常」的女人。

如果有人說是錢來爺改變了南宮雪的人生，她必不會否認。

而且絕對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南宮雪因爲欲救助彭笑梅脫險，而使錢家遭到孔家與狄家的聯手攻擊，南宮雪難道能無動於衷？

當然不能！

這世上，不管是誰，即使是當今在朝天子，若敢傷害錢來爺一根毫毛，南宮雪相信她誓必以死相拚，何況是要她去傷害錢來爺，那當然更不可能！

可是，目前的情況，已明顯的說明極可能因她的救助彭笑梅，而使錢家受到傷害！

這是南宮雪萬萬料想不到的。

她不僅已經滿頭大汗，即使手掌心都出汗了！

西門雨靜靜的注視著她，一雙眼彷佛要透視南宮雪心裡似的：「妳已今非昔比，從前是一人飽全家飽，可以隨心所欲、無所顧忌而行事；現在，不管是做什麼，即使妳想投河或上吊，妳都必須回頭望望妳的親人家屬，除非……」

「除非什麼？」

西門雨一字一句道：「除非妳根本不關心妳父親錢來爺的生死，寧願做一個不孝女……」

「住口！」南宮雪忽然捂著兩耳，哭著叫了起來：「我永遠不會做個不孝女！我這一輩子一定會盡心盡力去愛我父親！我發過誓，從我叫他第一聲『爹』的時候，我便對自己發過誓，我一定會好好孝順他！一定會！永遠會……」

「但是，」西門雨忽輕歎了一氣：「妳若不肯交出彭笑梅，也許，妳便會成了一個不孝女……」

「我不能把她交出去！」南宮雪淚水直流，有點歇斯底里的叫了起來：「我如果交出彭笑梅，那我豈不是成了忘恩負義之徒？」

西門雨默默無語。

他帶著幾分愛憐的神色遞了一條手帕給她：「我瞭解妳的處境，更能瞭解妳的內心感受；魚與熊掌、孝與義，妳只能擇一而行……」

南宮雪沒有接過他的手帕，任由淚水潸潸而流；一顆心就像被晚風吹得左搖右擺的竹梢一樣起伏不定……

她在抉擇。

她重新檢視自己的抉擇是否正確！

西門雨沒有再說話。

他靜待南宮雪的最後抉擇。

他輕輕的、頗爲自然的爲南宮雪拭去頰上的淚痕——他雖豪邁爽朗，可却有一般男人所不及的「成熟與細膩」。

南宮雪把目光投向他：「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辦？」

「我不知道，」西門雨微微搖著頭：「我永不可能是妳，也永不可能知道妳該怎麼辦。世上有很多事，特別是這件事，很難斷定它是對或是錯的。我只不過是將這件事之『利害關係』提醒與妳注意，妳已非三歲小孩，妳有足夠能力與充份權利選擇妳該走的方向，但是……」

西門雨微微一笑：「但是如果以我的立場來說，我當然希望妳立刻放棄挾持行動。」

南宮雪忽仰視竹梢上的一輪明月，牛奶般的月光「淋」在她那嬌美的臉龐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一股强烈而堅定不拔的意志在她眉宇間漾起，她咬咬牙，語音出奇的堅定不移：「是的，世上每人的立場不同，每人的抉擇也不同；我有我的立場，我有我的抉擇……」

說畢，忽然扳開煞車車掣，馬鞭倏地一揮，但聞一聲馬嘶聲以及一陣急促的車輪轉動聲，捲起片片塵泥，一忽兒整部馬車已消失在林間岔道……

＊　＊　＊

一部馬車被南宮雪駕得有如騰雲駕霧般的超飛快，西門雨緊握住車座橫木，一顆心七上八下，忍不住開聲道：「妳駕車從來都是這樣子的？」

「怎樣？」

西門雨被她一個急轉彎差點摔了下去，嚇得面青青的說：「妳不覺得妳駕車的樣子好像隨時隨地準備去撞車一樣？」

「胡說！」南宮雪手中的長鞭揮得「霹靂啪啦」響，四匹拉車的健馬被她鞭得像得了急驚風，快得彷佛連脚都不見了：「我總共駕了三次車，從沒有撞過……」

「三次？」西門雨吸了一口氣：「妳，妳總共只駕過三次車？」

「如何？三次便有如此成績，不錯吧！」南宮雪面有得意之色：「記得柳花花那小子第一次坐我駕的車，高興得打開車裡的酒櫃，一面猛喝竹葉青，還一面猛唱歌，不過歌唱得不好，比哭還難聽……」

「南宮雪……」

「什麼事？」

「這件事他跟我提過……」

「我沒吹牛吧。」

「有一點好像不太對……」

「那一點？」

「柳花花他不是在唱歌，是眞的哭了。」西門雨一副苦瓜臉。

「那傢伙，就是喜歡誇大事實，故作驚人語……喂！小心！前面又有一個急彎……」

話聲中，南宮雪已表演了一記令人胆顫心驚的死角大轉彎，西門雨似是一不留神，陡然失去重心，竟被拋離於車外！

但只見他瘦削的身子宛如急風中落葉，驚險而無助的在半空中打了幾個滾，倏然撞上路邊一棵幾人合抱的參天古樹！

也許是衝力太大，彈力也大的緣故，西門雨竟又被「彈」回了車座！

他竟然安然無恙的回到南宮雪身邊！

好一個西門雨，身手之矯健敏捷，應變之快，反應之靈活，眞是令人歎爲觀止。

「對不起，我的技術是差勁了一點，你沒事吧……噢！你……」

南宮雪忽睜大了眼，倏又來一個緊急大煞車，尖銳的車掣摩擦聲，差點撕破你的耳膜。

西門雨似是想不到她會緊急煞車，嚇得趕緊抱住車前橫木，面青青的大叫著：「拜托妳好心點，這種駕車法早晚會被妳嚇死！」

「你！」南宮雪驚異的瞪住他：「你方才摔出車外又跳上來？」

「是呀，」西門雨猶有餘悸似的喘了一口氣：「方才若換了別人，恐怕已成了閻王老爺的座上客了哪，幸好是我……」

「你不是已經被我點住了穴道的嗎？」南宮雪一雙美眼瞪得好圓、好可愛。

「噢，」西門雨忽朝她神秘一笑：「我忘了告訴妳，我也和柳花花那小子一樣，早就練成了『移穴大法』……」

「你……」南宮雪目瞪口呆。

「怎麼？」西門雨却洒脫的聳了聳肩：「難不成世上只有姓柳的那傢伙能懂『移穴大法』的功夫？」

「你既已練成了『移穴大法』，」南宮雪妙目緊緊盯住他：「爲何你要裝成被我制住的樣子？」

西門雨淡淡道：「如果我不這樣，你如何能順利刦走彭笑梅？」

南宮雪表情頗怪的斜眼睨住他：「原來，你一直都在帮我……」

「沒辦法，」西門雨哈哈一笑：「誰叫咱們是朋友。」

一頓，他望住她：「爲了不想被孔家莊的人看出，我當然只好假裝被妳點住穴道啦，除此之外，難道還有比這更好的兩全其美之法？」

南宮雪搖搖頭，忽歎了一口氣說：「原來，你的心機和你的劍法一樣深……」

西門雨大笑。

南宮雪忽然說：「下車吧！」

「下車？」西門雨陡地一楞：「妳趕我下車？」

「不是趕，是請，」南宮雪面無表情：「請你下車吧。」

「妳這不等於是趕我下車嗎？」西門雨頗爲困惑的望住她。

「趕也好，請也好，總之你快給我下車吧！」南宮雪微睨著他。

「爲什麼？」

「你應該知道爲什麼，」南宮雪掠了掠被夜風吹亂的鬢髮：「我之所以要制住你，目的是防止孔家莊的人馬追擊上來有所顧忌，而不敢蠢動；現在你既不會

被我點住穴道，那你還留在這裡幹什麼？」

西門雨說：「武林中人絕少有人知道我已練成了『移穴大法』，孔家莊的人更是一個也不知道，包括孔莊主在內；妳若趕走我，豈非讓他們更無所顧忌，全力追捕妳？」

一頓，凝視著她緩緩又道：「如果妳夠聰明，妳就不該要我下車。」

「不，」南宮雪也凝視著他：「如果你夠聰明，你便不應該再帮我，否則你早晚會與孔家莊的關係破裂，甚至反目成仇，值得嗎？」

西門雨沒有回答。

他無法回答。

因爲南宮雪在說完那句說時，突然出其不意的將他推了下去！

西門雨毫無防備，根本料不到她會來這一手，待警覺時人已跌倒在地上！

他猛然彈身而起之時，南宮雪早已嬌叱一聲，皮鞭猛揚，已駕着馬車急馳而去！

「等等我！南宮雪！」西門雨大叫一聲，人已如游龍般急追而上。

看看將攀住車門時，南宮雪忽回頭望來，刷的一聲，一皮鞭子揮了過來！

鞭子來得勁而猛，任誰吃了這鞭子，肯定要皮開肉綻！

西門雨只好閃避。

這一閃避，他已無法追上馬車！

但他仍不死心的跟在後面而追，他大聲呼叫著：「南宮雪，妳爲什麼不肯讓我帮妳？」

南宮雪沒有回答，她拚命揮著皮鞭，四個車輪幾乎全都離了地，快得像離弦之箭！

「南宮雪，妳是不是討厭我？」西門雨的聲音又急促傳來。

南宮雪咬著牙，鞭子揮得更急了。

「我眞的這麼令人討厭？」西門雨的聲音越來越急促，也越來越遠了：「回答我，南宮雪，我是不是很討厭？」

南宮雪不想回答，但她却又不由自主的回了一聲：「我不是討厭你，我只是不想連累你！」

「眞的？」

「眞的！」

「南宮雪，」西門雨的聲音已漸去漸遠，但南宮雪仍聽得十分清晰：「妳知不知道，孟西野說妳的鼻子最美麗是錯的，眼睛……有沒有人告訴過妳，妳那雙彎月也似的眼睛是世上最迷人的小眼睛！」

西門雨已停下了脚步，因爲他已經知道他追不上南宮雪了。

他滿頭大汗，大氣猛喘的目送著那已去得老遠的車影，心頭的失望就像那被捲起的漫漫黃塵一樣，越滾越大……

忽然，他精神倐又一振！

因爲，他很清楚聽到南宮雪那遠遠的、但却十分甜美的嗓音隨風傳來：「西門雨，你知不知道柳花花有一點不如你？」

「那一點？」

「你有一叢美麗的鬍子，他沒有！」

南宮雪連人帶車都不見了。

西門雨坐在路中央喘息時，仍不住用手輕撫著腮邊又濃又黑但修剪得極有型有款的捲鬍……

南宮雪撇下了孟西野與西門雨，獨自駕著馬車載著彭笑梅直奔十八尖山。

她之所以這樣做，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不想連累他們。

因爲無論是孟西野或西門雨，在他們的立場來說，都不容許帮助彭笑梅。

否則他們本身一定會受到或多或少的傷害——孟西野勢必難向他父親交待，西門雨則更難面對孔家莊。

他兩個爲何要帮南宮雪？

南宮雪知道，她已不是小女孩，她當然知道是因爲他們愛慕自己。

南宮雪還知道——無論是孟西野或西門雨，其實都是相當討女人喜歡的男人。

至少，南宮雪並不討厭他們；甚至，她還蠻喜歡他們。

——南宮雪已非從前的南宮雪，最起碼她已開始懂得那一種男人值得女人去喜歡。

特別是孟西野與西門雨不顧一切的帮助她，若說南宮雪不感動那是假的。

畢竟她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

所以，她不想連累他們。

所以，她決定獨自帮助彭笑梅。

然而，她這樣做，照西門雨說的，她勢必會連累錢來爺，難道她不管他了？

不是。

她已經考慮過了這一層利害關係。

她認爲無論是孔家或狄家，絕不敢貿然對「金財神賭坊」採取攻擊手段，這並不全是因爲金財神賭坊有一定的實力，最主要的是大家都已經知道江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便是錢來爺的徒弟——誰都知道「花花大少」柳花花在江湖上除了武功高强之外，人緣極佳，特別是與少林、武當二派，以及當今實力最雄厚的「飛鷹堡」有極爲密切的關係。

這麼大有來頭的一個人，除非是逼不得已，否則誰也不願與他正面衝突。

孔家與狄家應該不會例外。

何況，他們的目標是彭笑梅，若貿然與錢來爺衝突，而得罪了柳花花，豈非蠢極？更何况他們未必能贏，若把矛頭轉向金財神賭坊，無異是將彭笑梅這個小敵變成了龐然大敵，世上恐怕沒有這麼笨的人。

——現在的江湖，人人頭腦精明，精得連鬼都要倒退三尺，要想找出什麼「傻人有傻福」那類江湖人物，不是沒有，只怕要到墳墓裡去找。

——江湖，詭詐多變、錯綜複雜的江湖，永遠是「精明人」的天下，所謂「忠厚的老實人」、「憨人傻福」、「正直不阿的君子」、或許是什麼「大俠小俠」之類的人物，肯定被人踩在脚底下靠邊站！

甚至，連站的地方都不容易找得到哩！（請你翻開歷史，那一朝代的開國君主不是「又奸又狠」的，那一朝代的亡國之君不是「又直又蠢」的？）

我們的長輩經常苦口婆心訓誡提醒

我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句說當然正確。

只是，防人之心該如何防？

你若不精明點，又怎地防得了想害你之人？

——人，是該講「仁義道德」；只是，如果全靠「仁義道德」修身處世，對不起，無論你吃了什麼虧，即使被人害得奄奄一息之時，也切不可大喊什麼「天要亡我也」，或是什麼「我究竟前世做了什麼缺德之事，而得了今世報應」之類的話，怪只能怪你自己——蠢！

南宮雪不蠢。

她除了天資聰敏，領悟力過人之外，痛苦困絕的環境更促使了她的「心齡」早熟。特別是她出道江湖以來，歷經了「銀刀事件」、「杏子事件」、「大亞悲事件」、「忘佛高僧事件」、「天竺六太子事件」、「孟東野事件」、「徐天嬌事件」、「蝶戀花事件」、「錢來爺事件」、以及現在發生的「彭笑梅事件」，不僅使她實戰經驗豐富，武功更上一層樓，而且思考與判斷、分析事物的能力，更是突飛猛晋！

所以她很快研判出錢來爺不會有庥煩。

她不同意西門雨的看法。

甚至她認爲那只是西門雨不露痕跡的想說服她自動放棄繼續帮助彭笑梅的「詭計」。

退一萬步來說，縱使錢來爺被捲入漩渦，她也不認爲自己會成了一個「不孝女」——彭笑梅有恩於她，使她免於被狄小侯姦汚的噩運，南宮雪有恩報恩，錢來爺稱讚她還來不及，怎會責她不孝？

錢來爺是個明白事理而又思想開放的人——若非如此，南宮雪怎會認他爲父親？

因此，南宮雪決不放棄救助彭笑梅的行動。

——除非她死！

* * *

從靜心湖到十八尖山，徒步是遠了些，但若以南宮雪現在的馬車速度來說，最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便可到達。

但是此刻南宮雪因不願孟西野介入，在他租車時，臨時選了一條岔路而走。

岔路，自然比直路、正路來得遠些；而且也來得不好走。

現在，南宮雪走的這條路不僅越來越顚簸不平，而且也越來越窄狹。

差不多只能容一部馬車通過。

這種路自然不宜駕快車。

南宮雪的速度已慢了下來。

不得不慢了下來。

但以這種路面狀況來說，仍屬「超速」。

駕車超速，三歲小孩都知道那是一樁極爲危險而又不值得鼓勵的行爲。

南宮雪不是三歲小孩，她自然也知道。

只是，她更知道：此時此刻若不趕快趕抵十八尖山，帮助彭笑梅先將「寒山九豹」那班人渣「淸除乾淨」，只怕夜長夢多，遲則生變。

她心急如焚。

她本就是個性子頗急的女人。

所以她一路上「超速」。

有一句話：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聽起來令人傻眼。

其實就是所謂的「欲速則不達」。

這句話是否眞確？

好像不無道理——因爲南宮雪就在「要快又要快」的情況下，終於來了一個「大車禍」。

* * *

這或許和南宮雪的駕車技術有關，當她面臨一個坡度頗陡的下坡路面時，竟然不知減速，而且在一個彎度頗大的轉彎處時，她反而加速衝過去！

她是成功的轉過彎了。

但是她却沒料到甫一轉過彎，迎面正好也奔來一輛豪華馬車！

對面那輛馬車正逢上坡，速度自然不快，而且車伕看來是個十分老練穩沉的老手，面臨轉彎時，盡量把車靠邊行駛前進，但怎麼也想不到世上竟有南宮雪那種駕車如救火奔喪似的駕車法，根本連閃避的念頭都來不及興起，但只聽得轟然一响，兩車已撞了一個正著！

馬鳴車裂！

人影翻飛！

景象十分「壯觀」。

* * *

南宮雪那曼妙的嬌軀在半空中像滾葫蘆般的連打了幾個觔斗之後，總算有驚無險、安然無恙的飄落於地上，逃過了一劫。

不只是她，顯然對面的那輛車的車伕也是有武功根底之人，身手好得很，在撞車之一瞬間，機警的彈起身子，拚命往路邊縱去，倖免於難。

另外還有一個，那個人本是坐在對面車廂裡面的錦衣漢子，他的身手更佳，當車廂被撞得裂了開來時，他竟能看似從容不迫的斜掠而出，在半空中漂亮的打了幾個觔斗，然後絲毫不損的降落於地。

好身手！

只可惜南宮雪無心欣賞，也無暇喝采，因爲她發現自己的車廂無人跳出來。

彭笑梅呢？

南宮雪一個廻身疾掠，口中急呼：「彭笑梅，妳沒有事吧？」

破爛的車廂靜寂無聲。

「彭笑梅！彭笑梅！」南宮雪急得快要哭了出來，手忙脚亂的扳開橫倒於地的破裂車門，竟發現車廂裡亂七八糟，但却空空如也，竟不見彭笑梅人影！

南宮雪驚呆於地！

爲何不見彭笑梅？

會不會撞車時被彈到車外去了？

她沒有找。她無法找。

因爲那個一臉怒氣沖沖的車伕已跨步前來，伸手指住南宮雪的鼻尖破口大駡了起來：「媽的！我李大牛駕了十幾年車，最怕的便是女人駕車，溫吞如死，慢得像蝸牛在爬，像妳這種駕車不要命，快得好像飛的一樣，老子還是頭一遭

碰到！喂，臭女人，媽的，妳是否家裡死了人，還是家中失了火……」

「對不起，」南宮雪本最憎恨聲大喉粗，特別是看不起女人的男人，若在以前她只怕先打他一巴掌再說，但現在的南宮雪的脾氣確是好了許多，而且她知道這件事是自己的錯，因此她非但不動怒，硬是忍下了李大牛的辱罵，反還陪著笑臉，近似低聲下氣的訕訕道：「這位大叔，請別生氣，一切都是我的錯，任何損失，我一定照價賠足，絕不推諉……」

一頓，陪笑又道：「對不起，請你先讓我找找我的朋友，她本是坐在車廂裡的……」

有人說，泰半職業駕車人的脾氣都不太好，這句話當然言過其實，但對李大牛而言，可一點都沒誇張，他看來不僅脾氣大，火氣尤其猛，只見他怒氣沖沖的一捲腕袖，又拉開他那大喉嚨，口水幾乎要噴到南宮雪臉上：「媽的，臭娘兒，對不起就算啦？你這個欠揍的臭婊子，有幾個臭錢便可以胡來嗎？賠，妳以為有錢賠就算了嗎？告訴妳，若非老子反應快，命大不該死，換了別人只怕早已成了輪下亡魂啦！人死妳能賠嗎？」

嘩，這位兄台連不堪入耳的粗話都罵出來了，居然罵她是「欠揍的臭婊子」！

好一個「粗口專家」。鄙而俗的「粗口專家」。

南宮雪最憎恨這種人。

無論是誰，即使是天皇老子若敢對她罵出這種不文粗口，南宮雪肯定會對他做出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方法叫他住口——一劍刺穿他的大喉嚨，叫他今生今世連個屁都再也放不出來！

可是，這次她居然沒有這樣做。

她真的改變了？

不，人不管再怎麼變，總都有一個限制，南宮雪雖變了很多，但那並不表示她已無個性脾氣——人若失去了脾氣個性還能算是人嗎？泥菩薩都有三分土性，何況她是個人？南宮雪當然無法忍受那傢伙的粗口髒話，一刻鐘也忍不下！

那她為何不一劍刺死這個李大牛？

因為，她根本就聽不到他的罵聲——南宮雪心懸彭笑梅的安危，她担心彭笑梅因新傷未癒，身手自然遲鈍些，恐怕無法在撞車時做出自救反應，她認為彭笑梅一定是被劇烈的撞擊力彈出車外去了！所以她憂心如焚，低著頭，在車骸狼藉與馬匹橫卧當中不斷翻找，那有閒工夫去理那個李大牛？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兩部車撞得粉碎不說，拉車的幾匹馬兒首當其衝，可憐撞得血肉橫飛，當場斃命，慘不忍睹；特別是有一匹馬雖渾身浴血，橫躺於地，却將死未死，不時痛苦的抽搐著身軀，發出令人心惻的悲鳴聲……

可怕的車禍！

而這一切過失責任都應該由南宮雪承担，是她一手造成的車禍。

無論她有任何理由都難逃其責！

「彭笑梅，彭笑梅……」南宮雪翻找車骸破片，又在現場四周路旁尋搜了一陣，却始終未發現到彭笑梅的影子，不禁心沉如石，一雙充滿自責與驚悸的眼眸，不由自主的淚水汪汪……

她當然不肯就此作罷，仍一面含淚、一面尋找……

那個火氣冲天的李大牛見她情急而哭，始將脾氣收斂了一點；大概他這時也才想起應該去探探一下那個站在一旁，始終不曾出聲的錦衣漢子……

那個錦衣漢子看來和李大牛差不多，三四十有吧，個子比李大牛矮了許多，但衣著裝飾與五官神韻却比李大牛來得高貴而穩沉；而且他腰間的一柄寶劍，單是劍鞘上那幾顆如龍眼般大的藍寶石，在皎潔的月光下閃閃生輝，耀人奪目，比諸李大牛腰懸的一口雁翎九環刀，不知要來得有氣派與名貴多少。

他飄落於地之後，起先本是一面驚慌憤怒之色，及至發現自己與李大牛安然無恙，面色稍緩；又見對方駕車的人竟是一名年輕貌美的少女，似頗感驚訝，顯然他也不曾見過駕車如此瘋狂的女人，因此他始終帶著幾分好奇的望著南宮雪，他顯然也無意阻止李大牛對南宮雪的辱罵——不知是他認為南宮雪罪有應得，理該罵之；抑或他想看看一個喜歡駕快車的女人將如何應付這種場面？

所以，他負著手立於路旁，月光照耀著他，竟有幾分瀟洒脫塵的意味……

「公子，」李大牛人粗聲粗，但對他說話時却十分恭謹：「您沒事吧？」

「沒事。」錦衣漢子只是微搖了一下頭，目光仍停在不住翻找破輪碎片的南宮雪。

「糟糕！」李大牛雖聲大喉粗，看來却也有點後知後覺的樣子，她大概是見南宮雪急急翻找「失物」，他這時也在猛然地想：「公子，咱們車上那尊價值連城的『送子觀音』玉雕像，只怕……」

說著他面青青的去翻找車廂……

錦衣漢子站著不動。他的目光始終望著南宮雪。

似乎，他已認定那尊價值昂貴的「送子觀音」玉雕像，無論如何無法逃過撞車之劫，肯定爛碎無存，關注已是多餘。

也或許，即使觀音像完好無恙，也比不上那個「駕快車的女人」南宮雪，來得吸引他注意……

* * *

南宮雪並沒有找到彭笑梅，但她却對著一塊翻找出來的車廂壁板破涕而笑。

因為那塊木板上留有幾個字跡頗為潦草，但却不難辨認是用劍尖刻寫上去的留字——

南宮雪：

恕我不告而別，我不想再連累妳。

彭笑梅

原來，彭笑梅早就不在車中。

她沒有死。

南宮雪高興得叫了起來。

* * *

李大牛也叫了起來。

却是氣得叫了起來。

他幾個箭步標到南宮雪面前，把手裡撿拾到的一些碎片往前一送，幾乎碰到了南宮雪美麗的鼻尖，聲音之大，也幾乎震破了南宮雪的耳膜：「媽的，野女人，妳瞧！一尊上好珍貴的『送子觀音』玉雕像被妳搞成了『斷頭觀音』，屍骨無存，只剩下一堆破片殘骸……」

「對不起，」南宮雪心知是自己不是，陪著笑臉連聲道歉：「是我不對，我應該負責，我會賠償你的損失……」

「賠？」李大牛咬牙切齒，聲大如吼：「妳怎麼賠！妳知不知道這尊玉觀音是什麼朝代留下來的嗎？妳賠得起？」

南宮雪當然不知道那尊玉觀音是那個朝代的，因為她只見到一些碎片而已；不過自從她成了錢家的「九公主」之後，不只是她父親錢來爺，還有她那九個母親、二十三個哥哥、八個姊姊、以及嫂子姊夫們，不知送了多少珍珠寶石、翡翠瑪瑙、奇石美玉給南宮雪做為見面禮，對玉的鑑賞能力，南宮雪自有一定程度的水準，她看得出李大牛手中那幾片碎玉的確是上等好玉，絕非普通人可以買得起……

「告訴妳！」李大牛不僅說話嗓門大，速度也奇快無比，特別是在盛怒之下，簡直就像連珠砲般的，口水噴得滿天飛：「這尊送子觀音，可是三國時代的名人英雄諸葛亮為了追求當代的絕世美人大喬小喬兩姊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赤壁之戰』擊潰了曹操大軍，擄獲而來的戰利品，妳可賠得起？」

三國時代？嘩，那豈非是千多年前的年代？這還得了！照李大牛之言，那尊玉觀音不僅年代久遠，而且還是出自歷史名人手裡留傳下來的，這可不能說笑哪，白痴也知道它的價值必然嚇死人了！

問題是，那尊玉觀音真是三國時代諸葛亮留傳下來的嗎？

南宮雪當然不清楚。

——其實，玉觀音已成了碎片，縱使李大牛說它是牛郎送給織女的定情物，南宮雪又能奈何？

不過南宮雪還是說話了：「這位大叔，諸葛亮娶的老婆是賢而醜的女人，怎會和大喬小喬扯上關係？大喬小喬應該和周公瑾周瑜……」

「妳知道個屁！」李大牛狠狠的打斷她的話頭：「諸葛亮因為追求不到大喬小喬，吃了香蕉皮失戀之餘，一怒之下便娶之個醜老婆啦，妳知道嗎？」

南宮雪苦笑。

她不知道諸葛亮是否真的曾追求過大喬小喬，反正中國的歷史本就被歪曲得有如一部神話——神話的最大功用便是把你當成呆子，他怎麼說你便怎麼聽，若敢露出任何懷疑之色，好啦，馬上便有「大逆不道」、「意識不良」等等的大帽子飛到尊駕腦袋上，保証壓得你上喘不出氣、下放不出屁來！

「聖人之道」，也就是教你「絕對的忠」、「絕對的孝」、「絕對的仁」，否則你便不是父母長輩眼中的「聽話的乖孩子」！

——中國人一代比一代「乖」，最後「乖」到幾次要亡國滅種！

聖人一日不死，中國人被「亡國滅種」的危機便一日不除！

鬼佬洋番批評中國人是一羣不懂得獨立思考的「洋娃娃」！

鬼佬之言可恨！

但，却千真萬確！一針見血！

南宮雪不是「洋娃娃」，她已看出李大牛顯然有心趁此機會敲詐她一番，當下她冷冷一笑：「我不管你的東西是否真的是諸葛亮或『猪哥暗』流傳下來的，反正這場車禍是我搞出來的，我沒話說，我願意賠償一切損失……」

「小丫頭，」李大牛用眼瞄了瞄她，哼了哼：「看妳這副模樣，我知道妳是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妳以為錢便能解決一切？」

「錢當然不是萬能，當然解決不了所有的事情，」南宮雪知道彭笑梅安然無恙之後，心情自然輕鬆了許多，她瀟洒的聳聳了香肩，淡淡道：「但錢無疑也是世上最實際而最有用的東西，特別是現在這種情形，我除了賠錢給你之外，難道你認為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李大牛不知是真氣南宮雪駕車不帶眼睛，還是見南宮雪好欺負的，他居然說：「媽的，欠揍的女人，妳以為有幾個臭錢便可以如此恣意胡來嗎？世上不只妳一個人有錢，大爺我有的也是錢，那麼我是否可以先將妳剝光衣服，揍妳三百回合再賠錢給妳……」

李大牛的話只說了一半。

剩下一半沒說出來的話硬生生的吞了回去，他必須如此——因為南宮雪已給了他一巴掌。

「啪！」

南宮雪出手又狠又快又準，李大牛只覺手影一花，臉頰倏地一熱，已着實吃了一耳光！

「哎唷！」

李大牛似是完全沒料到南宮雪會驀然出手，毫無防備，被南宮雪一巴掌打得陡失重心，蹬蹬蹬連退三大步，差點沒一頭仰跌了過去！

饒是如此，他已被打得牙血噴飛！

他又驚又怒！「臭婊子竟敢出手傷人！」一聲暴喝，李大牛掄起了一對海碗大的拳頭，呼的一聲，已狠狠擊向南宮雪的面門！

這一拳，有板有眼，使的正是少林寺外傳的「伏虎金剛拳」。

只可惜伏不了南宮雪那頭母老虎——她只冷嗤了一聲，連閃都不肯閃一下，頗為修長的美腿倏然一個詭譎怪異的側旋踢，李大牛那疾撲而來的身子驀然反彈而回，一頭栽進了橫卧路中的馬屍上！

幾匹馬撞死一起，血肉模糊，李大牛栽了進去，掙扎著爬起來的時候，已成了「李血牛」！

南宮雪沒有看他，她懶得再理那種人，她的脾氣實在改了很多，換做以前，十個李大牛早已變成了「李死牛」啦！

她望向那個站在一旁始終不開腔、彷彿在看戲的錦衣漢子，冷冷道：「這位朋友

，撞車事件我願意負責，我已經道了歉，而且也表明願意賠償，你的意思怎樣？」

錦衣漢子沒有答話，因爲李大牛已掙扎著站了起來，沾滿一頭一面的馬血，狀甚可怖；他顯然已動了殺機，驀然利刀出鞘，狂吼一聲，如兇神惡鬼般的劈向南宮雪的胸脯！

南宮雪勃然大怒！

她已强抑自己對李大牛手下留情，不想他竟然不知死活的亮出傢伙，她當然不再客氣——客氣忍讓超過了一定限度，其實也就是儒弱，而且肯定成爲被欺負的對象——南宮雪雖然改變了很多觀念，但「弱肉强食」的觀念永遠改變不了的，她已準備拔劍應敵！

她一出劍，李大牛肯定立刻要變成一條死牛——不是她狂妄，而是她已知李大牛的武功實在差自己一大截，殺他比殺一頭牛來得還容易。

令她氣憤難忍的是，李大牛一面衝過來，仍不忘一面口吐「三字眞言」：「欠揍的小騷貨，大爺我不相信你有多厲害，老子非剝光妳的衣服，大揍妳三百回合不可！」

如此髒言粗語竟出得了口！

南宮雪決意一劍送他歸天！

她已手握劍柄。

羊在豹口　險哉險哉

結果，南宮雪並未拔劍。

因爲就在她纖纖五指碰到腰間的那一剎，忽聞那名錦衣漢子大喝一聲：「大牛，住手！」

李大牛果然住手。

但，錦衣漢子却不肯住手，他忽地身形一晃，箭也似的射向李大牛，兜頭便是一巴掌，打得李大牛一屁股跌坐地上！

「大牛，你眞是越來越沒教養了，我平日是怎麼敎你的？」錦衣漢子怒不可遏的疾叱道：「你也越來越不識相了，人家姑娘對你可是一再手下留情，你居然不知死活的拔刀相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錦衣漢子一面罵，順勢又是一脚，踢得李大牛在地上滾了兩滾，差點沒昏了過去……

李大牛雖脾氣暴躁，但却對錦衣漢子十分謙遜，一個屁也不敢放，忍着痛撐起身子，頭垂得低低的，連唇邊的血跡也不敢去擦一下……

「這位姑娘請息怒，」錦衣漢子轉身朝面有怒容的南宮雪彎身抱拳，堆笑道：「在下余有方管教家僕無方，衝撞了姑娘，大人不記小人過，尚請姑娘海量包涵，高抬貴手……」

南宮雪並不太喜歡說話文謅謅的人，但無論如何要比粗言惡語好得多，當下勉强一笑，冷哼一聲道：「算了，這年頭瘋狗橫行，我已司空見慣，何況又是我有錯在先，撞毀了你們的車馬……」

一頓，緩緩吐了一口氣，又冷聲道：「咱們也別再說些無謂的話，殺人償命，毀物賠錢，天經地義，請說，你要我賠你多少錢？」

余有方看來十分大方，居然一口應道：「算了，人有三衰六旺，撞車是兩方面的事，一個巴掌拍不响，認眞論起來，我也應該負點責任……」

「不，不，」南宮雪想不到對方竟如此好說話，大感意外的忡怔了好一會：「這件事完全是我的錯，我應該負全部責任……」

「車毀人平安，乃不幸中之大幸，還談甚麼賠不賠？」余有方含笑道：「何況適才劣僕對姑娘出言不遜，冒撞芳駕，已大大不該……看姑娘乃武林中人，江湖兒女何須斤斤計較？」

南宮雪大出意外，萬萬想不到像李大牛那種惡僕竟有如此大量的主人，着實驚楞不已，吶吶道：「這……不太好意思吧……」

「沒關係，」余有方淡淡道：「一部車幾匹馬，值不了幾個錢的，何足掛齒？」

「我看得出，你的車是全新的，而且馬匹也是塞外上等貨；」南宮雪對車馬也具有一定水準的鑑賞力，她知道余有方的車馬絕非等閑之人養得起，她十分過意不去的說：「再說，你那尊三國時代的『送子觀音』玉雕像……」

「誰知道那究竟是不是眞的？」余有方截口道：「現在的年頭，眞假難辨，眞的不如假的，假的比眞的還眞，反正那玩意是朋友送的，既已打碎，就當朋友沒送我，不就行了嗎？」

「話不能如此說，」南宮雪吃軟不吃硬，人家越客氣，她越是不好意思，忙不迭說：「還是請余公子開個價，讓我照價賠償，否則我心中難安……」

「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錢，古董的東西，妳可以說它價值連城，也可以說它一文不值；」余有方淡淡一笑：「我其實只是硬充附庸風雅吧了，算了，不提也吧；財去人平安，最要緊的是，大家都平安無事，姑娘瞧妳身手敏捷，大家同是江湖兒女，何拘小節，忸忸怩怩的？」

南宮雪本就不是個忸怩作態之人，見余有方落落大方，心中頗爲感動，當下含笑說：「余公子大人大量，我謹在此先行謝過，他日請駕臨靜心湖，我南宮雪必掃榻以待，竭誠歡迎……」

「南宮雪？」余有方虎目微睜，頗覺訝異道：「原來姑娘便是近日江湖鼎鼎有名的女中豪傑南宮雪？」

默立一旁，眼裡仍有敵意的李大牛也十分吃驚的脫口道：「原來妳就是『女閻羅』南宮雪？」

余有方忽輕輕笑了起來。

南宮雪疑惑的望住他，她不知道他笑甚麼。

「南宮姑娘，」余有方含笑說：「久聞姑娘芳名，本以爲『女閻羅』乃一兇神惡煞之母夜叉，今日一見，才知江湖傳言十分不可靠也！」

南宮雪笑笑。

這種情況她已不覺得驚奇，自從她的名聲傳開之後，總有不少好奇的人到靜心湖來一覩她廬山眞面目，十個有九個都會有「大出所料」的感覺。

特別是現在的南宮雪不僅內在的修

養好了許多，而且外形的裝飾也進步了很多——她實際上已是個十分有「女人味」的女人。誰都不肯相信世上有如此迷人的「女閻羅」。

——女人，不在於外表的美醜，最重要的是要有「味道」。

甚麼叫「女人味」？

這個問題牽扯到男人的「鑑賞能力」（當然是對女人的鑑賞能力。），很難有一個確切的標準，人言人殊，見仁見智，所謂「青菜蘿蔔」各有所好。但，對余有方來說，他似是十分欣賞南宮雪的姿色，至少他無意掩藏眼裡的愛慕之意：「南宮雪，好一個南宮雪，我余有方今日何其有幸結識姑娘……撞得好！撞得好……」

南宮雪接過他的眸光，心中已明瞭他爲何如此客氣不需她賠償損失了，只因爲自己是一個女人——一個具有動人姿色的女人。

——這個世界，越美的女人，越是吃香，即使是犯了錯誤，也總是較容易博得他人之「原諒」，特別是男人的「原諒」。

男人本「色」——寧愛美人，不要江山！

所以有人說「女人是禍水」。

女人是不是禍水？

色不迷人人自迷。

——與其說女人是禍水，爲何不說男人是「禍根」（根？）來得確切些？

（佛家主張「六根清靜」，不知是指那一「根」？）

（說老實話，無論「佛法」如何無邊，總不如皇帝老爺那一招來得有效——閹了「那一根」把你變成「中國優良文化之一的「太監」，那便「清淨」了矣！）

余有方不是太監。

所以他的愛慕眼光裡，其實含有一定程度的「色瞇瞇」意味。

若在以前，南宮雪若是碰到這種男人，輕則當他是一條癲狗，避而遠之；重則上前去打他一耳光，或是「加一小賬」再賞他一脚。

但，歷經了多次事件的南宮雪，不僅心態上已臻成熟，即連「男女關係」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最低限度她已承認「男歡女愛」是天經地義之事——若非如何，世上爲何要有男人女人之分？

她還體會出：

——一個女人若無男人肯看妳一眼，那妳大概已步入「不完全的女人」之階段了。

南宮雪花樣年華，天之驕女，當然是一個「完全的女人」，因此她並不排斥或反對，甚至可說是樂於見到某些男人的「色瞇瞇眼光」——當然，這種眼光並非是肆無忌憚、漫無節制，而帶有「侮辱性」與「侵略性」的淫邪眼光；而是指雖有「少許程度的祈求」，但僅只於「欣賞」與「愛慕」的「異性相吸眼光」。

所以，南宮雪不以爲忤的遞給了余有方一個甜美的微笑，輕掠了一下髮絲，嬌笑道：「余公子，既然你如此寬宏大量，那麼我南宮雪便恭敬不如從命……對不起，我有要事在身，請容我先走一步，他日……」

「南宮姑娘有急事？」余有方截口問。

「是的，」南宮雪點了點頭：「若非有緊急事情，我也就不會駕快車闖禍了……」

「緊急事情？」余有方顯得頗爲關心：「我能幫得上忙嗎？」

南宮雪感激一笑：「你不追究我撞車之責，已是幫了我一個大忙啦……」

余有方忽又問：「哦，對了，方才妳好像在找甚麼東西似的，找到了沒有？」

「我是在找一個朋友，」南宮雪想起到彭笑梅，心中更加急，她深怕彭笑梅獨闖十八尖山，人單勢薄，恐難是「寒山九豹」之敵手，急聲道：「對不起，我不能再耽擱了，我必須……」

「朋友？」余有方驚詫道：「妳車裡有朋友？那……」

「不，她已不在車裡……她……」南宮雪一時解釋不清，她也覺得沒有必要解釋，當下粉拳一抱：「對不起，他日再見再向你解釋吧，我得走了……」

「等等！」

「甚麼事？」

「南宮姑娘，」余有方一臉誠摯：「常言道：不打不相識，咱們是不撞不相識，既已相識便算是朋友，江湖上，拔刀相助乃江湖兒女之本色，南宮姑娘若不見外，或是看得起我余某人，請讓我助妳一臂之力……」

「不，不！」南宮雪連忙說：「這件事非同小可，怎敢勞駕余公子……」

「別客氣！」余有方似有幾分不高興：「我余有方雖不是江湖上之大人物，但好歹也闖過江湖，見過場面，南宮姑娘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莫非眞是瞧不起我余有方？」

南宮雪的確是沒聽過余有方這號人物，但江湖之大，甚麼人沒有？默默無聞之人並非一定就是無能之人，事實上，江湖中很多奇人異士、豪傑好漢，在未成名之時不也是無名小輩嗎？因此南宮雪從來不敢看不起未成名之人，她連忙含笑道：「余公子言重，我南宮雪也不過是江湖小輩，就算想看不起人也沒有資格，你萬萬別這麼想，我南宮雪絕不是那種人……」

「我知道妳不是，江湖中傳言妳南宮雪勇氣、魄力大過一般男人，我心儀已久，所以才想結識妳這個朋友呀！」余有方說：「既然妳當我是朋友，那妳就應該接受我的幫助，否則便是瞧不起我余某人了！」

南宮雪見他說得十分認眞，不覺呆了一呆，她想不到當今江湖仍有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硬講「義氣」的「大俠之流」，心中除了有啼笑皆非之感外，還有幾分感動；不過她還是認爲彭笑梅這件事不宜拖累別人，因爲那實在不是一件小事，絕非普通人幫得上忙的，於是她婉言相拒道：「余公子好意，南宮雪心領，但這件事實非同小可，我不想連累你……」

「其實，」余有方忽冷冷道：「妳已經拖累了我！」

「我幾時拖累你啦？」南宮雪怔住。

余有方表情認眞：「至少妳已經撞毀了我的新車駿馬，不是嗎？」

南宮雪又是一怔。

「坦白告訴妳，」余有方抿咀道：「我那幾匹拉車的駿馬，可也是三國時代，替諸葛亮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的寶馬哪，妳若不讓我知道妳爲何駕快車撞死了牠們，那我豈非很對不起牠們？」

南宮雪噗嗤的笑了起來：「幸好你沒告訴我，你也是三國時代的人，曾經幫諸葛亮借東風，火燒赤壁，否則我準被你活活嚇死了哪！」

余有方大笑。

* * *

或許，南宮雪拗不過余有方的熱誠；或許，南宮雪認爲余有方是個十分有幽默感的男人；或許……總之，南宮雪對余有方頗有好感，於是便將「彭笑梅事件」之概要簡略的述說了出來。

「所以妳現在急着趕去十八尖山幫彭笑梅殺『寒山九豹』？」余有方聽完之後，沉聲問。

「是的，」南宮雪點頭道：「彭笑梅人單勢孤，新傷在身，只怕不是『寒山九豹』之對手。」

一頓，凝聲道：「余公子，我已經把事情告訴了你，我想你也已經明瞭這件事非同小可，一般人很難插手的，你說是不？」

「這的確不是件小事，」余有面色沉重：「幫彭笑梅狙殺寒山九豹或許不算難事，但是面對孔家與狄家的強大勢力只怕不是普通人應付得來的……」

「所以我不想拖累任何人，」南宮雪說：「余公子，我已把話講明，可以讓我走了吧？」

說畢，便要縱身離去……

「等等！」余有方叫住她。

南宮雪迴身望住他。

「妳要去十八尖山，怎走這條路？」余有方表情透著幾分耐人尋味的怪異，緩緩問：「妳不知道從這裡去十八尖山遠了許多嗎？」

「我知道，」南宮雪說：「但爲了避免走大路引起孔家人馬攔截，還有，我不想孟家莊二少爺與天下第二劍介入，所以我便走這條路……」

「妳知道寒山九豹住在那裡嗎？」

「十八尖山囉。」

「十八尖山那麼大，出入口多達十八處，妳知道他們是住在山頂上，或是山腰間，還是山腳下？」余有方目光閃動。

南宮雪微怔：「我不知道他們確實的住所，不過我想我可以找得到的……」

「如果，」余有方低了低頭，緩聲道：「在妳找到寒山九豹的住所之前，彭笑梅已先一步找上寒山九豹，妳怎麼辦？」

「那只怕凶多吉少！」南宮雪粉臉一變，隨即大聲說：「我不能再耽擱了，遲必有變，對不起，我眞的要走了！」

話聲中，水蛇腰肢一扭，美妙的身子已如一點寒星般的急掠於蒼茫夜色中……

* * *

南宮雪心急如焚。

她一定要在彭笑梅之前找到寒山九豹。否則彭笑梅兇多吉少。

她把輕功發揮得淋漓盡緻，像極一頭無韁的野馬狂奔疾馳！

忽然，她覺得背後有人跟上來。

她機警的回首一望。

竟是余有方！

她立刻停下身形。

「你……」當余有方追上來之後，南宮雪十分詫異的望住他：「你怎麼跟著我來了？」

「我說過我要幫妳。」余有方一臉沉肅之色。

「我也說過不要你幫。」南宮雪苦笑。

余有方的輕功似是不如南宮雪，他微喘著氣說：「我或許無法幫妳殺寒山九豹，或是幫妳對付孔家莊，但我肯定可以幫妳一個忙……」

「什麼忙？」

「我知道寒山九豹住在那裡。」

「眞的？」南宮雪喜出望外。

「我在江湖上雖是小人物，不過闖蕩久了，多少有點見聞，我曾聽人家說起寒山九豹的住處，是在山巔上一個隱蔽的地方……」

「那眞是太好了！」南宮雪驚喜道：「請你快說給我聽吧！」

余有方淡淡一笑：「我親自帶妳去，豈非要比用咀巴說來更讓妳清楚？」

「那怎麼好意思？」

「有什麼辦法，」余有方似笑非笑道：「誰叫我這麼倒霉要認識妳這種朋友？」

南宮雪掩唇嬌笑。

「我同意讓你幫我的忙，」南宮雪隨即正色說：「但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余有方瞇了瞇眼。

「抵達目的之後，你即刻抽身退走！」

「爲什麼？」

「不爲什麼，我只是不想拖累不相關的人，我已一再强調。」

「我答應妳。」

南宮雪嬌嫣一笑：「請！」

* * *

半路上，南宮雪想起了一個問題：

「咦，你那頭牛呢？」

「牛？什麼牛？」

「李大牛呀。」

余有方輕笑了起來：「牛當然是放牠吃草去啦，妳喜歡那頭牛？」

「喜歡？」南宮雪笑著說：「打狗看主人，若非看你余公子金面，我只怕殺了牠煮牛肉麵啦。」

「所以啦，免牠跟著刺妳眼，我要牠先進城去等我。」

余有方笑著說，忽又道：「妳眞的是南宮雪？」

南宮雪楞了楞：「難道我南宮雪有眞有假的？有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聽人家說，妳是個又冷又傲……甚至是又兇又狠的女人……」

「是呀，我本來就是。」南宮雪笑了

笑：「你認爲我不像？」

「有一點不像……」

「那一點不像？」

余有方一臉認眞：「就我所知，不管是『男閻羅』或『女閻羅』，應該不懂得跟人說笑的，不是嗎？」

南宮雪掩唇嬌笑。

她發現余有方是個十分風趣的男人。

她突然很想念一個人——死花花，那個經常逗她笑淚成缸的「死男人」

他現在在幹什麼？

是否正與獨孤美卿卿我我？

「妳有把握幫彭笑梅殺死寒山九豹？」余有方打斷了南宮雪的思維。

「我不知道，」南宮雪睇著美眸：「我只知道不管殺不殺得了寒山九豹，我都要幫彭笑梅！」

她此刻更加想念那個「死花花」了——她深信有他在身邊，肯定能辦妥這件事。

他會不會得知消息趕來幫自己？

他這傢伙神出鬼沒，總是會做出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說不定已經先去了十八尖山呢！

南宮雪又想起了兩個人來——孟西野和西門雨。

他們都是相當不錯的男人。

他們現在幹什麼？

南宮雪東想西想，忽發覺余有方正以頗爲怪異的眼神凝視著自己。

她側首望向他時，他立刻若無其事的挪開目光……

南宮雪心裡不自覺的浮起一絲快慰——她發現自己確實是個極有魅力的女人。

* * *

十八尖山也像一個有魅力的女人。

她儀態萬千的俏立於城東郊外幾里外，特別是在拂曉凌晨之際，晨風送爽，百鳥齊唱，松濤林舞，吸引了早起晨操之人往她懷抱裡投，更顯出十八尖山的風姿與魅力。

記憶中，南宮雪曾經硬拖柳花花早起下床，去過幾次十八尖山。

每一次都見到拖家帶眷、扶老攜幼的登山行列，也見到卿卿我我的年輕情侶牽手並行，或是浪漫跑步……但只見到一片山頭洋溢著輕鬆而溫馨的笑聲，讓人覺得十八尖山的空氣不僅清新，而且格外溫暖感人。

南宮雪十分喜歡十八尖山。

現在，她又來到了十八尖山。

所不同的是，現在是深夜，獨有秋月清風，見不到登山晨操之行列，而且，身邊陪同之人也非是她的「死花花」，而是剛結識不久的余有方。

還有一點最大的不同——這次不是來登山散步，而是來殺人的！

——幫彭笑梅殺寒山九豹！

所以此刻十八尖山雖是月光流瀉，夜風微拂，美得彷如披著婚紗的新娘子，正含著嬌羞喜悅的笑容對著南宮雪微笑，她卻無心欣賞。

「還有多遠？」踩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南宮雪只覺得此刻的十八尖山不僅靜寂得令人難受，而且覺得山頭好高，好遠。

「就快到了，」余有方指了指前方，「拐個彎，再過一座梅花林，便到啦。」

十八尖山並不高，也並非有十八座山頭，而是山上有「十八羅漢」的小石雕像豎立於山路旁的出口處，因而得名。也因爲這樣，吸引了許多善男信女前來膜拜，慢慢變成了因「爭頭炷香」而演成了早起登山的風氣，換言之，十八尖山是座頗有宗教氣息與十分祥和安謐的小名勝區。

一路上，南宮雪都沒有開口說話，並不是她不想和余有方說話，而是她除了施展輕功趕路之外，還要凝神運目四顧，一來怕孔家莊的人追擊上來，二來是找尋彭笑梅的踪跡。

彭笑梅是否已到了十八尖山？

一想及此，她不禁又想加快腳步！

只可惜她不能。

因爲她若加快身形，那麼余有方便跟不上她了，他的輕功實在不如南宮雪。

因此一路上，南宮雪心中頗爲急躁。

余有方顯然也了解她心中的感受，因此一路上也不敢開口說話，怕拖慢了身形速度。

現在，總算快到了，南宮雪暗暗鬆了一口氣，對余有方感激的笑笑：「余公子，既已快到目的，那麼到此爲止，你請回吧！」

「沒關係，」余有方擦了擦額角的汗珠：「前頭有好幾條岔路，我若不指明，妳會浪費很多時間的，不如讓我送妳到岔口吧。」

「眞不好意思，撞毀了你的車子，又蒙你這麼熱心幫忙，」南宮雪心中十分過意不去，誠摯道：「事情過後，務請駕臨靜心湖，我南宮雪定當盡地主之誼……」

「會的，我一定會去，」余有方豪邁一笑：「有這麼美麗的女主人邀請我，我如果拒絕，妳說我是不是世上最蠢的男人？」

南宮雪嬌笑。

余有方是否世上最蠢的男人？

南宮雪不知道，她認識他大概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她怎知道他蠢不蠢？

不過有一點南宮雪是知道的——

正當他們一面奔馳，一面說話，來到了一座梅花林外之時，突見一縷破空之聲急竄飛出，鬼魅般的捲向余有方的咽喉！

——余有方，已成了世上「最危險的男人」

* * *

「余公子！小心！」南宮雪的反應極快，嬌喝聲中，她已機警的推開余有方。

「刷」的一聲，那縷勁風正好挨著余有方頂上紮有一塊美玉的髮髻堪堪掠過！

只差幾分便要打中他的腦袋！

眞是好險！

不，危險並沒有過去，那縷勁風竟然又回過頭來對住余有方的腦袋緊咬不

放！

什麼東西會轉彎回頭的？

南宮雪已經看清楚了，那是一條長鞭——一條比毒蛇還靈活可怕的長鞭！

這次南宮雪沒有再推開余有方。

她已拔劍！

而且業已以最快的速度出劍！

鞭，快、靈活、詭異！

南宮雪的劍更快、更靈活、更詭異！

她一劍劈飛了長鞭。

鞭梢彈得半天高，在空中打了一個轉，突又詭異的急轉而下，像極在空中盤旋的惡鷹發現獵物一樣，驀然發力俯衝！

多神奇的鞭法！

多可怕的鞭法！

更神奇可怕的是，那烏黑而軟綿綿的鞭梢陡地變直、變硬，宛似一支鋼矛似的直飛而來——對準南宮雪的咽喉而來！

南宮雪沒有退。

她不能退。

因爲她若一退，只怕被她擋在身後的余有方會吃上那凌厲的一鞭！

她並不清楚余有方的武功如何，但若以輕功看來，她知道余有方的身手還差自己一截。

事實也如此，余有方在遭到猝襲之時，應變能力遠不及南宮雪來得靈活，最起碼南宮雪已和敵人對拆了一招，他到現在連劍都還未出鞘哩。

可以這麼說：若非南宮雪救他，只怕他現在已躺在地上了！

甚至，已一命嗚呼啦！

因爲那根長鞭使出來的勁道，別說是人，就是一頭大蠻牛也承受不住！

余有方已嚇得面色發白，只怕連姓甚麼都忘記了，莫說拔劍應敵了。

這種情況，你叫南宮雪如何退？

難道不管余有方的死活了？

南宮雪當然不是「有福同享，有難你當」的那種人——如果是，她就不會拒絕孟東野與西門雨的援手幫忙了。

所以，她不能退！

——她已疾衝而上！

＊　＊　＊

鞭與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兵器。

前者利於遠搏，後者利於近戰。

到目前爲止，南宮雪不僅不知道偷襲之敵人的動機與目的，即連對方的樣貌都不清楚——她沒工夫看清楚。

事實上就算有時間看清楚她也不想看，反正敵人就是敵人，特別是敵人正對你施出凌厲可怕的狙擊時，你唯一能做的便是——打倒敵人！

這世上，一切都是假，只有勝利者才是眞！

南宮雪當然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她衝上去的時候，手中之劍已凌厲而無情的劈出了五劍！

五劍，快得像一劍！

一劍便把狠如鋼矛的鞭梢劈得掉轉回頭，玲瓏豐滿的嬌軀已像箭般的欺近持鞭人！

只要能欺近敵人，敵人長鞭的威力便要大減，甚至全無作用！

她做得很好。

只可惜敵人也做得不錯——敵人似早已洞悉南宮雪的意圖，壯碩的身形忽像小老鼠般的靈巧，一晃身已滑出幾丈遠！

令南宮雪驚異的是，敵人不僅能快速的避開她的猛擊，竟還能在疾退當中，鞭梢一振，倏又如毒蛇出洞般的反噬而來！

好傢伙！

南宮雪只好退——她現在已有空間退了，她往余有方的方向退。

她斜飛倒掠的身形極其優美，而且拿捏得其準無比，正好降到驚魂未定的余有方身旁。

她退的本意除了暫避敵人的鋒芒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怕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計——敵人第一次出手的目標是對準余有方，換句話說敵人想置余有方於死地，在不明敵人的數量多寡之前，南宮雪若貿然追逐敵人，那麼余有方豈非很容易遭到其他敵人的狙殺？

——從這點來看，南宮雪臨敵經驗可說是又精又奸，豐富無比。

只可惜，有一點她還是失算了！

那一點失算？

——就在她兩脚剛剛沾地之時，突然腰間一麻，被人點住軟麻穴了！

＊　＊　＊

敵人並沒有多出來，持鞭的敵人仍在幾丈遠，鞭梢也仍在半空中飛揚。

那，究竟是誰點住了南宮雪的穴道？

——當然是余有方！

也只有他才有機會點住南宮雪的穴道，因爲南宮雪根本就沒有防備他——誰會防備「朋友」？

＊　＊　＊

南宮雪被余有方制住的那一刹那，她終於瞭解一件事實：

——余有方並不是世上最蠢的男人。

＊　＊　＊

南宮雪像軟泥般的倒在地上，她憤怒的瞪住余有方：「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余有方俯下身子，望住南宮雪笑：「到現在，妳應該知道我是誰了。」

這時，持鞭人已飛掠前來，口中大笑道：「南宮雪，江湖中傳說妳是個精靈鬼，也不過如此，略施小計便把妳擺平啦！」

南宮雪忽然心中一動，脫口道：「你們……你們是寒山九豹？」

「不錯，妳總算猜中了，果然聰明，只可惜知道得太遲了。」持鞭人身型高大，華衣錦服，濃眉大眼，一臉兇相，連笑聲都顯得十分陰沉，他把長鞭繞在腰間，冷冷道：「讓我來跟妳介紹，這位余公子正是寒山九豹的老么，也是九豹中腦筋最好的一個，妳眞倒霉，居然半路上會撞上他……」

話聲中，忽見林中奔出一條人影，人未到，聲音已傳來：「好極了！逮住那個惡婆娘啦！媽的，俺就不相信這婊子

多厲害！」

竟是李大牛。

「原來，」南宮雪面色死灰：「你要李大牛先趕來通知大豹，你假意爲我帶路，然後大豹假意向你攻擊，你趁我不備制住我……」

「沒辦法，」余有方含着笑，輕浮的捏了捏南宮雪的粉頰：「只因爲我們知道妳武功高强，硬碰硬準不是妳的對手，只好智取啦！」

「別碰我！」南宮雪憤怒的一甩頭。

「臭婊子！」持鞭人卻伸手捏住南宮雪圓俏的下巴，目露淫光道：「我大豹從沒見過碰不得的女人，媽的，南宮雪，咱們是井水不犯河水，妳居然要幫那個叫什麼彭笑梅的女人來殺我，是妳來惹我們的，現在妳落入俺手中，大豹我不僅要碰妳，而且先揍妳一頓再說！」

話落，蒲扇般大的粗掌已狠狠的刮了南宮雪兩個耳光！

「啪！啪！」

南宮雪被打得牙血噴飛，幾乎沒昏死過去；她咬牙怒道：「你們這羣人渣，有種的，一劍殺了我吧，我南宮雪若皺一下眉頭，便不是人！」

話聲中，她居然將一口口水吐向大豹。

「欠揍的臭婊子！」大豹似是沒提防南宮雪會來這手，被吐得一頭一臉，氣得哇哇大叫：「賊婆娘，看我大爺怎樣剝妳的皮！」

他又揚起手掌……

「老大，」九豹余有方忽抓住他的手腕道：「別忘記，咱們的危機仍未過去，彭笑梅那女人隨時會出現，咱們還是先回去佈置，等她來自投羅網吧！」

「怕什麼，」大豹粗聲道：「一個臭女人有什麼好怕的？何況她已斷了一臂，娘的，若她眞敢來，保証一隻手已抓住她，然後再揍她一百次！」

「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九豹沉聲道：「老大，江湖中混了這麼久，難道你已忘記低估敵人便是增加自己死亡的機會？」

「九弟說得是，」大豹雖爲「寒山九豹」之首，但一向對九豹言聽計從，他拍了拍九豹的肩胛：「我們兄弟幾個，就屬你腦筋最靈活，哈，若非你的妙計，那能如此簡單擒住這頭母獅哪……嘩，這女人厲害，方才我差點沒吃她一劍哪……」

一頓，眨眼問：「這女人該怎麼辦？」

「當然是殺了她！」李大牛接口說：「這個女人千萬留不得，大有來頭，聽說她和『花花大少』有一腿之交，若神不知鬼不覺的幹了她，只怕咱們大伙都要沒命了！」

「大牛說得對，」大豹點頭說：「若不殺了她，後患無窮，趁現在四野無人，咱先一刀殺了她，然後弄到後山的深澗裡，神鬼不知……」

「殺當然要殺，」九豹截口道：「但現在還不是殺她的時候……」

「爲什麼？」大豹問。

九豹沉聲問：「咱們九兄弟，除了你我之外，還有誰到了？」

「就你我兩人，」大豹說：「若其他兄弟到來難道還會袖手旁觀？」

「我就是提醒你這一點，」九豹凝聲道：「其他弟兄若在明夜才能到齊，那麼憑咱們現有的力量，只怕單薄了一點，不如暫時留下南宮雪做人質……」

「人質？」大豹問：「什麼人質？」

「人質就是用來要脅敵人用的呀。」

「要脅彭笑梅？」大豹輕笑了起來：「九弟，老大我同意你那句不可低估敵人，但你也說過若過份高估敵人會減損自己的信心，不是嗎？一個彭笑梅，需要我們要用人質去要脅她嗎？」

「是呀，」李大牛也說：「公子，那個姓彭的女人既已斷了一臂，新傷未癒，會厲害到那裏？殺鷄焉用牛刀，未免小題大作了！」

「我倒不太担心彭笑梅……」

「那你担心誰？」大豹問。

李大牛忽省起道：「是不是孟家莊的二公子孟西野與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正是！」

大豹驚聲道：「孟西野與西門雨？他們爲什麼要殺我們？」

九豹凝聲道：「因爲他們都是南宮雪的朋友，他們都在幫她……」

李大牛插咀道：「南宮雪不是說已經拒絕了他們的幫忙嗎？」

「你怎恁地蠢！」九豹瞪了他一眼：「南宮雪雖拒絕了他們，難道你就敢保証他們一定不會來？大牛，你呆在我身邊也有一段時間了，怎麼滿腦子一堆爛糊，一點都不開竅？」

李大牛噤若寒蟬。

大豹變色道：「孟西野或許好應付些，天下第二劍便不是說笑的了，聽說他的劍法已練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之境……」

九豹一臉沉凝：「據說幾年前，東瀛來的幾個倭奴刀客，指名找他挑戰，結果每人一招便被擺平，個個像龜孫子般的爬着走了！」

「若他眞來，」大豹吞了一口口水：「咱們豈非死定？」

李大牛忽像龜孫子般的縮着頭子說：「如果是這樣，咱們還是卅六計，溜之大吉……」

「是呀！」大豹接口：「不如趁早疏散逃命來得穩當一些……」

「不，逃不是辦法！」九豹搖頭道：「現在的世界越來越小了，逃得了一時，避不了一世，逃絕不是好辦法……」

一頓，接着又道：「再說現在咱們逃了，其他的七個弟兄呢？咱們沒通知他們，他們肯定逃不了，眼睜睜看着他們送死，於心何忍？」

「說得是，」大豹點點頭：「大家既是兄弟一場，有福同享，便應有難同當，撇下他們逃走，說不過去……但是，若不逃，咱們有把握贏天下第二劍嗎？」

「靠刀殺人是次等人，」九豹淡淡一笑：「這個世界，只有懂得用腦殺人的才是上等人，不是嗎？」

「這是你的專長了，」大豹嘿嘿一笑，望了望一直對他們怒目而視的南宮雪

，得意道：「像南宮雪這麼厲害的腳色，都難逃咱們手掌心，這全是你這位智多星的功勞呀！」

九豹也有得意之色：「我們雖沒把握打贏西門雨，但我們手中已有了一個南宮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大豹撫掌道：「你是說利用南宮雪來要脅西門雨？」

「不錯！」

「好主意！」

「所以我說現在還不能殺南宮雪，」九豹說：「咱們快回去佈置，等待敵人前來送死！」

大豹大笑！

南宮雪又驚又怒，却無可奈何……

「大牛，」九豹站起身子，吩咐李大牛：「扛她回去！」

「是！」

李大牛彎身把南宮雪扛在肩上，順手給了她兩巴掌，桀桀笑道：「臭婊子！兇啊，怎麼不兇了？媽的，先還給妳兩巴掌，回去再好好修理妳……」

南宮雪被打得滿咀是血。

「大牛！」九豹回過頭來冷叱道：「不准動她！若把人質打得面目皆非，敵人反而易生悲憤之心，往往會鋌而走險，那就糟了！」

大豹也說：「有的是機會，等擺平了敵人，再慢慢收拾她不遲。」

「是！」李大牛果然不敢再動南宮雪，小心的扛着南宮雪跟在大豹與九豹後面走。

* * *

大豹那兩個巴掌已打得南宮雪滿天星斗，再加上李大牛那兩大巴掌，她已呈半昏迷狀態。

可是當她發現李大牛一雙手竟在自己身上亂摸亂動時，她忍不住放聲狂叫起來：「狗養的雜種！放開你他媽的手！」

「大牛！」九豹回身就是一巴掌，怒叱道：「我不是叫你不要動她了嗎？」

「我沒有動她，」李大牛被他打得踉蹌而退，吶吶道：「我，我只是摸她而已……」

「混蛋！摸也不行！」九豹又是一掌打得他差點仆跌過去，怒喝道：「你眞是越來越不像樣，幾時輪到你先摸啦？」

「是，我不摸就是了……」李大牛被打得暈頭轉向，差點分不清東西南北，突然間，他發現頸間一陣刺痛傳來，嚇得大叫起來：「媽呀！那個兇婆娘發狠啦，她居然咬我……」

可不是，南宮雪羞怒之餘，不管三七二十一，對準李大牛的脖子咬下！

南宮雪長這麼大個人，那會被男人亂來過，心中的激憤自不在話下，一口咬下，竟咬下李大牛一塊肉來！

李大牛整個人跳了起來！

他嚇得駭聲大叫！

本能的，他狠狠的甩掉肩上的南宮雪，急急用手去捂住血流如注的傷口……

大豹與九豹被這突如而來的景象嚇得一窒——他們怎麼也想不到南宮雪被制住穴道，居然還有餘力張口咬人，而且還是咬得如此「乾脆俐落」。

——果然是一頭「母老虎」哪！

其實，他們想不到的地方還多着哩——南宮雪被李大牛甩摔在地上時，忽又像棉花球般的彈跳了起來！

不是「反彈」，而是眞的跳起來！

她跳得很高——那雙美麗的綉花鞋正好高到李大牛的眉間。

然後便見她那雙美俏的鞋尖像箭也似的朝李大牛的腦心踢去！

李大牛沒有閃。

他根本就來不及閃，他實際上正捂着傷口嚇得驚惶失色，痛得眼淚都快要掉下來，那還有工夫去閃避南宮雪的攻勢？

「大牛！危險！」九豹驚叫一聲，人也疾撲而上：「大牛！快蹲下！」

遲了！一切都遲了！

李大牛一聽到九豹的喝叫聲時，同時也感覺到自己的腦袋突像爆米花般散裂了開來，在月光的掩影下，像極了瑰麗七彩、絢燦耀目的煙花！

九豹疾衝的身形倏地像冰雕般的凝住於地，他呆住了！

大豹也睜着眼僵楞於地，彷彿見了鬼似的，兩隻比牛眼還大的眼珠子差點沒跳出眼眶來！

他們震駭！他們呆住！

特別是九豹，他不明白南宮雪被點住穴道，爲何仍有攻擊力？

而且還是如此詭異而可怕的攻擊力？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不成是九豹的點穴功夫不到家？

九豹沒有想這個問題。

他已無時間想。

因爲他已看到南宮雪又在「放煙花」——南宮雪那雙美麗但卻令人胆顫心驚的綉花鞋，已如幽靈鬼魅般的朝他腦門急踢而來！

九豹駭聲大叫！

他沒命的往後退！

但南宮雪那雙「美腿」却死跟不放！

九豹的豹子胆不僅被嚇破，差點兒屎滾尿流了！

他知道他已躲不過南宮雪的「美腿」，他也知道自己即將步上李大牛的後塵——成爲第二個「煙花」！

九豹死定！

不，他沒有死。

南宮雪眼看就要「成功」之際，忽又一個倒掠翻飛，急速後退！

她必須如此。

否則她那雙修長的美腿便要報銷——因爲大豹已一鞭子向她抽來！

凌厲詭譎而可怕的一鞭！

對九豹來說，却是世上最有價值的一鞭——這一鞭已把他從鬼門關救了回來。

* * *

南宮雪的穴道解開了，而且也成功的殺死了那個對她非禮的登徒子李大牛。

但是她的危機却沒有過去。

這並不完全是因大豹對她展開凌厲的攻勢——最要命的是她手無寸鐵。

——她的劍在她被九豹點住穴道時已脫手遺失！

她死命的往回跑。

一來是逃避大豹那可怕的鞭子；二來是想拾回自己的兵器。

只要一劍在手，立刻叫那兩個傢伙成爲死豹！問題是：她能否找到她的劍？

她找到了！

南宮雪不但人鬼靈精，目力尤其好，老遠便見到她那柄短劍正可憐兮兮的被棄置在梅花林外的草堆中！

她神情大振！

然而找到仍不算數，要拿到手才有用呀！

她是否能拿到？

差一點點！

——就在她想彎身探手取劍之時，大豹的鞭子也正好離她背心不到三寸！

鞭梢如戟，勁風刺人膚痛，南宮雪當然曉得厲害，只好挪身跳躍，先閃過可怕的一鞭再說！

然而，這一閃，她已無機會取劍了！

因爲大豹那詭異神奇的鞭子竟然匪夷所思的捲住了南宮雪的短劍！

鞭梢倏捲，那柄劍已飛到大豹手中！

南宮雪大駭！

但她並未停下，她不能停，一停就是死，她咬了咬牙倏然向大豹衝去！

大豹楞住！

他本以爲南宮雪會被逼得加速往前逃逸，任何人處在這種環境下都會這麼做的，那妮子居然掉轉頭來往這裡衝？

她是否想死了？

所以大豹本能的一楞。

這一楞，南宮雪已撲到他面前！

他下意識的往旁挪閃！

然而南宮雪却不是撲向他，她趁着大豹閃身不及出鞭之際，嬌小的身形倏又一個急廻猛拐，竟是撲向大豹身後左側的李大牛！

李大牛已死。

他硬挺挺的躺在地下，一顆頭顱成了一個爛西瓜，好不恐怖。

南宮雪撲向李大牛幹什麼？

難道還想再殺他一次？

大豹覺得奇怪。

當他看見南宮雪探手抓向李大牛腰間的佩刀之時，大豹才發覺自己上當了！

他想不到南宮雪如此精靈，她原來是要奪取李大牛的兵器。

「南宮雪！看鞭！」大豹大驚失色，欲出鞭已來不及，只好開聲喝叱，企圖擾亂南宮雪心神。

南宮雪沒理他，她已算準大豹絕對來不及阻止她奪刀。

她的確算得很準，大豹已被她拋落幾丈遠，無論如何鞭長莫及……

但，有一點她却沒算準——就在她那纖長如葱的手指即將沾到刀柄之際，斜刺裡忽飛來一抹冷冷的劍光，直指她側腰！

好陰、好狠、好毒的一劍！

是九豹的劍。

劍如其人，令人防不勝防。

南宮雪急急斜掠而避！

她避開了九豹的劍鋒。

但却拿不到李大牛的刀！

她拾劍、奪刀的行動業已完全失敗！

南宮雪的武功無疑要强過大豹與九豹，但身無寸鐵便不是他們的對手了，畢竟他們並非省油之燈啊！

所以南宮雪只好倉皇而退。

她準備逃走。

只可惜那個奸狡如狐的九豹似已看穿她的意圖，他早已如鬼魅般的緊隨而上！

刷！刷！刷！刷！刷！

一連揮出了五劍！

凌厲而狠毒的五劍，逼得南宮雪如火燒屁股的猴子左縱右跳，頗爲狼狽。

她其實閃避得很好，若換了普通人只怕已成了劍下鬼啦！

五劍不中，九豹的招式已老。

南宮雪抓住他變招換式的機會，立即長吸一口氣，雙足用力一登，輕盈的嬌軀已如激星般的疾掠而去！

然而就在她飛掠於半空中之際，身後的大豹也跟着撲了上來！

他的輕功不及南宮雪，按理應該追不上的，但他手中有鞭——足足有丈餘長、靈活如蛇的長鞭。

長鞭可以縮短空間距離。

——大豹撲追而上時，手中之長鞭有如毒蛇吐信般的急捲南宮雪後腰！

南宮雪的身形極快，那迷人的水蛇腰肢並未挨上鞭子，但美麗的腳踝却被鞭梢狠狠捲住！

南宮雪痛得悶哼一聲，倏如中箭的蒼鷹急墜了下來！

「看妳往那裡逃？」大豹用力一扯長鞭，南宮雪急墜的嬌軀倏又被拋起，像綉花球般的在空中打了幾個滾，一頭倒跌於地上！

一跌到地上，左足踝的疼痛如針刺火燒，令她一陣踉蹌，忍不住單膝跪了下來！

這當中，大豹的鞭子又飛了過來！

這一鞭，不再是飛向南宮雪的脚踝，而是對準她的腦袋！

「老大，留下活口！」九豹驚聲大叫：「殺了她咱們便沒人質了！」

九豹叫得很大聲，只可惜他叫的時機好像不對——他是在大豹出手之後才叫的。

大豹不知是怒恨南宮雪殺害了李大牛，還是懼怕南宮雪這個強敵，立意置南宮雪於死地，待九豹提醒他時，他已無法收回招式！

不過他可以改變招式——他將鞭梢對準南宮雪的腦袋，改變成捲向她的大腿部位。

南宮雪的大腿很美，挺而直，但這一鞭下去，只怕從今以後要跛着腿走路了！

她即將會成爲一個跛子，因爲她已無力閃避大豹這凌厲可怖的一鞭！

她面如死灰！

然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奇怪的事情却發生了——大豹那詭毒奇異的鞭梢却反彈了回來！

——是被一顆不知從那裡飛射出來，有如拇指般大小的石子打回來的！

是誰救了南宮雪？

當一條人影像箭般的激射於南宮雪身畔之時，她忍不住驚呼一聲：「彭笑梅，是妳？」

彭笑梅終於來了。

而且來得正是時候，若再慢一些，只怕南宮雪已成了南宮跛子啦。

然而她出現並未完全解除南宮雪的危機，因爲大豹與九豹又猛攻了過來！

——本來，彭笑梅的及時出現，自然帶給了大豹與九豹很大的衝擊，特別是大豹，他想不到彭笑梅的武功竟如此了得，居然能憑一顆小石子擊中自己的鞭梢，他着實驚楞住了；但精明的九豹反應極快，他一見南宮雪有幫手，心知不妙，若不全面展開攻擊，讓南宮雪拾回兵器的話，那就慘矣！所以他根本不讓彭笑梅與南宮雪有喘息的機會，立即撲殺而上！

他同時大喊道：「老大！一人一個，全力搏殺！快！」

他一劍刺向兩脚甫沾地的彭笑梅！

大豹立刻一鞭子抽向仍蹲跪於地的南宮雪！

＊　＊　＊

沒三兩三，不上梁山，彭笑梅忍辱負重，一心前來復仇，武功自然有一定水準，否則便不會貿貿然前來送死了，至少她已成功的殺死了孔大義、狄小侯與蔡大聲；遺憾的是，她估不到自己會被江湖鼎鼎有名的天下第二劍西門雨斬去一臂——這無疑使彭笑梅的武功大打折扣，今非昔比！

因此，她只能勉強與那個又精又刁的九豹余有方打成平手。

其實，她的武功已不如九豹，只不過她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完全是拚命的打法，才勉強壓住九豹凌厲的攻勢。

南宮雪則更慘，她不僅手無寸鐵，脚踝又吃上大豹一鞭，痛得她站都站不穩，別說還擊，即連逃跑都覺得吃力——她只能驚險萬狀的使出「懶驢打滾」的狼狽身法，在地上急急滾動，堪堪避過大豹凌厲而惡毒的鞭子！

南宮雪岌岌可危！

彭笑梅震驚駭異！

她好幾次想撲上前去救助南宮雪，但都被狡猾的九豹阻住了！

大豹與九豹不禁面現得意而猙獰的笑容。

「媽的，看妳往那裡逃？」大豹一面揮着鞭子，一面看着南宮雪驚懼的在地上翻滾閃避，心中浮起一絲貓戲老鼠的殘酷快意，他索性放慢攻勢，故意一鞭一鞭的往南宮雪旁邊抽，不想急於打中她，看南宮雪能滾到幾時？他居然每抽出一鞭便大笑一聲：「哈！小心，打妳左邊啦，快向右邊滾啊！哈，對了，對了，南宮雪，妳眞聽話哪……」

這邊廂，九豹似也不想與彭笑梅硬拚，只是以守爲攻，緊纏住她不放，企圖消耗她體力，他還不時出言侮辱彭笑梅：「臭女人，那次是妳自己自動獻身的，我們兄弟幾個也依言放了妳與孔大義逃生，妳竟前來尋仇，莫非，那次我們兄弟幾個手脚重了點，弄得妳不痛快，所以妳生氣了？沒關係，咱們可以再來一次，保証妳欲仙欲死，樂不可支……」

「畜牲！」彭笑梅黑紗下那對冷眸幾乎要噴出火來，她恨不得一劍穿透他的胸膛！

她奮不顧身猛撲前去！

九豹狂笑疾閃。

驀然，彭笑梅一個怪異的騰空迴身，手中之劍隨即急射而出！

她不是射向九豹。

也不是射向大豹。

——竟是射向南宮雪！

長劍脫手的那一刹那，她嬌喝一聲：「南宮雪，劍給妳，接住！」

大豹與九豹大吃一驚！

劍到了南宮雪手裡那還得了？

九豹想攔阻當然來不及，大豹的長鞭則非常實用，他立刻機警的迴身急振鞭梢，疾疾捲向仍飄飛在半空中的長劍！

劍快！

鞭也快！

劍與鞭究竟那一個快？

＊　＊　＊

彭笑梅將劍拋射給南宮雪，那她豈非成了手無寸鐵之人？

她豈非陷自己於絕境？

她爲何要這樣做？

——只因爲她知道如此下去，她與南宮雪肯定要死於敵人之手。

既是如此，爲何不把劍給南宮雪？

她知道南宮雪武功高强，若一劍在手，縱使殺不了敵人，也肯定能全身而退。

所以她把劍給了南宮雪。

那她自己怎麼辦？

——她老早就不想活了，不管她此行是否能殺得了「寒山九豹」那班人渣。

她寧願犧牲自己將劍丟給南宮雪，是值得稱讚的正確選擇。

只可惜她失敗了！

因爲她那把劍無法拋到南宮雪手中——大豹的鞭子已無情的捲住了劍鋒！

這下子，更慘，兩人都手無寸鐵啦！

「南宮雪，妳快逃！」彭笑梅悲憤的叫了起來，她用力扯下肩後的劍鞘，以鞘爲劍，瘋狂的撲向滿臉得意的大豹！

她孤注一擲！

她希望能纏住大豹，讓南宮雪有機會逃跑——南宮雪若不能逃生，她死不瞑目！

她憎恨這個世界！

因爲這個世界給了她太多不幸，她早已不想活下去，爲了報仇她才忍辱偷生到現在！

她不想拖累南宮雪。

她與她同是女人。

南宮雪有大好前途，她爲女人爭一口氣，何忍拖她陪葬啊！

大豹長鞭纏上南宮雪足踝

所以彭笑梅這一衝，實際上已豁出去，她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救助南宮雪——包括她的生命！

世上有很多種可怕的人，其中最可怕的莫過於「不怕死」的人——人若連死都不怕，甚麼事情做不出來？

所以，貪生怕死不僅是人類的天性，只怕還是「美德」哩。否則豈非世界大亂？

彭笑梅現在不怕死。

所以她已成了世上「最可怕」的人——她咬牙切齒，無視於身後疾追而來的九豹及從背後急刺而來的劍鋒，也不管大豹的鞭子是否會向她捲來。

居然，九豹那一劍竟刺了一個空！

而且，大豹竟也無法揮出鞭子！

九豹一劍刺空，是因爲彭笑梅豁出去，整個潛力都發揮了出來，速度快得驚人，九豹根本追不上！

而大豹之所以無法揮鞭，那是因爲他剛剛捲住長劍，鞭梢仍在半空中，根本來不及揮鞭！

彭笑梅的劍鞘已欺近他的咽喉！

大豹大駭！

他忙不迭吸氣閃身，滑出丈外遠去！

彭笑梅沒有追。

她撲向仍躺在地上的南宮雪。

她把劍鞘末端讓南宮雪抓住，然後用力一帶，南宮雪借力彈跳而起！

「快走！」彭笑梅急喝道：「妳快逃，讓我擋住這兩個人渣！」

「不！」南宮雪大聲說：「要走兩人一起走，我不能丟下妳獨自逃走！」

彭笑梅沒有答腔。

——大豹與九豹已疾如厲鬼般的猛撲而來！

守廳待豹　折磨人渣

其實，豁出去的人不只是彭笑梅一個人，大豹與九豹也已豁出去了——若讓南宮雪逃走，他們肯定也是死路一條！

他們絕不能讓南宮雪逃走！

所以，他們也豁出去啦！

任何人一旦豁出性命，威力之大，往往能嚇死一頭猛虎！

他們一忽兒便撲到了彭笑梅與南宮雪身前，南宮雪想逃只怕也來不及了。

九豹對住彭笑梅。

大豹對住南宮雪。

仍是「老搭檔」。

大豹與九豹的攻勢却比先前還要凌厲猛沉，他們似已發現事態之嚴重，若殺不了敵人，勢必令他們一輩子翻不了身，再也顧不得是否應生擒南宮雪當人質，特別是南宮雪的穴道明明被九豹制住，居然能令人匪夷所思的自解了，而且彭笑梅竟然聰明到將劍丟給南宮雪，眞是讓大豹與九豹心驚胆顫——當然也就激起了他們熾烈的殺機了！

九豹仍未撲到彭笑梅時，大豹那長而可怕的鞭子業已在空中呼嘯著，有若飛蛇般的穿過稀薄的空氣，惡毒的飛向南宮雪咽喉！

南宮雪沒有閃。

她知道閃避不是辦法。

她也豁出去了！

她居然探手抓向那疾飛而來的鞭梢——帶有寒芒利刺的鞭梢！

嗯，還帶有微些血漬的鞭梢——血漬自然是南宮雪足踝被捲到時留下的。

南宮雪欲徒手接下那一鞭，難道她的手就不是肉做的，能强過她的足踝？

她顧不得了這麼多了——她準備犧牲一隻手與大豹搏命！

她是否搏得過？

「南宮雪，妳快退啊！」彭笑梅本以爲她會閃避，想爲她接下那一鞭已來不及了，不禁大驚失色的疾呼：「快閃啊！南宮雪！」

話聲中，南宮雪那隻柔嫩嬌美的手掌與大豹那根猙獰可怕的鞭子只有半尺多的距離。

半尺多，五六寸而已。

在這一刹那，南宮雪忽心生後悔——手掌未接觸鞭梢，已感勁風如刺，隱隱生痛！

她知道她那隻手肯定要報銷了——最糟糕的是，報銷了一隻手還不知是否能制住大豹。

這當中，大豹那冷冷的唇角却已浮起一絲笑意，猙獰的笑意。

* * *

大豹的笑意突然被粉碎！

因爲他的鞭梢並未擊碎南宮雪的玉掌——眼看就要得手之際，斜刺裡，竟又奇詭無比的飛來一根黑漆漆、十分粗糙的馬鞭！

馬鞭捲住了大豹的鞭梢。

鞭對鞭！

此鞭非彼鞭，馬鞭是用來趕馬用的，當然敵不過大豹那殺人的大鞭。

馬鞭被扯斷。

——但却救了南宮雪！

* * *

大豹的鞭梢仍在半空中飛揚，尚未把那根被扯斷的馬鞭拋離時，他的眼角已瞥見一抹絕冷、絕快的刀光暴然飛來！

好可怕的刀法！

——天道一字刀！

孟家莊的祖傳刀法。

「孟西野！」南宮雪驚喜的叫了起來。

孟西野沒有回答，他沒工夫答她——他正努力地將刀鋒劈進大豹咽喉！

大豹大駭！

他暴退！

孟西野急追！

九豹一見情勢有變，機警狡猾的他立刻揮劍刺向孟西野！

然而他機警，彭笑梅也更機警，她陡然嬌叱一聲，劍鞘倏掄，硬是擋住了九豹凌厲的攻勢！

孟西野無所阻礙的迫向大豹，刷刷！一連兩刀，把大豹逼得險象環生！

大豹沒有還擊——孟西野的近距離攻擊，根本沒讓他的長鞭有攻擊的機會。

他只好倉皇急閃！

孟西野却如幽靈般的緊緊纏住他！

這當中，南宮雪手上已多了一把刀——李大牛的雁翎九環刀。

* * *

南宮雪首先撲向九豹。

因爲彭笑梅已被九豹逼得連連後退，無論如何她的劍鞘是難敵九豹的利劍。

南宮雪一刀劈出！

刀鋒上的九環發出了可怕的嘯聲。

嘯聲如鬼。

九豹的嗥聲却比鬼更可怕——他已被南宮雪一刀斬斷了雙足！

兩脚齊膝而斷！

血急噴而起時，九豹已狂聲號叫的在地上打滾，這當中，南宮雪與彭笑梅却沒有再理他——她們知道九豹已成了沒有殼的烏龜。

沒有殼的烏龜，即使是太陽從西邊出來，只怕也活不了。

因此她們並不急於在九豹身上補上一刀——她們把目標轉向大豹。

* * *

孟西野的武功的確有相當火候，只可惜在不久之前，他曾吃了「天下第二劍」西門雨一拳一脚，雖已服藥，功力難免打了折扣。

因此他雖搶得先機，把大豹逼得險象環生，但却一時間不能將大豹置於死地。

這時候，南宮雪與彭笑梅已如幽靈厲鬼般撲了上來！

大豹那張黑臉漾起了驚悸、恐怖的神色！

他轉身想逃。

他倏像大鵬般的急掠而去！

只可惜他身上並未長有翅膀，無論如何無法像大鵬般的逍遙而去——就在他掠到半空中時，他突然覺得下體一陣刺痛！

他低頭一看，立刻慘叫一聲，偌大的身軀陡如中箭的蒼鷹急墮而下——他那張黑黑的臉，大大的眼珠兒充滿了比死還恐怖的神色！

——因爲他看到彭笑梅的劍鞘竟然插進了他的「下體禁地」！

大豹摔倒地上時，並未立刻死去，他瞠睜著眼，大張著咀，雙手捂著血流如注的下體輾轉哀號！

聲音之凌厲可怖，令你心胆俱裂，頭皮發炸！

南宮雪與孟西野暗暗吸了一口氣！

彭笑梅則冷冷的瞪視著他，面無表情。

大豹不住的凌厲哀號，不斷的輾轉翻滾，他痛苦得悲叫了起來：「請請……請您們……大……大發慈悲……給……給我一刀……」

孟西野心中不忍，正想走上前去，一刀結果大豹，却被南宮雪拉住他臂膀。

孟西野望住她：「他橫豎已活不了，爲何不讓他死個痛快？」

南宮雪冷冷道：「如果你是女人，只怕你會覺得太便宜了他呢！」

孟西野搖頭：「如此豈非太殘忍了些？」

「是殘忍了一些，」南宮雪透了一口氣，美麗的眸子射出一股深深的怒火，咬牙道：「但你有沒有想過，男人强暴女人，難道是仁慈的行爲？」

孟西野苦澀一笑，似想張口，南宮雪冷冷又道：「像他這種人渣，讓他嚐到了這種殘忍而痛苦的死法，叫他臨死前知道，也叫世上所有活著的男人知道——女人不可侮！」

孟西野輕歎了一口氣。

結果他並未補上大豹一刀——大豹已艱辛的嚥下了他這一生的最後一口氣！

他已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 * *

九豹還沒有死。

當彭笑梅提著劍走前來的時候，九豹的臉上除了痛苦之外，還有濃深的不甘與不解，他瞪住南宮雪嘶聲道：「我算計得很好，我明明已經贏了……我明明點住妳的穴道，妳爲何……」

南宮雪冷冷一笑：「人算不如天算，不管你再怎麼算計，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你瞭解了這一點，你便不會自恃聰明而爲非作歹了！」

「人算不如天算，我知道得太遲了，太遲了……」九豹喃喃的唸著，眼中浮起了一絲悔恨之色，口吻帶著哀求的意味：「我是罪有應得，如果我有下輩子的話，我想我一定會將我的聰明才智用在正途上，而且我也一定會學習如何尊重女人……南宮雪，在我死前，妳是否可以告訴我，妳是如何自解穴道的？」

南宮雪本來不想說，存心讓他心有餘恨死去，只是見他說得懇切，於是冷冷的道：「告訴你也無妨，是李大牛解開了我的穴道……」

「李大牛解開了妳的穴道？」九豹睜大了眼：「他怎有可能解開妳的穴道？」

南宮雪冷聲道：「說來你大概不肯相信，李大牛扛著我的時候，他對我毛手毛脚不規矩，我叫了起來，你打了他兩巴掌，他跟蹌搖晃，差點沒將我摔在地上，身體的移動，正好讓我的咀巴對準他的脖子，我當然狠狠的咬了他一大口……」

「我明白了！」九豹忽大聲道：「他被妳一咬，情急之下，痛得將妳用力摔在地下，而且還下意識的踢了妳一脚，不想却踢開了妳的穴道，是不是？」

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你果然聰明，說頭便知尾，還是被你想出來了……」

九豹忽然凝視著皎潔的夜空，彷彿在搜索著什麼，喃喃道：「我聰明？我如果聰明，爲何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呢？我……我其實只是自以爲聰明的蠢人吧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算不如天算……我爲什麼到現在才知道呢？」

九豹的確是知道得太慢了，因爲彭笑梅那無情而鋒利的劍蜂業已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血，染紅了十八尖山。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

* * *

九豹斷氣的時候，南宮雪這才蹲下嬌軀，查看足踝上的傷勢。

但只見褲脚已被捲破，雪白的足踝仍鮮血涔涔，顯然傷得不輕。

「坐下，讓我看看。」孟西野也蹲了下來，急急的查看南宮雪的傷勢，這才見了南宮雪不僅足踝受傷，且還一臉鮮血——那是因爲挨了大豹與李大牛之巴掌，以及咬了李大牛一口所致。

「南宮雪，妳不要緊吧？」彭笑梅扶住她的肩，關注的問。

「沒關係，小傷而已……」南宮雪語氣雖淡，眉頭却皺著。

「什麼沒關係，」孟西野看得眞確：「足踝的傷若不趕快醫治，只怕會傷及筋骨……」

「沒這麼嚴重，」南宮雪倔强的站了起來，灼灼的望住彭笑梅：「妳不該離我而去，妳應該知道憑妳一人之力，絕無法殺得了那班人渣……」

「我不想連累大家，」彭笑梅截口道：「南宮雪，妳應該知道幫我的後果……」

「不幫都幫了，」南宮雪說：「即使我現在抽身而退，還不是已經得罪了孔家與狄家？」

彭笑梅默默無語。

「站著別動，」孟西野仍蹲著，他檢視著南宮雪的足踝，頗爲焦急的說：「讓我幫妳敷上藥，否則傷口會惡化……」

「小傷而已，沒關係。」南宮雪把脚拿開，不肯讓他敷藥。

——她本想自己上藥的，但却不好意思在孟西野面前露出自己的三寸金蓮。

歷經了「蝶戀花事件」之後的南宮雪，雖成熟開放了許多，但仍保有一定程度的保守。

——或許，孟西野換成了「死花花」，情況就不一樣了吧。

孟西野只好站起來說：「不敷藥，等下妳就別叫痛，我可不理妳哪！」

南宮雪朝他笑笑：「多謝你及時趕來相救，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

「謝什麼謝？」孟西野微瞪了她一眼，隨即疑惑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何妳們丟下我自個上十八尖山來了？還有，西門雨呢？爲何不見他？他去了那裡？」

南宮雪笑：「這件事慢慢再說給你聽吧，孟西野，我看，你還是先回去……」

「爲什麼？」孟西野瞪住她。

「不爲什麼，」南宮雪淡淡道：「我只是不想讓你難做，你插手此事，將如何向你父親交待？你可曾想到這點？」

「原來如此！」孟西野星眸裡泛起一絲憤怒之色：「當初要我幫妳的也是妳開的口，現在却又要我退出，妳把我孟西野當成什麼？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三歲小孩？是不是？」

南宮雪連忙陪笑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

「不管妳是什麼意思！」孟西野冷冷截口道：「告訴妳，就算我現在抽身而退也難了，妳想，孔家莊的人既已知道我插手此事，妳叫我如何抽身？妳幾時變

得這麼笨了？」

南宮雪啞口無言。

孟西野說的是事實，即使他現在袖手抽身也很難得到孔家的諒解了。

「如果妳不笨的話，」孟西野冷冷的說：「咱們現在是否該動腦筋想想如何完成未完成之事？」

未完成之事是什麼？

——當然是全力狙殺其餘的「寒山七豹」！

* * *

西門雨被南宮雪推下車之後，立即往回走，他希望能找到孟西野，然後搭上他的車急追南宮雪。

他不放心南宮雪。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總是不放心她，打從他第一眼見到她時，他便知道她是個個性極為倔强的女人——個性過份倔强的人在江湖上行走，不管是男人或女人，絕對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

這年頭，不管是誰跑江湖，必須「能軟能硬」——也就是「能打能奸」的意思，否則光憑自以為是的「正義俠心」，勢必死無葬身之地。

其實，西門雨並不太瞭解南宮雪，她實際上是個相當聰明狡猾的女人，他的顧慮是多餘的——其實就算南宮雪脾氣剛强，橫來直往，又何需他操心？關他什麼事？

南宮雪不肯放棄救助彭笑梅的行動，實際上與西門雨過不去，西門雨為她操心，是否顯得太「那個」了一點——「那個」意味著什麼？

西門雨奔回竹林，並未發現孟西野，於是便直趨半里外的騾馬行，却見門扉緊閉，顯然孟西野已經離開了，他猜想到孟西野不見南宮雪踪跡，必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故，循著十八尖山的路急找而去了。

西門雨落得兩頭不到岸。

怎麼辦？

當然是趕快敲開騾馬行，買一匹上等駿馬，然後快馬加鞭趕去十八尖山呀！

可是西門雨並沒有這樣做。

並非他不想做，而是他無法這樣做——就在他正想敲門之際，忽聞一陣急劇的馬蹄聲滾雷般的傳來！

他本能的回頭一看。

這一看，他心中不禁叫一聲「苦也」！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他的世伯長輩，也就是孔家莊的當家莊主孔孝仁是也！

* * *

孔孝仁不過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不僅身手矯捷，目力尤其好，即使是快馬急奔之下，他也老遠便見到了立在騾馬行門外的西門雨。

西門雨想躲避已來不及。

他只好奔到路旁，恭敬的叫了一聲：「世伯……」

孔孝仁勁騎快馬，身後跟著兩騎孔武有力的貼身保鏢，他一馬當先的奔馳到西門雨跟前，急勒馬韁，矯健的翻身下馬，神情十分詭異的說：「賢侄，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西門雨沒有回答，他還沒想出該如何回答，他故意反問：「世伯，你怎麼趕來了？你身子過度疲憊，不是在家裡安歇的嗎？」

孔孝仁道：「我接到了朱喜朱管家的飛鴿傳書，知道你已生擒兇手，所以我便急急趕來……」

一頓，環眼四望，確定只有西門雨一人，大惑不解又問：「朱管家他們呢？兇手呢？為何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裡？」

「是這樣的……」這當中，西門雨已經想好了該怎麼回答：「愚侄是已經抓到了兇手，但在半途中却被劫走了……」

「被劫走了？」孔孝仁大吃一驚：「原來兇手有同謀……」

西門雨連忙道：「不是同謀……」

「不是同謀？」孔孝仁更加驚異：「那是什麼人劫走兇手的？」

「是……」西門雨不照實說不行了：「是孟西野……」

「孟西野？」孔孝仁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是不是孟家的二少爺孟西野？」

西門雨點點頭，輕歎一口氣，才又補上了一句：「還有一個南宮雪。」

「南宮雪？」孔孝仁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他以為自己聽錯了，忍不住問道：「你確定兇手被南宮雪與孟西野劫走？」

西門雨苦笑著點點頭。

孔孝仁驚呆不已。

他身後的兩個貼身的保鏢也都驚愣萬分，其中個子較高，也長得較為粗壯的楚西霸驚聲問：「西門兄，請問南宮雪與孟西野為何要劫走兇手？他們的動機與目的在那裡？」

「因為，」西門雨低歎一聲：「狄小侯意圖强暴南宮雪，被兇手所殺，南宮雪基於感恩心理，因此劫走人質……」

「狄小侯欲强暴南宮雪？」孔孝仁更加驚異：「兇手究竟是什麼人？」

西門雨望住他：「彭笑梅！」

孔孝仁神色陡變，「啊」了一聲，竟驚愣得說不出話來！

西門雨瞇了瞇眼，注視著孔孝仁臉上的表情變化，忽沉聲問：「世伯，您認識她？」

「不！」孔孝仁却搖頭道：「不認識！」

一頓，長長吐了一口氣，凝聲道：「賢侄，請將事情經過說給我聽……」

「好的。」

* * *

西門雨將生擒彭笑梅的經過告訴了孔孝仁（他當然隱瞞了很多事實，把生擒彭笑梅的地點由南宮雪的房間改成了湖濱，當然也隱瞞了故意詐敗讓南宮雪順利逃脫的事實）之後，孔孝仁憤怒的叫了起來：「不可能！不可能！那兇手完全一派胡言，義兒與狄公子怎會做出這種事情？她在撒謊！義兒是最孝順、最乖的孩子，他如果有了女人，他一定會告訴我，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他認識什麼彭笑梅的女人！謊言！完全是謊言！」

西門雨沒有說話，他只是靜靜的注視著他，如星的眸孔滑過一絲怪異的神情……

「西門兄，」說話的是短小精悍的陸大風，他是孔孝仁的另一貼身保鏢：「你既被南宮雪劫持，為何又獨自一人留在這裡？」

「他們點住我的穴道，迫使大隊人馬後退，趁機逃走，見無人追來之後便將我推下車，」西門雨這番話當然也是謊言，他看來說謊的本領相當高明，不僅神態從容，口語更是行雲流水，流暢無比：「我在路邊呆了好長一段時間，等穴道自動解開之後，便急急追上來，見有騾馬行，還想買匹馬，正好你們來了……」

「他們往那裡逃去？」孔孝仁問。

「我被點住了昏睡穴，不知他們去向。」西門雨這句話當然也是謊言。

「媽的！」楚西霸人粗氣也粗：「天涯海角，上天下地，看他們往那裡逃？」

「揍他奶奶的南宮雪，竟敢與咱們孔家莊做對，非給她點厲害瞧瞧不可！」陸大風的脾氣更大，他怒聲道：「咱先把她的酒樓放一把火燒了，然後將她手下的人全部抓起來，限她三日內交出兇手，遲一天便殺一個……」

「好辦法！」楚西霸大聲接問：「若她敢不交出人來，便把她的人全部宰光！」

「辦法是好，」西門雨却搖頭道：「但只怕行不通……」

「為什麼？」

「別忘記，」西門雨沉聲道：「南宮雪現在已是錢來爺錢大老板的第九個千金哩！」

「你不說我倒忘了。」楚西霸道：「那更好，咱們直接找錢來爺理論去，要他對這件事負責，看他怎麼說……」

「他能怎麼說？女兒雖是他的，事情却不是他做的，而且看來他到現在還不知道這件事哩，找他有何用？」西門雨淡淡道：「現在的江湖不比從前，父債子不還，一人做事一人當，關錢來爺什麼事？」

「話不是這麼說，」陸大風不以為然：「誰都知道錢來爺子孫滿堂，居然臨老還認了南宮雪這個外姓女兒，可見他對南宮雪之感情極為深厚，他絕不會袖手旁觀，置之不理……」

「不錯！」楚西霸接口道：「咱們可以先禮後兵，先要求錢來爺協助追尋南宮雪……」

「若他不肯呢？」西門雨插咀道：「錢來爺雖不在江湖上活動，不過大家都知道他這個人，而且也都知道他脾氣古怪，他甚少干涉成年子女之行為，而南宮雪無疑已是廿多歲的成年人了，不是嗎？」

「若是如此，」楚西霸粗聲道：「錢來爺若置之不理，那咱們便先踩平金財神賭坊，南宮雪為人之女，總不會無動於衷吧？」

「有道理！」陸大風朝孔孝仁急道：「莊主，事不宜遲，咱們立刻結集人馬去找錢來爺！」

「慢著！」西門雨冷冷道：「你以為金財神賭坊可欺？」

「金財神賭坊雖只一介賭坊，不過問江湖世事，但也有一定實力，當然不可小覷，」孔孝仁沉聲道：「但咱們孔家莊可也不是省油之燈，難道賢侄認為咱們奈何不了錢來爺？」

「很難講，」西門雨緩緩道：「兵凶戰危，鹿死誰手，往往不到最後一刻難以知曉……」

「就算咱們不能穩操勝券，但也不一定包輸，」楚西霸插咀道：「既是如此，咱們為何要怕他，為何不放手一搏？」

「金財神賭坊或許不足畏，」西門雨沉聲道：「但你們別忘記了還有一個人……」

「誰？」孔孝仁問。

「柳花花！」

孔孝仁怔住。

楚西霸與陸大風也皆一愣！

「『孟東野事件』發生後，江湖上每個人都知道鼎鼎大名的『花花大少』柳花花，原來就是錢來爺的徒弟，你們難道都不知道？」

孔家莊在江湖上非省油之燈，當然知道這件事，只是一時沒想到而已。

孔孝仁三人都說不出話來。

西門雨微吐了一口氣，徐徐又道：「當今江湖，誰都知道柳大少是難纏人物，武功高强不說，鬼點子尤其多，特別是他跟當今武林實力最雄厚的『飛鷹堡』有極密切的關係，除非萬不得已，否則誰也不願與他正面衝突，是嗎？」

孔孝仁有些洩氣的輕歎了一口氣，楚西霸與陸大風一聲不響！

「其實，」西門雨忽瞇了瞇眼，清澈的瞳孔裡彷彿漾起了一抹頗令人費解的神色——像羨慕又似嫉恨的神色，他緩聲道：「就算南宮雪和錢來爺不相干，但大家都知道她與柳大少有極密切的關係，咱們若逼得南宮雪過急，他必然會出面干涉……」

「難道，」孔孝仁吞動了一下喉結澀聲道：「難道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不！」楚西霸忽咬牙叫了起來：「這件事當然不能就這樣算了，少莊主活活被殺死，此仇不報，咱們孔家莊日後那還有顏面立足江湖？」

「莊主！」陸大風也悲憤的叫了起來：「管他什麼柳大少不柳大少，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之事，咱們跟他拚了！怕什麼？」

「現在的江湖，講『拚』不是辦法，」西門雨却一臉平靜：「一個聰明人，若非面臨生死關頭，是絕不輕易與人拚命……」

「賢侄，」孔孝仁素知西門雨不僅劍法高超，腦筋尤其縝密冷靜，他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依你看，你認為這件事該怎麼辦？」

「這件事其實不難辦，」西門雨恭謹道：「世伯，孔家是受害人，人被殺死是千眞萬確之事，而且還是遭到如此殘酷的手段屠殺致死，世人對兇手的行為自然感到憤怒不齒，而南宮雪之所以幫助兇手，無非是為了報恩，在情理上來說，也不能說她不對，甚至可說是情有可原，因此我們最好不要和她衝突……」

楚西霸插口問：「咱們要殺兇手，她却要救兇手，如何能避免衝突？」

「她能救她到幾時？她能救她一輩子

嗎？」西門雨微微一笑：「南宮雪是因爲兇手住在她的酒樓裡，她無論如何不能見死不救，所以她要助她逃走，之後，南宮雪總會離開她回來，那時咱們再追捕兇手不就行了嗎？南宮雪又能奈何咱們嗎？」

微一頓，西門雨續道：「咱們的主要目的只是緝兇報仇，敵人原本只有兇手一人，若再無謂樹立其他強敵，豈非不智得很？因此，我們只需將這事件預先入信德高望重的五大門派與兩大堡，另外再入信錢來爺與柳大少兩師徒，必然能得到他們的諒解，就算南宮雪敢護著兇手一輩子，也必然會受到極大壓力，最起碼錢來爺與柳大少肯定要求她放棄，畢竟他們在江湖上是有頭有臉之人，不敢公然護短不講理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孔孝仁點頭道：「先造成江湖輿論，孤立南宮雪的後援，使她無法一意孤行……若她執迷不悟，咱們因此而殺了她，錢來爺與柳大少也是沒話可說，畢竟咱們已向他們報備……」

「但是，」楚西霸說：「如此一來，豈非要拖延很久？」

「是呀，」陸大風也說：「南宮雪雖然不可能護著兇手一輩子，但也不可能自動交出兇手；按常理判斷，她極有可能將兇手送到她們認爲安全的地方，如果是這樣，咱們追捕兇手的工作便困難多了……」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何需急於一時？」西門雨淡淡道：「可以想像，南宮雪必然會將兇手送至安全之地才離開她，現在的江湖世界越來越小，兇手的名姓，特徵、性別、年紀……咱們都已清楚，何況她又是斷了一隻左臂，她能逃到那裡去？再不然，咱們重金懸賞，那怕她飛上天去？」

「說的是，」楚西霸點點頭：「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兇手插翅也難逃！」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陸大風也同意說：「既能避免無謂流血犧牲，又能抓到兇手，雖然時間會拖長了一點，畢竟是不失爲兩全其美之法。」

孔孝仁却沉思不語。

他顯然在考慮西門雨的方法。

談話沉寂了下來，除了隨風飛舞的月光輕哼著小夜曲之外，靜寂無聲……

半晌之後，孔孝仁忽抬頭問了另一個問題：「咦，朱總管他們呢？」

西門雨回道：「他們的車馬被破壞，無法成行，只怕仍在半途中修車找馬吧。」

「這麼久了，」孔孝仁皺眉道：「就算是跑路也應該到了……西霸，大風，你們兩個趕去看個究竟，我和賢侄在此研究研究是否有其他更佳的方法……」

「是，莊主。」楚西霸與陸大風雙雙躬身洪諾一聲，跨鞍上馬，疾馳而去！

蹄聲遠去時，西門雨望住孔孝仁緩緩問：「世伯，你支開他們是有話和小侄私下談？」

「賢侄，」孔孝仁也望住他，深沉道：「你果然非常聰明，我的確是有些話想跟你私底下談談……」

「請說。」

孔孝仁沒有說。

因爲楚西霸與陸大風忽又去而復返！

孔孝仁與西門雨十分詫異，他們不明白楚西霸與陸大風爲何又折返回來。

「莊主！」陸大風雖個子比楚西霸小了點，但動作却似乎矯捷靈活多了，楚西霸不過剛勒馬而停，他人已滾下了馬背，而且也已對孔孝仁彎身抱拳道：「前頭轉角不遠處的竹林邊有一大堆人馬聚集在那裡，似乎是朱總管他們……」

楚西霸也已跳了下來，接著說：「遠遠便見他們都蹲伏在竹林邊不動，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們即刻折轉回來稟告莊主！」

孔孝仁面色一凜，脫口道：「會不會發現兇手潛伏在竹林裡？」

西門雨立刻說：「咱們快去看看！」

「好！」孔孝仁隨即吩咐楚西霸：「你們二人一騎，騰出一騎西門賢侄使用！」

「是，莊主。」

＊　＊　＊

果然，孔孝仁一行四人，轉過彎角便見遠遠的竹林邊黑壓壓一片人影靜伏不動，運足目力辨認，果是自己人馬！

這時，他們似也發現了孔孝仁三騎四人，人羣裡急射出一條人影，朝孔孝仁疾掠而來！

孔孝仁微一凝目，便已看出正是自己最信任的朱總管朱喜。

「莊主！」朱喜比孔孝仁年紀還要大，年過半百，灰鬢及胸，但武功習自前莊主親授，身手相當敏捷，完全不輸小伙子，只不過一張四方臉十分嚴肅，一看便知是個不苟言笑之人，特別是對孔孝仁說話時，簡直是目不斜視，恭敬得不得了：「莊主來得正好，屬下等正在循綫索追緝兇手……」

他說話之時，忽發現西門雨竟也在內，十分吃驚道：「西門公子，你怎麼了？」

「容後再告訴朱總管，」西門雨飄身下馬，他素知朱喜爲人按章辦事，一絲不苟，甚至不懂得變通，若要跟他解釋自己爲何「脫險」，肯定又是一大半天，他此刻除了心懸兇手情況，更心繫南宮雪安危，因此他語氣頗急道：「朱總管是否發現兇手了？」

孔孝仁也躍下馬鞍，急道：「快說，兇手在那裡？快說啊！」

「是莊主！」朱總管垂眸低首：「事情是這樣子的，西門公子抓到兇手之後，押送兇手至半途，不料却碰到南宮雪與孟西野……」

「這個我已經知道了！」孔孝仁平時最欣賞他一板一眼，三思而行，謀而後定，此刻却覺得他在浪費時間，不禁氣道：「這些西門賢侄都已經說給我聽啦，不用你再贅述，現在你只需告訴我，你爲何將大隊人馬集結於竹林外，是否兇手隱匿於竹林裡？快說啊！眞被你氣死了！」

「是，莊主，」朱喜連忙恭聲道：「屬下等因車馬被南宮雪損毀，故無法追踪他們，正修車找馬時，忽見一條大黑狗

沿途奔跑而來……」

「大黑狗？」西門雨心中一震：「是否被我踢得昏死過去的那隻大黑狗？」

話落，他猛然發覺他們並不知自己生擒彭笑梅之前曾踢昏了一條大黑狗，（他當時還以爲踢死了牠呢，之後急於押走彭笑梅，也不曾向人提起大黑狗之事）於是他立刻改口道：「朱總管爲何知道大黑狗是兇手之物？你可看清楚了？」

「西門公子，」朱喜回答：「先前兇手殺死少莊主浴血而逃之時，我曾率部屬極力猛追，曾見過她身邊似有一猛獸……及見大黑狗沿途奔跑而來，我才猛然想起牠便是兇手之物……」

西門雨點點頭。

「由於那隻大黑狗行動快速敏捷，我們撲殺不及，於是沿路追趕，」朱喜接著說：「追著追著，忽發現牠忽快忽慢，不時停下來嗅嗅跑跑……」

西門雨腦筋很快，他立刻插口道：

「是否你們發現牠是在嗅牠主人的氣味？」

「不錯！」朱喜馬上只點頭道：「我們想到了這點，於是便不擊殺牠，一路上跟著牠跑跑停停，或許跟住牠能追到兇手呢。」

「朱總管做得很好，」孔孝仁大感滿意：「那條大黑狗既能協助牠主人殺人，自然非等閒之輩，牠肯定是追尋牠的主人……沒錯，跟住牠，一定能抓住兇手！朱總管，你幹得好！」

「多謝莊主誇讚。」朱喜連忙俯首回答：「現在，那隻大黑狗在竹林中打轉，好像是失去主人的氣味，於是屬下便命大伙靜伏林外以觀其變……」

「西門賢侄，」孔孝仁轉首說：「咱們快去看看吧！」

「好！」

＊　＊　＊

月兒像輪盤，圓得不得了，也亮得不得了，特別是照在幽美而靜謐的十八尖山上，你便會發覺這世上如果缺少了月亮，就好像一個男人終其老都不會接觸過女人一樣，何其無趣。

——其實，不只是男人，女人若終其老不曾接觸過男人，難道就有趣？

然而，對彭笑梅來說，她接觸過不少男人，却讓她覺得人生完全無趣，只因爲她碰到的男人皆屬於「郎心狠心」之輩，唉……

她默默的、冷冷的坐在大堂上那張鋪有虎皮的交椅上。

南宮雪坐在她旁邊。

孟西野坐在南宮雪旁邊。

三人並排而坐。

大廳不算大，但也不算小，頗爲華麗，特別是對建築在山上的房子而言，算得上是一流的「別莊型」的高級房子。

——這間房子當然是大豹的。

南宮雪與彭笑梅、孟西野一行人解決了大豹與九豹之後，便來到了大豹的家裡，他們自然不是來做客的，而是在此等待其他的七豹前來送死——至遲在明晚中秋夜以前，他們肯定會前來聚會。

彭笑梅老早便打聽好了這一點。

她還將大豹的住所環境、人手狀況等摸得一清二楚——有人說，敵人比朋友更瞭解你，其實或許比你自己還要瞭解你哪！

所以彭笑梅很放心的帶領南宮雪與孟西野前來，而且也十分輕鬆的進入了大豹的廳堂——大豹雖縱橫江湖已久，爲非作歹積鑽而來了財富足夠他這輩子花用不完，但爲人性情暴躁孤僻，是以無一個女人肯委身下嫁於他，家中除了一名老管家、一名廚師、一名園丁，以及一名年老母親之外，再也無任何人。

寒山九豹走的雖是旁門左道，偷、搶、姦、掠……無惡不作、無所不爲，但只因他們裡頭有一個余有方腦筋精密、心機深沉，擅於謀劃設局，因此一直不曾出錯漏；江湖上雖隱隱知悉他們聲名狼藉、無惡不作，但苦於無眞實証據，也莫可奈何。及至余有方發現形勢緊張，遲早會東窗事發，於是建議拆夥，對外公佈退隱江湖，其實不過是化明爲暗，瞞人耳目，間中大伙仍聯手幹他幾宗，而且幹的都是小票案件，爲的是避免引人注目。這些年來，大伙已撈得滿盆滿砵了，也就收斂了許多，不時還「捐善款、做善事」一番，高興時還滿口「子曰孟曰」或是「仁義道德」什麼的，令你以爲他們就是「聖人再世」，或是什麼清教徒之類的太平紳士也，要不然便是什麼「道德重整會」之委員或主席什麼的。

於是，江湖中人也都逐漸淡忘了他們的惡行。

然而他們弟兄九個雖各奔東西，散居各地，但每年總會有一次不定期的聚會，地點就是十八尖山上大豹的豪華別莊。

兩三年前的一次聚會，帶給了彭笑梅無可比擬的創傷——她被他們九個人渣輪姦！

衣冠禽獸！這四個字用來形容寒山九豹再貼切不過了。

今年，他們九個的聚會，便是明天的中秋夜。

彭笑梅本擬定在明夜展開「誅魔行動」，但礙於形勢的變動，逼得她不得不提前動手。

現在，她在南宮雪與孟西野的協助下，總算在驚濤駭浪中誅除了大豹與九豹二魔。

之後，她便帶領著南宮雪與孟西野穿過梅花樹林，翻牆進入大豹的家裡，不費吹灰之力便將大豹的家僕制住，將他們四人關在一間房裡——他們並沒有殺他們，他們只想殺該殺之人！

該殺之人當然是其餘寒山七豹——他們現在就是「守廳待豹」。

守廳待豹不同守株待兔——守株待兔之行爲雖被視爲愚蠢，但畢竟比守廳待豹安全得多，至少絕無生命危險之虞。

三人靜靜的坐在大廳上，誰也沒有開口說話，氣氛相當冷肅而令人難耐。

「南宮雪，」孟西野首先耐不住這份冷寂，他咬住南宮雪的耳朵說：「三更半夜啦，咱們要坐到幾時？難不成要坐到天亮？」

「你睏，你先睡嘛。」南宮雪輕聲說：「敵人不知什麼時候來，咱們只好坐著等啦。」

「我知道，」孟西野說：「我的意思是妳可以閉眼打坐，休息一下，別太累，這裡有我看著就行了，敵人若來我自會叫醒妳。」

「我不累。」南宮雪朝他甜甜一笑，她覺得他年紀雖輕，却相當懂得體貼。

孟西野往她脚踝望去，關注道：「妳的脚怎樣了？別逞强，那傢伙的鞭梢芒刺雖短，但却尖銳無比，我看你最好趁現在空著，我幫妳上藥，否則拖延日久，小傷也會變成大患的……」

說著，他從懷裡拿出一盒金創藥，蹲下身子去，輕輕將南宮雪的足踝放在自己的膝上：「嘩，皮都掀開了，血流了這麼多，妳居然還說不痛，喂，妳到底有沒有知覺呀？」

傷口其實相當痛，南宮雪不過强忍著，害臊在孟西野面前露出足踝，所以當時並未敷藥，不想孟西野居然硬要爲自己上藥，她頗感意外，更感羞澀，她本想抽回足踝，但一見他一臉焦慮之色，心中頗爲感動，而且竟然還讓他捲起褲脚——南宮雪不僅露出了小巧動人的美足，而且還露了一小截美得令你心悸的小腿。

南宮雪的臉更紅了。

孟西野的哥哥孟東野生前曾向「巴山兩老」學過醫術，孟西野多少也向他哥哥學了一點，南宮雪這種小傷當然難不倒他，他十分仔細的檢視了傷口之後，便跑進梳洗室端了一盆清水，十分細膩的洗滌傷口——這當中，當然免不了爲南宮雪洗淨足部。

——當南宮雪那沾滿血跡的玉足被孟西野拭洗得白淨一分之時，她那張美艷如花的臉龐兒便多紅了一分，而且心跳也快了一分。

她乾脆閉上了眼——假裝忍痛而閉上眼。

孟西野却不明所以，十分緊張道：「我，我是否弄痛了妳？」

「嗯……有一點……不很痛，沒關係……」南宮雪立刻緊張回答。

「對，對不起……」孟西野那寬廣的額角已沁出了汗珠。

南宮雪看在眼裡，忍不住在心中對自己說：「這傢伙，倒是個老實的小伙子……」

她忽覺得彭笑梅正望住自己。

她側首回望，見到她黑紗下那對冷眸竟有一分笑意，南宮雪的臉更紅了。

＊　＊　＊

好不容易，孟西野戰戰兢兢的爲南宮雪包紮好傷口時，他已滿頭大汗矣。

南宮雪心中一陣不忍，柔聲問：「你挨了西門雨一拳一脚，沒關係吧？」

「我不是跟妳說過我已服了藥嗎？」孟西野含笑著拍了拍胸脯：「看，好得很哪！」

南宮雪却掏出一隻小瓷瓶：「我忘了要你服下這個……」

「那是什麼？」

「高麗國的雪參天養丸，」南宮雪補上一句：「珍貴無比的內傷聖藥哪！」

「我已經服過藥啦……」

「再吃這個，好得更快。」

「我……」

「吃啊！」

「是，我吃。」

當南宮雪望著孟西野仰首服下藥丸的那一刹那，她已確定孟西野的確不是「大男孩」——她發現他實際上是個頗爲成熟，而且也具有一定程度魅力的大男人。

——南宮雪越來越懂得欣賞男人了。

不知怎麼的，她突然也想起了西門雨，更想起了「天下第一偷」白則七與周浩，她覺得他們都是極具魅力的男人！

可是，她一想起那個「死花花」之時，她還是覺得他們終究是「差一點」。

孟西野將「雪參天養丸」交還給她時，見她出神發呆，不禁問：「妳在想什麼？」

「沒什麼……」南宮雪當然不可能告訴他自己在「想男人」。

半年前的南宮雪「恨死男人」，現在的南宮雪却已懂得「想男人」——誰說人不會變呢？

也許，南宮雪想得太厲害了吧，果眞一個男人被她「想」來了——一個身形瘦削的男人忽然鬼魅般的掠牆而進！

人未到，聲音已跑進了大廳：「老大，三豹我來了啦！」

＊　＊　＊

三豹帶著興奮的心情掠入大廳之時，却忽又愣在門口，詫異道：「咦，我是不是走錯了地方，你們三位是誰？」

「閣下沒走錯地方，」南宮雪朝他咪咪笑：「這裡正是大豹的宅邸……」

「老大呢？」三豹人瘦臉也瘦，而且長，有幾分馬臉味道，一雙骨碌的眼珠子帶著幾分機警的打量著南宮雪他們，沉聲問：「三位是……」

「老大正在房裡歇息，」南宮雪笑靨如花的走向他，嗓音極具嬌甜悅耳動人：「我們三個是老大特地請來助興的……」

「助興？」三豹的眼睛在南宮雪身上轉個不停，粗大的喉結不住上下抽動，連語音都曖昧了起來：「好呀，有妳這麼嬌滴滴的美人兒前來助興，我若早曉得，早就趕來啦！」

說著，他居然瞇笑著那雙賊眼走近南宮雪，而且竟伸出毛茸茸的手摸向南宮雪尖俏而略帶渾圓的下巴兒：「來，美人兒，先讓哥哥我摸摸……哈，老大眞是越來越有眼光，居然……」

他突然住口！

嚇得住口——因爲他發現他的手即將摸到南宮雪的下頷之際，一抹絕冷的劍光驀如幽靈厲鬼般的狠噬而來！

他立刻縮手。

理所當然的縮手，而且也縮回了手，但却只縮回了半隻手——另外的半隻，齊肘以下，業已被南宮雪一劍斬斷！

血肢在廳裡飛揚。

慘叫聲在空中激盪。

三豹忍痛撲起身形，企圖掠身而

逃……

他算是反應得很快了。

——他甫一躍起身形，人仍在半空中，彭笑梅那柄鋒利的劍鋒已刺入了他的「罪惡之根」！

三豹凄厲而恐怖的慘叫聲，連天上的月兒都被嚇得躲進雲堆裡去了！

又解決了一個！

還有六個。

＊　＊　＊

西門雨靜靜的蹲伏著。

兩隻星也似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著幾丈外的竹林裡。

竹林裡有一隻大黑狗正在打轉——牠不時用牠那敏銳的嗅覺俯嗅著地下的足跡。

那隻狗正是彭笑梅最鍾愛的大黑狗。

牠沒有死。

狗本就是一種頗爲長命的動物，像牠這種罕見的大犬，雖吃了西門雨匆促倉忙的一脚，當然沒這麼容易死去，牠只是昏迷而已。

牠甦醒之後，發覺主人不在，牠已知不妙，立刻從窗口躍到地下，然後憑著牠天賦異稟的鼻子，嗅著主人的氣息，沿路追尋。

牠一定要找到主人。

牠是世上最忠心的大犬！

雖然，半途中牠碰到了敵人的狙殺，但憑著牠比人還敏捷的反應，牠總算有驚無險的逃過殺劫。

牠繼續尋找主人——那個曾經在牠最飢餓時給牠食物，而且這幾年來，一直把牠「當人看待」的主人，除非牠死，否則牠絕不會離開她的！

牠把全部精神放在嗅聞主人的氣味，竟不覺背後有敵人追踪。

牠覺得奇怪，主人的氣味爲何到了這座竹林裡便亂了呢？

牠幾乎要失去主人的氣味。

畢竟牠不是普通的狗，牠還是成功的找了出來，牠繞著竹林，終於找到了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邁開四足，奔馳而去……

保存聲譽　趕盡殺絕

西門雨覺得納悶。

他知道彭笑梅明明坐在南宮雪的車上，而南宮雪的車輛走得不是這條路，那隻大黑狗爲何要選這條荒山小徑呢？

莫非牠鼻子失靈了？

不，牠既然能遠從靜心湖找到這座竹林，足以証明牠的嗅覺比任何一條狗都要來得靈敏！

那麼……

莫非彭笑梅眞是走這條路？

這是怎麼一回事？

精明的西門雨立刻做出一個推斷——彭笑梅沒有坐南宮雪的車。

她既然是聽到自己與南宮雪的對話，怕連累了南宮雪，因而偷偷在竹林下車，沿小徑而走——她明明有機會殺自己爲她心愛的大黑狗、以及報斷臂之仇，她却放棄了！

可見她非濫殺無辜、殘暴無情的魔女！

西門雨心念急轉……

「這條荒山野徑通往那裡？」孔孝仁打斷了他的思維。

「不知道。」西門雨其實知道一定是通往十八尖山。

在說這句謊言時，他忽覺自己並不完全因爲維護南宮雪而撒謊——他發現自己其實頗爲同情兇手，她是個不幸的女人。

大黑狗的速度忽疾忽緩，但西門雨與孔孝仁始終能跟踪得上。

路越來越小，越來越隱蔽，當然也越來越不好走，孔家人馬不僅撇下了少部份人將車馬轉回頭，返莊待命，其餘跟上來之人也沿著小徑成了一路縱隊，迤邐蜿蜒，頗爲壯觀。

孔孝仁偕同西門雨在前帶路，兩個貼身保鏢與朱總管雖也輕功不弱，但礙於路面太壞，只能保持幾尺之遙的距離跟進。

山中風聲呼呼，再加上孔孝仁有意壓低嗓音，他們當然聽不見他與西門雨的對話。

「賢侄可知寒山九豹住在那裡？」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退出江湖多年了……世伯，您知道他們住在那裡？」

「好像是……十八尖山。」

西門雨沉默。

「依你看，」孔孝仁望望前頭五六丈外的大黑狗，又回頭望望數尺後的朱總管，聲音壓得極低：「他們會不會去殺寒山九豹？」

「如果，」西門雨側身望住他：「兇手眞去殺寒山九豹報仇的話，那麼……」

「那麼怎樣？」

「那麼兇手說的話是眞的了？」西門雨語音極低沉：「我的意思，大義的確是拋棄了她，因而才引起她用殘暴手段殺大義報仇。」

孔孝仁沒有立刻回答，他又回頭望了一下，確定沒有聽到之後，才緩緩道：「也許……不，我想……」

他囁嚅著，似想說什麼。

「其實，」西門雨注視著他的表情：「命案一發生時，你心中已有數兇手便是彭笑梅了？」

一頓，深沉的補上了一句：「你爲了面子的問題，所以你唆使大義拋棄她，是不？」

「……」孔孝仁靜默了一會，似是下了很大決心，緩沉道：「人在江湖，那個人不愛面子？尤其是我孔家莊素有『禮義之家』美譽，無論如何不能娶一個被强姦過的女人過門，你不認爲是？」

西門雨沒有回答。

他心中湧起了一股說不出的厭惡！

他緩緩吐了一口氣，徐徐道：「她因爲要救大義一命，所以才會自願被强暴，這種女人，雖失去了貞操，但也說明了她是肯爲愛而犧牲的女人，這種女人，難道不是好女人？」

「你知道，」孔孝仁澀聲道：「幾百年來，孔家祖先留下來的家規是只有處女才能進孔家大門，彭笑梅雖說是爲了救

大義性命，因此才自甘被蹂躪，但已非處女，無論如何已喪失進入孔家大門的資格……」

「所以，」西門雨心中那股厭惡越來越濃，但他仍努力保持語調平穩，畢竟孔孝仁是他的長輩：「你便教唆大義利用狄小侯來逼彭笑梅自盡？」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孔孝仁沉聲道：「貞節是女人的第一生命，古聖先賢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你不認爲是？」

西門雨沒有回答。

他不想回答，他只怕自己會克制不住而頂撞了孔孝仁。

他不想頂撞孔孝仁，免得被他認爲自己是個目無尊長的橫逆小子。

他靜默了一會，忽疑惑道：「其實，你可以否認彭笑梅的說詞，畢竟她沒有証據取信於人，你大可不必對我承認她的說詞，不是嗎？」

的確，孔孝仁大可一口否認彭笑梅的指証，他爲何向西門雨承認？他的用意在那裡？

孔孝仁沒有說。

因爲這時候那條大黑狗忽在岔路口停了下來，他與西門雨自然也停下身子，而身後的朱總管與兩名保鏢也挨近來，他只好中斷說話——他不想這件秘密被任何人知道。

西門雨瞭解他的意思，他也沉默了下來。

這段期間，他已猜到了孔孝仁的用意。

大黑狗找到了彭笑梅的氣味，再次往前走之後，西門雨首先耐不住急急開腔：「世伯，您的意思，是担心彭笑梅生擒活捉寒山九豹，逼他們對天下公諸眞相，是不是？」

「你不認爲有這個可能？」孔孝仁語氣沉肅：「如果是這樣，孔家豈非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非議，至少對大義死後的名聲會受到相當影响……」

一頓，他又沉聲道：「因此，我不能依你之意入信五大門派、兩大堡、錢來爺與柳大少，如此一來勢必會拖緩緝殺彭笑梅的步驟，一定要盡快擊殺她，不讓她有任何辯駁的機會……」

「連南宮雪與孟西野也殺？」

「是的！」

「不怕錢來爺與柳大少，還有孟家莊的報復？」西門雨語氣頗冷。

「先斬後奏！」孔孝仁迷著眼睛說：「我知道賢侄你和柳大少素有交情，事後你可以另想一套說詞說服他，只要柳大少被你說服，錢來爺必也無異議，孟家莊更不用說了……」

「世伯認爲我一定能說服柳大少？」西門雨沉聲道。「柳大少精靈無比，如果我騙不過他呢？到時豈非招惹麻煩？」

「不會的，」孔孝仁胸有成竹：「只要能將他們三人殺死，死無對証，再說賢侄在江湖上聲望極佳，而且孔家素被稱爲『禮義之家』，柳大少一定信得過你我的，何況他與你有極深的交情？」

西門雨想了一下，忽搖頭道：「小侄的看法卻和世伯有所不同。」

「請說。」

「小侄認爲彭笑梅不會逼寒山九豹作証，因爲任何人都知道寒山九豹若敢公開承認他們曾輪姦一個女人，他們還能活下去嗎？」西門雨凝聲道：「彭笑梅若硬要這樣做，只怕寒山九豹會抵死不認，世人反會要彭笑梅放人，如此一來，她豈非成了蠢人？」

一頓，他眸孔裡閃著一縷精芒：「她若要這樣做，她大可不必對大義、狄小侯與蔡大聲下毒手，直接逼他們對世人承認不就行了嗎？她之所以不願這樣做，是因爲她瞭解無論是誰都不會承認這種人神共憤的罪行。捉姦在床，彭笑梅舉不出强有力的証據，她唯有殺人洩恨，因此才會不顧一切的用令人髮指的殘酷手段殺人哪……世伯，您說是不是。

「或許你說得對，」孔孝仁緩緩道：「彭笑梅在江湖上人微言輕，很難取信於人，但南宮雪與孟西野呢？他們雖非江湖上之大人物，無論如何有其一定程度的名望與身份地位。特別是南宮雪，近半年來，她歷經了多樁事件，絕非泛泛之輩……」

西門雨忽心中一震，脫口道：「世伯的意思根本是想殺南宮雪與孟西野滅口？」

——他已默認！

西門雨眼裡泛起一絲憤怒之色：「世伯，我呢？我也知道了這樁秘密，你是否也要殺我滅口呢？」

「賢侄何出此言？」孔孝仁急忙道：「你我乃一家人，你爹生前與我最談得來，彼此互相扶持，肝胆相照，要不然我便不會將這樁秘密告訴你啦，我怎會殺你滅口？莫非你當我是禽獸？」

「對不起，」西門雨連忙垂眸道：「小侄無意衝撞世伯……」

「賢侄，」孔孝仁輕拍了一下他的肩：「這件事若被傳出，孔家只怕受到世人指責，爲了保護孔家的聲望，我身爲一莊之主，只好出此下策啦。賢侄，你是聰明人，人在江湖，總會做些自己不願做的事，唉……我希望你能體諒我的苦衷……」

西門雨輕歎了一口氣。

他瞭解孔孝仁的苦衷。

然而，誰瞭解他的苦衷呢？

他狠得下心殺南宮雪嗎？如果狠得下心，他早就殺了她，何必等到現在？

他想拒絕孔孝仁的做法。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父親生前不僅多方受到孔家照拂，而且孔孝仁還曾救了他父親一命，他如何能拂逆孔孝仁？

西門雨只覺得自己的脚步與心情刹時重如鉛石——他該怎麼辦？

* * *

寒山九豹是以年紀的大小排行順序的，伍中庸正好排在中間第五；排行第五，又正巧姓伍，所以大家都叫他老五。

老五這個人外表並不特出，甚至可說相當平庸，一張看來頗爲忠厚老實的臉，你絕不相信他其實是寒山九豹中最狠的一個。

如何狠法？

這大概可以從兩方面來說：首先是「外在的狠」，他的雙刀絕技一出手，絕對是對準你的要害，「手下留情」對他來說，那永遠是蠢人做的事；其次是「內在的狠」——他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性變態」！

他視女人如猪狗！

除非和他一樣變態，否則任何女人被他糟蹋過之後，只怕會驚到下輩子寧可投胎轉世做猪做狗，也不願當女人！

惡魔！

他是女人眼中的惡魔！

現在，他正以矯捷的身法掠過高高的圍牆，跨著輕健的脚步邁向大堂階梯，口中大叫著：「老大，俺老五來啦！」

回答他的當然不是他的老大，而是一柄鋒利兇狠無比的利劍！

——彭笑梅的劍！

老五駭然吃驚！

* * *

彭笑梅幽靈般一撲而上之時，吃驚的不只是老五，南宮雪與孟西野也大吃了一驚！

他們想不到彭笑梅竟會如此迫不及待的出手。

——本來，南宮雪與孟西野曾與彭笑梅商議好，待敵人進入大廳之後才動手，而且先由他們創傷了敵人之後再由彭笑梅結果他。

這個協議自然是爲了彭笑梅的安全著想——畢竟她新傷在身啊！

更令南宮雪與孟西野驚異的是，他們想不到老五的反應竟然如此了得——他像耗子般的一溜身，彭笑梅那凌厲的一劍已告落空！

不僅如此，閃身當中，老五已雙刀在手，呼的一聲，劈向凌空而來的彭笑梅！

閃得好，反擊得更好！

老五看來武功要高過大豹、三豹與九豹很多，甚至要高過彭笑梅不少！

彭笑梅一聽到來人是老五的時候，她那張冷漠而無表情的臉孔立刻扭曲在一起——她永不會忘記老五當年是如何的凌辱她！

至死不忘！

多少個痛苦的晚上，她經常會被老五那比野獸還醜陋的不文舉動驚夢而醒！

她要殺他！

做鬼也要殺他！

所以她不等老五進入大廳，也不待南宮雪與孟西野先動手，利劍已猛然出鞘！

遺憾的是，她應該知道她剛剛斷了一隻手臂，武功那比從前？

——她不但刺殺不了老五，即連老五的反擊都無法閃避！

老五那雙薄而利的刀鋒離她的腰肢不過三寸，甚至不到三寸！

眼見彭笑梅便要血濺當場！

但老五忽又抽刀而回！

因爲他那銳利的眼角已瞥見一把比他更厲害更兇狠的刀鋒也向他腰間劈來！

好快的刀！

——孟西野的刀。

老五無疑能一刀劈死彭笑梅，但他也肯定逃不過孟西野的一刀！

他只好抽刀而回。

他機警而驚險的架住了孟西野詭異凌厲的刀鋒，藉著兵器交撞之勁，他漂亮的一記凌空翻飛，人已如鬼魅幽靈般斜掠而去！

他的輕功相當好，脚尖一着地時，倏又像蜻蜓點水般的彈跳而起！

不過眨眼工夫，他已掠上牆頭！

他想逃！

——多年的江湖經驗讓他練成了無比靈敏的觸覺，像掠食叢林裡的野獸觸覺，短短的一接手，他便知道若不及時逃走便要血濺當場！

他眞是精靈。

只可惜還有一個人比他更精靈。

——他那雙價值頗爲昂貴的長靴鞋剛剛耍沾到牆頭之時，一抹絕冷的劍光居然已在等著他！

當然是南宮雪的劍——這幾個人當中只有她才有那麼快的劍法。

老五沒有閃避。

他已無法閃避——因爲南宮雪那冷厲的劍鋒已準準的穿過了他的脚踝！

老五慘叫一聲，偌大的身軀如中箭的蒼鷹，一頭栽跌於地！

「砰」的一聲，漫天泥塵飄飛。

老五忍著痛，一個鯉魚打滾，硬是把身子立了起來，而且再次躍向牆頭！

好倔强的傢伙。

這次，他終於躍上了牆頭。

可惜仍和上次一樣，還是慘叫著墮了下來——眼明手快的孟西野已一刀削斷了他另一隻脚！

正好齊膝而斷！

噴出的血，染紅了雪白的圍牆，也令飄飛的泥塵飄飛不起來……

當然，也令老五再也站不起來了。

「你們……」老五在地上翻滾著，嘶聲哭號：「你們是誰？爲什麼要殺我？」

他滾得厲害，叫得也大聲，但却得不到任何回答，哦，不，有，有人回答他——用劍回答他。

彭笑梅一劍斬斷了他的左掌，再一劍斬斷了他的右掌！

老五沒有叫。

他已昏死過去！

彭笑梅沒有揮第三劍，她忽然將血淋淋的長劍插在地上，轉身奔進側院廂房裡……

「妳幹什麼？」南宮雪追上來問。

「南宮雪，妳制住他的穴道，別讓他流血過多而死，」彭笑梅黑紗下那對冷眸射出了一般狠光，咬牙道：「這個畜牲，我要讓他嚐到人世上最殘酷的死法！叫他下輩子再也不敢轉世爲人！」

「何必！」南宮雪想制止她：「一死贖萬罪，妳一劍送他歸天不就了結的嗎？」

「不！」彭笑梅冷冷道：「他不是人，妳如果知道他凌辱女人用是什麼手段，那妳便不會讓他這麼輕易死去的了！」

南宮雪不知道老五當初是用什麼手法凌辱彭笑梅，不過看彭笑梅那副咬牙切齒的樣子，而且看她對其他仇人都是乾脆俐落的一劍刺死他們，然這個老

五比一般人還要殘酷，所以南宮雪便依然返身點住老五的穴道。

「幹什麼？」孟西野驚詫問：「為什麼要點他穴道？」

「彭笑梅要我這麼做。」

「她要慢慢折磨他？」

南宮雪苦笑。

「那又何必？」孟西野不以為然：「妳為何不勸勸她？」

「妳以為我能勸得住她？」

孟西野搖頭苦笑。

彭笑梅要用什麼殘酷手段折磨老五？

很快就會知道。

＊　＊　＊

彭笑梅回來的時候，手裡捉著一個小木桶。

竟然是小馬桶！

馬桶裡當然裝著臭氣衝天的屎尿。

南宮雪與孟西野瞠目結舌！

彭笑梅提著馬桶出來，當然不是用來拉屎——她竟然用屎尿潑醒老五！

又臭又冷的屎尿令老五悠悠醒轉……

他還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彭笑梅竟然將馬桶抵住他牙關，手中內勁一震，震裂了桶底，嘩啦一聲，屎尿齊齊擠進了老五咀裡！

南宮雪與孟西野立刻翻過頭去！

「彭姑娘，」孟西野看不過去，「殺人不過頭點地，何必用如此殘酷手段？」

「殘酷？」彭笑梅倏然仰首狂笑：「當年他就用這種方法凌辱我啊！」

孟西野啞口無言。

老五睜大著眼——不知是他已認出彭笑梅便是被他當年凌辱的女人，還是那薰人欲嘔的屎尿灌得他痛苦得連眼珠子都要跳出來！

他想掙扎。

可是彭笑梅偏用力頂住他！

「咕咕……」老五喉中咕咕响，屎尿灌漲了他的肚子！

他已兩眼翻白……

眼看，他不被灌死，也要被臭死，但彭笑梅卻不肯讓他這麼輕易死去，她拿開馬桶，待老五有喘氣的機會，未幾，忽從懷裡拿出一包鹽巴，然後將鹽巴撒在他血淋淋的傷口上！

「媽呀！」老五立刻渾身抽搐猛顫，殺猪般的尖叫了起來：「痛死我了！哇！求……求求妳！好心一劍殺了我吧！」

叫聲恐怖而淒厲！

南宮雪與孟西野只覺頭皮發漲，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

「痛！痛死我了……求求妳……」老五哀號著在地上翻滾，他大聲哭叫著：「求求妳好心給我一劍！我知道錯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還有下次？」彭笑梅挫牙切齒：「你這個禽獸人渣，死一萬次都難洗清你滿身的罪孽！老娘叫你死一次便夠了！」

她忽然拔起插在地上之劍，狠狠的削去了老五那顆醜怪的蒜頭鼻子，然後又狠狠的削去了他兩隻耳朵，痛得老五急急用手在地上爬……

「你還能爬？」彭笑梅冷哼一聲，利劍一揮，老五已和她一樣只剩了一隻手臂，再一揮，他已「兩手空空」如也！

沒有了手臂，當然無法再爬了，其實縱使能爬，老五也不能爬動了——他再次昏死過去！

血流如注，染紅了幽雅的庭院……

彭笑梅並未就此歇手，她居然又拿起鹽巴，洒在老五的鼻孔、耳朵，以及兩臂傷口上！

「哇！」

老五竟又痛醒了過來！

＊　＊　＊

西門雨與孔孝仁沒有再說話。

他們靜靜的跟著大黑狗向前移動。

大黑狗似乎發現後面有人跟踪，好幾次翻過頭來看，却因西門雨與孔孝仁敏捷的身手，而沒被牠發現。也許，山中風聲大而影響了牠的聽覺，要不然便是牠太掛記主人了，根本料不到敵人會跟來——也或許，牠想不到人比狗更狡猾吧。

「奇怪，」孔孝仁忽又想起了什麼：「孟西野曾經和大義是好朋友，孔、孟兩家也素有交誼，他為何要帮助兇手呢？」

「他不是帮助兇手，」西門雨瞇著眼說：「他是帮南宮雪。」

「為什麼要帮南宮雪？」孔孝仁疑惑道：「他帮了南宮雪，無異得罪了我孔家莊，他難道不怕他父親責怪？他父親肯定會責怪他的，而他一向是個十分孝順的孩子，他居然……」

「我想，」西門雨淡淡道：「或許他喜歡上南宮雪吧，一個男人若喜歡上一個女人，什麼事都肯為她做的，不是嗎？」

孔孝仁沉默。

他忽又凝眼道：「賢侄，你今年二十幾了？二十七還是二十八？」

「都快二十九了。」

「不打算娶老婆成家立業？」

西門雨笑笑。

「像你這個年紀，你爹都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孔孝仁歎了一口氣：「你爹生前曾對我說，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他說你雖是外表豪爽，其實什麼都藏在肚子裏，他曾經為你物色幾個好人家的名媛閨秀，你始終都不接受，也不說明為什麼。他臨死時特別叮囑我要照顧你，千萬別打一輩子光棍，江湖雖好玩，但不可過份，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哪。」

西門雨却淡笑著說：「世伯，年頭變了，現在的年輕人可不願為了『有後』而隨便找個女人成家……」

「我眞看不懂現在的年輕人，眞不明白他們的想法是怎樣想的？」

頓了一頓，他淚光閃閃：「大義死了，孔家的香煙後代……」

「世伯，」西門雨連忙安慰他：「您別傷心，您還有秀美與秀玉兩千金，怎會無後呢？」

「秀美與秀玉是女人，如何傳宗接代？」孔孝仁淚流滿面。

西門雨見他傷心，連忙又道：「女兒也是您的骨肉哪，將來她們的孩子不也是您的孫子嗎？」

「那不同，」孔孝仁搖搖頭：「除非是

招贅，或是過繼一個外孫姓孔……」

「既是如此，世伯何需担心無後？」西門雨說：「秀美與秀玉都是孝順的孩子，而且也姿色過人，不怕找不到肯過繼孔家香燈的婆家。」

「秀美與秀玉，一個二十，一個也已十八了，」孔孝仁忽望住西門雨說：「你喜歡那一個？」

西門雨怔住，他隨即淡笑道：「兩個都喜歡，她們一直都非常尊重我這個做大哥的，我如何不喜歡她們……」

「如果當你老婆，你選那一個？」

西門雨楞了楞：「世伯何出此言？」

「如果你願意的話，」孔孝仁表情認眞嚴肅：「秀美與秀玉任你挑一個，或是兩姊妹都嫁給你，將來你過繼一個兒子給我孔家繼承香燈，我會將家產分一半給你……賢侄可願意？」

西門雨張著咀沒說話。

「賢侄怎不說話？」

「我……」西門雨苦笑了一下：「世伯，小侄我不知該說什麼，因為我沒想到您會提出這個問題……」

「沒關係，你好好考慮。」孔孝仁慈祥的笑了笑：「其實我一直把你當作自己兒子一樣，我老早就希望你能成為我孔家之乘龍快婿，只因為秀美與秀玉年紀都小，現在已長得亭亭玉立了，你又還沒成家，如果你肯答應，那咱們兩家更是親上加親了……」

「多謝世伯如此看重小侄。」西門雨心中十分感動，同時也十分慚愧——如果孔孝仁知道他私放南宮雪，他會有何感想？

「你肯不肯答應？」孔孝仁一臉誠摯，一臉期盼。

「我只怕要使您失望，秀美與秀玉雖乖巧玲瓏，但不是我理想對象……」這句話西門雨本想說出來，但見孔孝仁喪子新痛，不忍拂逆他，於是吞回了那句話，恭謹道：「世伯，這事以後再說好吧？」

孔孝仁點點頭。

西門雨心中苦澀一歎——不知怎地，他腦海裡忽掠起南宮雪那張笑靨！

南宮雪，不知道她現在怎樣了？

＊　＊　＊

南宮雪正把她那張臉龐兒埋在孟西野懷裡。

因為她不忍見到彭笑梅那副慘無人道的模樣——她正一劍一劍的剜下老五的皮，每剜一劍，便停下來灑上一把鹽巴！

老五號叫著、抽搐著、掙動著……

孟西野其實心中也在猛打鼓顫慄，只因為在南宮雪面前他要表現出大男人氣概，他緊攬住南宮雪香肩，輕聲咬著她耳朵安慰她：「別怕，那傢伙馬上便要斷氣了……那種人渣，應該的，如果是我，我也會將他千刀剮、萬刀斬……」

果然，老五的身子忽一陣猛烈抽搐，便寂然不動，淒厲恐怖的叫號也倏然終止！

他死了。

帶著滿身的罪惡，以及受到了人世間最慘厲的報應而死了！

但彭笑梅却不肯饒過他——她忽然放聲大哭的用劍猛戳老五的屍身！

「惡賊！魔鬼！畜牲！禽獸！人渣！」彭笑梅竭斯底里的哭罵著，瘋狂的揮著劍！

她哭了！

她終於放聲痛哭——多年來被壓抑、被强制的羞辱終於完全發洩了出來！

「彭笑梅！」南宮雪大吃一驚，立刻跑前去抱住她，急道：「妳沒事吧？」

彭笑梅抱住南宮雪放聲痛哭！

「妳哭吧，」南宮雪被她悲痛的哭聲引得淚水奪眶而出，她也哭著說：「妳早就該哭了……哭吧，盡情哭吧！痛快哭……」

孟西野苦澀的輕歎了一口氣，轉身走進房裡將被關住的家僕們叫出來，命他們將血漬斑斑和臭氣冲天的庭院清理乾淨……

當家僕們戰戰兢兢，嚇得渾身發抖的抬走老五的屍身，以及清理乾淨庭院之後，東方天際已慢慢露出一綫曙光。

天已亮。

但十八尖山上的流血仍未結束——還有五個「該死之人」仍未死。

＊　＊　＊

當蒼鬱的十八尖山山頭映入孔孝仁的眼眸之時，他忍不住長吁一口氣：「果然，我估得不錯，他們果然到十八尖山狙殺寒山九豹……」

西門雨沒應聲。

他其實早已知道了。

「賢侄，你在想什麼？」

「沒什麼……」

停了一下，他低聲問：「世伯，難道非得把南宮雪與孟西野殺了不可？」

「為了保持孔家的聲譽，」孔孝仁沉聲道：「非殺了他們不可！」

「萬一殺不了呢？」西門雨凝眸道：「南宮雪的劍法在江湖上已出了名，您是知道的……」

「我們這麼多人殺不了她？」

「很難說，」西門雨說：「人多未必有用，何況她輕功那麼好，如果被她跑了，整個孔家莊只怕要面對更不利的……」

「我說過，我已顧不了那麼多，先斬後奏，殺了她再說！」

西門雨沉默。

他忽又心中一動，沉聲道：「愚侄有個意見，世伯不知能否接受？」

「請說。」

「讓我一個人前去殺他們如何？」

「你一個人？」

「是的。」

「為什麼？」孔孝仁怔住。

「現在天已亮，十八尖山肯定擠滿了早起晨操之人，」西門雨徐徐道：「咱們百來人浩浩蕩蕩上山去，必然引起別人注目，消息必會走漏，倒不如讓我一個人前去，最重要的是，將來如果錢家與柳大少責怪起來，也只能針對我，不會牽連孔家莊……」

「賢侄，眞難為你一片孝心，」孔孝仁十分感動：「我果然沒有看錯你……」

一頓，關注問：「你這個辦法當然很好，只是你憑一人之力殺得了他們？」

「我有信心。」

「我知道你劍法高超，」孔孝仁說：「但你不是敗在南宮雪手裡嗎？」

「我沒有敗在她手裡，」西門雨緩緩道：「我其實可以擊敗她，我只不過不想傷害她，免得事態擴大，因而手下留情才被她制住的……」

「原來如此，」孔孝仁恍然道：「我就奇怪你怎麼會敗給她呢？」

「如何？」西門雨沉聲問：「世伯是否同意讓我一個人前去？」

孔孝仁搖搖頭。

「世伯對小侄沒信心？」西門雨凝聲道：「就算我無法殺死他們三個，殺一兩個總是沒問題的，到時對世伯來說壓力便減輕許多了，不是嗎？」

「我知道，但我還是不能答應……」

「爲什麼？」

「因爲我不想冒險，」孔孝仁忽輕拍他的肩胛：「我已經失去了大義，我不能再失去你！」

「世伯……」西門雨沉重的心胸忽湧起一陣波濤，他喉間似被重物梗住，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想不到孔孝仁眞的愛他如子！

他長吸了一口氣，平抑心中的激動，緩緩道：「世伯，您如此厚愛小侄，我如果向您提出一個要求，您肯答應嗎？」

「我幾時拒絕過你的要求？」孔孝仁慈藹一笑：「傻小子，你說吧。」

西門雨一字一句道：「小侄保証一定殺死兇手爲大義報仇，但別再牽連無辜，我的意思是放過南宮雪與孟西野……」

「我也不想索連無辜，」孔孝仁苦澀道：「但南宮雪與孟西野若不殺，那孔家多年來所維繫保持的聲譽豈非會毀於一旦？」

西門雨咬了咬牙，忽然說：「世伯，其實這件事之所以會發生，您不認爲您與大義要負相當責任嗎？您不該唆使大義拋棄彭笑梅……」

「賢侄，你……」

「世伯，愚侄是實話實說，」西門雨索性說下去：「您不該再死抱古老而過時的教條，否則將來您的子孫還會發生無可彌補的悲劇！」

孔孝仁瞠目結舌。

他料不到西門雨竟會對他說這種話，他一向對自己非常順從的。

「禮教不是絕對的，也絕不是不變的，」西門雨語調深沉：「死守祖宗遺訓而不懂得變通，其實是世上最不屑、最無能的子孫……世伯，您爲了祖宗遺訓而毀了大義與彭笑梅……」

「住口！」孔孝仁氣得面色發青：「不准你再說了！」

「不，我要說！」西門雨不肯住口：「既然您把我當作兒子一樣看待，我就必須把心底話告訴您，如果我是您，我只殺彭笑梅，因爲她報復的手段太殘忍，不足爲訓，應該得到懲戒，但孔家也應該面對現實，勇於承認錯誤，重新做起，不可一錯再錯……」

「你……」孔孝仁想大聲喝叱他，又怕被後面的朱總管聽到，只好咬牙不語。

他憤怒異常！

忽然，他心中一動，脫口道：「南宮雪能從你手中搶走兇手，是你故意讓她的？」

到此地步，西門雨也不想瞞事實了：「不錯，是我故意讓她的。」

「你，」孔孝仁盯住他，緩緩問：「你……你喜歡她？」

「我是喜歡她。」西門雨用力點了一下頭，忽又歎聲道：「世伯，我喜歡她是另外一回事，我本想隱瞞您的，我會設法偷偷讓她逃走，比方我可以假裝敗在她手裡……而我現在之所以要明說，是因爲世伯您眞心愛護我，所以我不想隱瞞您，我是絕不會殺南宮雪的。而且就算我不喜歡南宮雪，我想我也會勸阻您別牽累無辜，我不願看到您一錯再錯……」

「你眞是不肯殺南宮雪？」孔孝仁憤怒的瞪住他。

「不肯！」西門雨回答得斬鐵截鐵。

「好！」孔孝仁忽然說：「那你走吧，我也不勉强你，這件事你也就別管了！」

「我不走。」西門雨搖搖頭。

孔孝仁楞了楞：「你既不肯帮我殺人，又不肯離去，究竟你想怎樣？」

一頓，忽冷冷道：「莫非，你怕我殺了南宮雪，所以你想跟著來對付我？」

「不，」西門雨沉聲道：「我是跟著來保護世伯您的。」

「什麼意思？」孔孝仁哼了哼。

「老實說，」西門雨緩緩道：「我已跟南宮雪交過手，不是我危言聳聽，孔家裏包括世伯您在內，沒有一個人是她的對手……」

「我有這麼多人……」

「我說過，人多未必有用，」西門雨打斷他的話：「何況她身邊還有孟西野與彭笑梅，他們也都非省油之燈，若眞要幹起來，他們三個或許未必能打贏你們這麼多人，但我想安全逃跑應無問題，若讓他們跑回金財神賭坊或孟家莊，您的機會更小了……」

孔孝仁瞪著他：「就算我不是南宮雪的對手，你爲什麼要保護我？我被她殺了，南宮雪便肯定能活命，對你來說……」

「不，」西門雨截斷他的說話：「我雖然不願她死，並不表示我願意見到世伯您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孔孝仁覺得自己一點都不了解他。

西門雨沉肅道：「我雖然喜歡她，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世伯的感情，您永遠是我的長輩！我不願你殺南宮雪，也同樣不願南宮雪殺您！」

「那你豈非成了兩頭蛇？」孔孝仁冷聲問。

西門雨苦笑：「人，在很多時候會身不由己的，畢竟這世上並無所謂絕對的忠、或絕對的奸，我只是夾在中間，見機行事吧……」

孔孝仁沉默了一下問：「你眞的不肯帮我殺南宮雪？」

西門雨沒有回答。

但他眸中的神色却比任何回答都要

來得清晰而鏗鏘有力！

孔孝仁望住他半晌，終於輕歎了一口氣：「既然你不肯帮我，那麼我得手的機會便減少了，南宮雪若逃走，孔家莊所面對的壓力肯定比面對一個彭笑梅要來得大得多了……」

他又是一歎：「形勢比人强，唉，賢侄，我就依你之見……」

「多謝世伯！」西門雨一臉激動之色，誠摯道：「世伯，您儘管放心，這件事情雖會對孔家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但小侄我絕不會因此而看不起孔家，我保証，我一定會比從前更尊敬您、更孝順您……」

孔孝仁苦澀的笑了笑，低啞問：「你一個人前去，眞有把握殺得了彭笑梅？南宮雪和孟西野肯定不會袖手旁觀……」

「世伯請放心，」西門雨此時此地，當然實話實說了：「南宮雪其實已經知道我在帮她，我一個人前去，她絕不會料到我會對彭笑梅出手，我肯定有得手的機會，我殺了彭笑梅，造成既定事實，她也莫可奈何，畢竟彭笑梅手段兇殘，我爲大義報仇是天經地義之事，她是聰明人，她自然瞭解這一點……」

孔孝仁低歎一聲：「原來你與她之間……唉，天意，一切是天意……賢侄，就依你的意思，我率人馬打道回府，你前去見機行事，若殺不了彭笑梅，也無須勉强，待你回來之後，我便照你先前之計劃入信五大門派、兩大堡與錢來爺、柳大少兩師徒，重新緝兇……」

西門雨感動得熱淚盈眶：「世伯，彭笑梅一心要殺寒山九豹報仇，寒山九豹今晚聚會，我會讓她先殺了他們再下手，畢竟寒山九豹是罪不可赦的，因此我至遲不會超過明日天亮以前，便將兇手之首級交到世伯面前，以祭大義在天之靈！」

孔孝仁默默的點了一下頭，一顆喪子之痛的淚水悄悄的掉了下來……

* * *

孔孝仁帶著孔家人馬回去了。

形勢比人强。

他知道他已殺不了南宮雪與孟西野——這當然是因爲西門雨的態度轉變所致。

所以孔孝仁只好痛苦而無奈的接受了冷冰而殘酷的「形勢比人强」。

從這點來看，孔孝仁實際上還是個「懂得進退」之人——這種人，無論是在崎嶇的人生路途上，或是兇險詭譎的江湖道路上，都是不容易失敗的。

* * *

一夜的奔騰廝殺，誰都會累，南宮雪、孟西野與彭笑梅自然也不例外。

可是他們並沒有去休息，因爲還有五個敵人還未前來受死。

他們三人此刻正在大廳中默默吃著早餐。

早餐是孟西野親自監視著大豹的廚子做的。他相當仔細謹慎，每道菜餚都要命廚子先嚐之外，還用銀針試過，確定無毒之後才敢食用。

早餐不錯，三齋兩葷一湯，另外有稀飯、豆漿、小籠飽與花捲。

南宮雪與孟西野是年輕人，而且體力消耗頗多，自然吃得多，彭笑梅雖然也是年輕人，她却吃得相當少——她看來並無胃口。

「人是鐵，飯是鋼，」南宮雪關注的望住她：「不多吃點怎行？」

「我不想吃，」彭笑梅只喝了一碗豆漿，吃了幾個小籠飽便擱下碗筷：「我只想那幾個人渣快快前來送死，趕快結束這件事……」

「會的，他們一定會來的，」南宮雪挾了一塊花捲放入她碟裡：「殺人要力氣，咱們必須塡飽肚子等他們來受死呀，不是嗎？」

「是呀，」孟西野低著頭把一碗熱稀飯喝得唏里嘩啦響：「這叫做以逸待勞嘛，彭姑娘，多吃點，吃飽了才有力氣啊！」

彭笑梅只是搖了一搖頭。

南宮雪張口欲言，忽然面色一緊，朝兩人打了一個眼色，低聲道：「點子來了！」

三個人立即放下了碗筷！

彭笑梅握住了身邊的劍柄……

南宮雪與孟西野凝神以待……

腳步聲漸近……

三人都眼露疑惑之色——他們聽出那輕盈靈敏的奔馳聲不像是人的腳步聲，也不像是車輪馬蹄聲。

那究竟是什麼聲音？

彭笑梅黑紗下那對冷眸忽射出一股緊張而驚喜的神色！

她好像是在期待？

南宮雪與孟西野更疑惑了……

驀然，腳步聲已急急來到庭外大門外面，而且傳來急促的狗吠聲！

「是小黑！」彭笑梅人已撲了出去！

「小黑？什麼小黑？」孟西野也跟著跑了出去，側首問南宮雪。

「就是那隻大黑狗呀！」南宮雪一臉興奮之色：「牠原來沒死去，而且竟能找到這裡來……」

* * *

彭笑梅一打開大門，那條大黑狗立即撲進她懷裡！

「小黑！」彭笑梅緊緊抱住牠，眸中的淚水早已飛奔狂流。

「汪！汪！」大黑狗的尾巴搖動得像一隻小風車，瘋狂的舔著彭笑梅渾圓的下巴、頸子……

人狗相見，竟如此感人！

南宮雪眼眸濕潤……

孟西野心頭澎湃不已……

「牠怎麼知道牠的主人在這裡？」孟西野十分詫異：「牠是怎麼找到這裡來的？」

「鼻子呀，」南宮雪含淚笑說：「難道你不知道狗的鼻子是世上最靈敏？」

「說的是！」孟西野忽然輕嘆一聲：「我也眞希望有牠那一副靈敏的鼻子。」

「幹什麼？」

「如此一來，」孟西野一臉認眞：「無論妳跑那裡去，我都可以找到妳呀，不是嗎？」

「去你的，」南宮雪嬌瞪了他一眼：「我才不稀罕你這條大笨狗！」

這時，彭笑梅已抱著大黑狗進入廳裡，急不及待的餵牠進食……

南宮雪轉身欲關上大門，忽見門口正立著一條人影，立刻機警的手按劍柄！

孟西野也警覺到了，他倏然翻身喝問：「誰？報上名來！」

「是我，西門雨。」

* * *

西門雨神態從容的走了進來，順手把大門關上，轉目回望了一下環境：「嘩，這裡眞不錯，幽秘隱絕，要不是有大黑狗帶路，還眞不容易找到哪。」

南宮雪呼了一口氣：「原來是你，我還以爲是鬼呢，無聲無息的，差點嚇死我……」

西門雨也凝視著她，含笑道：「我運氣很好，妳不讓我來，偏有大黑狗帮忙，有牠帶路，十八尖山這麼大，却不廢吹灰之力便找到……」

「你一個人？」孟西野眼裡有敵意。

「當然是我一個人，」西門雨瀟洒的笑了笑：「孟老弟以爲我會帶人來？」

「你來幹什麼？」

「跟你一樣，帮她嘛……」

一頓，微睨著他淡淡補上一句：「怎麼？普天之下只有你孟西野能帮南宮雪，難道我西門雨就不能帮她？我和南宮雪可也是朋友呀。」

「你的好意我心領，」南宮雪感激的望住他：「可是你的立場不同，你如何向孔家莊交待呀？我不想令你難做人……」

「做人本來就很難，」西門雨淡淡道：「我自有辦法向孔家交待，那是我的事情，妳不用替我操心……哦，寒山九豹那班人渣還有幾個沒來送死？」

「五個。」南宮雪說。

「好，」西門雨笑咪咪的說：「總算我沒來遲，我還有機會帮妳……」

一頓，忽發現南宮雪臉頰微腫，又見她足踝用白巾包紮著，關注道：「妳怎地搞成這副樣子？」

「受了點小傷吧了……」

「看嘛，寒山九豹雖非大人物，可是也非省油燈，」西門雨凝聲道：「放心，有我西門雨在這裡，絕不會讓那班人渣傷著妳南宮雪一根毫毛！」

南宮雪苦笑了一下，她知道是趕不走他了，於是問：「你吃過早餐了沒有？」

「沒有，」西門雨搖搖頭：「跟著那條大黑狗在山中轉了半夜，那有東西吃？」

「那快進去吃吧，」南宮雪招呼他：「廳裡飯菜還熱著。」

「妳眞好，居然還留東西給我吃，果然是我的好朋友。」西門雨含笑走進廳裡。

南宮雪走了兩步，忽見孟西野站在那裡不動，不禁走回來問他：「你怎不進去？」

「我吃飽啦！」

「吃飽也別站在這裡吹風呀。」

「我討厭見到那傢伙！」孟西野一臉不悅之色：「與其跟他坐在廳裡，我寧可站在外面吹風……」

「爲什麼？」南宮雪柔聲問：「是不是記恨他打了你一拳一脚？」

孟西野沒應聲。

「這也不能怪他，」南宮雪安慰他說：「當時大家立場不同，各爲其主，他出手傷你，不僅是自衞，實際上還是理所當然……」

「我不是爲這個原因。」

「那你是什麼原因？」

孟西野鄙夷的瞪著西門雨走向廳裡的背影：「我討厭見到他那種色相！」

「色相？」南宮雪楞住：「什麼色相？」

孟西野望住她：「妳不覺得他望住妳說話時那副樣子很令人討厭嗎？」

「我沒有這個感覺呀。」南宮雪又是一楞：「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反正，」孟西野轉過身子，冷冷道：「我不想跟他一起就是了！」

南宮雪忽輕歎了一口氣。

她總算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

她看到了孟西野眼裡有嫉妒之色。

——他原來在吃醋。

南宮雪一下子不知該如何是好。

「你不進去，我可要進去了。」

「那妳就進去吧！」

南宮雪走了兩步，見孟西野眞的不肯進來，不知怎的，心中忽昇起一股不忍，又走回他身邊……

「怎又不進去了？」孟西野睨了她一眼。

南宮雪聳聳肩：「看你一個人孤零零在這裡，我只好留下來陪你啦。」

孟西野立刻轉顏而笑。

「喏，南宮雪，」孟西野拉住她說：「這裡空氣好，鳥鳴不絕於耳，花圃又這麼美，在這裡不是很好嘛？來，咱們到那棵松樹下的石櫈上坐下……」

「我可先告訴你，」南宮雪說：「我只陪你坐一會，人家西門雨也是我的朋友，我撇下他不管，人家可會說我不懂禮貌哪！」

* * *

西門雨一跨進大廳時，正在吃著東西的大黑狗立刻像箭般的撲向他！

彭笑梅立刻冷叱一聲：「小黑，回來！」

大黑狗果然跑回她身邊，但兩隻眼睛却充滿著敵意的瞪視著他。

西門雨輕歎了一口氣：「果然是一條靈犬，牠好像知道我是來殺妳的……」

「放心，」彭笑梅眸光肅冷：「只要我殺完了那五個人渣，我自會獻上我的人頭讓你回去向孔家莊交差，絕不會爲難任何人！」

西門雨怔住！

彭笑梅不再說話，也不再看他，專心的餵著大黑狗……

西門雨靜靜的望住她，心中波濤起伏不已，良久，沉歎了一口氣道：「彭姑娘，放心，我會帮妳完成復仇心願！」

說完，他便轉身走出去。

南宮雪見他走前來，便迎上去說：「我和孟西野留在這裡等敵人，讓你可以安心吃早餐，你怎麼恁快便吃完了？」

「我沒吃。」西門雨苦澀一笑。

「爲什麼？」

「沒胃口，」西門雨輕歎了一口氣：「面對那個不幸的女人，我實在沒心情吃……」

南宮雪也歎氣道：「任何人知道了她的遭遇，肯定會難過的吃不下東西……」

一頓，凝眸問：「不吃不行的，喏，我陪你進去吧……」

南宮雪話落一半，倏然住口！

孟西野也突然從石凳上站了起來！

因爲他們聽見了一陣輕微的馬蹄車輪聲向這裡緩緩靠近……

「人渣來了！」南宮雪壓著嗓子。

「讓我來，」西門雨低聲道：「我方才已答應她爲她清除那堆人渣……」

「記得留活口呀……」

「我省得，我當然會留給她最後一劍，讓她親手報仇的！」

車輪馬蹄聲已在大門口外停住。

隨即聽得有人擂門：「開門呀！老六、老七、老八來啦！」

嘩，一下子來了三個！

* * *

老六、老七、老八顯然住得較遠，三人結伴趕夜車自然頗爲倦累，當他們一臉惺忪的叫開門時，一抹冷冷的劍光倏地像一抹寒冷的秋風掠過他們的脖子！

當西門雨的長劍回鞘之時，那三個人也正好仰跌於地，頸項間的鮮血汩汩而流，可又偏偏讓他們還有一口氣在，一下子死不過去……

——少一分力敵人不足以倒下，多一分力敵人便立刻斷氣！

這種神奇劍法，南宮雪看得目瞪口呆，忍不住脫口讚道：「好劍法！眞是絕好劍法！怪不得那死花花讚你是天下第二劍……」

* * *

孔孝仁回到孔家莊已心力交瘁。

特別是見到愛子孔大義之靈堂時，忍不住悲從中來，掩面大哭：「義兒，義兒……你死得好慘，爹一定爲你報仇……」

哭了一陣，在衆人的攙扶下進入房中安歇。

一直睡到午後，朱總管忽來叫醒他：「啓稟老爺，狄老爺子，狄小侯的父親『飛將軍』已率着快速騎兵前來敝莊……」

孔孝仁立即翻身下床。

* * *

狄家幾代以來一直是朝庭命官，到了狄飛手裡，因犯了一個錯誤被罷官去職，只保留世襲侯爵之空銜。狄飛年事已高，不過身手却相當猛勇靈活，一直到今天仍練功不綴，特別是早年訓練了一批行動快速勇猛的近身部隊，據說能日行一千五百里，速度之快，爲世所罕見。

這或許是誇大的傳說，但他甫一接孔家的飛鴿傳書，知悉愛子狄小侯死訊時，立刻率領部隊秉夜起程，馬不停蹄的趕來，竟然在一天之內趕抵孔家莊，足以証明當年他震驚江湖的「飛將軍」美號並非浪得虛名，怪不得他現在仍以「老廉頗」自許。

孔孝仁帶領他去見狄小侯與蔡大聲的屍身時，狄飛當場老淚縱橫，悲慟不己：「兒子呀！你死得好慘呀！世上居然有如此兇殘的兇手，爲父一定會替你報仇，將兇手碎屍萬段！」

不知是他秉程趕路，抑或悲傷過度，竟當場不支昏倒！

——白髮人送黑髮人，有幾個人受得了？

* * *

潔淨豪華的上等賓客房，面對面的坐著兩個淚流滿面的老人。

狄飛與孔孝仁。

——孔孝仁只是輩份老，年紀並不老，不過是四十幾歲的壯年漢子，只因驟失愛子，沉痛的打擊令他一夜間老了許多，看上去也像極垂垂老人，令人心酸。

他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將孔大義、狄小侯與蔡大聲被殺的經過，以及前因後果述說給狄飛聽……

狄飛本是非常悲憤，但一聽狄小侯曾與孔大義串通迷姦彭笑梅，並因爲欲迷姦南宮雪而慘死在彭笑梅劍下，悲憤的心情變得又驚又駭！

「小侯與大義眞的做出那種事？」狄飛吃驚異常的問孔孝仁。

「我也沒親眼看見，」孔孝仁沉歎一聲，「不過兇手總不會無緣無故栽贜誣賴，特別是她拚死也要殺寒山九豹，看來是不假的了……」

「這還得了！」狄飛面色急速變幻：「這事情如果傳開去，咱們狄、孔兩家日後在江湖上還有面目見人嗎？非得快快殺死兇手不可！」

「兇手是一定跑不了，她肯定只有死路一條，」孔孝仁苦澀一笑：「問題是兇手雖死，這件醜聞仍會傳出去……」

「爲什麼？」

「別忘記還有南宮雪和孟西野也知道這件秘密呀，如何掩藏得住？」

「南宮雪與孟西野？」狄飛嗤聲道：「他們兩個是什麼東西？一起幹掉不就了結嗎？」

「狄老您久居江南，且久不問江湖事，你有所不知了，」孔孝仁苦澀道：「那兩個傢伙可是大有來頭，特別是南宮雪她……」

孔孝仁將南宮雪與孟西野的身世背景，以及若殺了他們可能發生的利害關係陳述給狄飛聽……

「在這節骨眼上，」狄飛沉聲道：「那還顧得了什麼後果，先殺了再說，到時我們大可說他們協助兇手，而咱們爲了自衞，逼於無奈才殺了他們，死無對証，錢、孟兩家又能怎樣？若然要火併也跟他們拚了，怕什麼？難道咱們狄、孔兩家是紙老虎、跛脚鴨不成？」

「錢、孟兩家或許不足畏，」孔孝仁苦笑：「但一個柳花花恐非是咱們惹得起的……」

「柳花花？」狄飛一怔：「怎會牽扯到他？」

「他不但是錢來爺的徒弟，而且和南宮雪還有極密切關係，」孔孝仁語音極沉：「你一定知道，柳花花若插手，飛鷹堡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他和飛鷹堡堡主

司馬如虹親如父子，飛鷹堡一出來，誰擋得住？」

狄飛面色沉重。

停了一下，他問：「那現在錢、孟兩家與柳花花知不知道這件事？」

「應該知道了，現在的江湖消息快得很，只怕大家都知道啦。」

「不，」狄飛說：「我是指南宮雪與孟西野帮助兇手在十八尖山狙殺寒山九豹的事。」

「還不知道，」孔孝仁說：「別說是錢、孟兩家人還不知道，即連南宮雪的酒樓裡的上上下下都還不知道她介入此事哩……事實上，這件事只有孔家莊的人知道，但也只知道一半，寒山九豹之種種內幕一概不知，我還未將消息公佈……」

「那就好了，」狄飛道：「那你爲何不先殺了他們再說呢？」

「我本來是這樣打算的，」孔孝仁歎氣道：「只因爲我那個世侄西門雨從中作梗……」

「西門雨？」

「狄老，容我詳細說與您聽……」

* *

「人渣」原本只剩兩個，吃過午飯後，又來了一個，那傢伙一進門，西門雨沒殺他，不過他把劍尖抵住他的喉結，他動也不能動，彭笑梅比踩死一隻螞蟻還要容易的結果了他！

敵人只剩下最後一個。

相信很快便會來到了。

流血將結束。

* * *

「西門雨擺明要袒護南宮雪，孔家雖人多，肯定殺不了他們，」孔孝仁苦笑道：「一個南宮雪加上孟西野與那名兇手，本就極爲棘手，再加上一個西門雨，肯定沒機會了，狄老一定知道，我那個世侄正是鼎鼎大名的『天下第二劍』……」

「那個小王八羔子居然吃裡扒外，恩將仇報！」狄飛恨恨道。

「形勢比人强，」孔孝仁無奈一歎：「也不能說他毫無情義的，他最起碼還帮我緝兇呀。」

狄飛沉肅道：「兇手雖可找到，但咱們兩家的名譽呢？怎麼辦？」

「有什麼辦法？」孔孝仁苦澀的抿了抿咀：「只有從頭幹起啦！」

「我不幹！」狄飛霍然拍桌而起，一雙老眼閃過一絲精芒：「無論如何要殺了他們滅口，先殺了再說，孔莊主，走！別怕，老夫帶了三十名精銳快騎，他們個個驍勇善戰，武功過人，定可殺了他們！」

一頓，瞇眼咬牙：「如果西門雨胆敢硬要橫插一手的話，一併幹了他！」

「萬一，」孔孝仁面現猶疑之色：「萬一讓他逃脫，咱們可要面對……」

「錢、孟兩家不足畏！」

「柳大少與飛鷹堡呢？」

「到時我自會請出『冷星堡』出面，當今武林唯一能與飛鷹堡匹敵對抗的只有冷星堡，不是嗎？」狄飛握緊著拳頭，顯然已下定了決心。

「冷星堡肯出面嗎？」

「會的，」狄飛沉聲道：「先父曾經對已過世的老堡主姬重生有援手之恩，現在堡主姬劍飛無論如何會賣狄家面子！」

一頓，凝聲問：「如何？去不去？」

「我……」

「你怕？」

「我……」孔孝仁面現難色：「我已經答應了西門雨……」

「笑話！」狄飛冷冷截口道：「他都不管你孔家名譽了，你還顧著他？」

「狄老有所不知，」孔孝仁嚅嚅道：「他的劍法實已到超凡入聖之境……」

「放屁！」狄飛人老氣不老，說話也粗：「再厲害也不過鳥一個，他厲害，老夫的鐵衞騎兵就不厲害嗎？還有你孔家莊上上下下百來人，難道都只是中看不中用的死人不成？」

孔孝仁低頭考慮。

狄飛冷冷睨著他：「時間寶貴，遲了等你想要只怕都來不及了哪！」

孔孝仁忽咬咬牙：「好！拚了！」

* * *

最後一個「人渣」是二豹。

他一進入大廳，一見到西門雨的劍尖向他飛來的時候，他也拚了！

然後不管他拚不拚，其命運結果對他來說並沒有分別——他依然難逃一死！

西門雨的劍尖穿過了他的肩骨，二豹慘嗥一聲，手中兵器已落地，一陣嗆啷響時，彭笑梅業已一劍斬去了他的罪惡之根！

血，流滿大廳。

南宮雪長長吐了一口氣：「流血終於可以結束了，那九個惡貫滿盈的傢伙都到地獄裡去聚會了！」

一頓，她對孟西野說：「馬車準備好了沒有？咱們得趕快離開這裡。」

孟西野回道：「準備好了。」

「咱們走吧，」南宮雪走向彭笑梅說：「讓我們護送妳到安全的地方去。」

「南宮雪，」彭笑梅忽然凝視著她說：「請妳照顧小黑……」

南宮雪一怔：「妳不帶牠走？」

話聲甫落，她忽見彭笑梅舉劍向脖子抹去，駭然變色，猛然撲前去，口中大叫道：「妳幹什麼？」

同一時間，站在她身邊的大黑狗也人立而起撲向她！

南宮雪慢了一步，並未奪去她手中的長劍。

但彭笑梅卻沒有死——大黑狗撲倒了她，她站立不穩，人跌了下去，劍也脫手了！

「幹什麼？」南宮雪一腳踢開長劍，用力按住她，大聲道：「妳爲什麼要尋死？妳還這麼年輕，爲何要做這種傻事？」

大黑狗跪在她身邊，拚命咬住她的衣服，咀裡不斷發出令人心惻的悲鳴，彷彿在懇求牠的主人不要拋下牠……

孟西野看得熱血沸騰，大聲道：「彭姑娘，妳的仇已報，恥辱仇怨也洗清了，爲何如此看不開？從前那麼艱難的日子都過了，現在卻……」

西門雨默默無語。

他本是抱著決心來殺她的，但一見那隻大黑狗竟跪著悲鳴，他心中十分難過，忍不住默默轉過身去……

「南宮雪，」彭笑梅緩緩站了起來，黑紗下那對冷眸一片平靜之色，語音也極爲安靜祥和：「妳應該知道，我一死什麼事都解決了，不是嗎？」

「妳還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南宮雪不明白：「仇都報了，妳不是可以重新過妳的新生嗎？」

「我如果不死，」彭笑梅淡淡道：「妳、孟西野、西門雨，特別是孟西野與西門雨，他們純粹是因爲妳南宮雪而帮我的，我若就此一走了之，他們將如何向孔家莊交待？」

「這妳不用管，他們自有辦法交待，」南宮雪大聲說：「妳如果死了，那當初我們又何必費盡心機救妳？豈非白辛苦一場？」

「不，」彭笑梅緩沉道：「你們帮我殺了那班畜牲人渣，我死也瞑目了……」

「不，」南宮雪驀然吼叫了起來：「我不讓妳死！我不准妳死！」

她倏然伸手點住她的軟痲穴，一把抱住她，然後對孟西野大聲道：「快備馬車！」

「南宮雪，」彭笑梅人雖不能動，口卻仍能說：「妳能制止我這一次不死，請問，妳能制止我幾次？十次？一百次？或是一輩子？」

南宮雪呆住！

她不禁想起了銀刀、杏子、忘佛高僧與百醉書生——他們都是自盡而死之人。

忘佛高僧與百醉書生，南宮雪是眼睜睜的看著他倆服毒自盡。

銀刀與杏子，却是假南宮雪之手而死的。

這些事實証明——一個眞正想死的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彭笑梅豈能例外？

南宮雪不禁悲從中來，抱著彭笑梅失聲痛哭：「妳別死，我南宮雪會照顧妳一輩子……」

「南宮雪，解開我的穴道，聽我說……」彭笑梅嗓子有些沙啞。

南宮雪只管哭，哭得像個淚人兒。

「別難過，」彭笑梅似被她哭得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語音微顫：「其實，就算孔家與狄家不追究我殺人之責，我也不想活在這世上了……」

「爲什麼？」南宮雪淚眼模糊的望住她。

「妳想，」彭笑梅眼中也有隱隱淚光：「如果妳親手殺死了妳一生中唯一最愛的人，妳還有勇氣活下去嗎？妳心中的陰影、創傷能褪去嗎？」

南宮雪垂淚沉歎。

她終於解開了她的穴道。

她知道她無論怎樣都無法挽救她的生命了！

「不要難過，」彭笑梅輕拭她的淚痕：「我活著，肯定只有無邊無際的痛苦伴著我，與其如此，爲何不讓我安安靜靜的死去呢？妳哭得如此傷心，叫我如何能平靜離去？」

南宮雪咬住唇，忍住淚，但眼淚却一顆顆的滾下來……

「南宮雪，」彭笑梅那蒼白的面頰已掛上一行淚珠：「我雖然遇人不淑，但在生命的盡頭却有幸認識妳這個朋友，老實說，我已死而無憾……」

南宮雪再也忍不住，她哇的一聲，掩面疾衝而出……

孟西野立刻追出去……

西門雨也想跟上去。

彭笑梅却叫住他：「我把人頭交給你了，多謝你帮我報仇……如果，你也能帮我照顧南宮雪的話，九泉之下我更會感激你的……」

西門雨星眸倏熱，他忍不住轉身。

一轉身，正好看到一抹血箭自她頸間急噴而起！

同時，他還看到了跪伏在她身邊的大黑狗驀地長鳴悲叫！

叫聲悽楚悲酸。

西門雨連忙別個頭去！

兩行熱淚已沾濕了他腮邊的鬍子……

* * *

南宮雪伏在一棵梧桐樹幹上痛哭失聲。

孟西野跟上來遞給她一條手帕，「南宮雪，妳別哭，妳哭得令我好難過……」

他輕輕把她攬在懷裡，南宮雪的淚水沾濕了他的胸襟……

這時，西門雨已捧抱著彭笑梅的屍體走出來，大黑狗悲鳴著跟在他脚邊……

驀然，一陣如雨點密集般的蹄聲驟地傳來！

* * *

狄飛與孔孝仁首先掠牆而入。

身後跟著翻進了一片密密痲痲的持刀拏劍的猛漢——三十名狄飛的精銳騎兵，以及百多名的孔家兒郎。

孔孝仁與狄飛一見西門雨抱著一具血屍，先是一愣，孔孝仁問道：「兇手死了？」

「是的，」西門雨望住她：「世伯，這件事情已結束了……」

「不！」狄飛冷冷道：「殺了南宮雪與孟西野，整個事件才算結束！」

西門雨暴然睜目：「你敢？」

「有何不敢？」狄飛大喝一聲：「大家上！」

西門雨陡然大吼：「誰敢上，我西門雨便對誰不客氣！」

「好小子！」狄飛也大吼著：「弟兄們，連他一起幹掉！」

他率先揮刀而出！

* * *

原本以爲一場流血已結束，誰知另外一場更大的流血才正開始哩。

南宮雪很精靈，她一見情形不對，立刻對孟西野與西門雨大喝一聲：「上屋頂！」

話聲中，她那美妙的嬌軀已射上了屋頂，孟西野立刻跟上！

西門雨則來不及跟進，他急急拋開彭笑梅的屍體時，狄飛那柄大刀已飛到

他的面門，他只好急急退回大廳裡！

南宮雪與孟西野躍上屋頂之後，敵人當然立刻追上來，他們已站在屋簷上以逸待勞，敵人撲上來仍在半空中時，他們便一劍刺死了敵人！

好狡猾的戰略。

但只見當先追擊上來的五名孔家狙擊手，竟幾個照面便被斬斃於屋簷下！

後面不知死活的敵人飛身縱起時，才發現他們脚未沾上屋頂時，南宮雪與孟西野已狠狠送他們去見閻王，只見血雨紛飛，哀號震耳，敵人亂成一片！

＊　＊　＊

西門雨驚險的閃過了狄飛的兩刀之後，人已退進了大廳，敵人也湧了進來，將他團團圍住！

大概孔孝仁與狄飛已言明在先，西門雨他不便殺，交由狄飛負責，因此屋裡的敵人全是狄家之快騎鐵衛，竟無一個是孔家之人。

狄飛昂然守住大門口。

他深信他一手培養訓練出來的三十名鐵衛快騎，肯定能將西門雨斬斃於地，只不過要付出代價吧了——也許要損失一半，至多不會超過三分二的鐵衛快騎。

這個代價誠然慘重，但值得的，畢竟對手是大名鼎鼎之天下第二劍哪。

可是他很快發現自己的如意算盤好像失準了——令他自傲滿足的鐵衛快騎一個個倒下去，已經死了一半之時，西門雨看來游刄有餘，一點也不吃力的樣子。

起先，狄飛站在門口，整整三十名的鐵衛快騎將西門雨圍住，因此狄飛無法看到西門雨出手，一直到死傷殆半之時，狄飛已隱約看見西門雨的劍法——

他實際上看不清他如何出劍，但有一點他是看見的，那就是西門雨每揮一劍，他那心愛的鐵衛快騎便至少有一名以上成了「死衛鬼騎」！

好厲害的劍法！

狄飛看得一陣心驚胆跳，他終於相信孔孝仁對西門雨的劍法的評語了——超凡入聖！

＊　＊　＊

孔孝仁也心驚胆跳。

他也終於相信西門雨的說法——人多未必有用。

因爲他雖然人多，可就沒有一個能靠近南宮雪與孟西野！

他們，特別是南宮雪，武功之高，劍法之快，完全超出孔孝仁的想像。

令孔孝仁震駭的是，南宮雪不僅劍法厲害，特別是實戰經驗豐富，毫無懼色，十分從容鎮定，殺敵像殺豬，殺得敵人一排排仆倒墜地！

孟西野或許不如南宮雪出色，但也絕不遜色到那裡，他似乎要在南宮雪面前表現自己，手上一把利刀使得淋漓盡緻，殺得敵人喊爹叫娘！

西門雨心繫南宮雪安危，一心一意要殺出重圍，因此出手又快又狠，毫不留情，不過盞茶工夫，狄家聞名江湖的鐵衛快騎竟只剩五名不到！

「西門雨！」狄飛熱血翻騰，狂吼一聲，人已瘋狂撲上！

人未到，手中刀鋒已風捲殘雲般的直劈西門雨面門！

好快的刀！

遺憾的是，比起西門雨的劍來仍嫌稍慢了一點——就只差一點點，他今生已註定永遠無法殺死西門雨，因爲西門雨冷而鋒利的劍尖已穿過他的咽喉！

他倒下去的時候，西門雨一個轉身迴旋，左右各一劍，剩下的四名鐵衛快騎也追隨他的主人榮歸西天矣！

好一個「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　＊　＊

「南宮雪，納命來！」吼聲揮劍的人正是孔孝仁的兩大貼身保鏢之一楚西霸。

他撲得很快，劍也揮得極猛。

但南宮雪却沒如他所願的納命給他，相反的，他却把自己的命交給了南宮雪——他一劍刺空之時，正想變招換式，南宮雪那如幽靈般無情的劍鋒，正從他左側空門刺來，正好一劍刺進了他的腰眼！

孔孝仁看得目眥欲裂！

他狂吼一聲想撲上去，却見朱總管朱喜已掄著一把利斧狂撲而上！

＊　＊　＊

朱喜撲向南宮雪時，孔孝仁的另一貼身保鏢陸大風已揮著一柄四尺八寸長的大刀，呼的一聲，山崩地裂的劈向孟西野腦心！

孟西野立刻舉刀迎上！

刀對刀。

孟西野的刀好像只有四尺長左右，比陸大風的刀要短了一些，而且刀身也要窄了一些，樣子也好像要「土」了一些，但有一點却强過陸大風——那就是他的刀要快了一點！

就是快了一點，陸大風今生也無法再用刀了，因爲他已成了一個死人——孟西野已一刀劈爛了他那顆如金瓜大的腦袋瓜兒！

腦血噴飛，在秋風中飄洒，令你以爲是楓葉飄零哩！

＊　＊　＊

陸大風滾下屋簷下時，南宮雪也正好一連閃過朱喜凌厲的五大斧。

他實際上還想劈出第六斧，甚至第七、第八……更多斧，只可惜他今生永無法再多劈出一斧，半斧都不行——因爲南宮雪已一劍穿過他的心臟！

朱喜沒有哀叫。

南宮雪這一劍竟快得讓他感覺不出心臟被穿過，一直到南宮雪的劍鋒抽出，他看見自己的身體忽像一個破了洞的水缸，鮮紅艷麗的血水噴得半天高之時，他才知道原來自己已經完了！

＊　＊　＊

孔孝仁差點昏死過去！

他想不到自己最得意的總管與兩大保鏢竟如此不堪一擊，不過眨眼間被送往鬼門關去！

他幾乎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他認爲他們太不中用！

所以他氣得差點昏死過去。

然而，就在他想撲身而上，不想南

宮雪却如狡狐般的凌空撲來之時，他立刻知道自己實際上也是不中用的——南宮雪那詭譎凌厲的一劍他無論如何也躲不過！

他面如死灰！

他已看到了死神正向他招手！

他已絕望的閉上眼睛！

眼看南宮雪那猶沾有熱而腥的血漬的劍鋒，即將無情冷酷的刺入孔孝仁高突的喉結之時，突聞一聲如焦雷般的喝聲傳來：「南宮雪，劍下留人！」

話聲中，一條頎長的人影已如激光火石般的急撲而來！

孔孝仁的身子被撞至了半天高！

一道鮮血也噴起了半天高！

血却不是自孔孝仁身上噴出，而是從急撲而來救他一命之人身上噴出——西門雨的左肩上噴出！

＊　＊　＊

「西門雨！」南宮雪花容失色的撲上前來，扶住西門雨搖搖欲墜的身形，倉皇道：「你，你傷得怎樣了，你……」

「不要緊，」西門雨忍住痛，「沒傷著骨頭，我還挺得住……」

這時，所有孔家的人馬停了下來，他們似是想不到西門雨竟會在此緊要關頭救了孔孝仁一命！

孔孝仁呆呆的望住他。

南宮雪一面爲他制住穴道，避免失血，一面疑惑問：「他帶狄家的人前來，連你都要殺，你爲何要救他，爲什麼？」

「因爲，」西門雨眼光誠摯的望住孔孝仁，一字一句的回答南宮雪：「他是我的長輩，他愛我如子，無論他做錯什麼事，我永遠尊敬他、孝順他……」

「孩子！」孔孝仁淚水陡然奪眶而出，他忍不住衝前來抱住西門雨，哭聲喃喃道：「孩子，原諒我，原諒我……」

「世伯，」西門雨也緊抱著他，語氣鏗鏘道：「相信我，不管孔家會變得怎樣，我保証一定會與您共渡難關，從頭做起，而且，我也保証會像大義一樣孝順您，請您相信我……」

「孩子，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孔孝仁的哭聲充滿著悲哀、慚愧、悔恨與喜悅。

一場流血廝殺眞的結束了。

但已染滿了整個十八尖山的山巔！

＊　＊　＊

孔家的人馬懷著哀傷的心情清理屍體之時，却發現彭笑梅的屍體不見了。

南宮雪在西門雨與孟西野的陪同下，找遍了整個山頭，都找不到——他們深信在混戰中，那條大黑狗啣走了彭笑梅。

＊　＊　＊

南宮雪拖著疲憊的身子，以及一顆十分複雜的心情來到金財神賭坊與她的家人共渡中秋佳節時，她把「彭笑梅事件」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錢來爺一家大小十分震驚。

「老爹，」南宮雪偎住他問：「如果當時孔家與狄家圍住您，或是火併起來，您會不會怪我沒顧慮到家人，罵我是個不孝女？」

「老爺我現在就怪妳！」錢來爺居然板起臉來，瞪住她說。

南宮雪怔住。

所有的錢家「皇親國戚」也都怔住。

錢來爺忽又緩緩的補上了一句：「妳居然會問那種問題，顯然是看扁了老爹我，簡直把我當成了怕事之人，妳說，我怎不怪妳呢？」

衆人哄然大笑。

南宮雪更是笑得見牙不見眼：「有你這種父親，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女兒！」

南宮雪又問：「爹啊，依您老人家看，大黑狗與彭笑梅的屍體怎會不見了？」

一旁的錢香兒搶著回答：「九妹，依八姐我看，彭笑梅的屍體肯定是被大黑狗啣走了！」

「我也是這樣想，」南宮雪點頭說：「但，大黑狗會將她啣去那裡呢？」

大家都答不出來。

南宮雪泫然欲泣，悲啞道：「那隻大黑狗通靈重義，彭笑梅一再囑咐我要照顧牠，若找不到牠，我只怕會一世心中難安……」

「我想，」錢來爺沉吟道：「狗是念舊的動物，或許牠仍在十八尖山……」

「十八尖山？」

「是的，就是彭笑梅第一次想自殺時碰見牠的地方，」錢來爺瞇著猪泡眼說：「彭笑梅與大黑狗初見是在十八尖山山脚下的一個隱蔽地方，爹明日派人去找，一定會帮妳找到，放心。」

「多謝老爹。」南宮雪剝了一塊紅嫣嫣的柚子肉塞進他咀裡。

＊　＊　＊

果然，次日傍晚在十八尖山山脚下一座密林裡找到了大黑狗與彭笑梅的屍體。

南宮雪聞訊趕來，欲將屍體帶走埋葬，大黑狗却咬住南宮雪的褲脚不讓她離去，南宮雪十分詫異：「小黑，你是不是想將你主人葬在此地？」

大黑狗似懂南宮雪的意思，竟放開南宮雪，並猛吠了幾聲。

南宮雪於是命人連夜埋葬彭笑梅，並爲她造了一座墳墓。

之後，南宮雪欲帶大黑狗回去，豈知大黑狗無論如何不肯跟她走，只是靜靜跪伏在主人墳前一動也不動，也不吃喝。

南宮雪無奈，只好天天趕來看牠，而且帶了很多食物來餵牠，可是牠却還是一口也不肯吃。

不知過了幾天，大黑狗竟就這樣活活餓死在彭笑梅墳前！

南宮雪十分傷心，徵得錢來爺的同意，含淚將牠與彭笑梅合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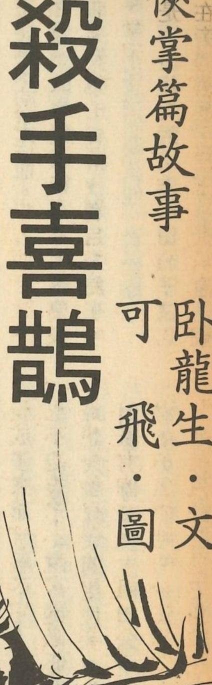
後人稱之爲「人犬墓」，據說一直到今天，每天到十八尖山晨跑早起之人，都會携香帶花去憑弔一番；甚至有人將靈犬當神一樣膜拜，聽說十分靈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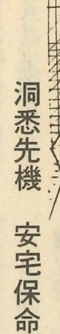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武俠掌篇故事

殺手喜鵲

臥龍生・文　可　飛・圖





洞悉先機

小啞女換上了乾淨的衣服，洗去臉上的汚泥，王總管驟覺眼前一亮，這個蓬首垢面的小姑娘、盥洗梳妝之後，竟是如此明艷照人，田公館中數十個丫環使女，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她。

王總管是江南水師提督田大人的親信，負責公館中的一切事務，保護夫人和公子的安全。

田夫人也是天生麗質，雖已四十多歲，但看上不過三十上下，風華仍盛，美人愛美，要求王總管，使田府中僱用的丫環、使女，盡量選擇美貌女子。

所以，田府中的丫頭、女僕，都有幾分姿色，田夫人不但銀子多得用不完，而且，也很大方，替那些丫環、使女們，作了很多好衣服，要她們打扮的整

安宅保命

整齊齊，天生幾分姿色，再加上美麗的衣裳，看上去每個人都很耀眼，所以，進入了田公館的內院後宅，簡直像進了美人國，捧茶的丫頭，掃地的使女，一個個都穿着剪裁合身的衣服，少女有少女的明媚，徐娘有徐娘的風韻。

田夫人雖然愛美，但治家的規矩很嚴，護守宅院的武士兵勇，只能止於前院，內宅後堂，不得涉足，能夠進入後院的，只有三個男人，田大人，田公子和王總管。

田大人軍務繁重，但只要能有一點空閑，就快馬趕回家去，看看各等年紀的美女，實是一件賞心樂事，可惜的是，只能看，不能碰，因爲田夫人給他一個很嚴格的閫令，賞花可以，採花不行，當然，這個賞花的尺度相當寬，攬美入懷，吃點胭脂口水，田夫人就睜一眼，閉一眼，但到此爲止，再要逾越，就受到嚴厲的阻止了。

田提督在夫人寬放緊收之下，逐漸的習慣這種生活，田夫人也因此控制住丈夫的心，數十年來，不論軍務如何忙碌，田提督都盡量抽時間回家來賞花自娛。田夫人另一個用心是，羣美競艷，也惕勵自己要注意保養，使青春常駐。

她非常瞭解妻以夫貴，所以，她全心全意的照顧這個男人，使他心無雜念，全力貫注在事業上。

果然，田提督的官聲非常好，沒沾染酒色的風聲，也沒娶個如夫人的打算。官場風順，不到二十年，位至一品公卿的水軍提督，統領全國水師。

其實呢？田提督眼中的風月場所，都是庸脂俗粉，那有家中的嬌妻、美婢動人。

再說田公子，已然十九歲了，單是照顧他生活起居的就有兩個丫頭，後院中有一個精緻的跨院，是田公子讀書的地方，幽靜巧雅，自成一個格局，如果田公子胡天胡地，盡可爲所欲爲，也許是田夫人爲了保持美麗，生了一男之後，就未有再育，對兒子有意的放縱，希望能早日爲田大人生幾個孫子，所以，不禁忌美婢使女們，接近公子，這些美麗的姑娘們，錦衣美食，個個清閒，能見到的男人，又非常之少，田大人不能碰，王總管一入後宅，就冷着一張臉，不見笑容，丫環使女們都很怕他，敬而遠之，能夠嬉鬧無忌的，只有田公子一個人，何況田公子年少英俊，人又非常的隨和，從不擺少爺的架子，這一來，就成了衆美婢追逐的對象，每個自覺有幾分姿色的年輕丫頭，一有空閑，就會跑到田公子讀書、休息的詠花小築，賣弄一番風情，送上一盤豆腐。

田公子來者照收，打情駡俏，手口並用，但却頗有文風，鬧的雖然瘋狂，却設防自限，適可而止，絕不會亂到床上，偷吃禁果，有幾個頗富心機的丫頭，估透了夫人的心意，存心獻身，希望能藍田種玉，少夫人撈不到，至少可以弄個如夫人的位置，這一生，就可以安享榮華富貴了，何況，田公子又英俊動人，文武全才，借着嬉鬧的機會，百般挑逗，但到了重要關頭，田公子却停手而去，別有用心的丫頭仍很失望，於是，就傳出了田公子不能人道的閑話……

王總管也聽到了這種傳說，大少爺日夜有美女爲伴，竟未出事，心中也有些納悶，找了兩個丫頭來分別查問，果然是問出了眞正的內情，這就使得王總管不能不佩服大少爺的定力，但也很担心事情眞的如傳言所說，千頃地中一根苗，如果田公子眞的不能人道，豈不是要斷了田家的香火、血脈？

但這種事不能對老爺、夫人說明白，也不能去問田公子。

所以，王總管決心調整一下田公子的生活，親自去找那些三姑六婆，告訴她們，田家要買一個丫環，人要漂亮、伶俐，但必須是不能說話的啞吧！聾、

啞三分痴，要選一個漂亮伶俐的啞巴，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但王總管不惜重金，這就忙壞了揚州城中不少三姑六婆，到處尋找漂亮、美麗，又是啞吧的少女。

也許是王總管出手很大方，不惜大把化銀子，不過半個月的時間，竟有人找到了這樣一個美麗的小啞女，天下之大，當眞是無奇不有了。

王總管呆呆的看着小啞女，竟似如飲醇酒一般，看的有點痴了，心中不停的在想，這丫頭美中帶媚，簡直是天生尤物，如若把她送入帝王的深宮，會不會像當年的武媚娘、楊貴妃一樣的、使皇帝也一見鍾情呢？

只是，可惜呀！如此美女，竟會是一個啞巴！是天妬紅顏？還是造化弄人。

王總管帶着小啞女，進入後宅，叩見田夫人；田夫人也有些震驚於小啞女的艷媚、亮麗。

她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已知道王總管的用心何在，不管在田家發生了什麼事，小啞女有口難言，也不會把秘密洩漏出去。點點頭，道：「叫她去伺候玉兒吧！」

玉兒就是田公子。

田玉見到小啞女時，也有些目眩神迷，但知道她天生啞疾後，忽然改變成一副端莊又和藹的神情，親自指點小啞女司墨、掌硯。

這是一份輕鬆的工作，田公子寫字時，她在旁邊磨墨，田玉一天只寫一個時辰的字，小啞女每天只工作不到一個時辰，餘下的都是空閑。

小啞女人雖是不能說話，却靈巧得很，很快就學會了掌硯司墨，大概是很感激他派給自己的工作，忍不住冲着田公子嫣然一笑。

笑的十分動人，笑的風情萬種，笑容裏，散發出强烈的誘惑力，田玉雖然在脂粉羣中成長，但也有着心神震蕩之感，急急別過頭去，道：「沒事了，妳去休息吧！」

小啞女點點頭退了出去。

田公子的生活突然間有了很大的轉變，不再和那些丫頭們嬉耍胡鬧，摟摟抱抱，而是規規矩矩的讀書練字，整個人，完全改變了，雖然有幾個丫頭不死心，跑來糾纏，但田少爺正襟危坐，不言不笑，幾個人糾纏不出一個結果，也就知難而退。

小啞女除了磨墨之外，很少到書房中去，田公子也從不叫她，就算在磨墨的時候，田公子也很少看她，似乎是有意的迴避。

鬧了這麼一個結果，大出了王總管的意外，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

田夫人雖然有些放縱兒子，但田玉變成了目不邪視的正人君子，作母親的也不能表示不悅，她私心中的期望，確是想先替兒子收房侍妾，生個孫子，對田家有個交代，但田公子這樣一個大轉變，不但使她的希望落空，也覺得奇怪，這就只好親自趕到詠花小築去，準備一查究竟。

田公子正在寫字，小啞女站在書案一側司墨，田公子全神貫注，連母親進入書房也未發覺。

過去，田玉的生活很隨便，幾個常和他耳鬢廝磨的丫頭，人到了，就推門而入，田玉生活雖然有了改變，但却拉不下臉來叱責她們，只好一本正經的端坐着，使她們自知沒趣，不再來糾纏，足足化了半個月的工夫，才使書房中平靜下來，但田公子的書房門禁，仍然不嚴，小啞女可以自由進出，其他的丫頭也一樣的來去自如，但田公子已養成了不爲所動的習慣，縱然感覺到有人進入了書房，但却能不聞不問，連看也不看一眼。

「玉兒，讀書、寫字雖然重要，但身體也很要緊，不要太累了。」

聽出是母親的聲音，田公子才放下筆，起身一揖，道：「不知母親駕到，未能遠迎，祈請恕罪。」

小啞女早已拜伏於地，田夫人却攔阻了兒子的大禮參拜，順便也扶起了小啞女，道：「玉兒，聽說你最近專注於詩書之上……」

「是啊！孩兒覺得已往整日胡鬧嬉耍，浪擲了大好光陰，一旦覺悟，十分懊惱，所以，專注於經書之上，全力以赴，希望有所補救……」

「原來如此……」田夫人點點頭，在一張檀木太師椅上坐下，道：「你今年幾歲了？」

玉兒怔了一怔，道：「再過三、四個月就是二十歲了……」田夫人回頭看時，小啞女早已退出了書房，輕輕吁一口氣，道：「你爹爹担任全國水師重任，軍務繁重，娘費盡了心力替他安排個舒適的家庭，希望他回家小息時，能夠疏解一下沉重壓力。」

「是！母親爲爹爹設想週到，爹爹對母親感激很深……」

「可是娘却感覺到有些對不起你爹，因爲，我沒能替他多生幾個兒子……」

「這……」

「唯一的補救的辦法，就是你早些成親，替你爹爹生養幾個孫子，玉兒，你爹官拜一品公侯，託土封疆，富貴已極，能使他高興的事，就是子孫綿延，承歡膝下……」

「可是，孩兒……」

「我知道你的眼界很高，找一個才貌雙全，又門當戶對的人家，一時間很不容易，但你可以先收一房侍妾，一方面照顧你的生活，如能先替田家生個兒孫，也算爲田門盡孝，寬慰你爹的憂懷，這方面，娘可替你作主。」

女人很奇怪，就算絕了後，也不願丈夫納妾，但對兒子却又是一番看待，多娶幾個兒媳婦，全不放在心上。

田玉苦笑一下，道：「娘的心意，兒已明白，明年會試，過了明年再說吧。」

田夫人道：「紅袖添香夜讀書，有人侍候你生活起居，娘才放心哪！玉兒，你看小啞女長得如何？」

「娘！她姿容絕世，不過，孩兒……」

「你喜歡就好，聽說這丫頭來了之後，你連生活都有很大的轉變，你放心吧！一切事娘吩咐王總管去辦，看個好日子，就替你們圓房。」

「娘！這個……」

田夫人接道：「別再推拖了，小啞女除了不會說話之外，艷麗無匹，唉！如此美女，竟是啞巴！眞是天妬紅顏，日後，娘會好好的待她，你也多憐惜她一些就是……」

田玉急的臉兒脹紅，但田夫人已不再理會，轉身而去。

田夫人性子急，立刻招來了王總管，告訴他選個黃道吉日，把小啞女收為玉兒的侍妾。

突如其來，王總管倒是有些怔住了，沉吟了一下，道：「夫人，這件事合適麼？小啞女雖然漂亮，但畢竟是一個啞巴！要不要先給總督大人稟告一下……」

「不用了，我會給他說明白，你只管吩咐下去，要他們準備，不能大宴賓客，但也不能太馬虎。」

王總管沉吟了一陣，道：「小啞女的身世，還未完全清楚，如被公子收作侍妾，就不便再仔細追查了，屬下的意思，不如把圓房的限期拖延一下，多給幾天時間，讓屬下追查小啞女的來歷，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田夫人奇道：「一個弱女子，出身貧門，賣身為婢，有什麼好追查的，但你既然提出來了，就給三天的時間吧！三天後給我回話，一面也要他們準備為公子圓房的事。」

王總管不便再多說了，一躬身，道：「屬下立刻去辦。」

他是田總督的親信，對主人非常忠實，果然出動人手。追查小啞女的來歷。

但王總管立刻遇到了極大的挫折，介紹小啞女的周嬤嬤忽然不見了，小啞女口不能言，無法盤問，線索中斷，忙了三天，理不出一點頭緒。

小啞女是王總管直接帶入府中的，要找一個代罪羔羊，也無從着手。

但王總管仔細的想了這件事，總覺得不大對勁。但又說不出那裏不對，也想不出籍口請夫人再延佳期，只好選了個黃道吉日，下令府中人手準備喜慶酒宴，自己却悄然溜入了詠花小築。

小啞女正在為田玉泡茶，府中的丫頭、使女們都早已聽得消息，有不少自負姿色的丫頭們暗中垂淚，想了好幾年，用了不少心機、手段，爭取的名位，却落在了一個進入府中不到一個月的啞女身上，但大事已定，只好強忍着痛苦，裝作沒事，不過，把照顧田公子的生活起居，都盡可能的推到小啞女的身上，她口不能言，但反應靈敏，比手劃脚一番，小啞女也能領悟個八九不離十，很自然的承担了照顧田玉的工作，小啞女忙了起來，別的丫頭們却更多空閒。

田玉心中很明白，但小啞女心思細緻，任何一件事都作的比別人好，田玉也就樂得不聞不問了。

小啞女不待田玉吩咐，也替王總管泡杯茶，就自行退了出去。

目睹小啞女如花春色，王總管暗暗嘆息一聲，忖道：「如此艷姝，誰人不愛，只怕公子早已動心了。」

心中轉着念頭，口裏却說道：「夫人早已下令準備喜宴，為少爺收妾的事，少爺早已知道了吧？」

田玉點點頭，道：「我娘的性格，外和內剛，她決定的事，很難更改，爹如大力反對，或可改變外，只怕王叔叔也無能為力了吧！」

王總管點點頭，道：「我知道，我只想明白少爺的眞正心意，她畢竟是一個啞女？少爺是否覺得太委屈。」

「委屈的不是我，而是喜鵲……」

「喜鵲，誰是喜鵲……」

「小啞女呀！」

「小啞女叫喜鵲，她……告訴少爺的……」王總管有點驚愕的問。

「是啊！我問她的姓名，她寫了喜鵲兩個字。」

「這名字有點怪……」王總管皺起了兩道濃眉，道：「不像是一般村姑的名字。」

田玉忽然微微一笑，道：「她也不像啞巴……」

王總管霍然站起，道：「少爺發現了什麼？」

「沒有……」田玉歎息一聲，道：「像喜鵲這樣的姑娘，要娶她該明媒正娶，收作妾侍，豈不是太委屈她！」

「少爺你說的是眞話麼？」

田玉點點頭，道：「算了，你管不了的，就算爹，也未必眞能管得住娘，你照娘的意思去辦吧。」

「少爺！我越想越覺得事情不對，我看，得去稟告總督大人……」

「太晚了，來不及啦！你不用再多事了，日子定在明天，是麼？」

「是的……少爺，夫人告訴你了？」

「沒有，我自己看出來的。」

王總管呆呆的看着田玉，道：「少爺，你很少在外面走動，但看起來，你像是經歷過很多風浪的人，知道很多的事情。」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王叔叔，你不用再費心了，你一插手，只怕會不可收拾，我自己會應付的……」說到後來，聲音低的勉可聽聞。

「少爺，我……」

田玉揮揮手，王總管只好退了下去。

離開了田少爺的書房，王總管突然有一種失落的感覺，鬧了半天，他還是未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

田少爺說得很含蓄，王總管聽的似懂非懂，好像是領悟到什麼？但如仔細的一想，却又是一片模糊，完全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

他忽然覺得自己是個很蠢的人，當個總管，已經是小才大用了，想不出一點頭緒，王總管只好遵命行事。

＊　＊　＊

小啞女換上了一身大紅衣服，田公子也穿上了長袍馬褂，沒有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結婚儀式，但却有一頓豐盛的喜宴，田夫人盛妝主持了這餐家筵，

小啞女就被送入了設在詠花小築的洞房中。小啞女一切都任人擺佈，沒有憂傷，也沒有快樂，好像這一切都是天命註定。洞房中紅燭高燒，小啞女靜靜的坐在座上，田公子坐在對面，呼息可聞，四目相注，直到紅燭將盡，夜入二更，兩人仍然對坐不動，不言不語。

這那裏像洞房之夜，倒像是個入定的老僧，在互較定力禪功。

田公子終於忍不住了，突然站起身子，長長吁一口氣，道：「喜鵲，妳還在等什麼了？」

小啞女淡淡一笑，緩緩站起，脫下一身大紅衣服，也脫去了肚兜，褻衣，展露出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胴體，慢慢的躺在床上。

但她的明亮的星目中，全沒有蕩漾的春情，而是一片冷厲的殺機。

在如此強烈的誘惑下，田公子竟然還把持得住，歎息一聲，道：「喜鵲，妳會說話的，為什麼不開口呢？」

喜鵲沒有回答，却擺出各種誘惑的動作，雙目中的殺機也隱失不見，代之而起的是一種企求的慾望，媚眼流波，田公子頓感到血行加速，慾念迅速在擴張，急急的閉上眼睛，不敢再看……

田公子突然感覺到穴道受制，來不及反應還擊時，人已暈了過去。

醒來，天已破曉，紅燭已盡，但妝枱上却燒燃着一盞油燈，田夫人送給小啞女的一隻翠玉鐲子，放在妝枱上，下面壓着一張素箋。

就燈光下看去，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娟秀的字跡，田公子立刻看出是喜鵲的手筆。

「我發過誓，如果有一個男人能在我的誘惑下不碰我一下，我可以饒他不死，你是我第一次饒恕的人，我想，也可能是我唯一饒恕的人了……我的任務失敗，我不知道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告訴你爹，要他到城東仙女廟去求見主持，要她親手畫一張安宅保命的符，奉在大廳上……你是個好男人，我如能不死，希望再見到你……小啞女留」

田公子看完了留書，就燈焚去，心中暗暗忖道：「開卷有益，想不到書上的故事，竟然眞有其事……」原來，田公子應付小啞女的手法，全由小說中得來的。

田總督答應了兒子的請求，親自紆尊降貴趕到仙女廟求見主持，那是個滿頭白髮的老道姑，田總督說明來意，老道姑呆了一下，才恢復正常，親手畫了一張安宅保命符，交給了田總督，果然，一家平安，田總督畢竟手握重兵，江湖人也惹不起……

＊　＊　＊

田公子花了十年的工夫，才探聽出事情眞相，仙女廟的主持，就是領導女殺手的首腦人物，但在田總督求到安宅保命符後，她就交了主持的法杖飄然而去。但田公子一直未查明白，什麼人僱用了殺手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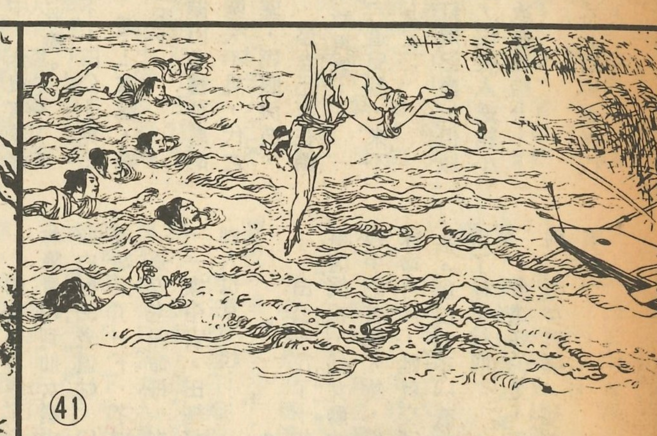
最遺憾的是，田公子一直未能再見到小啞女喜鵲，他試過各種方法，却沒有結果……

（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五

兩破童貫（二）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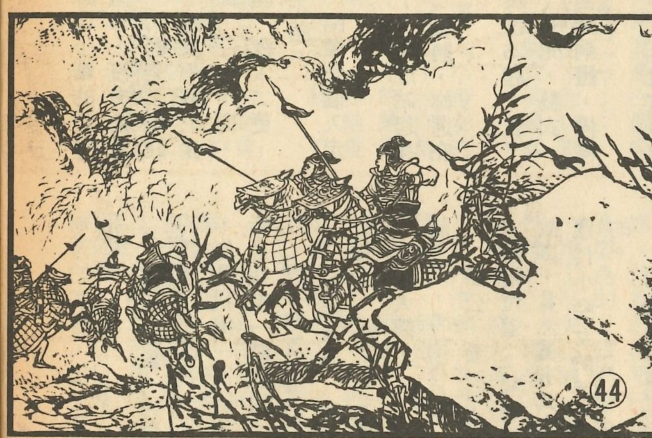
41　童貫聽了大怒，喝令馬軍放箭。這漁人呵呵大笑道：「那裏有軍馬來了！」把手一指，拋了蓑衣箬笠，翻身鑽到水底去了。



42　原來這漁人正是梁山好漢「浪裏白條」張順。他穿的蓑衣、戴的箬笠裏面都裹着銅片，所以箭矢不入。張順鑽入水底，用刀砍殺。那些軍漢一個個都沉下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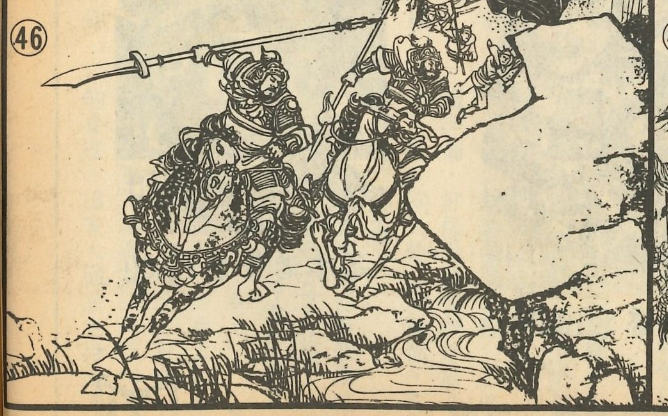
43　童貫正看得發呆，身邊一將道：「山頂上那面黃旗正在移動！」童貫看了，猜不着甚麼意思，就派三百鐵甲哨馬，分作兩隊，前去出哨，看個究竟。



44　兩隊鐵甲哨馬才到山前，隻聽蘆葦中一聲轟天雷炮飛起，立時火烟繚亂，不能前進。兩邊哨馬齊回來報道：「前面有伏兵！」



45　童貫聽了，大吃一驚。酆美、畢勝怕軍馬驚慌，亂了陣勢，急忙傳令：「如有先走的便斬！」這才算約束住了三軍人馬。



46　這時，梁山好漢朱同、雷橫，帶領五千人馬，殺聲震天，奔將過來。



47　童貫便命酆美、畢勝當先迎敵。畢勝拍馬挺槍，直取雷橫，雷橫也使槍來迎。兩馬相交，軍器並擧，約戰二十餘回合，不分勝負。



48　酆美見畢勝戰了許久，不能取勝，拍馬舞刀，前來助戰。朱同見了，大喝一聲，飛馬搶刀，來戰酆美。



49　四匹馬在陣前厮殺。童貫看呆了。忽然朱同、雷横賣個破綻，撥回馬頭，望本陣便走。酆美、畢勝拍馬舞刀，追將過去。童貫也帶了大軍，隨後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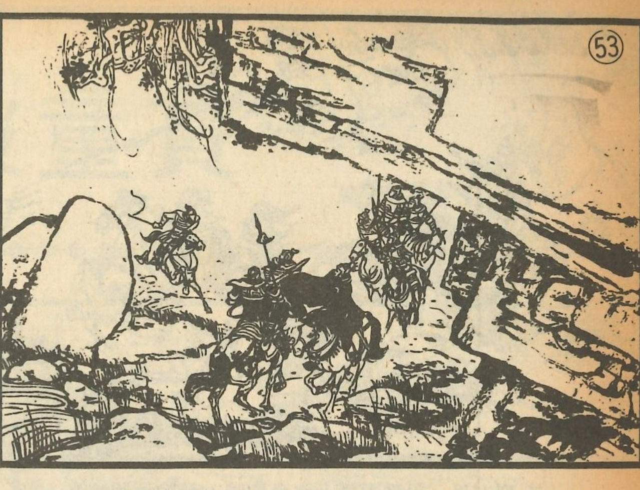
50　追到山後，只聽山頂上畫角齊鳴，前後兩個炮直轟起來。童貫知有伏兵，把軍馬勒住，不叫追趕。他抬頭察看，只見山頂上又閃出那面繡着「替天行道」的杏黃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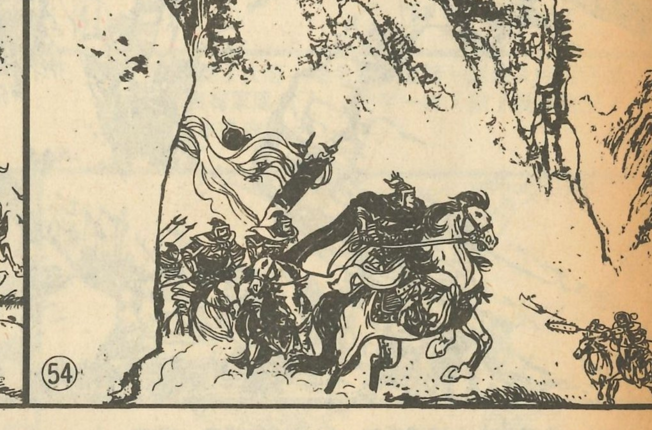
51　童貫再向山那邊看時，只見繡旗開處，爲首一人便是宋江；背後是吳用、公孫勝、花榮、徐寧等。



52　童貫見了，心中大怒，便催人馬上山捉拿宋江。忽然山頂上鼓樂喧天，衆好漢都面朝山下，大笑起來。



53　童貫受了戲弄，越是惱怒，不聽酆美勸阻，要親自殺上山去；正要行動，忽聽後軍吶喊起來。探子來報：「正西山後冲出一彪軍馬，把我後軍截爲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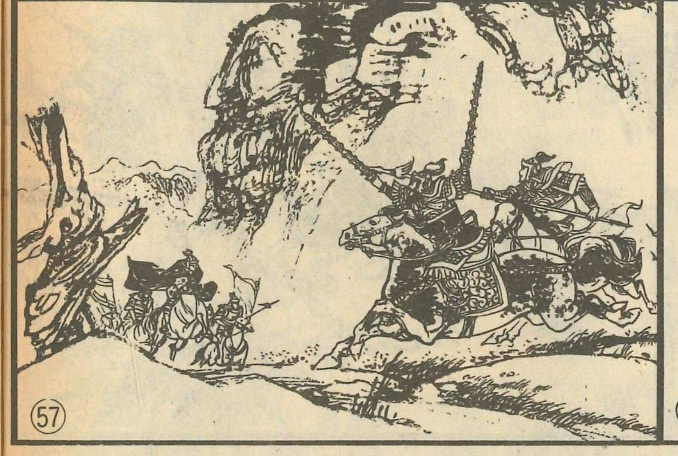


54　童貫大驚，帶了酆美、畢勝急忙回去救應。這時，東邊山後鼓聲响處，又殺出來一隊人馬，領兵大將是「霹靂火」秦明和「大刀」關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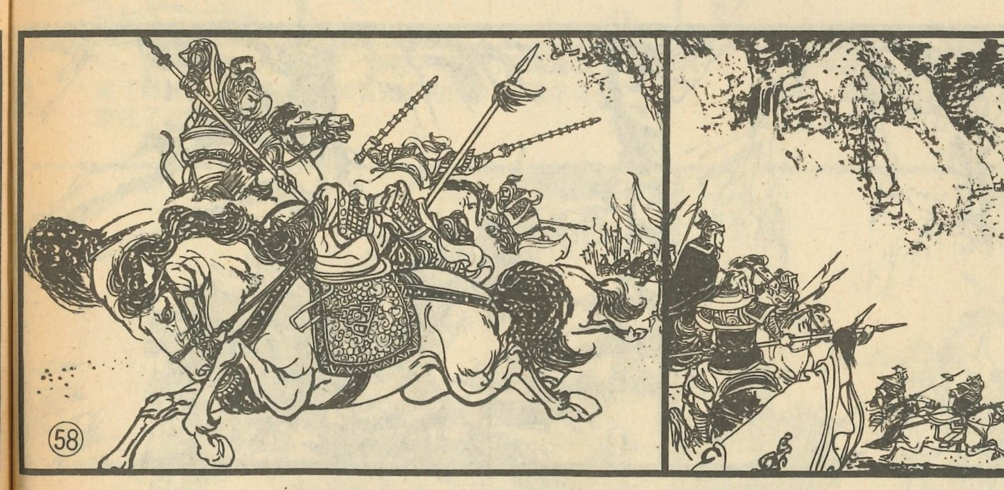
55　秦明、關勝二將攔住童貫，喝道：「童貫早納下首級！」童貫大怒，便差酆美來戰關勝，畢勝去戰秦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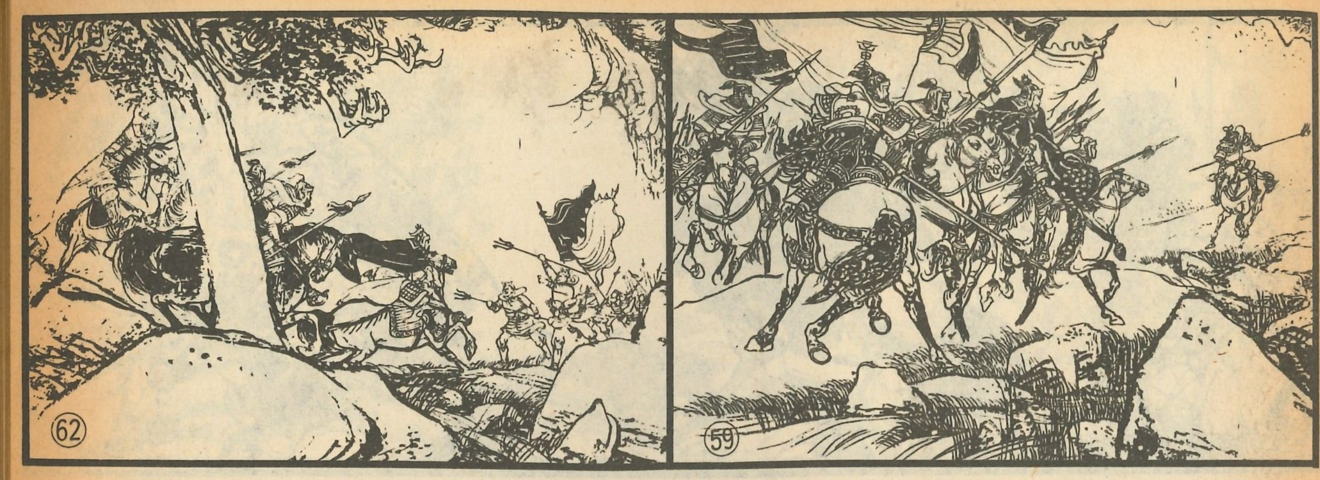
56　這時，後軍吃緊，童貫不敢久戰，急叫鳴金收兵，且戰且退。正退間，朱同、雷橫又引黃旗軍殺過來。兩下夾攻，童貫兵馬大亂。酆美、畢勝只得保護童貫逃命。



57　半路上又飛出一彪人馬，接着厮殺。那領兵將領，是「雙鞭」呼延灼和「豹子頭」林冲。二將在馬上喊道：「奸臣童貫，往哪里逃？還不下馬受死！」



58　官軍正先鋒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迎戰呼延灼；洳州都監馬萬里與林冲厮殺。馬萬里鬥不到數合，氣力不支，却待逃走，被林冲一矛戳在馬下。



59　段鵬舉見馬萬里被林冲戳死，無心戀戰，躲過呼延灼雙鞭，撥回馬便走。呼延灼奮勇趕將過來。



60　童貫見勢不對，只叫奪路突圍。這時前軍喊聲大起，迎頭又飛出一彪人馬，直殺入垓心，當先的是魯智深和武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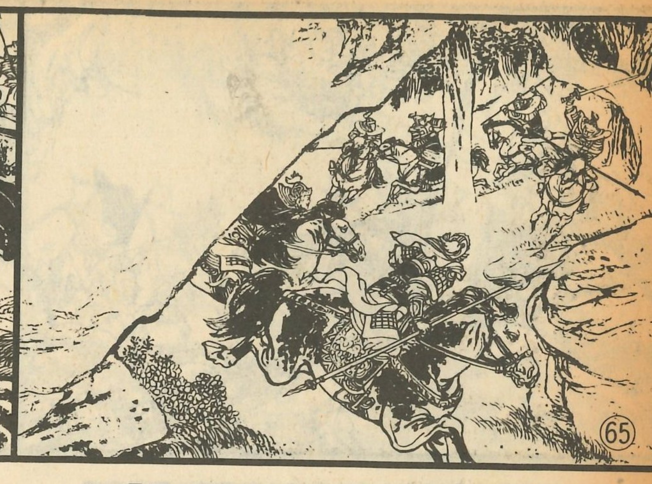
61　官軍人馬被圍在中心，四面沒有去路。酆美、畢勝保着童貫，奮力突圍，這才殺出一條血路，奔到山後。

62　敗軍在山後喘息未定，忽然炮聲又响，戰鼓齊鳴。解珍、解寶各拿三股鋼叉，率領一簇步兵，殺到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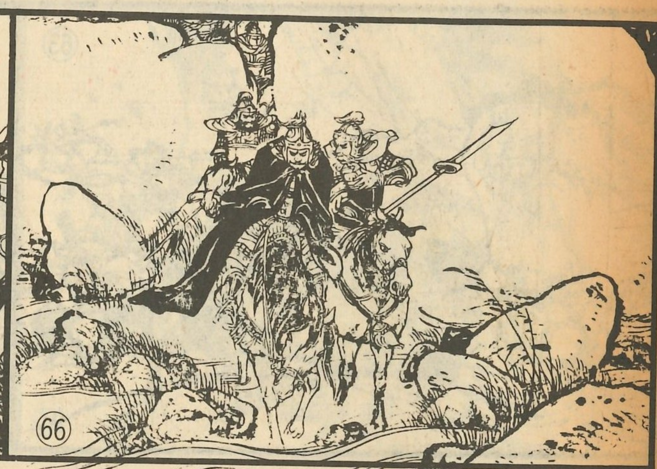
63　同時，又有五路馬步軍一齊追來，趕得官軍星落雲散。酆美、畢勝力保童貫突圍，路過唐州都監韓天麟、鄧州都監王義，四將並力作戰，殺出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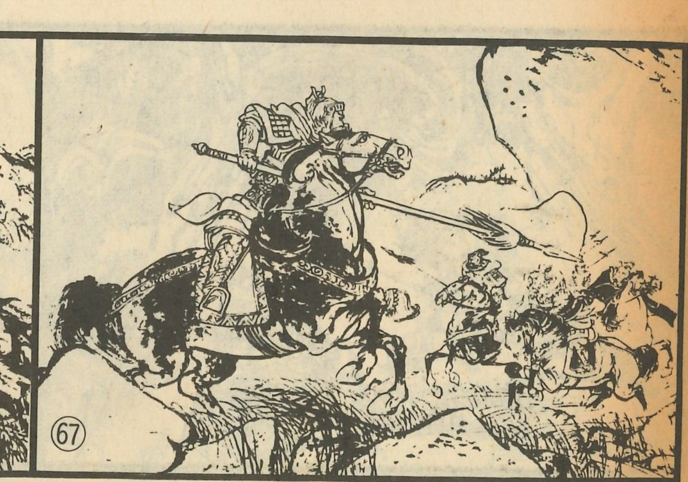
64　喘息未定，前面塵土起處，殺聲連天。梁山董平、索超二將，飛馬殺來。韓天麟、王義二將上前迎戰，被索超和董平一斧一槍，殺于馬下。



65　童貫一路敗退，到處都遇梁山伏兵。此時八州兵馬都監死亡淨盡，只剩下酆美、畢勝二將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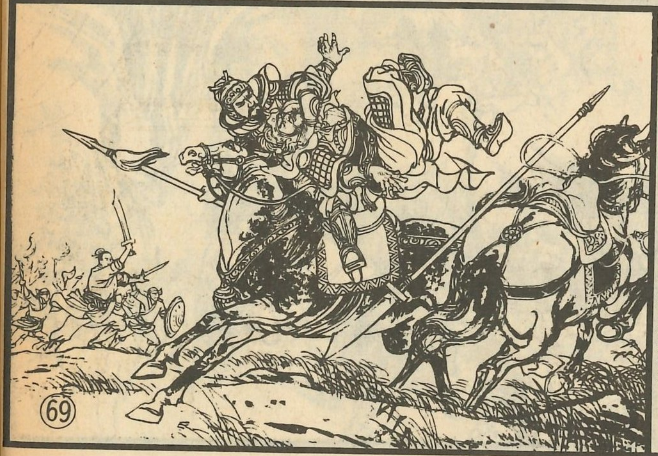
66　酆美見童貫嚇得面無人色，拍着胸脯自逞剛强道：「小將捨條性命，也要保住主帥。」他對畢勝說：「你且保主帥奪路回濟州，我留下斷後。」



67　話音未了，只聽四下喊聲齊起：「不要放走了童貫！」山鳴谷應。前面山坡一帶，火把不計其數；火把光中兩條好漢，拿着朴刀，引出一員騎白馬的大將，這人正是「玉麒麟」盧俊義。



68　盧俊義大喝一聲：「童貫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童貫急道：「誰去抵住？」酆美拍馬舞刀直奔盧俊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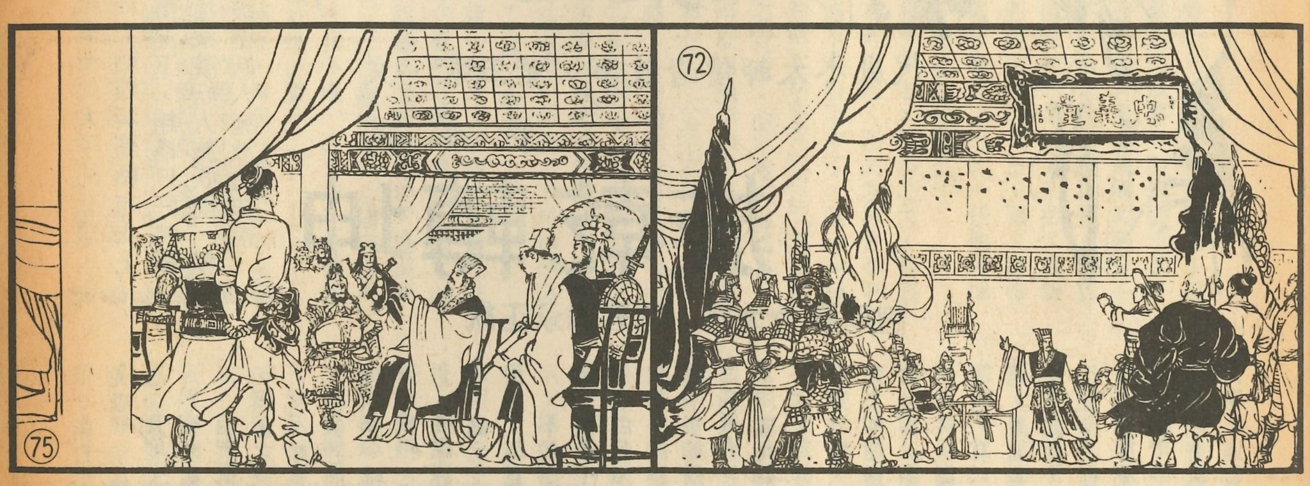
69　鬥不數合，盧俊義把槍一逼，搶入身去，劈腰提住酆美，一腳蹬開戰馬，把酆美活捉去了。



70　最後只剩畢勝和童貫逃出了重圍。他們不敢入濟州，引一些殘兵敗將，連夜逃奔東京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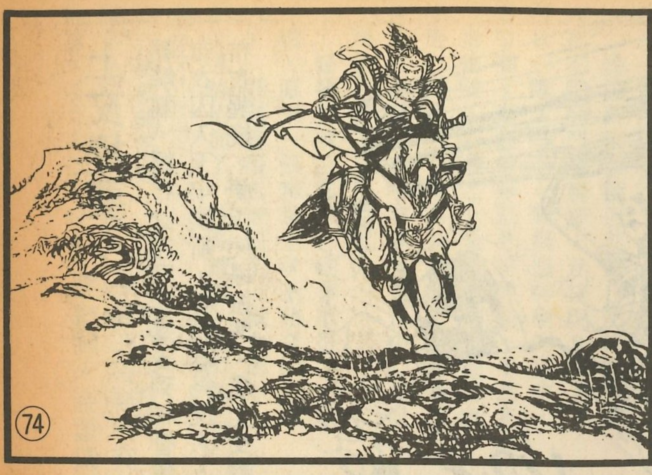
71　原來宋江對朝廷素懷歸順之心，不肯盡情追殺；他惟恐衆將要追捕童貫，火速差戴宗傳令，要衆頭領收拾軍馬，回山寨請功。



72　回到山寨，衆好漢齊集忠義堂上，裴宣展開功勞簿記功行賞。



73　酆美被盧俊義押解上來，跪在堂前。宋江見了，連忙親解其縛，說道：「宋江等本無異心，早想歸順朝廷，爲國家出力，却被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將軍回朝，善言解救……」



74　宋江留酆美在寨上住了兩日，備辦鞍馬，送下山去。酆美拜謝不殺之恩，直回東京去了。

75　吳用對宋江和衆頭領說：「官兵中了我十面埋伏之計，童貫大敗回去，朝廷必定再發兵來。需派人去東京探聽虛實，預作準備。」當下衆人推了戴宗和劉唐二人去東京。　（本段完）

下期預告

三敗高俅

敬請留意參閱

上文提要： 秦檜闖入金鑾殿，破壞了趙構册封太子的念頭，趙春在答辯中突然神智暈迷，趙鼎奏請賴布衣上朝解圍，賴布衣亦同樣遭受到神智暈迷，在此情況下，趙構只好將賴布衣囚入天牢候斬，貶趙春爲庶人……原來秦檜豢養妖人施妖術，賴布衣醒後，便指使楊振興、虞允文潛入秦府，破壞妖人施放的法術……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旋乾轉坤

趙構禪位大典　儲君繼承正統

虞允文微笑道：「露天午時，必有陽光普照，如吃饅頭，豈非照舊？一切稱心，實即一切照舊他便滿意矣！」

楊振興一聽，想了想也就豁然而悟，一拍大腿道：「是極！是極！果然是一切照舊之意！不料賴伯伯鎮靜如斯，命」夕亦有心思開這玩笑……既然如此，便依計而行可也！秦檜臥室，便在西南正中一幢尖頂樓下，賢弟速去行事！天將亮時，來此地會合可也！」

楊振興說罷，身子已飛掠而出。

虞允文認準東南正中那幢尖頂樓宇潛近，但見整幢樓宇皆無燈光，黑寂一片，不知秦檜臥室位於哪層。他吸一口氣，往上一縱身，躍上樓頂，輕輕揭起一塊白瓦，露出一縫，朝下探望，原來卻是一座神壇，神壇上面香煙繚繞，上供一隻如鼠如鳥的怪物，神壇下面，有二名僕人，守值輪流添香。

虞允文手捏兩粒瓦碎，打縫中運力一彈，瓦碎分前後激射而出，先後把兩名守壇僕人點射中昏穴，倒地不醒。虞允文即越窗而進，依賴布衣之計，在神壇供像怪物頭頂，用鐵釘捺入一張紙符。然後虞允文沿樓梯摸下，二樓地方甚大，有六處居所，虞允文推開其中一座，裏面竟是女子閨房擺設，一連六處均是如此，才知這兒原來是秦檜備用的行樂房，裡面的女子均年輕貌美，顯然是秦檜弄來的美女，虞允文也無心逗留，再往下一層，剛在樓梯口露面，右脚尖突然有種異樣感覺，心中一涼，不敢大意，運目一瞧，原來竟是一塊踏之即動的踏板，若稍加大力，踏板翻轉，登時便不知有甚機關暗算！

虞允文心性聰慧，眼見此等機關重地，便知秦檜之臥室必在此處。他更不猶豫，身子往上一躍，一個倒掛金鈎，雙足已然勾住上面樑木，然後翻窗而出，雙脚根本不沾地面，一切機關便如同虛設。

虞允文再無疑惑，斷定此處必秦檜臥室無疑，便當即從衣袋掏出四道符咒，分別釘於此樓東南西北四面，與頂樓神壇一道配合，五道符咒便猶如天羅地網，被釘之人絕無脫身之地！虞允文悄悄辦妥這一切，揣度月影，知時辰未到，便隱身暗處，凝神戒備守候。

楊振興飛掠而去，在秦府四周游戈，賴布衣斷定秦府之內必隱有高人暗助秦檜，但此人却在何處？偌大一座相府如何尋覓？楊振興眞箇毫無把握。但此事又無論如何要在五更之前辦妥，否則勢難與虞允文這一面配合，其時大事必敗無疑！賴布衣及一干人等亦勢難逃厄運，楊振興空有一身絕頂武功，但幹此等陰柔詭秘之事却甚感爲難之極！「乾脆一劍把昏君、奸賊殺了，豈不乾淨俐落！」楊振興心中不禁發狠道。

他發了一會狠，眼看已近四更時份，心中大急，無奈再重新繞府游戈，仔細查察。他掠過一座茂密的竹林，隱約間眼底中彷彿有幾縷綠光晃過，他心頭驀地一動，心道：「賴伯伯再三叮囑道：邪術雖詭秘莫測，但總有跡可尋，但記住遇綠即邪，遇草即妖，小心謹愼，徐

圖破之十六字，或可奏功！這綠光莫非有點邪氣？方才掠過之時倒忽略了！」

這一轉念，身子便隨即一沉，打竹林梢葉中鑽了進去。踏脚之處竟是一片泥地，鬆鬆軟軟，灑滿白灰，若不經意踏進，沾上白灰，便當眞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矣！楊振興暗道：「此地果然隱有名堂，不然爲甚要如此嚴密戒備？」

他凝神戒備，以防不測，在竹林中輕點而進，遍地白灰竟沒粘上一點，他從東走了片刻，忽地在竹林中透出一燈如豆，其色竟然慘綠！且忽明忽暗，甚爲詭秘。

楊振興目睹此狀，豈能放過？當即悄悄飄身過去。原來那是一座隱在竹林裏面的宅院，陰森恐怖，窗前透出一燈如豆，點點慘綠閃灼。

楊振興悄悄摸近前去，用玉簫運內力把宅院的門栓震斷，然後閃身進去。閃目一瞧，却是一間類似神廟的屋宇，正中擺了幾座猙獰怒目的神像，下面是一座香案，香案之上燭光閃灼，透出去却是一點綠光。神案上面竟並排紮着兩具草人，草人有手有脚，在正中心胸處，用針刺着一張黃紙符。

楊振興湊近前去一瞧黃紙符，不禁一凜，原來一張寫着忠孝王趙昚的名字，另一張寫着賴太素三字，賴太素字上面，還特別加了一枝長鐵釘，直釘向心窩正中！

楊振興怒道：「嘿嘿！誰敢如此陰毒？算計賴伯伯！」心中一陣怒火，拔出匕首，運力向草人斬去！憑他的功力，莫說是草人，便是鐵人也被削斷了。

颼的一聲，匕首果然攔腰而過，但仔細一瞧！草人却依舊完整無缺！就好像他剛斬過去，傷口馬上便隨即癒合一樣！楊振興不禁驚奇得目瞪口呆。他雖身負絕藝，但他練的是正道武功，這時碰上的却是邪術高手，一正一邪，同樣高低，自然難分高下，因此一任他運揮神功，依然難動這草人分毫。

楊振興這才知道，江湖之大，當眞奇人百出，不可勝數，匹夫之勇實不可仗恃。他不能不冷靜下來了，這一冷靜思想，便猛然憶記賴布衣吩咐的「遇草即妖，徐圖破之」那話，他不敢再逞强了，趕緊在衣袋中取出賴布衣交下的另一道紙符，就要運力往草人身上拍下去！

就在此時，他忽聽身後有人嘿嘿冷笑道：「本座在靜室之中，已知有人夜闖煉神殿，正道誰個竟然不知死活，竟把血肉之軀送進這刀山油鑊！不料却是這麼一位少年，可惜！可惜……」

楊振興猛一轉身，已然接近這人三尺之遠近，一看原來是一個手持桃木劍的道士，正瞪着自己嘿嘿冷笑。楊振興心道：「嘿嘿！怪道賴伯伯判定秦府之內，必有妖人爲虎作倀，原來却是你這妖道！便道：「可惜什麼？」

這道士姓巫，單名一個奚字。巫奚得道於崑崙山一位隱士，法力高强，罕有匹敵，但其人好錢好色，秦檜以重金美女相招，便正合巫奚心意，他也不管甚天理良心，一旦獲得滿足，便死心塌地替秦檜效勞。這煉神殿裏的傑作，便是他一手泡製的好戲，他先用迷心大法把趙昚弄到痴呆，又用萬箭穿心及毒邪術欲置賴布衣於死地，雖未即時奏效，但亦把賴布衣元神一度受挫，血噴金台，終惹殺身之禍。

巫奚不但精通妖術，且爲人極之陰沉，今晚他早就聽說比武之事，便偷偷跑出大堂一瞧，見那位「魏公子」臉上一股凜然正氣逼人，便知此人必是將門之後，非同凡響。但他心內計較，却不說出，以便暗中把此人破獲，好一顯自己的通天本事。

這時巫奚嘿嘿冷笑道：「你瞞得了秦丞相，却瞞不過我老道！比武之時我便知你另有所圖，原來志在此處！你以爲憑你本事便可以破我大法？賴布衣也未免太小覷老道矣！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可惜你小小年紀，便做了朝廷爭鬥的替死鬼！」

楊振興一聽，心中大怒，正欲突施殺手，以玉簫神功取這妖道生命。但巫奚却搶先一步，把手中桃木劍朝四周一指，四面登時升起一道黑氣，把楊振興團團圍住，便如銅牆鐵壁，一任楊振興如何騰挪，也脫身不得。

楊振興尚存一線希望，便叫道：「我乃秦丞相請來之武士，因不熟秦府路徑，至誤入此地，望勿傷了和氣！」

巫奚尖笑，桃木劍又一指，一道寒氣透過重重黑幕直射向楊振興，方道：「什麼魏公子？魏者僞也！你也休再騙神騙鬼，你姓楊，汝父乃前朝大將楊再興！你尚欲狡辯麼！」

楊振興一聽，心中不禁一凜，暗道：「這妖道好厲害的眼力，怎的便瞧破了自己的行藏？」心中一寒，那襲上身來的寒氣也突然加劇，逼得他不得不運功相抗，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突地寒氣稍減，楊振興這才能夠發話，他眼見自己的身份已被這妖道瞧穿，便怒聲道：「是又怎樣？你待如何？楊某人頂天立地，也不怕你瞧破行藏！」

巫奚冷笑道：「我只問你，來此爲何？你必定是賴布衣這糊塗蟲差遣而來，來此地尚有何目的？你從實道來，本座或許便饒你一命！」

楊振興性子本就剛烈，受的壓力越大，這剛烈之性便越發激昂。他不禁哈哈大笑道：「本公子果然是欲救賴布衣而來！亦爲破你這妖道的邪術！你肯饒我一命，本公子却絕不饒你這助紂爲虐的狗道士！嘿嘿嘿，你以爲區區妖術便能困住楊某人麼！」

楊振興說罷，却不敢大意，隨即盤膝坐下，凝神運功，欲憑他一身絕頂武功與這妖道邪術鬥上一鬥！

巫奚見狀，哈哈大笑，道：「任你武功蓋世，也難敵本座通天法術也！」

巫奚把桃木劍一指，加緊催送陰寒之氣，進襲楊振興。楊振興在黑幕之內，只覺陰風刺骨，奇寒難頂，他雖運神功相抗，但逐漸也無濟於事，身子也開始發起抖來。

巫奚狂笑，把桃木劍劍尖撥了一個弧圈，然後向前一送，再撥一個弧圈，再向前一送，接二連三地，立時，在黑

幕內之楊振興頓感狂風大作，翻捲起伏，一浪比一浪更厲害之威烈旋風幾乎要把他的身子吹起！他深知若自己被刮離地面，馬上便失了憑藉，精血外洩，空虛而死！

「厲害！厲害！這妖道果然厲害！怪道連賴伯伯亦着其道兒！」楊振興心頭暗道。他雖已知自己正面臨險境，但他的豪氣却因此頓生，要他向壓力低頭，却想也休想。

楊振興猛一咬牙，霍地拔出玉簫，貼近唇邊，一縷如魔如幻的簫音便隨即響了起來。

巫奚還意態飛揚，不可一世，驀地却觸着簫音，登時一陣心神恍惚，手中桃木劍幾乎失手掉落，不禁大吃一驚，這才知眼前這小子並非等閒之輩，稍一大意，只怕便被他反敗爲勝，當下再也不敢托大，臉色驟然凝重，連忙盤膝坐下，運功相抗。但楊振興這「迷幻仙曲」當眞非同小可，況且這是他以生命相搏之時拚全力而發，眞箇是橫掃千軍便在迷幻仙音中。

巫奚漸覺心神恍惚，眼皮也被催逼漸而合上，他在內心驚叫道：「豈料這小子竟如此厲害！巫某幾十年道行，竟也難抗這迷幻魔音！」

巫奚已知面臨生死關頭，便猛一咬牙，孤注一擲了，他一口咬破中指，張嘴便向罩在黑氣中的楊振興噴去。這時，楊振興突覺黑幕四周雷電交加，風雨大作，落下的卻竟然是鮮紅的血水！這血水沾上玉簫，「迷幻仙曲」的威力就減一分，楊振興被逼以體護簫，左右騰挪躲避，玉簫的威力更爲大退。

巫奚心受的壓力登時大爲減輕，他咬牙切齒道：「好！好！你既然逼着本座出手，也就休怪本座手下無情！」他方才一招失手，被楊振興佔了上風，心中惱怒之極，便要施展絕命妖法取楊振興的生命！

巫奚在身上掏出一張字條，挑在桃木劍上，伸去慘綠的燭光燃着，然後把紙灰往黑幕中的楊振興一甩，紙灰直罩下去，喝道：「急急如律令！速取這小子生命！」

楊振興正頂着血雨，左支右絀運神功吹簫，忽地眼前突變天昏地暗，伸手不見五指，也不知自己身處何地。一會露出些微亮光，他才發覺自己竟已置身在一座破廟之內，破廟滿是塵土，破爛不堪，四周卻燃着慘綠燭光，在燭光之下，一具棺柩停在正中，顯得份外陰森恐怖！

楊振興神智一陣迷糊，尚幸他功力深厚，尚有幾分清明，忽地自警道：「振興啊振興！生死成敗便全靠此最後一戰矣！」這一凝神，神智就驀地回復清醒，他朝四周察看一遍，見棺柩用四條木柱架高，下面尚可容人躺臥，心道：「這莫非是妖法幻景，但眞亦假來，假亦眞，楊某人便來個以假作眞，以靜制動，以邪制邪！棺柩乃天下最邪之物，我便偏偏躺於其下，且看他又能將我怎地！」這麼一轉念，他便乾脆躺到棺柩底下，動也不動，屏息以待。

僅片刻，棺柩便突地發生響聲，棺柩蓋子竟然有物支撐，緩緩向上升起，楊振興側眼一瞧，托着棺柩蓋子的，竟是一隻枯槁的白骨爪！隨即，一具白森森的屍體竟挺身而起，跳出棺柩，雙爪前伸，跳躍向前，一跳一抓，被抓之處，木碎墻裂！

楊振興在棺柩底下咬牙道：「乖乖！這端的是甚怪物？竟然如此厲害！就是恩師偶爾展露的一手鋼鈎指法，也未必便能視墻壁如棉絮！這等功力，只怕普天之下，也再難有人與之匹敵！」

白骨屍似認定破廟內有甚獵物，一步一跳，再跳四尺，雙爪向四周抓去。它顯得越來越急躁，雙爪摸抓越來越急，猶如旋風鋼刀，在這破廟內旋刮，任何物件均無法抵擋它的一抓之力，抓向墻壁，堅硬如鐵的廟墻硬生生被挖出磚塊；抓向樑柱，便如樵夫斧頭，把木片一塊塊的直削下來！但它始終尋不着獵物，便更見暴躁！破廟之內，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天欲裂、地欲塌，彷似白骨爪下之天地末日！

白骨屍久尋不着，居然不再胡亂發威，竟折轉身來，向棺柩這面搜索，楊振興知機，連忙向裏面縮進一點，白骨屍體的爪卻伸向下面，眼見便要觸着楊振興的身子！

楊振興已避無可避，心中大急，猛一咬牙，一揮玉簫便向白骨屍的腿骨處點去，噹的一聲，如敲鐵條！

白骨屍到底受不住楊振興的重擊，腿骨向後一退，身子便噗的仆倒了。但隨即一彈，便猶如鐵板似的挺起，它轉過頭來，空洞洞的眼骨窩竟然直瞪瞪的緊盯着楊振興藏身的棺柩！

楊振興心頭一陣發毛，暗道：「俗語道那等不識好歹之人叫有眼無珠，但這等人尚可算有眼，這怪物無眼無珠，卻竟然比那目光如炬之人更洞悉世情……」

楊振興心中這念頭轉動尚未畢，白骨屍竟又猛伸鬼爪一托，把整座千斤沉重的棺柩如托塔天王般的挺舉起來！楊振興立時便畢露在白骨屍面前，根本無所遁形！白骨屍的骷髏嘴竟發出一陣猶如貓嗚的吱吱歡叫！爪托棺柩在頭頂上面旋轉着，雙腳卻不絕的原地跳動，狀似野貓子見了受死的鼠兒般的逗弄歡跳，忽爾便把整座棺柩認準楊振興躺臥之處，如泰山壓頂似的向他砸下……

楊振興這時亦不禁嚇出一身冷汗，他深知被這棺柩砸中，這千斤之重再加白骨屍萬鈞之力，便是鐵人也會被砸碎，生死關頭，楊振興也無暇細思，猶如閃電般彈起身子，雙足一點，已然飛上棺柩上面，雙手施展靈隱大師的獨門絕學「斗移星轉」，藉白骨屍萬鈞之力施之於棺柩的旋勁，整座棺柩便有如飛車般在破廟的半空急旋，楊振興穩站在棺柩上面，身子亦隨之如陀螺般的飛轉！

白骨屍似乎被眼前景象迷住了，情不自禁，便也隨着頭頂的棺柩飛轉，一上一下的兩股旋風相撞，竟然產生一股威力無比的吸力，就有如摧天殘地的龍捲風般，呼的一聲，竟把白骨屍吸向棺柩裏面，棺柩突然加了這沉重負苛，便隆然落地，轟的一聲巨響，白骨屍便被扣在棺柩裏面，登時沉寂！楊振興隨棺而落，盤坐於棺上，運氣調息……

原來這卻是巫奚所施的生屍大法，他以自己的精血移於白骨屍上，白骨屍因而藉生人精血驟然而出，威力奇大，非世間凡人之力可抗拒。但行此生屍大法極耗功力，爲正道不爲，被視爲邪道中之無尚大法。

巫奚惱羞成怒，試圖孤注一擲，用此法取楊振興生命，不料卻變生肘腋，楊振興在危急之際奇招突出，竟以師門絕學「斗移星轉」之法，一舉把白骨屍反扣於棺內，白骨屍一旦歸棺，便如泥牛入海登時寂滅！

巫奚平生不施生屍大法猶自可，一施之下，從沒人能在白骨爪下逃脫，被抓之人，必被白骨屍吸盡精血而亡，而精血又回流到巫奚身上，他的功力便不但不會消耗，反而因額外補充而增進。但此時此刻卻竟然難傷楊振興分毫，傷人不成，他自己的功力就因此而消耗殆盡，在神案前一跤跌倒，再也掙扎不起，吁吁喘氣……

就在這時，自覺處身於破廟中的楊振興突聽一陣雄鷄高唱，他的心神一振，神智恢復清明，一切全皆失去，依然穩穩的盤坐於這煉神殿斗室中！

這時天色已近黎明時分，一縷曙光已在天邊隱隱的透了出來。

楊振興雖然逃過這場大難，但他的功力亦因全力施展「斗移星轉」而消耗大半，被逼運息調氣。他心內萬分焦慮，天色近明，賴布衣的問斬之期尚剩不足三個時辰，自己卻依然被這妖道困住，雖然能保住生命，但卻無法破得這妖道之邪術，如此僵持下去，賴布衣就必死無疑矣！且天亮前尚不能與虞允文會合，虞允文孤身施破秦大法，亦必慘遭毒手，如此一來，一干人等便盡皆難以倖免！心念及此，楊振興不禁歎道：「天意！天意！莫非當眞天亦偏幫秦賊，滅亡我等麼……」

就在此時，窗外半空之中突地響起一聲驚天動地的炸雷，「喀喇！轟！」一聲巨響，把整座秦府全皆震動了！

楊振興一聽，便知虞允文因等不及他前去會合，眼看時辰已到，便孤身犯險，依賴布衣定下之計施法，以凌厲的劈空掌引發困於秦檜臥室的「天羅地網」，再以自身元氣與秦檜的眞元拚鬥！楊振興這時明知虞允文已然危機重重，但卻欲助無能，他自己也是危在旦夕，不禁仰頭長歎道：「罷！罷！罷！今時今日，豈料賴、虞、楊三家，爲這昏庸朝廷之事，總究要做烈士忠魂！」

虞允文果然心焦楊振興久不露面，眼見賴布衣所定施法時辰已到，不敢再延誤，便毅然運功以劈空拳向釘於秦檜臥室四面的紙符擊去，一聲驚雷響過，「天羅地網」隨即發動！

這當眞非同小可！只見四道紙符突然騰飛而起，在半空中化作萬千絲線，縱橫交錯，眨眼便把秦檜的臥室密密麻麻的困在裏面，就在此時，泰檜臥室中，突然撲出一隻碩大無朋的巨蝙蝠，吱吱尖叫吼鳴，惡狠狠的向絲網撞去，絲網登時被撐得徒漲，騰騰地直往上衝，眼看絲網便將被巨蝙蝠撞破而出了！

虞允文一見，大吃一驚，忙疾速一拍自己的腦袋，把一道紙符吞下肚去，這紙符乃賴布衣密授，曾囑咐虞允文非到危急關頭不可輕用，更道：「此是引龍升天大法，不施猶可，一施之下，雖能取勝，但龍氣必定大傷，他日運程便不能長久矣！愼之，愼之！」但這時虞允文情急之下，再也顧不得自身的什麼他日運程長短了，毅然決定施將出來，這道紙符剛入肚，他登時便一陣迷糊，一跤摔在地上，再也不省人事！

卻就在虞允文身子觸地之時，在他身子四周的地面上突地升起一團紫氣，騰空而起，一轉而爲濃烈紫雲，疾速向絲網內的巨蝙蝠撲去！其勢有如蛟龍翻騰撲擊，雷霆萬鈞，天地變色！巨蝙蝠乍見，登時嚇得吱吱怪叫，欲以最後一擊衝破絲網逃遁，卻被紫龍疾如電閃撲擊而下，泰山壓頂般把巨蝙蝠打翻落地！隨即吱吱一聲慘嚎，巨蝙蝠就此沉寂！

這一切楊振興感覺不到，但妖道巫奚卻了然於胸，他明知他的主子已然被人用無尚困鎖元神大法鎮壓，欲加施救，卻力不從心，及後更突見紫龍騰空，撲擊蝙蝠，便知大勢已去，暗暗歎道：「泰檜完矣！此時尚有人施此引龍升天大法，秦檜元神如何與之相抗？必死無疑矣！」心中轉念，已萌逃意，就在巨蝙蝠落地慘嚎之聲剛起，巫奚便拚盡餘力，掙扎而起，跌跌撞撞的溜走了。

巫奚一逃，楊振興被困的黑幕登時自解。他一躍而起，也不及去追趕妖道，先把賴布衣的紙符往草人身上拍去，紙符剛粘上草人，立聽一聲輕響，那慘綠的油燈登時熄滅！楊振興用玉簫輕輕一點，草人便已然散作一堆亂草！

因這一緩，巫奚便逃得遠了，再也追趕不及。楊振興記掛虞允文的安危，追了一段便即停步，轉而掠去秦檜臥室那面。掠近時，卻見虞允文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楊振興猛吃一驚，一步躍近，托起虞允文的身子便驚呼道：「文弟！文弟！你怎的了！」

虞允文悠然醒轉，只見楊振興，又驚又喜，道：「是你麼？大哥！破邪術之事怎的了？」

楊振興見虞允文安然無恙，這才鬆了口氣，道：「僥倖大功告成，但你卻爲何竟昏睡於地？」

虞允文把方才之事說了，道：「小弟依賴伯伯之言，吞符入肚，說是引龍升天，卻立即昏倒於地，此後便不知如何了……此時秦檜臥室四周紙符依然在，當眞教人迷惑不清！」

楊振興感歎道：「賴伯伯身陷天牢，卻遙施大法，當眞神機莫測！」

虞允文沉吟道：「此中許多疑團，非賴伯伯不能解釋，目下天色將明，此地不宜久留，且先返趙相府與衆人會合再作打算便了！」

楊振興點點頭，兩人一躍而起，向東面飛掠而出，眨眼間便在黎明前的黑

暗中失去踪影。

＊　＊　＊

楊振興、虞允文二人潛回趙相府時，已是天色大明。相府內只有司馬福和李二牛，兩人滿頭大汗，在相府的偏廳中正急得陀螺般的團團轉。

李二牛一見楊振興二人露面，便如見救星般的一把執住，哭道：「賴先生今回必死無疑矣……楊大哥快準備劫法場便好了！」

楊振興一聽，大吃一驚，急道：「二牛，爲何竟出此言？」

虞允文見李二牛、司馬福驚慌失措模樣，便道：「二牛休慌！只要賴伯伯尚在人世，便一切均有轉機，你且慢慢道來。」

李二牛伸手一抹眼淚，道：「是！是！賴先生沒死，但是差二個時辰，昨晚趙丞相入宮夜謁皇上，欲替賴先生講情，不知怎地一去不回，今早便有人來報，趙丞相昨晚與皇帝言語衝撞，竟被下旨削職爲民，並即着刑部扣押待審，連趙丞相也救不了賴先生，反惹殺身之禍，試問還有誰能救賴先生？爲今之計，唯有硬闖法場，二牛雖無拳無勇，但拚着血灑法場，亦要隨你等去劫法場。」

楊振興怒掄拳頭道：「二牛放心！有我兄弟二人在，秦賊決難傷賴伯伯分毫！」

虞允文卻道：「怎不見了紀大人？」

司馬福一拍大腿，歎道：「紀大人不忍坐以待斃，今早聽聞趙丞相被下旨治罪訊息，便去找他的舊交知己想辦法，決意拚掉老命闖上朝廷，怒責皇帝處事昏庸無道，唉，紀大人這是以肉身撲火，以存忠義之心罷了！」

虞允文沉吟暗道：「豈料事勢一變如此！我等昨晚所幹之事豈非前功盡廢麼？但賴伯伯既精於運命天道，豈會如此失策弄致一敗塗地？此事必另有蹊蹺……」心下轉念，爲大局計，他決意先行靜觀其變，勸阻楊振興等魯莽行事。

就在此時，趙鼎倚爲心腹僕人宮九佳匆匆而進，腳步站定便驚道：「楊公子、虞公子！大事不好，紀正怒闖金鑾殿，言語間得罪趙構皇帝，竟被下旨即捕入牢，待午時押赴刑場，與賴先生一道問斬，更觸聖怒，竟下旨抄家，眼看生命亦將難保矣！」

楊振興一聽，不禁嘿嘿冷笑道：「好！好！如今當眞是不得了！事到如今，卻還有甚計可想？文弟！此時此刻，你尚猶豫什麼？趁早動手，大鬧京師去也！」

虞允文沉着不動，他轉頭對宮九佳道：「煩你再去打探，一有動靜即速返報！」

宮九佳默然點頭，轉身而出，神態似甚輕視虞允文處事猶豫不決。虞允文詐作不見，又對司馬福、李二牛道：「司馬叔、二牛哥，你二人人面生疏，出去走動大致無碍，便請立即分頭前去秦檜相府、天牢附近查探動靜，天大事情，亦請先行返報再作打算！」

司馬福、李二牛與虞允文相處時日，深知他處事沉着穩重，極有見地，又恬掛賴布衣安危，心急如焚，正好趁機出去打探清楚，便趕緊答應走出。

楊振興嘿嘿冷笑，一直冷冷看着虞允文分派，卻不發一言。待各人走出，方冷笑道：「京師一役，便把文弟你的勇氣打退了麼？在這節骨眼上，你竟能坐着不動，靜觀其變！」

虞允文微微一笑，道：「小弟恭聆大哥教誨，但大哥莫非便忘了賴伯伯所說在露天吃饅頭，一切稱心滿意之言麼？賴伯伯盛名之下，豈是倖致？若無絕對把握之事，他斷不會如此自信，他既道若秦府之行僥倖成功便有轉機，則形勢便必不出其所料，若我等在此時輕舉妄動，賴伯伯一番苦心籌謀，只怕便白費矣！」

楊振興正欲再言，趙府丞相侍僕宮九佳又恰於此時走進，他的身後，竟是禮部尚書魏平。

楊振興這時已深明魏平爲人，對他的忍辱負重之德性很是敬佩，這時一見他，便驚道：「魏大人！秦檜已然逐個下手擊殺，若知魏大人大白天進趙相府，只怕連魏大人亦過不了今天也。」

魏平微笑道：「楊公子勿慮，忠孝王趙昚已然清醒康復，御醫甚有骨氣，不理秦檜禁令，差人把此事向禮部密報，下官獲悉此事，已立即奏知皇上，皇上龍顏大悅，太素公趙大人紀大人之危，或許便有轉機矣！」

楊振興鼻子一哼，冷冷道：「這又如何？放着秦檜這奸賊健在，這昏君認賊作父，還能有甚作爲！賴伯伯等爲他趙家江山出生入死，稍不如意，便落得個身首異處下場！秦賊不亡，昏君不除，這天下便永遠昏天黑地！」

魏平啞口無言，他乃禮部尚書，信奉的是諱言君過，楊振興言語間卻視君如仇敵，試問他怎敢答口？

虞允文不忍見魏平這般難堪，便解圍道：「楊大哥眼見賴伯伯危在旦夕，心中焦慮，言語撞火，魏大人幸勿見怪！」

魏平苦笑道：「太素公丹心一片，爲國爲民，臣民共敬，下官亦爲之焦慮，當盡一切人事力加拯救，楊公子心情不難理會，下官又怎敢責怪？目下危急關頭，遑論其他，先把人救出才是正路，這朝廷之得失，好好留待日後再作計議矣！」

虞允文點頭稱是。楊振興卻硬是嘿嘿冷笑，不發一言，他倒並非存心與魏平過不去，只是憶起高宗趙構之昏庸無道，心中便怒火中燒罷了。

魏平亦無心逗留，告辭道：「下官這便再入朝照應！兩位公子尚請寬心，幸勿輕舉妄動，否則事勢弄僵，那就無可挽回矣！」

魏平說罷，急急離去。魏平前腳剛走，趙鼎侍僕宮九佳後腳便回，他剛見楊、虞兩位，便以手加額稱慶道：「好矣！好矣！小的剛從愚叔處回來，愚叔已被召進秦府，小的等他回來，得知確實訊息，秦檜在今早卯時時分，正在沉睡，突然慘叫一聲道：『秦家龍氣入別家，化作蛟龍殺秦檜！』然後便吐血不止，到卯時末便奄奄一息，召集京中名醫入

府診治。愚叔暗對小的道：『按秦檜病勢，奇怪之極，外表無恙，但內裏五臟六腑竟彷似被千鈞之力震碎，不出二個時辰，必吐盡精血敗亡，便大羅金仙亦難救其生命矣！』小的聽了，便速趕返先行通報！」

虞允文一聽，恍然大悟，確信事情果然又有轉機！便忙對宮九佳道：「好極！如此再煩宮大叔再去尊叔府上密切留意動靜！」

宮九佳點頭應允，急步而去。宮九佳剛離開片刻，魏平已差人到來密報道：「忠孝王趙昚已然逃出御醫館，擺脫秦檜黨羽控制，逕向皇上求情，赦免賴布衣等死罪，皇上龍心正悅，便下旨天牢，將賴太素案發還刑部重審，暫時將無生命之虞矣！云云。」

虞允文心中一喜，對使者道：「有勞使者！煩轉告魏大人，此事我等將愼爲處之！」

使者去了。虞允文含笑睨了楊振興一眼，楊振興這時臉上的冷容已褪，但仍然帶點猶豫。

「喜事！喜事！天大喜事！京城百姓竟爆竹齊鳴慶賀也！」一聲歡呼在外面叫嚷而進，原來卻是司馬福、李二牛兩人，邊走邊叫道。

就在此時，一陣轟轟烈烈的爆竹聲果然傳了進來。虞允文心中一動，忙迎着李二牛道：「二牛哥！如此驚天動地，卻是何天大喜事？」

李二牛拍手叫道：「片刻之前，奸賊秦檜已然暴斃！滿城百姓均額手稱慶，燃爆竹慶賀……」

司馬福也接口道：「這當眞是驚天動地大喜事！百姓初聞竊竊私語，繼則喜形於色，旋又奔走相見，接而燃響爆竹，一聲輕響萬聲應和，滿城轟轟烈烈，人人皆慶賀惡人暴斃！如此失盡民心，千夫所指，當眞無疾而終，民心不可輕侮，於此信焉！」

虞允文豁然明朗，心頭再次一喜，暗道：「果然不出賴伯伯所料，事勢大有轉機，黑暗已見曙光矣！」

楊振興亦初綻歡顏，他心性爽快，眼見爲實，一旦事勢明朗，心下便即釋然，不禁一拍虞允文肩頭，道：「好！好！幸虧賢弟處事愼重，不然大哥便把事情弄僵矣！當眞是知賴伯伯莫如賢弟也！」

虞允文微笑道：「大哥心性剛烈，嫉惡如仇，忠肝義膽，小弟自愧不如，方才之躁，不過是一時情急吧了！」

楊振興與虞允文情同手足，意氣相融，片言隻語間，兩人心中便坦蕩釋然，絕無半點芥蔕。

就在這時，宮九佳亦走進，笑吟吟的像撞了喜神兒。衆人一瞧，宮九佳身後，竟然是被趙構一怒之下，削職查辦的右丞相趙鼎！他平民素服打扮，頭上丞相烏紗已然摘去，但神態從容，渾不以受辱爲念。

虞允文一見再次喜道：「好矣！如今便連趙丞相也安然無恙矣！」

趙鼎從容而進，微笑道：「皇上既已寬恕太秦公，忠孝王趙昚又已復清明，龍顏大悅，趙某人因而倖免。再者奸賊秦檜已然暴斃，太素公和紀大人必將重見天日矣！」

楊振興道：「這皇帝兒既已知怪錯好人，怎地還不立即釋放賴伯伯？」

趙鼎微笑道：「此正是趙某人急着返回與兩位商議目的，目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矣！」

虞允文道：「趙丞相有甚妙計安排？」

趙鼎微笑道：「老夫能有甚妙計？這全是太素公主意也！刑部祁尚書乃老夫門生，且素仰太素公德性，因此太素公目下雖仍爲待囚之身，但祁尚書私下照應，待之如賓，太素公自視爲安樂窩也！他傳話老夫，說秦檜既已暴斃，忠孝王趙昚已復清明，事不宜遲，事前商定之旋乾轉坤驚天大計，該走最後一步矣……」

楊振興一聽，驚道：「賴伯伯方離險境，又欲惹甚彌天大禍？」

虞允文微笑道：「大哥放心！依小弟之見，賴伯伯已然歷過劫數，往後坦蕩通途，再無大碍矣！」

趙鼎點頭道：「虞公子果然心如明鏡，正是如此！太素公已然安排妥當，決意利用刑部白虎堂之凜然正氣，今晚亥時，便行撼動帝星大法，促其旋乾轉坤！此法驚天地、動鬼神，非同小可，太素公之意，便要兩位速速沐浴淨身，然後隨老夫夜入白虎堂，肅任護法！兩位公子幸勿猶豫，他日青史之上，因這大法之助，兩位將永留其中矣！」

趙鼎言畢，睨一眼楊振興，見他沉默不語，心頭一驚，以爲他心中對朝廷尚餘恨未消，不肯盡力，虞允文察言觀色，已然明白趙鼎心意，微笑道：「趙丞相放心！此事包在小侄身上便是！我大哥性硬如鐵，但碰上我賴伯伯，他這硬性子便化繞指柔矣！」

＊　＊　＊

刑部白虎堂乃朝廷刑律重地，果然氣象森嚴。當中一隻巨幅吊晶白額虎的掛像，上掛一金字匾額，上書「白虎堂」三字。兩側各一行刀斧劍戟，刀劍上面橫架一排金鼓，但凡審訊朝廷要犯，刀槍劍戟齊舉，金鼓轟鳴，先就把人嚇得心膽俱裂，大有白虎臨堂的威嚴氣勢。

這時，趙鼎民裝素服，已和楊振興、虞允文等悄悄駕臨。白虎堂前面，面對外面北方天際，排起一座香案，香案上香燭紙符桃木劍等一應俱全。

眼看亥時將至，刑部祁尚書含笑大步而進，向趙鼎俯身下拜道：「學生見過趙大人！」

趙鼎道：「免禮！祁大人刻意週全太素公，好敎老夫欣慰！」

祁尚書肅然道：「並非學生徇私枉法，實是太素公心如朗月，光照世人，天下人但凡有血性者誰不欽敬？而因此而獲罪，學生加以厚待亦足無愧於朝廷也！這便請太素公出來與各位相見！」

祁尚書語聲剛落，一位神態從容的中年人已大步而進，遠遠便向衆人含笑點頭，渾不似剛從死門關處僥倖逃回，倒似月色之下閒庭信步！

楊振興一見，已然搶奔上前，執手叫道：「賴伯伯！可愁煞小侄也！」

這人正是賴布衣！賴布衣輕輕一拍楊振興手臂，微笑道：「天牢一別，賢侄果然一擊告捷！此中定然兇險萬分，賴某不必目睹亦了然於心矣！大功告成之日，賢侄將名留青史矣！」

楊振興笑道：「小侄一介草莽，但願隨賴伯伯行走江湖逍遙自在足矣，希罕甚麼名留青史！況且這幾日在外面運籌帷幄之下，首數我這穩如泰山的兄弟，若留青史，倒該寫虞允文三字也！」

賴布衣與趙鼎執手相見，正道慰言。賴布衣又謝過祁尚書週全之意，祁尚書連稱不敢。這才把虞允文扯近身前，仔細端詳，連連點頭，道：「好！好！虞賢侄果然已登堂入室，此後將無往而不利矣！但為了敗秦檜，賢侄龍氣被逼出竅，此舉雖有功於社稷，卻有損壽數，賢侄不怪賴某麼？」

虞允文微微一笑，坦言道：「但報得國恨家仇，小侄心願已了，做人但求活之心安理得，又何必計較那壽命之長短？」

賴布衣暗暗點頭道：「此子心懷坦蕩，勝不驕敗不餒，從容鎮靜，再加龍脈入體，當眞是明君之輔臣也！」心中已有計較，卻不表明，道：「好！好！賢侄有此見識，賴某便心安矣！賴某今番與各位重逢，當眞彷如隔世！今番劫數能否逃得大難，便連我自己亦難以預料！」

趙鼎道：「如今總算守得雲開見月明，當眞可喜可賀！」

楊振興這時急道：「秦檜之事，端的是何道理？怎的便在臥室之中突然暴斃？」

賴布衣見白虎堂內並無外人，距離亥時又尚差半個時辰，便微笑道：「賢侄可否記得我着你與虞賢侄二人分頭行動之事？你對付巫奚這妖道，才方便虞賢侄用紙符及鐵釘將秦檜臥室上下四角釘死，此乃吾道中驚天大法『天羅地網』，此法不施猶可，既施之便把對方元神鎮困，不死不休，彼兇此吉，此吉彼兇，施法之人亦兇險萬分！若非虞賢侄身納秦家龍氣入體，再升天撲擊，這眞龍之氣本與秦檜一脈相承，同性相吸，固此才僥倖一擊成功也！」

楊振興當下把昨晚與虞允文夜闖秦府之事說了。趙鼎猛然醒悟道：「如此，莫非秦檜乃甚邪物臨世麼？」

賴布衣微笑道：「是極！是極！此事賴某早已了然！虞賢侄可記得激發天羅地網時之情景麼？」

虞允文猛然記起昨晚那隻大蝙蝠的惡相，這時尚暗暗心驚，肅然道：「賴伯伯如此說，小侄明白矣，秦檜必是黑蝙蝠降世作祟，卻僥倖被賴伯伯以大法除之！」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若單憑賴某一人之力，只怕亦難奈秦檜這絕惡之物！秦檜果然乃黑蝙蝠降世，且得其祖宗龍氣薰陶，眞龍附體，是以才能屹立不倒！再者賴某先父曾被逼發下毒誓，把賴家一脈繫於秦家興衰之內，故若憑賴某一人之力，我必先死而秦檜方敗！賴某苦思無計，才毅然一拚，冒自身敗絕之險，先取其祖墓龍氣，導入虞家血脈，再以虞家血脈相助滅秦，如此便破秦家龍氣相尅之局；再以大法鎮其元神，令其不能逃逸，才僥倖一擊成功！先前秦檜祖龍被毀，氣數將盡之時，竟能藉妖道巫奚之力，迴光反照，其勢更形熾烈，連我亦着其道兒，惹下殺身之禍，但也正好應了血光之劫。這秦家祖墓龍氣當眞非同小可，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厲害！厲害！」

眾人一聽，這才明白其中的前因後果。楊振興忽想起一事，有點遺憾道：「那晚在秦府，可惜卻被巫奚這妖道逃脫！」

賴布衣肅言道：「賢侄能以凜然正氣鬥敗巫奚，已算天大倖事，這巫奚法力之高，恐怕並不在賴某之下！今日這一敗之辱，他必不肯善罷甘休，賢侄日後遇上此人，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楊振興慨然道：「邪難勝正，楊某人何懼之有？」

賴布衣一聽，暗暗點頭，心道：「此子日後尚須歷盡災劫方入坦途，此乃其命數使然，亦是其剛性所致，半點不由人也！」

賴布衣心中雖這般想着，但却不便在此時此地宣之於口，便沉吟不語。

這時刑部尚書祁大人悄聲道：「太素公快交亥時矣！」

賴布衣點點頭，便道：「好極！這便施法去也！此法非同小可，行施之時驚天動地，楊、虞兩位功力深厚，可站於左右護法，其餘人等，宜速速退避！」

趙鼎、祁尚書二人聽賴布衣此言，知自己亦禁受不住，便依言退出白虎堂。楊振興與虞允文不敢怠慢，大步上前，在香案前分左右肅立，抱元守一，默默凝神戒備。

賴布衣大步上前，燃起香燭，披散頭髮，手執桃木劍，面向北面天際，默祝一番。然後掏出兩張字條，一寫「趙構」二字，一寫「趙眘」二字，二人名號下面，又分別寫上時辰八字。賴布衣用桃木劍挑起「趙構」之紙符，伸向香燭處點燃，賴布衣隨即運桃木劍，直指北面天際之天微星，口中輕叱道：「動！動！動！搖！搖！搖！順天旋乾，承運轉坤，天地神靈，賴太素斗膽請動帝星！咄！去……」

說時遲，那時快，輕叱未畢，賴布衣桃木劍尖紙符，竟射出一道紫氣，疾如電閃，直衝天際，劃破長空，竟與北面天際的天微星連成一線！

賴布衣這時疾速把「趙眘」的紙符亦燃點了，用桃木劍挑起，朝那紫線猛然一指，喝道：「天數冥冥！一脈相承！去……」

「趙眘」紙符突化作一團金光，射向天際，竟與紫線的一端接連了！這時，北面天際間，金光與天微星中連一條紫線，在天際間閃閃生光！煞是好看！

楊振興與虞允文對視一眼，兩人心意相通，均覺悚然！

就在此時，一聲驚雷猛然炸響，「喀喇！轟！」隨即天昏地暗，狂風大作，香

案上的香燭急劇晃動，奄奄欲滅！

楊振興忽覺眼前一黑，伸手不見五指，甫一見物，卻是一隻吊晶白額虎凌空撲擊而下！他猛吃一驚，欲待閃避，卻寸步難移；欲拔玉簫，卻重如千鈞，無論如何揮舞不動；張口欲叫，卻又有口難言；他性子本就剛烈，這時更是火上加油，直暴躁得他髮亦條條豎起，目眥欲裂！

虞允文這時卻突然見到其父虞道介正被五花大綁推出法場，被劊子手一腳踢倒，他身後是一大串虞家血脈，人人均垂目伸頸，奄奄待死！虞允文乍睹此狀，心膽俱裂！可恨手足卻似被人釘住，寸步不能移動！卻就在此時，劊子手的鬼頭大刀已然舉起了！父親就要變刀下冤鬼！虞允文不禁冤塞塡胸，猶如身變待斬之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處申訴！枉他心中有冤屈千言萬語，劊子手卻充耳不聞，鬼頭大刀一掄，就要向他的父親脖子之上猛砍下去！虞允文情不自禁慘叫道：「天！賊老天！這端的是甚蛇蝎世道……」

兩人心中眼前皆以為碰上平生最大恨事，手足浮動，搖搖欲倒！

在賴布衣眼內，兩人仍然立於原地，天際間金光、紫綫、天微星聯成一體的奇景更形壯麗！賴布衣一見兩人情狀，深知兩人已為魔法幻景所困，因這「撼動帝星」大法當眞非同小可，奪天地之造化，惹鬼神之嫉忌，等閒人等亦禁受不住！若楊、虞二人不支倒地，那「撼動帝星」大法便前功全廢，而且施法、護法之人均命喪當場！

賴布衣意料不着，楊振興、虞允文二人功力深厚，竟也禁受不住！他心頭猛震，這時再不敢稍有猶豫，當即疾速在紙符上寫下「岳飛、楊再興、虞道介」等眾人名號，挑在劍尖上一把燃化，迎空撒去，輕喝一聲道：「八方忠魂烈士，速速駕臨！盼助賴某成功……」

突地，白虎堂前捲起數道寒風，寒風急速旋轉，直向賴布衣頭上捲來！旋風漸聚，忽爾化作數團飄忽人影立於賴布衣面前！「三弟！三哥！太素公……」三團幻影向賴布衣含笑點頭，數聲輕語傳入賴布衣耳中。

賴布衣大喜，忙道：「是岳大哥、楊四弟、虞大夫麼？」又聞：「是我等，有甚需助力之處，請便言明！」幻影飄舞不定道。

賴布衣肅然道：「烈士忠魂本不敢輕勞，但賴太素行此大法，順天承運，上保國家，下衞臣民，當與各位生前主旨相符，故方敢勞動大駕！便有勞岳大哥居中護衞，楊四弟、虞大夫各護其脈，若堅持得片刻，亥時一過，帝星換位，大功便告成矣！」

賴布衣話音剛落，飄忽幻影各自飄動，其一冉冉上升佇守香案上空，其二其三則分別聚於楊振興、虞允文頭頂三尺處。香案前後，便有如三花聚頂，儀態萬千！

說也玄妙，就在此時，楊振興、虞允文二人已然稍安，及後更昂首閉目，恍似老僧入定，再不受外界魔幻侵擾！

賴布衣這才暗鬆口氣，他手執桃木劍，巍然挺立。看看已近亥時之末，突地，北面天際，天微星、紫線、金光相聯三彩帶急劇牽動，猶如長袖善舞，金光猛烈牽扯，紫線時而繃緊，時而廻旋，天微星被扯得搖搖欲動！

賴布衣一見之下，心中大喜，知「撼動帝星」大法已然發動，當即朝天跪下，三跪九叩，然後運桃木劍朝天微星一指，輕喝道：「天蒼地茫，虎踞龍蟠，能者居之，祈請禪讓！此時不換，更待何時！」

說時遲，那時快，賴布衣輕叱剛落，金光突地凝聚，體積越縮越細，光芒卻越細便越熾烈，這便如中子星之原理，其體積只有六哩，但其重量却比太陽星重一倍有多！紫線因而騰的繃直，天微星受此奇重之力牽扯，竟被猛的扯離原位，紫線一個大廻旋，金光被甩了上去，噗的一下恰好坐正天微星原來位置，金光閃閃、光芒四射！天微星離了原位，光芒頓減，漸而變暗，終於與紫線一道逐漸黯滅，北面天際，登時沉寂！

賴布衣翻身爬起，伸手抹了一把冷汗。他再次燃符請走烈士忠魂，這才輕輕呼道：「振興！允文！此時不醒，尚待何時！」

楊振興、虞允文聽這輕喝，心中猛地一震，這才悠然而醒。楊振興迷惑道：「方才危急之際，小侄手腳却不能移動，心躁欲死，幸好忽見先父駕臨，溫言相慰，這才支撐不倒！當眞奇怪之極……」

賴布衣微笑道：「正是！正是！尚不止此也，若我所猜不錯，虞賢侄方才必見你父虞道介死而復生矣！」

虞允文正感奇怪，聞言不禁目瞪口呆道：「賴伯伯怎的便一言道破小侄心中隱秘？」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方才兩位賢侄先前所見，不外魔法幻景而矣，此乃邪魔欲擾吾施此大法，若為所動，則施法護法之人便即走火入魔，輕則半身不遂，頓成殘廢，重則吐血而亡，勢難倖免！尚幸兩位功力深厚，再加烈士忠魂凜然正氣扶持，終大功告成！實不相瞞，方才兩位賢侄所見之人，果然便是楊大哥、虞道介之忠魂顯靈，而岳大哥亦曾駕臨此地！三位精忠報國，壯志未酬，賴某正好趁此機會了却彼一番心願！」

楊振興、虞允文二人一聽，這才明白事情底蘊，不禁齊聲拜服道：「賴伯伯神機莫測，眞天人也！」

賴布衣哈哈大笑，道：「我等叔侄，若彼此吹噓捧讚，却何時可了？不說也吧！此地之事已了，我等便即與趙丞相等人會合，我敢斷定，不出三日，朝廷便有一番嶄新氣象矣！」

＊　＊　＊

當晚趙鼎、楊振興、虞允文等人離開刑部白虎堂，返回趙相府，司馬福、李二牛正苦苦守候消息，見面之時，自有一番詢問。當晚便在談論朝廷諸事中過去。

第二天一早，趙鼎侍僕宮九佳忽匆匆入報道：「御前太監陳公公求見！」

趙鼎奇道：「這陳公公絕早到此作甚？此人身爲內宮尚算正道，却不便不見。請陳公公到正廳稍候，老夫稍遲便到。」趙鼎轉念便道。

楊振興等道：「今時今日這陳公公尚有甚話說？分明是奉了皇帝旨意而來！倒要聽聽！」

趙鼎微笑道：「這陳公公爲人尚算正道，各位欲會此人諒無大碍，便一道出去正廳便是。」

當下衆人隨趙鼎步出正廳，楊振興、虞允文緊隨左右，隱隱有護衞之意。

陳太監——陳公公一見趙鼎大步走出，便即含笑起迎，道：「趙大人安然無恙，小人便放心矣！皇上特地派小人前來慰問，皇上自言秦檜已亡，朝中諸事，尚有賴趙大人主持呢！」

趙鼎道：「老夫行將入木，還成得甚麼氣候！」

陳公公急道：「趙大人如此說，想必是積怨未消矣！其實當日皇上亦受秦檜脅逼，才誤作違心之事。如今皇上痛定思痛，正欲重振朝綱，但皇上自感年事已高，方寸已亂，萬事端賴趙大人返朝主持也！」

陳太監知趙鼎忠君報國之心極重，因此便以大義動之，果然便說中趙鼎心事，登時沉吟不語。虞允文在一旁却忍不住插嘴道：「陳公公既說皇上已回心轉意，爲何仍把賴太素囚禁於刑部候審？這豈非說賴太素一番爲國爲民之意，乃彌天大錯麼？公公對此有何話說！」虞允文碍着陳公公好歹也是趙鼎客人，言語已盡量收斂，但依然隱隱直指皇帝不是之處。

陳公公目注楊振興和虞允文，但覺趙鼎身邊二人均英氣逼人，知非等閒之輩，便含笑道：「公子之言甚是，皇上已悟前事草率，故已下旨暫收押太素公於刑部，不日便有裁決矣。須知朝廷自有法度，若貿然把朝廷欽犯從天牢釋放，那君皇之言豈非如同兒戲？然則何以立威於天下？公子聰明人，想必明白此理。」

楊振興冷笑道：「然則皇帝立威，便要拿無辜之人受罪麼！」

陳太監不敢答話，臉上尷尬之極，他雖明知自己這是代皇帝受過，但他如何敢表示什麼？

趙鼎不忍見陳太監過於難堪，便微笑道：「公公此來必有甚麼見教，斷不致在此逞口舌之爭吧？」

陳公公一聽，喜道：「趙大人果然洞察先機！既然如此，小人也不敢再掩飾什麼矣！」說罷，從內衣袋竟掏出一封密函，遞給趙鼎，道：「此乃皇上御筆親書交趙大人之密件，皇上吩咐，要小人務須等待趙大人親口回話才可回宮報奏！」

趙鼎聽陳太監這般鄭重，便接過密函，退到一角，拆開御函，只聽趙構在函上道：「……朕自登極以來，內外交訌，兵連禍結，災異疊見，朕夙夜自思，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效忠爲國之心；不智，不明辨是非邪正，忠奸賢愚；不武，不能早日削平戰亂，令北方臣民陷於袵蓆。此皆朕之德薄能寡，處事不明，上負神明，下愧百姓……」趙鼎見趙構御書上面自責之意懇切，心中感動，便趕緊瞧下去。

只見趙構在函上續道：「朕爲謝天下，已決意不日即立忠孝王趙昚爲太子，旋即禪讓皇位，朕自退居太上。望公等洗滌肺腸，消除異見，共修職掌，扶助新君，振興宋室，以救國運，則朕別無他求於公等矣！欽此，切切！」

趙鼎把御函一合，沉吟半晌，便慨然對陳公公道：「公公請奏知皇上，微臣明早便即入宮見駕！」

陳太監一聽，大喜，道：「趙大人心胸寬宏，猶如大海可容百川，小人欽佩之極！小人這便回去奏明皇上，趙大人便即準備入朝見駕事體便了！」

陳太監得完使命，心中歡喜，笑嘻嘻的趕着回去覆命去了。

陳太監前脚剛走，楊振興便不解道：「趙構這皇帝兒如此昏庸，趙丞相尚不明白麼？有趙構在朝，這朝廷成得甚麼氣候！」

趙鼎笑笑，隨即把趙構御筆親書之函件內容坦然道出，最後道：「皇上自登極以來，內憂外患，本已萌退意，這份詔書意態頗爲懇切便是明證。如今再經太素公與兩位於白虎堂夜動帝星，皇上退位之意已決矣！因此趙某豈能坐視不理？若立了明君，老夫便死而無憾矣！」

虞允文道：「趙構退意看來甚切，此事當無疑慮，但未知忠孝王趙昚能否不孚衆望？」

趙鼎微笑道：「趙昚乃你賴伯伯極力栽培之君，憑太素公所祈望之人，難道我等尚有猶豫麼？」

虞允文微微冷笑，楊振興亦沉吟不語，趙鼎也不便再多說什麼。

第二天一早，趙鼎就身穿朝上平服，他現時被削職爲民，不能穿官服，所謂「朝上平服」，便是比平日穿戴得整齊一點吧了，這也是平民百姓有幸蒙主寵召之禮儀。

趙構破例在奉先殿召見趙鼎。奉先殿乃皇帝之祖宗靈位所在大殿，趙構在此召見，便有如在祖宗面前決事，非同小可，皇帝自有做皇帝的規矩禮儀。趙鼎進殿，朝趙構參拜畢，趙構把他雙手扶起，慰道：「日前令公等受辱，朕好生過意不去！望勿耿耿於懷。」

趙鼎忙道：「微臣不敢！微臣亦知皇上受秦賊脅逼，身不由己也！」

趙構這才鬆了口氣，又是歎一聲道：「朕正入睡之時，忽覺有物牽體，竟身不由已升上半天，再見太祖站立於朕面前，怒目相對，不發一言，及後更把朕一掌推倒，拂袖而去！朕苦苦哀求留步，令朕親聆教誨，但太祖竟不顧而去！教朕惶恐之極！朕因此自思，朕之所作所爲，必不被祖宗所喜，再者朕年事已高，實再無心戀此帝位，決意傳位皇侄趙昚，公以爲如何？」

趙鼎坦然道：「趙昚不失一代明君之材，陛下之意，必上合天心，下合民意！」

趙構歎道：「此事朕意已決，再無猶豫。但皇侄不竟年少，公雖答允一力匡扶，但公亦年事已高，他日仙遊，朝中再無人匡助，皇侄便孤立無援矣！此事尚教朕爲難也！」

趙鼎一聽，微笑道：「現放着一位奇人異士在此，陛下難道便忘了麼？」

趙構忙道：「此人是誰？」

趙鼎肅然道：「此人便是前朝國師賴太素是也！太素公識材辨能有過人之處，若得此人提點，治國將才又何愁也！」

趙構一聽大喜道：「賴太素果然乃辨賢識能之上上人選！朕一時糊塗，幾乎失却這位奇人也！朕便即下旨赦免其罪，不日隨公入朝見朕！」

趙鼎心下欣慰，拜辭出宮。返相府路上，趙鼎不禁感歎道：「旋乾轉坤大計，今日露曙光矣！太素公爲此嘔心瀝血，眞社稷大功臣也！」

趙構這次倒甚守諾言，趙鼎入朝不到三天，刑部即奉旨宣佈賴布衣清白無罪，還特地用一頂四人大轎把賴布衣送去趙鼎相府。

幾天後，賴布衣隨趙鼎入宮面聖，趙構禪位之意果然甚堅。賴布衣便替他選定一個吉日良辰，擧行禪位大典。

禪位大典自有一番熱鬧禮儀，也不必細表。趙構既已禪位趙昚，自己便當了太上皇，從此不問朝政，倒樂得個安享晚年的逍遙日子去了。

趙昚登皇位，是爲歷史上的孝宗，亦即南宋的第二位皇帝，登位之時年僅十六歲，但却甚有作爲，是宋朝有數明君中的佼佼者。

趙昚登帝位第三天，即臨早朝。

文武百官參拜畢，趙昚即問禮部尚書魏平道：「朕命卿家召請趙鼎先生、賴太素公等上朝，卿家可辦妥了麼？」

魏平含笑回道：「啓奏皇上！趙大人、賴太素已在班房等候多時矣！」

趙昚喜道：「快請！」他不說「傳」，而說「請」，這是皇帝對臣屬最客氣之表示。

趙鼎、賴布衣進午門，入殿，依例參拜。趙昚連忙離座，走下金台，直到丹墀之下，親手扶起兩人，撫慰道：「兩位請起，朕有今日，全憑兩位鼎力之助也！」

孝宗說罷，重上金台，宣道：「趙鼎盡忠報國，不幸被奸人所陷，致令諸多磨折，朕代太上皇謹表歉意。爲表其功，朕即加封趙鼎爲護國公，總首輔之職，欽此！」

趙鼎拜謝畢，即站回文臣班首。丹墀之下，便剩下賴布衣一人。

孝宗含笑相問，道：「賴先生待朕有如子侄，朕有今日，皆先生所贈，先生向朕有甚請求，朕無不答允！」

賴布衣微微一笑，朗聲道：「啓奏陛下，草民但欲朝政清明，百姓得享太平，吾願足矣，豈敢他求？」

趙昚深知賴布衣脾性，感慨道：「先生待朕之恩，雖官祿亦難於相報，朕只依遵先生之言，勤修政事，善待百姓，以報先生栽培之恩便了！」

賴布衣一聽，喜道：「能聽陛下一言，吾願足矣！只要莫忘這八字眞言，自有天助，振興宋室，指日可待矣！」

文武百官聽趙昚與賴布衣一番對答，均感趙昚確有治國之才，賀道：「陛下聖明，臣等感佩！」

趙昚微笑道：「人心關乎國運，故有時人心比天心更存關要，有一等人，機詐存心，不能替君父分憂，專好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更甚者勾結外族，欲亂我宋室朝政！」趙昚口氣漸漸嚴厲，道：「像這等人，若論祖宗之法，當如何處之？賊寇易治，衣冠之盜難除，諸臣公各宜洗滌肺腸，消除歧見，共修德政，贊朕中興！此朕切望於衆卿家也！」

孝宗趙昚義正辭嚴，登時把滿朝文武輕視他年少無知之心驅除，皆跪下奏道：「臣等謹遵聖諭！」

此後孝宗趙昚果然有一番作爲，先是廢除與金國稱臣屈辱和約，兩國平等相待；其後又下詔中外，痛陳朝政缺失，再是平反寃獄，追封岳飛、楊再興、虞道介等烈士忠魂，下詔抄滅秦檜九族。一時頗有清明氣象。

虞允文不久亦由賴布衣苦勸之下，入朝匡扶趙昚。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金國命李通爲大都督，自淮水渦口渡江，分五路南下進侵南京。一路勢如破竹，直達蕪湖采石磯。虞允文單身匹馬飛馳采石，只見宋帥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於道旁。虞允文大怒，立招殘兵，高竪帥旗，向將士勉以忠義，指揮五千精兵，佈列大陣，分船列爲五，其二東西夾擊，其一穩駐中流，另二藏於小港以爲後援，更於采石磯四周以上佈伏疑兵，亂敵心性。金兵攻至，被虞允文率五千精兵大敗之，金兵在采石磯一役，竟死傷十萬，元氣大傷。金主驚呼道：「宋朝但教有虞大帥在，金國將永無寧日矣！」可惜虞允文壽數不長，年僅五十，便一病去世。此是後事，表過不提。由此足見賴布衣之預伏神機，當眞鬼神莫測！

賴布衣在京師臨安之事已了，對孝宗欲加封之高官厚祿一笑置之，不久便與楊振興、司馬福、李二牛等一道，離臨安施然而去，自然又有另一番膾炙人口的嘖嘖奇事！

——「本篇完」

小故事大道理

兩種影響

去年有一天早上，我經過士林，看到很多小學生在馬路上掃地，當時我就下車問他們，他們說：「是老師說的，總統要我們早起掃地。」這就是因爲他們學校裏以爲總統住在士林，所以要學生把馬路打掃乾淨，做給總統看。大家都知道，總統提倡新生活，自然是要大家早起，但是並沒有要小學生一早起來打掃馬路，況且打掃馬路有清道夫，爲什麼要小學生來掃呢？這種作風，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好，但實際上的效果是最壞的，因爲這樣，對小學生有兩種很壞的影響，一是影響了他們的身體健康，一是養成了他們一種虛僞欺騙的心理。

（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上文提要： 南宮天賜與楚嫣煙再到少林寺查詢四禽門之首禿鷹，懷疑是大通和尚，經過証實並非此人，謀害南宮世家的人並非少林寺，見到余恨生——慕容甡之後，一齊回家，便將此行告知父親和萬仲棠，並將任尚珩殺了大通和尚，取了少林佛經，出賣自己逃去無踪等事說出……少林宏海大師等帶丐幫幫主梁琪來南宮世家請萬仲棠診治腦部重傷之病……



南宮天賜傳奇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大地情仇

誅殺鷹犬餘黨　商談婚事迎娶

「天賜哥，你還沒有嘗試，又怎知明月姐姐不願意呢?」楚嫣煙百般開解着道：「我相信只要你誠意地和她解釋，明月姐定會回心轉意，重投你懷抱的!」

慕容甡與上官婉兒在日前遊河時，早已從南宮天賜口中得知他和藍明月之一段情，也道：「表兄，給自己一點信心，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只須低聲下氣一點，向藍姑娘苦苦哀求，她定會被你一片痴情所動的。」

南宮天賜道：「只要明月願意不再怪我，別說我苦苦哀求，便是要我做任何事情，我也願意。」

上官婉兒道：「但是天賜大哥，你屆時可不能把楚嫣煙姐姐忘了，否則我和慕容大哥不會放過你。」

南宮天賜尷尬地一笑，他也有點担心，若然明月不記舊仇，重回他懷抱，但卻不肯接受楚嫣煙的話，那時他眞的不知如何是好。

他實在不敢想那麼多，忐忑不安地向徐州進發，要不是楚嫣煙逼着他，他實在不願意往找藍明月。

*　*　*

藍克儉看見南宮天賜來訪，大為高興，但他發覺南宮天賜身側有着一個美若天仙，溫柔可愛的楚嫣煙，不禁心中暗暗替姪女藍明月担憂，為她叫屈。

他的眼光落在楚嫣煙、慕容甡及上官婉兒身上，欲言又止。

南宮天賜忙道：「藍莊主，這裏全是自己人，甚麼話都可以直說。」

藍克儉道：「有關天地會之事，令尊和楚島主前一段日子會和我們密切聯絡過，一切都進行的非常順利，台灣那裏剛有消息送過來，耿精忠很可能有變，但鄭少主決定不理會耿精忠，照原定計劃出兵，日期是在下月。」

南宮天賜道：「陳參軍可有吩咐我們該如何做?是否需要我們暗中接應?」

藍克儉搖搖頭，道：「陳參軍叮囑我們，千萬不可露臉支持義軍，更不須任何接應。我們只要幹好份內事，培植人手，散播民族大義便成。屆時若有動用天地會人手之必要，他再和我們聯絡。」

南宮天賜道：「那麼暫時便勞煩莊主多費心了。在下已查出太原絕塵山莊之褚天鷹可能便是禿鷹，現在便是前往找他算帳，至於司徒秉，他已親口承認是烏鴉，被我們殺掉了。」

藍克儉聽南宮天賜之語氣，似是順道經過徐州，前來藍家莊告訴他有關禿鷹及烏鴉之事，無其它目的，不禁略為失望。只因藍明月已於月前產下一麟兒，若再不解決兩人之間之問題，姪女明月之處境實令人担心。

他心裏雖為藍明月焦慮，但卻沒有把眞相說出來，只道：「天賜世兄，人手可足夠嗎?可要撥出一些敎裏弟子以壯聲威?」

南宮天賜道：「去絕塵山莊算帳之事，已有少林寺及丐幫聯手，實力綽綽有餘，莊主不必費心。在下這趟來徐州，實有一事求莊主幫助。」

藍克儉忙道：「世兄請說!」

南宮天賜道：「在下希望能夠與令姪女明月見上一面，請莊主幫忙，與明月說上一聲。」

藍克儉心中一動，急道：「世兄要見明月，可有甚麼事嗎?」

南宮天賜只得坦然相告，道：「莊主，實不相瞞，在下與明月已相愛多時，只因在下一時失手，錯把令兄殺死，明月便因此對我不諒。這次來徐州，我的主要目的便是找她，希望她能諒解我之苦衷。」

藍克儉心中大喜，道：「天賜世兄，若世姪女對這事並不介意，你打算如何?」

南宮天賜聽見藍克儉這樣說，知道事情可能有轉機，連忙道：「在下已稟明家父，只要明月點頭，待太原絕塵山莊之事辦妥，便可接她回金陵成親。當然，這還須莊主同意。」

藍克儉心裏登時高興萬分，但不動聲色，向南宮天賜身側之楚嫣煙瞟過一眼，道：「世兄，這事我絕對同意，但……」

南宮天賜會意，道：「這其中還有一件事，必須明月同意，請問莊主，明月可在嗎?」

藍克儉道：「天賜世兄，在告訴你明月在處之前，我必須弄清楚一件事。你為何一定要把殺死家兄之事扯在自己身上呢，莫非你另有用意?」

南宮天賜大惑，道：「莊主，我把殺死令兄之事扯在自己頭上?那時你亦在場的啊!在下扮成青衣中年人之事，你早已知道，為何會如此說?」他先入為主，總是以為自己當日所殺的便是明月之父親藍克勤。

藍克儉道：「我也在場，怎麼會……啊，我明白了!天賜世兄，你弄錯了!」

南宮天賜道：「我弄錯了?莫非……」

藍克儉失笑道：「當日在普陀山時，家兄與我分道找尋三弟下落。家兄是被宇文就及一身穿藍衣的青年所殺!這兩人都已被你殺掉，你只可說是替我們藍家報了仇。我還不會向你道謝哩!」

南宮天賜道：「那麼我當日所殺的那位身手甚高的人並不是令兄?」

藍克儉大笑，道：「原來你因為那人與我在一起以及身手比我高，便認為他是家兄!天賜世兄，那人只是本敎一名堂主。本敎的堂主，身手都不錯，有一兩個甚至比我還強上少許呢。」

南宮天賜恍然大悟，大喜道：「原來這事，我一直耿耿於懷，日夕不安。」

藍克儉道：「我還道你對明月抱有成見，故意把這事扯到自己頭上，令她對你怨恨。原來竟是一場誤會，那便容易辦了!明月不是心胸狹窄，不能容人之醋娘子，其他的小事，應毫無問題，你們大可放心。」

南宮天賜與楚嫣煙大喜望外，楚嫣煙更搶着道：「藍伯伯，請問明月姐姐在那裏，我們這便去見她。」

藍克儉微微笑道：「明月現在離此不遠之白雲庵，你們快點前去吧。」跟着便把白雲庵之地點詳細說出。

南宮天賜等人立即向藍克儉告辭，那知他卻神秘地一笑，道：「天賜賢侄，你在途中，不妨想一個名字，適合男孩子用的。」

南宮天賜不明所指，滿臉糊塗的問道：「男孩子的名字，幹甚麼?難道去白雲庵不可用眞實姓名?」

到底還是楚嫣煙冰雪聰穎，她一聽已知道藍克儉話中含義，笑道：「天賜哥，你這人眞是蠢，明月姐姐應是有了你的骨肉，並且是一個男孩子。你還不明白嗎?」女孩子畢竟是對這些事情較為敏感。

南宮天賜聽了，那喜悅實在難以形容，急道：「莊主，是眞的嗎?」

藍克儉點頭微笑，道：「已有兩個多月大了，只等待你給他起名字。」

南宮天賜也不待藍克儉說畢，便已拉着楚嫣煙往外間走。慕容甡與上官婉兒見了，不禁發出會心之微笑，跟了上去。

藍克儉望着四人之背影，老懷堪慰地輕捋頷下短鬚。

*　*　*

「甚麼?明月已帶了孩子在今晨離去?師太，這是眞的嗎?」南宮天賜大為吃驚。

「施主，出家人不打誑語，貧道欺騙你作甚?」白雲庵主靜因師太道。

「請問師太，可知明月姐姐去了那裏嗎?」楚嫣煙連忙問道。

靜因師太搖搖頭，道：「明月在不久前，把孩子交給乳娘照顧，說要跑一趟江南。昨天回來時，便悶悶不樂，那知在今早竟帶了孩子，不辭而別。貧尼也不知她到那裏去了，剛打算通知藍莊主，施主們便到。」

南宮天賜呆若木雞，喃喃道：「明月，妳和孩子跑到那裏去了?敎我往那裏找你?」

慕容甡道：「表兄，我們不若折回藍家莊吧，也許藍姑娘是回家哩。」

南宮天賜道：「她是今早便離開的，應已抵達多時，怎麼會遇不上我們?」

靜因師太道：「南宮施主，請恕貧尼多言，不知南宮施主前來找明月，有何事情?」

楚嫣煙搶着回答道：「師太，天賜哥是來接明月姐姐回家的。」

靜因師太道：「接明月回藍家莊?為何藍莊主不與你們一起?」

楚嫣煙道：「師太，妳誤會了，不是藍家莊。明月姐姐是南宮家的媳婦，當然是金陵南宮家了。」她福至心靈，把藍明月硬說是南宮家的人，希望靜因師太能因此說出藍明月之去向。在楚嫣煙心目中，她有着預感，認為靜因師太可能會知道藍明月之下落，只不過不說出來。

靜因師太注視楚嫣煙片刻，微笑道：「原來明月是南宮家的媳婦，貧尼倒不知道。她連成了親這事也不曾告訴貧尼。」

楚嫣煙打蛇隨棍上，搶着道：「師太，天賜哥和明月姐因有了誤會，致兩人分開，請師太可憐他倆，讓他們夫妻重

聚，一家人團圓吧。」

靜因師太道：「姑娘，妳莫非認爲貧尼把明月姑娘藏起來，有心拆散他們嗎？」臉上卻仍是帶着笑容。

楚嫣煙急道：「師太，請不要誤會，晚輩只是請求師太指點迷津，令天賜哥一家重聚吧了，怎敢誣說師太把明月姐姐藏起來？」

楚嫣煙精乖伶俐，惹人可愛，靜因師太一看便喜歡，道：「姑娘，妳也是南宮家的人？」

楚嫣煙心有所觸，道：「這要看看明月姐姐的意思了！」隨即發覺失言，掩着櫻桃小咀。

靜因師太不禁失笑，道：「姑娘，妳眞的希望南宮施主和明月夫婦重逢團圓嗎？」

楚嫣煙急道：「師太，晚輩是眞的如此希望的，晚輩一點也沒有欺騙妳在老前輩。」

靜因師太微笑點頭，道：「念在妳如此誠懇，貧尼便指導妳一個迷津吧。但是，姑娘，妳可得答應貧尼一個條件。」

南宮天賜搶着回答，道：「師太，只要能找着明月，晚輩甚麼也可以答應。」

靜因師太斜乜了他一眼，道：「這可不關你的事，要不是你糊塗，怎會害的明月終日眼淚洗臉？」

南宮天賜登時噤若寒蟬，不敢作聲。

靜因師太轉向楚嫣煙，問道：「姑娘，如何？妳可答應嗎？」

楚嫣煙不知如何是好，看靜因師太的語氣，那條件是要她離開愛郎南宮天賜，讓藍明月與南宮天賜過那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

她知道只要一點頭，自己便很可能會失去愛郎。但若是她搖頭的話，南宮天賜很可能便會找不着藍明月，屆時，南宮天賜雖然會與她一起，但他會不會怪自己呢？這是肯定的，他定會怪自己不答應靜因師太的條件，使他夫妻分開，骨肉分散。

她一咬下唇，點頭道：「師太，晚輩答應。便是任何條件，我也答應。」

靜因師太道：「妳不後悔？妳可要考慮清楚，貧尼這條件可能會非常苛刻的！」

楚嫣煙道：「晚輩絕不後悔！」

靜因師太道：「貧尼希望妳能夠離開南宮施主！」

楚嫣煙聽見靜因師太的條件果然是着她離開愛郎，登時搖搖欲墜，但強忍着眼淚，道：「可以。」

靜因師太微笑道：「姑娘，妳如此捨己爲人，貧尼甚爲佩服，只是，貧尼之條件還沒有說畢，妳便搶先答允，未免太心急了。」

楚嫣煙這時已是萬念俱灰，呆呆的不懂回答。南宮天賜大急道：「嫣煙，妳不要……」

靜因師太續道：「妳要離開南宮施主，爲期兩年。這兩年內，妳必須留在白雲庵裏，隨我學藝。兩年時間，以妳之聰敏及天賦，應可盡得貧尼心得。藝成後，妳方可以重返南宮家，與南宮施主一起。」

楚嫣煙大喜，問道：「我可以回南宮家，與天賜哥在一起？」

靜因師太微笑點頭，道：「傻丫頭，明月是貧尼徒弟，妳也是貧尼徒兒，貧尼怎會如此厚此薄彼，强把妳和南宮施主拆散，只讓明月心願得償？」

楚嫣煙連忙跪了下來，道：「師傅，楚嫣煙給妳叩頭了。」

靜因師太也不客氣，受過楚嫣煙之大禮後，方扶她起來。道：「稍後，妳可與明月先回金陵，待成親後才回這裏學藝，只是，我先告訴妳一件事，本門武功，若能以處子之身開始，則事半功倍，否則便難登大乘。妳明白爲師之意思嗎？」

楚嫣煙臉紅紅的垂下頭，低聲道：「徒兒知道，徒兒自會記得。」

靜因師太轉向南宮天賜道：「南宮施主，當嫣煙回來後，你可以每隔三個月來一趟白雲庵，與嫣煙相聚一天，略消相思之苦。你可有異議嗎？」

南宮天賜忙道：「晚輩但憑師太的安排。」

靜因師太道：「實不相瞞，貧尼確實也不知道明月現時在那裏。但貧尼對明月之品性知之甚詳，她此舉只不過是一時之間想不開，過後便會後悔，爲了孩子之將來設想，她絕不會帶着孩子到處跑，讓他吃苦的。若貧尼所料不差，很快她便會回來，或是跑回藍家莊。施主只須在這兒稍爲等候，便可與明月相聚。」

南宮天賜聽見靜因師太也不知道明月之下落，不禁萬分失望，半信半疑的問道：「師太，明月眞的會回來這裏嗎？」

靜因師太微笑道：「南宮施主，貧尼之推算，至今仍不會有一次失誤。」

南宮天賜無法可想，只得默默靜坐，等候藍明月回來。

時光一點一滴地溜走，轉眼間兩個時辰便已過去，太陽逐漸西下。南宮天賜四人，自從早晨時吃過早點後，直至現在，滴水未進，已是飢餓不堪，但見靜因師太毫無表示，也不便開口，空着肚子靜靜地等候。

驀地，一聲嬌呼使南宮天賜心頭一震，道：「天賜哥！」一條纖小的身形，已如乳燕撲進大殿，投入南宮天賜之懷裏，不是他朝思暮想的藍明月還會是誰？

跟隨着藍明月進入大殿的，還有藍克儉和一乳娘打扮的女子，手中抱着一個胖胖白白，惹人喜愛的男嬰。

「明月，眞的是妳，可把我等得苦了！」南宮天賜緊緊的擁抱着藍明月道。

「還說哩，我已等了你那麼長的日子，到現在你才來。」藍明月撒着嬌道。

「阿彌陀佛，現在一家團聚，那便好了，大家且來吃點素菜，略爲慶祝吧！」靜因師太道。

藍明月這才想起一旁還有着不少人，登時滿臉通紅，掙扎推開南宮天賜之擁抱。

楚嫣煙連忙上前，低聲叫道：「明月

姐姐！」

藍明月早已見過楚嫣煙，只不過那時之心情和現時比較，簡直有天淵之別。她握着楚嫣煙一雙手，親熱地應道：「嫣煙妹妹！」

一場誤會，從此冰釋。

* * *

久別重逢，南宮天賜與藍明月心中，有着千言萬語，亟待傾訴，只是南宮天賜等人，還須前往太原，不能久留徐州。

藍明月本想跟隨南宮天賜等人前往太原，但是嬰孩尚幼，極須照顧，藍明月雖曾跟隨靜因師太學藝，爲時卻不久，而且因已破身關係，成就不大。因此靜因師太吩咐她留在徐州，照顧小南宮，待南宮天賜回程時才接她倆回金陵。

藍明月沒有辦法，只得依依不捨地和南宮天賜道別。

南宮天賜離開徐州時，心情開朗，滿臉喜悅之色，與他前往徐州那種忐忑不安之情，實有天壤之別。

楚嫣煙也是滿臉高興，她不但獲得藍明月之接納，更多了一個師傅。從藍明月口中，她獲悉靜因師太的武功，比南宮天賜及她爹楚劍清還高明得多。因此，她雖然要暫別愛郎一個短時間，她也覺得這一點犧牲是值得的。

南宮天賜等四人剛進入太原，已有丐幫弟子和他們聯絡，指點他們前往城外一巨宅。

巨宅裏，除丐幫的人手外，其餘的人都齊集着。

南宮逸看見愛子喜形於色的來到，便笑問道：「天賜，一切順利嗎？」

南宮天賜連忙拉了南宮逸往一旁，急不及待的低聲告訴他徐州之行經過。

南宮逸聽見不但添了一個媳婦，更多了一個男孫，高興得老淚縱横，道：「這太好了，待這裏的事辦妥，我們立即便回徐州，把明月及孩子接回金陵，補辦喜事。」

南宮天賜道：「爹，這趟回金陵，孩兒打算和嫣煙也一併成親，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南宮逸道：「爲父怎麼會有意見？我這便和楚前輩說，徵求他的意見。」說罷便往向楚劍清提出婚事。

楚劍清望了愛女一眼，呵呵大笑道：「好！好！南宮老弟，你認爲該怎辦便怎麼吧。只是，嫣煙這丫頭少不更事，他日你可要多加管教。」

南宮逸道：「楚前輩太客氣了，嫣煙善解人意，惹人喜愛，天賜能娶到她，實是三生修來的福緣。」

楚劍清道：「老弟，我們已是親家了，你還是前輩長，前輩短，難道不覺得刺耳嗎？」

南宮逸尷尬萬分的笑着，道：「楚兄說的是。」

楚劍清道：「老弟，照我看，你侄兒和婉兒之感情也不錯，不若由我和上官老弟說一句，順道一起辦喜事吧。」

南宮逸大喜，道：「小弟當然求之不得，只是得勞煩楚兄作冰人了。」

楚劍清一拍胸膛，道：「慕容甡這小子，比起天賜毫不遜色，上官老弟一定答應的，這事包在我身上。」

* * *

南宮天賜、慕容甡、楚嫣煙及上官婉兒四人，伏在絕塵山莊外一幽暗地方，遠遠地監視着絕塵山莊。他們的任務是提防對方有奇兵突然出現，及隨時接應業已殺進莊裏的丐幫門下及忘憂島弟子。

絕塵山莊裏，殺聲震天，顯示出進莊的丐幫及忘憂島高手遭遇了對方之頑强抵抗。

「天賜哥，絕塵山莊果然是早有準備，我們要不要殺進去，接應爹和梁幫主？」楚嫣煙整個人都靠在南宮天賜身上，在他耳邊低聲地說着。

「禿鷹這狗賊，對我們及忘憂島的行踪早已留意着，怎會毫無防範？只是，他們絕不會想到我們還有丐幫及少林寺兩路人馬助陣，定會大失預算。莊內還沒有暗號傳出，顯示你爹和梁幫主等人已足夠應付，我們還是提防對方有沒有奇着吧，不可過早現身。」南宮天賜輕咬着楚嫣煙之耳朵，低聲回答。

兩人身側不遠之慕容甡及上官婉兒亦緊緊的依偎着，靜心留意四周之動態。自從上官鼎答應了他們之婚事後，兩人之態度登時顯得親密了不少。

「表兄，這數日來，太原附近官兵活動頻密，我眞恐怕褚天鷹這狗賊會把官兵調來對付我們。」慕容甡道。

「表弟，這個你可以放心。暗探副統領之職權雖大，但也不能隨意調動八旗子弟兵，太原的綠旗營，已於日前東調，應付鄭少主之義師，我們唯一要提防的，只是褚天鷹所統領着的暗探鷹犬。」南宮天賜道。

他的話剛說畢，遠處傳來一長兩短之嘯聲，南宮天賜一聽，急道：「是爹那方面傳來的，我們趕快去。」

四人如箭射往南宮逸及二位少林寺高僧藏身之處，只見南宮逸等人正和十多名黑衣人搏鬥着。

南宮天賜四人見狀，急忙拔出長劍，加入戰團。

「天賜，這些全是鷹犬，一個也不能放過。」酣鬥中的南宮逸大嚷道。

南宮天賜對這些投靠韃子，爲害漢人之走狗極爲痛恨，也不用父親提點。「大悲三式」中之「悲從中來」已使出，殺向黑衣人。

數十年前，馬悲鴻憑藉着「大悲三式」橫掃武林無敵手，把江湖弄得天翻地覆，這「大悲三式」之厲害可想而知。

只見首當其衝之三個黑衣人，已是肚破腸流，手足折斷，眼看是活不成了。

慕容甡也如猛虎出柙般，施展出新近學成的家傳劍法，把一名黑衣人劈倒劍下。

餘下的黑衣人，登時胆破心驚，那敢戀戰，紛紛逃走。

南宮天賜知道若然讓這些鷹犬逃脫的話，後患無窮，「悲從中來」已再度使出，把意圖逃走的黑衣人殺掉了一半。

少林寺的三名高手，原不願意大開

殺戒，但經過南宮逸出聲提醒，知道若逃掉一個敵人，定會給少林寺帶來麻煩。高喧一聲佛號，分別截下了餘下之黑衣人，一一撲殺。

十多名黑衣人，在南宮天賜四名生力軍加入戰團後，只轉眼間便被殺得一個不留。

南宮逸道：「天賜，鷹犬已全部被消滅，褚天鷹應無其它後着，我看你不若和嫣煙也進莊內一看，只留下甡賢侄和婉兒在這裏負責接應便行了。」

南宮天賜點點頭，便與楚嫣煙雙雙撲進絕塵山莊內。

莊裏，橫七豎八的倒卧着不少人，南宮天賜看見死傷的，大部份都是絕塵山莊方面的人後，登時大為放心。

場裏，丐幫幫主梁琪正在與一名鷹目勾鼻的中年人相鬥着，兩人武功不相伯仲，打得劇烈萬分。

除了兩人仍是鬥得半斤八兩外，餘下的情況却是一面倒，絕塵山莊方面簡直毫無反抗之餘地，丐幫和忘憂島已經控制全局。

忘憂島島主楚劍清笑吟吟的站在一旁，監視着梁琪和那鷹目中年人之生死鬥，至於上官鼎則追殺着絕塵山莊之餘孽。

南宮天賜與楚嫣煙雙雙跑到楚劍清身側，楚嫣煙道：「爹，那和梁幫主交手的人是否便是褚天鷹？」

楚劍清笑點頭，道：「這廝便是褚天鷹。嫣煙，妳可知嗎！他現在已是名符其實，眞眞正正已變成了一頭禿鷹了，呵！呵！沒有了爪子的鷹，能有甚麼氣候？」

南宮天賜道：「楚前輩，這廝在這佈置了十多頭鷹犬，但都全部消滅了。」

酣鬥中之褚天鷹看見南宮天賜與楚嫣煙從外而進，已略知情況大為不妙，登時心亂如麻，一時大意之下，險些兒被梁琪一杖擊中。

突然間，從外湧進了十多名道士及尼姑，一名中年道士大喝道：「各師兄弟，立即協助丐幫同道，誅殺絕塵山莊餘黨。」

「各位師妹，為伸張武林正義，我們不能放過這些殘害武林同道之鷹犬，弱了我們峨嵋之聲譽。」

武當、峨嵋兩派，不知從何得知消息，趕來援手。

褚天鷹臉色大變，他實在想不到竟有如此變化，向梁琪猛攻數劍，便欲逃走。

南宮天賜早已留心着他一舉一動，見他打法急劇改變，已洞悉他的心意，一個箭步便撲向場中。

褚天鷹一輪急攻，剛把梁琪逼退數步，便已看見南宮天賜撲了上來，大吃一驚之下，連忙抽身後退，便要往莊外逃跑。

那知道，不遠處一條白色人影閃電般在身前攔截着，褚天鷹無暇思索，一劍便劈向那條白色人影。

攔截着褚天鷹的，正是剛才從莊外撲進的慕容甡，只見他不慌不忙，一式慕容世家之家傳絕技「游龍戲鳳」便迎了上去。

慕容甡手上持着的，便是南宮天賜早年行走江湖使用那柄削鐵如泥之「藍纓劍」。冷森森的劍氣，加上那奪目青虹，實使人不寒而慄。

褚天鷹知道厲害，那敢招架，急忙閃避，慕容甡得勢不饒人，另一絕招「龍游四海」便跟着使出。

慕容家的劍法，享譽武林多年，再配上那柄吹毛可斷之寶劍，其威勢實可想而知。不遠之南宮天賜見狀，急忙大嚷：「表弟劍下留人。」他希望能夠留下活口，藉此套出餘下之兩人是誰。

只可惜南宮天賜之聲音還是慢了一步，但見寒光過處，褚天鷹那六陽魁首，已脫離身軀，飛出丈餘，洒起一片血雨，把慕容甡那一身雪白的衣裳，弄得血跡斑斑。

慕容甡收劍入鞘，向南宮天賜道：「這狗賊罪該萬死，難道表兄還要饒他一命嗎？」

南宮天賜解釋道：「表弟，這狗賊萬死難辭其咎，只是他一死，追查餘下兩人之線索便從此中斷。」

慕容甡這才醒悟南宮天賜喝止他的原因，吶吶道：「是啊，我竟然忘記了這一點，怎麼是好？」

南宮天賜道：「表弟，不用担心，我們開始時不是也毫無線索嗎？還不是逐一追查出來！元凶已伏法，其餘的不難找出來。」

這時，羣雄已經把絕塵山莊餘黨全部消滅，只留下一些下人不會殺掉。

上官鼎跑了過來，大惑的道：「可眞奇怪，這莊子裏的人，除了一些下人外，竟然找不出半個家眷來。」

楚劍清道：「如此看來，絕塵山莊實在是滿酋的一個暗探基地，絕非一個武林人之家那般簡單。」

上官鼎道：「島主，我們該如何處置這些下人？」

楚劍清道：「這些人都是無辜的平民，殺了實在冤枉，但留下的話，清廷可能從他們口中查出我們身份，後患無窮。」

那羣下人聽了，紛紛惶恐萬分的跪下，齊聲道：「請大俠饒命，我們絕不會說出今晚之事的。」

楚劍清道：「上官老弟，唯今之計，只有把他們全部帶往忘憂島，稍後才把他們的家眷也一併送去，你問他們可願意否。」

那羣人知道若然不願意，實無活命機會，紛紛點頭。

這時，在莊外的南宮逸及二名少林高僧亦已來到，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五十多歲的道士及一中年尼姑。

羣雄之中，除梁琪久跑江湖，認識那道士及尼姑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知兩人之身份，南宮逸便給衆人介紹，竟是武當掌門白鶴道長及峨嵋掌門慧空師太。

原來兩派近年來，表面上雖對江湖中事不大理會，暗中却是密切注意着各門派之一舉一動，及調查昔年南宮、慕容兩家被襲之眞相，目前，更查得丐幫與絕塵山莊勾結，投靠清廷，殘害同道，懷疑與昔年兇案有關，便暗中監視兩派行動。

當發覺丐幫大舉動員，前往太原後，便立即召集門下高手，前來絕塵山莊一探究竟，若能証實丐幫與絕塵山莊之罪狀，便予迎頭痛擊，那知在莊門外便碰上南宮逸等人，獲悉一切。

楚劍清道：「現在元兇已除，我們得盡快離開此間，否則韃子兵聞訊趕來，便麻煩多多。上官老弟，立即率領島中兄弟及那些絕塵山莊的下人撤退，先回金陵。」

上官鼎連忙領命，慕容甡及上官婉兒也隨着他先行離去。

少林、武當及峨嵋等人紛紛告辭。丐幫弟子亦帶着死傷之門下，迅速撤走。

楚劍清笑道：「南宮老弟，我們也得快點了，你那徐州之媳婦，想必等得不耐煩，抱着你的孫兒在山下盼望着哩！」

＊　＊　＊

藍明月並沒有楚劍清所說般，抱着小南宮在山下等候着南宮天賜回來接她，她只暗中計算着日子，預計着愛郎在那一天會抵達。

驀地，一個尼姑跑了進來，道：「明月師妹，師傅有命，要妳把孩子帶出大殿。」

「師姐，是不是他們來了？」藍明月急急問道。

「不，只是師伯來了，要見上孩子一面。」那尼姑道。

「師伯？我們怎會跑出一個師伯來了？為甚麼不聽見師傅提及的？」

「我也不知道啊！出去看看便知嘛。」

藍明月急忙抱了小南宮，跑出大殿。只見一個年已古稀的老僧，正在和師傅靜因師太閒談着。

「明月，快來參見師伯。」靜因師太道。

藍明月連忙抱着小南宮，便要下跪。那老僧大袍一拂，便托起她的身軀，道：「不用了，我最不喜歡這套，妳便是天賜那小子的妻子嗎？」

藍明月點點頭，道：「師伯明鑒，師姪還不曾與天賜哥成親。」她不明白這師伯為何與愛郎如此熟絡。

「那小子眞是混帳！讓我看一看孩子！」老僧笑罵着，從藍明月手中接過小南宮，仔細地端詳着那紅潤如蘋果的小臉龐。

片刻後，老僧搖搖頭，道：「這小東西雙目精靈，骨格奇佳，比那小子强得多了。只可惜眉間呈現煞氣，若跟着那小子，定會掀起無限殺孽。比我當年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藍明月大吃一驚，道：「師伯，那如何是好？」

老僧道：「唯一辦法，是由我帶走這小東西，慢慢管教，希望能潛移默化他那股戾氣，否則江湖定被他弄得地翻天覆。」

藍明月見老僧要帶走愛子，大急道：「師伯，那……」

那知道灰影一閃，老僧已帶着小南宮，飄出殿外，道：「告訴那小子，這小東西由我帶走了，你們每年可來探望一次，那小子會知道在那裏的了！」說畢，已跑得無影無踪。

藍明月手足無措，焦急地望向靜因師太，道：「師傅，我的孩子……」

靜因師太笑了笑，道：「那孩子有他師祖照顧，實是莫大機緣，成就定會比天賜還高，妳還担心甚麼？」

「師祖？莫非師伯便是天賜哥的……」

「是的，妳師伯便是天賜哥的師傅，亦是當年殺人不眨眼之馬悲鴻，後來大徹大悟，落髮出家。」

「但是，師伯他老人家懂得帶孩子嗎？」

「妳放心吧，他自有辦法的。」說到這裏，靜因師太略爲停頓了片刻後道：「明月，妳快點出殿外迎接吧，妳爹和天賜到了。」

藍明月連忙跑了出去，果然是南宮天賜一大羣人到了，她一頭便撲進愛郎懷抱，哭訴着：「天賜哥，孩子給你師傅帶走了！」

南宮天賜道：「妳說甚麼？我師傅帶走了我們的兒子？我師傅怎麼會知道孩子在這裏的？妳肯定他是我的師傅嗎？」

藍明月連忙把經過說出來。

南宮天賜這才明白，道：「明月，快來見過爹和幾位前輩。」跟着便給她引見各人。

藍明月連忙下跪行禮，道：「明月見過伯父。」

南宮逸見愛媳果然美麗動人，與楚嫣煙各有不同之美，登時大爲高興，扶起藍明月，笑道：「還叫甚麼伯父，嫣煙亦已改口叫爹了！快改稱呼。」

藍明月紅透耳根，垂下頭來，低聲叫道：「爹。」

藍克儉道：「我們還是進殿裏給師太請安吧！」

一行人便魚貫入殿，參見靜因師太。

* * *

金陵南宮世家裏洋溢着一片喜氣，忙着籌備南宮天賜與藍明月、楚嫣煙及慕容姓與上官婉兒之婚事。

楚劍清此刻正與南宮逸暢談着婚事之細則，卻見上官鼎帶着一年紀較大之下人來到，便道：「上官老弟，可有特別事嗎？」

「回稟島主，這人是絕塵山莊跟隨着來的，他說有事向島主請求。」上官鼎道。

「有甚麼事嗎，不要害怕，隨便說出來吧！」楚劍清心情大好，和顏悅色地道。

「島主老爺，小的與其他各人，因世居中原，恐怕不能習慣移居南海，故推舉小的向老爺求情，希望老爺能允許我們留在中原。」

楚劍清雙眉一皺，道：「不是我不願意你們留在中原，只是你們若被清廷鷹犬抓着，不但我們痲煩多多，你們也性命不保，你明白這一點嗎？」

那人連連叩頭道：「小的明白，只是，在絕塵山莊裏，從來沒有別人來過，沒有其他的人認識我們這些下人。只要島主老爺答允讓我們留下，我們可以發誓，絕不會把絕塵山莊之事說出。」

南宮逸也覺得他們可憐，道：「楚大哥，不若便把他們留在金陵吧！」

楚劍清道：「南宮老弟，我只怕他們中有人心懷不軌，向清廷告密。」

那人急忙道：「島主老爺，小的可以發誓，一定不會告密的。」

楚劍清道：「既然如此，你們便留在這裏做事吧。只是，你們可明白一點，我們武功高明，清廷是不能奈何我們甚麼的，若然你們向清廷告密，受害的只是你們。」

南宮逸也道：「你們若好好的在這裏工作，我定不會待薄你們的！」

那人歡天喜地的連連叩頭。

突然間，一名下人跑了進來，道：「老爺，藍莊主來了。」

還沒有說畢，藍克儉已在萬仲棠陪同下來到。

「楚兄，南宮兄，你們看看這字條。」藍克儉急不及待的遞上一張字條。

楚劍清接過一看，大訝道：「怎麼白鷺和灰鴿竟會是他們兩人？」把字條遞交南宮逸。

南宮逸急忙接過，也大爲吃驚，道：「眞想不到，原來他們便是武當及峨嵋之白鶴道長及慧空師太兩個掌門人。藍兄，你這字條從何得來？」

原來藍克儉在替明月準備嫁妝時，竟發覺家中收藏珍寶處有一奇形怪狀之凹位，心中一動，便把當日南宮天賜交給他的玉珮——那塊亡父臨死時給予南宮天賜的玉珮——套了上去，果然齒口吻合。

藍克儉急忙向兩旁旋轉，一扭之下，竟露出一個暗格，暗格裏便是藏着這字條和一件寬大黑袍。藍克儉閱讀過那字條後，便立即趕來金陵。

「楚大哥，既然最後兩人之身份亦已水落石出，我們怎辦？」

「既然已知道他們之身份，也不怕他們有甚麼花樣可以弄出來，待天賜及姓兒兩人之婚事辦妥後，我們再詳細研究如何找他們算賬。」

只是，他們卻沒有機會找白鶴道長及慧空師太算賬了。在第二天，已傳來消息，說兩人在絕塵山莊回山後，分別把派中掌門之位傳給弟子，便失去踪影。

南宮天賜嘆了一口氣，道：「便宜了他們，日後才慢慢找他們兩人算賬。」

南宮逸卻說道：「找他們兩人算賬之事慢慢再說罷，當務之急乃是快點增強南宮家的實力。」

楚嫣煙大惑不解，道：「爹，我們現時之實力還不夠嗎？還要如何增強？」

南宮逸笑道：「那還容易？妳們多生幾個孩子便成了！」

楚嫣煙與藍明月兩人登時紅霞滿臉。

（全文完）

上文提要：龍大衞和賭徒林先生是好朋友，賭徒的妻子叫安妙，比賭徒還好賭，眞是賭夫賭妻一對，可惜安妙將賭徒輸掉，連丈夫也押上了。龍大衞正爲賭徒担心，不久收到了賭徒寄來的血淋淋耳朵，去找安妙查詢有關他們的事，據說賭徒賭德很好，從不「出千」，卻不幸反被人「千」了，看來安妙餘情未了……

M計劃

科幻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猴子計劃　另有內容

我呆住，想不到妙嫦她也會有這一套。

這是一種技巧極高的談話藝術，大可以形容爲「絕對正確的廢話」。

明明是廢話，但卻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此對答，就算是正在參加問答遊戲也可以得到滿分。

妙嫦對自己的回答感到很滿意。

我也很滿意，於是向她告辭。

她卻吃了一驚：「龍先生，你怎麼要走了？難道你不是爲了安妙的事情而來嗎？」

我泰然地一笑：「誰說不是？但我現在已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答案——你的女兒是個女人！」

妙嫦的臉在發白：「但這種線索有用嗎？」

我不禁爲之失笑。

妙嫦看見我容顏稍寬，她也笑了，但我看得出，她一直都只是强作鎮定，其實，她爲了女兒的事，早已急得六神無主。

連她這樣的一個婦人，也想跟我要點手段！

難怪世間上許多人都忙碌得不可開交。

我當然不會眞的生氣，妙嫦並不是一個壞女人，她的心情，我比誰都更明白。

我把她沖給我的那杯咖啡一口喝掉，然後對她說：「我要知道安妙的一切，如果你信任我的話，便對我說，如果——」

「不，我信任你！絕對的信任！」

她這樣看得起我，使我感到十分自豪。

於是，妙嫦就把女兒的生活習慣、性格、嗜好、以至她的朋友、舊同學等等，但凡妙嫦所知道的一切，都向我和盤托出。

她很合作，我眞想立刻贈送她一面金牌，以示獎勵。

等到她說完了之後，我忽然問她：「安妙喜歡猴子嗎？」

「猴子？」妙嫦愕然地盯着我的臉，顯然不明白我何以有此一問。

我並不打算向她解釋，一來自己也是所知不多，二來不想把她嚇壞。

所以，我只是淡淡的說：「隨便問問而已。」

妙嫦咕噥着，心中一定駡我是個怪人。

她搖搖頭：「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歡猴子這種動物，我只知道，她喜歡貓，不喜歡狗，喜歡吃黃脚，不喜歡吃鱠魚……」

我聽得連耳朵也直豎起來。

她又問：「你現在是不是有所發現了？」

我點了點頭：「是的。」

她興奮地問：「你發現了什麼？」

我聳了聳肩，說：「我的發現是：你並不瞭解自己的女兒。」

妙嫦的臉色立刻變得有點不好看：「還有沒有？」

「有，」我嘆了口氣：「我發現我們都

在浪費時間，再見！」

我把妙嬸激怒了，我走的時候，她把大門用力地關上，那一下「轟」然巨响，像是有一輛坦克車正在我耳邊開炮！

如此証明她很正常，就像一隻喜歡吃香蕉的猴子。

但我並沒有遠遠離去，而是躲在樓梯暗角中等待。

我在等待什麼？對不起，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麼，也許，我只是想等待運氣的降臨。

我在想：「要是本人運氣不錯的話，說不定妙嬸會有某些動靜的。」

她也許在我面前有所隱瞞，如今我登門擾攘一番，她可能會陣脚大亂的。

但太多「也許」、太多「可能」的事，卻往往會變得「水靜河飛」、「天下本無事」。

妙嬸毫無動靜，她沒有出門，似乎是上床繼續做她的春秋大夢。

樓梯角好臭，因爲這裏是人們擺放垃圾桶的地方。

我暗自嘆了口氣，心想：「我若開私家偵探社，那麼我現在已經成爲私家偵探中的垃圾份子。」

有一隻蟑螂在垃圾桶蓋之上向我瞪眼。

牠瞪眼，我向牠揮手拜拜，正想警告牠：「小心殺蟲水。」忽然有人開門。

那是妙嬸！

妙嬸果然出動了，她將會有什麼動靜？

不管她現在出門所爲何事，就算她只是到街市買菜，我也得跟着。

* * *

要跟踪一個人，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問題是你要跟踪的對象，是占士邦還是鐵拐李。

跟踪占士邦是很困難的，但跟踪鐵拐李更加困難。

因爲鐵拐李法力無邊，是仙界中人，占士邦再厲害也比不上。

幸好我現在跟踪的對象既非占士邦，也不是鐵拐李，而是妙嬸。

妙嬸行藏閃縮，那是不必懷疑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不喜歡別人行藏閃縮，因爲這種舉動既不悅目，又不光明正大，跟做賊的人沒有什麼兩樣。

但我現在的行藏卻比妙嬸更加閃縮，最少，我不能讓她發現背後有人跟踪着。

妙嬸在街道上左兜圈，右轉彎的，到最後，她乘搭地下鐵路車，我當然也跟着。

車廂很擠逼，平時我是最討厭的，但這一次卻不同，我在暗中祈禱，保佑這一列車越擠逼越好。

車廂裏有一個大肥婆，她的身材並不像是一座山，而是像兩座山。

她站着，我也站着。

她站在我面前，使我有着「如獲屏風」之感。妙嬸的眼睛除非有透視能力，否則，她很難可以發現我也在這列車廂之中。

因爲我是個「跟踪者」，但凡這種人，探頭探腦是必然的事。

但我在兩座大山面前探頭探腦，終於引起了一個人大大的不滿。

那是一個三四十歲的男人，他前額半禿，其瘦如猴，但嗓子卻大得像是一頭獅子。

他在我耳邊大吼：「你在瞧什麼？」

我一怔，一時間還弄不清楚這個瘦子的意思。他立刻伸手指着那個大肥婆，又在叫嚷：「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才如夢初醒，這位先生原來以爲我是個色情狂！

我沒有生氣，因爲在別人比我更有理由生氣，就算這件事本來就是一場誤會，我也是屬於理虧的一方。

高手過招，有人喜歡險中求勝，但也有人決不打無把握的仗。

我却喜歡「海鮮戰術」。

海鮮時價不同，雖然很靠不住，但卻靈活多變，充滿生機，既能令君雀躍三尺，也能令君刺激莫名，當然也能令君氣得半死。

李白「將進酒」中有名句：「人生得意須盡歡。」

「歡」字永不平淡，就正如烈酒加上另一種烈酒決不會變成鮮奶的道理一樣。

言歸正傳，我在衆目睽睽之下轉移陣地，找到了另一道「屏風」，那是一對公然在烈車內擁吻的情侶。

這對男女作風新潮，對旁人的目光一概置諸不理，當然也不會理會我這個探頭探腦的人。

但妙嬸卻已不見了。

她已離開了這車廂，但那時候我正陷於尷尬境地，連她什麼時候溜走了也不知道。

如此看來，她就算比不上鐵拐李，最少也比占士邦更聰明機警一點。（不，該說是更加幸運一點點才對。）

* * *

不見了妙嬸，那種感覺就像是正在綁鞋帶的時候，忽然發覺只有鞋帶，卻不見了皮鞋！

我很不滿。

我對自己的表現很不滿意，這是應該加以懲罰的。

我罰自己獨自吃掉兩份黑椒牛柳，另外再加啤酒和汽水。

但餐廳在這時候並沒有牛柳供應，所以我只好吃牛肉通粉。

侍應部長對我說：「你要吃黑椒牛柳，下午再來。」

我搖搖頭：「下午我已在飛機之上，因爲有幾個朋友說我地方熟，又懂得英、法、德三國語言，所以要我帶隊，帶領着他們到歐洲胡混兩個星期。」

侍應部長大感興趣，立刻向我問這個，問那個。

他問：「去過意大利沒有？」

我答：「只去過六次，意大利政府很重視酒店的設備和質素，各酒店均依據既定的標準來衡量，才給予不同等級的標誌，他們以『星』號代表其等級，由一粒星至五粒星，當然以五粒星是最豪華，最高級的。」

侍應部長問：「你認爲最好住多少粒星的酒店？」

我答：「要是自己付帳，當然是住五粒星的，要是別人付帳，就住一粒星的。」

侍應部長大爲詫異，我笑笑說：「你若是個扒手，該選擇豪華酒店下手，還是到不入流的小旅館偷薯仔？」

侍應部長一愕，笑笑說：「先生，你眞會說笑，你若眞的是個扒手，那麼不論是誰付帳，也是不會入住不入流的小旅館的。」

「當然，」我傲然地一笑，「我剛才那樣說，是因爲根本不會有人給我付帳。事實上，這十幾年以來，我從事盜竊這一門『藝術』，已使我擁有太多太多的財富，我只是要隨便動一動腦筋和略展身手，逾百萬元的名畫以至五六十卡拉的巨鑽，都可以輕易飛到我的手裏，區區一點房租，又算得上什麼！」

侍應部長欽佩極了，他簡直把我當作超級偶像，就像是那些小女孩遇上了白馬王子一樣。

吃了牛肉通心粉之後，我慷慨地付帳，貼士比通心粉的價目還多。

侍應部長連聲道謝，看見他這種表情，我眞是很佩服。

我既佩服自己胡說八道的本領，更加佩服這位仁兄的演技，他分明知道我正在吹牛，但臉上卻擺出絕對相信的樣子。

我應該做政客，他應該當演員才對。

* * *

從餐廳走出來；身心略爲舒泰了一點點。

我在街上漫無目的地在踱步，一面走一面想：「妙嬸是不是也和她的女兒一樣，有事情瞞着我？」

妙嬸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在「智慧」這一方面，她和她的女兒最少相差了五六個「班次」。

要是妙嬸眞的有什麼事情隱瞞我，那一定不是出自她本身的主意。

也許，她是有點苦衷的。

然而，到目前爲止，我只能略爲懷疑，卻未能肯定妙嬸是不是眞的有什麼事情故意隱瞞着。

我一面推敲這件事，一面走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了一間百貨公司的門外停下。

百貨公司門外有一列鏡子，我站在鏡前看看自己的模樣，第一個印象是：「英俊瀟洒」，而第二個印象就是「聰明機智」。

當然，還有第三個印象，就是：「此君睡眠不足。」想到這裏，我不期然地打了一個「呵欠」。

「呵欠」的意思，就是「欠睡眠」，我眨了眨眼，心想：「既然找不到安妙，在夢裏試一試如何？」

這是可笑的想法，既可笑，也可惡。

我爲什麼不試一試在夢裏找尋老林？而要找尋他的妻子安妙？

不！他倆已經離婚！安妙已不再是賭徒的太太。

但這種想法更加混帳，我漸漸覺得，鏡子裏的我，已經成爲一個「邪惡的信徒」。

我的手裏若有鐵錘，說不定立刻就會把這塊鏡子擊碎！

也就在這時候，我陡的目光大亮，差點沒有整個人跳了起來。

因爲我在鏡子裏看見了另一個人！

這人前額半禿，其瘦如猴，嗓子可以大得像是一頭憤怒的獅子！

我雖然只是見過他一次，但這瘦子的相貌，我是決不會忘記的。因爲若不是他在搗亂，妙嬸又怎可能在我監視中失掉了踪影？

我立刻轉過臉，冷冷的瞪視着他。

在地下鐵路車廂裏，憤怒的人是他，但現在卻是完全相反。

這可惡的瘦子居然跟踪着我！

我憤怒地握着拳頭，質問此人：「你的女朋友呢？」

這瘦子搖搖頭，說：「我的女朋友早在十五年前就已嫁給一個無賴，自此之後，誰也不配成爲我的女朋友。」

好狂妄的口氣！

我心中一凜：「那個胖胖的女人呢？」

瘦子面上露出狡獪的笑容：「我根本不認識她。」

我總算明白過來。這個混帳的東西，他在車廂裏大喝大叫，原來是向妙嬸發出警告，好讓她能夠及時溜走。

這瘦子不簡單，事情更不簡單。

我的怒氣忽然平息了，因爲我已遇上了强勁的對手。

——强敵當前，憤怒往往就是失敗的最大因素。

我甚至輕鬆地笑了起來：「先生，你很機智，而且有膽有色。」

我索性用廢話來恭維他，這是一種心理戰術，最少可以讓他感到莫測高深。

無論是誰，他若把龍大衞當作飯桶，這個人說不定很快就會變得比馬桶還更不知所謂。

這瘦子又笑了，而且笑得更狡獪。

這人的表情，越來越使我想起那些猴子，我終於忍不住問：「閣下是不是肖猴的？」

瘦子悠然一笑：「你何不直接一點，問我是不是一隻猴子？」

我乾咳一聲：「倘眞如此，那麼閣下應該是目前地球上最先進的一隻猴子。」

瘦子搖搖頭：「你太武斷了，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兄台以管窺豹，似乎未宜妄下判語。」

我冷冷一笑，更正他的說話：「我並非以管窺豹，而是『以管窺猴』。」

瘦子「嘖嘖」連聲：「你太自以爲是了，這種性格跟賭徒又有什麼分別？」

賭徒！這瘦子居然提起了賭徒老林！

我立刻質問這瘦子：「你把賭徒怎樣了？他在什麼地方？」

瘦子瞪視着我：「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你以爲我把賭徒綁架了嗎？」

我揮動手臂：「你最少很清楚賭徒的事！」

「你憑那一點如此肯定？」瘦子冷冷一笑：「是憑我這三言兩語？還是憑你的直覺？」

我吸一口氣：「朋友，別再在我面前耍花樣，任何人的容忍力都是有限度的。」

瘦子瞳孔收縮：「這兩句話，也正是我想說的，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他一面說，一面把一張証件亮出。

我看着這張証件，陡地呆住。

這個瘦子叫沈陶，職業是國際刑警！

* * *

沈陶的証件若是假的，那麼任何証件都會不可靠。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憑我的眼光判斷，他的証件是眞的。

但一個國際刑警，又怎會爲了妙嬌這麼一個平凡的婦女而大費工夫？

妙嬌也許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婦人，可是，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不平凡的事，都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平凡人的身上。

正是時也命也運也，數以千萬計的鉅大財富，往往也不是由一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獲得嗎？

只要閣下有興趣買一張六合彩，你就會有這種機會。

妙嬌！沈陶爲什麼要跟着妙嬌？

沈陶對我說：「我們可否坐下來慢慢談？」

我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他是國際刑警，我是國際混蛋，無論他喜歡坐下來慢慢談，還是喜歡像猴子般爬上樹頂再談，我都只好遷就遷就。

我並不是怕了他，而是怕了自己。

有人認爲我是「打架機器」，而機器最大的特點，就是一旦開動起來，永遠六親不認。

管他是國際刑警也好，是麥當娜或者是「芝蔴糊教」的教主也好，後果還是一樣的。

廣東人喜歡吃芝蔴糊，而這三個字的另一個意思，就是「杰撻撻」——濃稠的！

不必翻查字典和詞典了，「杰撻撻」是香港人的俗語、形容詞，你若懂，一看便懂，若然不懂，不妨請教請教朋友們。

廢話又一大堆。

但沈陶和我並不一樣，他簡直是一具「語言過濾器」，從他嘴裏噴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是極有深意，決不會無矢放的的。

這是不是投考國際刑警必須具備的條件？

* * *

我和沈陶又回到那一間餐廳，侍應部長笑嘻嘻的上前慇懃招待，我對他說：「歐遊計劃已取銷了，因爲有秘密貼士傳了過來。」

「怎麼？有人打算騎刦飛機嗎？」

「不，我說的是賽馬貼士，我有幾個朋友都是大馬主，這個星期六和下週三夜馬，他們的馬匹將會大舉出擊，所以我寧願取銷旅遊計劃，也不願意放過發財的機會。」

「是眞的？可否給我一點點貼士？」

「這個很難，並非我們獨食，而是最後消息，要臨開跑前兩分鐘才傳到我們的耳朵裏，那才是最準確的線報。」

侍應部長羨慕地望着我，沈陶的眼光卻像是一隻想吃人的猴子。

時代進步，從前想吃人的是獅子老虎，但現在想吃人的說不定會是猴子，甚至是猴子的糞便！

猴子會吃人，聽來還有點道理，但猴子的糞便又怎能吃人？

朋友，別太早肯定宇宙裏的每一件事，尤其是科幻小說裏的境界，更是離奇莫測的。

我和沈陶每人都要了一杯咖啡，他的咖啡要了五粒方糖，我卻在咖啡裏加鹽和胡椒粉。

沈陶沒有詫異，在這種人面前，我就算刮光腦袋再打三十八個觔斗，他恐怕也會無動於衷。

他是另一種怪人。

也許，這是職業病，在他的眼中，只有「破案」這兩個字，凡是與「破案」無關的事，自然一概不理。

這種態度十分正確，就正如猴子不在樹上跳來跳去就不大妥當的道理一樣。

我們很快就把咖啡喝得乾乾淨淨。

兩杯咖啡，兩種味道。

兩個人，兩副表情。

我不知道自己臉上的表情怎樣，但肯定比沈陶臉上的表情好看得多。

我若連這份自信也沒有，又豈配出來「行走江湖」？

沈陶冷冷的看着我，終於問：「你爲什麼要跟踪妙嬌？」

我眨眼聳肩，兩手一攤鼻子皺了又皺，又把褲頭的皮帶左右移動。

這是「小動作戰術」，看似無聊，但卻是巧妙的心理戰略，我要看看沈陶的反應如何。

沒有任何反應，其實也是一種反應，高手過招，在靜止的時候往往也是動的表現。

這種「動」，是一切行動中最緩慢的一種。

最緩慢的行動，到了終極之際便是「靜」，但這種「靜」並不等於眞眞正正的靜止，因爲這樣「靜」能夠給予敵人無形的壓力。

沈陶看着我，我做了一連串不必要的小動作，但卻一言不發。

我不開口，他也不開口。

好厲害的傢伙，我若是大軍閥，那麼不管此人是誰，都得先拉去槍斃了再說。

也幸好我不是大軍閥。

你幾時聽過一個人給槍斃了之後還有話可說的？

我還是被逼要首先開口：「妙嬌有一個女兒，她叫安妙，現在安妙失踪了。」

沈陶聽了，還是臉上木無表情。

他當然早已知道安妙的事。

他淡淡的說：「妙嬌有兩個女兒，一個叫安妙，另外一個叫安美。」

我一愣：「安美？」

沈陶點了點頭：「不錯，安美是姐姐，安妙是妹妹，你一直不知道，那是因爲安美早已去了外國生活，而妙嬌和安妙，也絕少向外人提及安美的事情，甚至連賭徒老林也不例外。」

我完全呆住了，想不到妙嬌母女原來一直都在隱瞞這種事實。

但她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我還沒有問，沈陶已繼續接着說：「安妙和她的姐姐很合不來，而事實上，安美是個脾氣很壞，思想也很壞的女人，安妙從前的男朋友，就是給安美害死的，但安美並沒有給法律制裁，因爲那個蠢材是中了安美的激將法，自告奮勇表演飛車技術，但結果他所駕駛的車子撞向電燈柱，終於車毀人亡。」

你敢肯定，安美要負上全部的責任。

「我沒興趣也沒這個必要分析當年這一樁慘劇，我只是要你知道，安美爲什麼要脫離家庭。」

「她就是爲了這件事，因此而跑到外國去居住？」

「也許並，完全爲了這一點，但無論如何，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安美結婚了沒有？」

「她沒有結婚，但男朋友之多，卻是數不勝數。」

「我想知道，安妙爲什麼要離家出走？」

「這也是我們很想知道的事。」

「是什麼原因，足以使國際刑警留意這件微不足道的事？」

我並不是一個蠢人，當然知道這件事決不會是微不足道的，不然的話，也不會引起國際刑警的注意。

沈陶沉吟了片刻，才說：「在半年之前，有一個美德混血兒在加勒比海岸游泳的時候，突然失踪。」

「他遇溺了？」

「初時，大家都以爲是這樣，但在一個月之後，他的屍體在另一個地方出現。」

「那又是什麼地方？」

尼溫加湖的湖畔。」

「是加拿大的那個民尼溫加湖嗎？」我問。

沈陶點點頭，道：「你到過那裏沒有？」

「兩個月前才去過一次，那個湖很大，湖上有遊船，可以坐五六十人，湖畔沒有什麼居民，大部份都是原始森林的沙灘。」

沈陶「唔」一聲：「你說得不錯，民尼溫加湖四周都是高山，附近偶然也有人紮營，到了晚間經常有野獸出沒，可算是一個美麗而偏僻的地方。」

「那個混血兒在加勒比海岸失踪，何以會在民尼溫加湖被人發現他的屍體？其中內情，你們調查過了沒有？」

「當然調查過了，我們發現，康卡博士是死於窒息，但卻並不是遇溺。」

「是有人扼殺他？」我皺了皺眉，「對了，你說這混血兒是博士，他是何方神聖？」

沈陶說：「他是美國著名的生物學家，他曾經發表過一篇論文，題目是『智慧與進化過程急變論』。這是他在十二年前所發表的，當時曾經引起過不少科學家權威人士的注意。」

「智慧與進化過程急變論？」我聽得連耳朵也側了起來，「這題目的字面並不太深奧，但實際上是什麼意思？」

沈陶緩緩地說：「根據康卡博士的理論，他認爲人類進化速度，在本世紀正以幾何級數的姿態向前邁進，但距離『急變』的程度還很遙遠。」

「什麼叫『急變』？」

「急變的意思，就是一種生物，能夠在極短暫時間之內產生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分爲『外變』與『內變』兩種。」

「外變是指體形，內變是指智慧？」我立刻推測地說。

「不錯，有一種海底巨藻，從海底生長，可以一直生長到海面，而且在生長期間，居然每天能夠長高一公尺之多！」

「我也聽說過，」我想了一想，又搖搖頭：「我不是聽說過，而是在電視看過這麼一段報導。」

沈陶說：「其實，這種生長在寒冷水溫下的巨藻，就是一種迹近乎急變的一種生物，但它的急變並不在於智慧，而是在於它的體形。」

我聽得似懂非懂，沈陶望着我，忽然乾笑了一下：「這種理論，對你來說是沉悶一點的，但對於一連串發生的怪事，卻是很重要的線索，你若想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就得要耐性一點，聽我繼續說下去。」

沈陶是個自以爲是的傢伙，他又不是我，怎曉得我是個沒有耐性人？

就算我平時的耐性並不怎麼好，但在這種情形下，我總不成會像隻火燒屁股的猴子在他面前跳來跳去。

眞是很混帳的說話。

但我卻連這些混帳話也得忍耐忍耐，因爲我相信，沈陶的說話，是具有很重大價值的。

他是國際刑警，這麼一個人忽然在我面前出現，總不會無聊地胡亂放屁的。

即使他偶然放放屁，我大不了屏息呼吸，忍一忍再說。

百忍成金，此時此地，可忍則忍，小不忍則亂大謀。

幸好沈陶很快就把說話再度轉入正題：「康卡博士在發表過那一篇論文之後，不久就娶了一個不大可能和他結婚的女人。」

「不大可能和他結婚的女人？」我一怔，忍不住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沈陶說：「他娶了一個仇人的女兒爲妻，本來，他和那個仇人是準備進行決鬥的，但後來決鬥不成，反而娶了他的女兒。」

我蹙了蹙眉：「姻緣這種事，往往是很難可以預料得到的，閣下雖然在姻緣道路上並不怎麼得意，但這只是閣下的

事，別人的婚姻，你又怎可以憑自己的直覺而作出判斷？」

我不但教訓他，而且還狠狠的刺了他一下。

但這個人似乎是用木頭造成的，我這樣毫不留餘地刺他一下，他居然連眼睛也沒有眨一下，又繼續說：「康卡博士的仇人，是一個黑社會頭子，叫夏里安度，康卡的兄長雲特，就是給這個黑社會頭子派人一槍打爆腦袋的。」

雲特又是個怎樣的人？

「一個賭場老千，他的千術出神入化，但千術再高明的人，還是抵擋不住一顆子彈的。」

「康卡博士跟雲特之間兄弟的感情怎樣？」

「十分之好，所以，康卡忽然娶了大仇人的女兒爲妻，的確是一件十分古怪的事。」

我聳了聳肩，說：「這也不能算是太古怪的事，說不定這是『報仇怪招』，康卡博士要報仇，但卻奈何不了夏里安度，所以便娶了他的女兒回來虐待虐待，此謂之阿蘭嫁阿瑞，累鬥累。」

沈陶搖搖頭：「你這種想法並不正確。」

「那麼，眞相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認爲，康卡博士和大仇人的女兒結婚，是別有內情的。」

「是政治性的婚姻？」

「那也差不多了，最少，這也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在他們結婚的時候，人們雖然感到驚訝，但婚姻是自由的，而且愛情和仇恨，並不一定水火不相容，你明白嗎？」沈陶用訓導主任教導小學生的口脗對我說。

但他錯了，我並不是個小學生，而是大學學生。

我是社會大學戀愛系的高材生，他所說的一切，我在還沒有戒奶之前就已經比誰都更明白。

但我今天忍耐他，無論他的話是荒謬的也好，是幼稚愚蠢的也好，我都不打算再和他爭論。

沈陶又繼續說：「康卡博士結婚之後，就搬到一座深山裏居住，據說，他和新娘子過着逍遙自在，比神仙還更愉快的生活。」

「但眞相呢？」

「康卡連碰都沒碰新娘子一下，他只是在一座古堡裏努力進行『M計劃』。」

「M計劃？」我笑了笑，「聽來倒像是一齣電影的戲匭。」

但你可知道，那個M字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維他命M——MONEY？」

「不是金錢，是猴子！」

「猴子？」我一聽見這兩個字，立刻就整個人跳了起來，「什麼？你是說，M計劃其實就是『猴子計劃』？」

沈陶緩緩的點了點頭：「正是這樣。」

猴子！賭徒的事情和猴子有關！安妙的「失踪」也和猴子有關！

現在，事情範圍牽涉得越來越廣闊了，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沈陶冷冷的看着我，忽然說：「龍先生，你可否冷靜一點？」

我低聲吼叫起來：「我現在已經很冷靜，不然的話，我立刻就會把這裏所有的桌子一一砸個粉碎。」

沈陶仍然看着我，眼光卻黯淡起來，是不是我的表現令他感到失望？

我要了一杯冰水，冰水一到，立刻將之喝個點滴不剩，就像是一隻在沙漠上趕了三個月路的駱駝。

我不是駱駝！

駱駝埋首於沙灘內，這種政策我是決不會幹的。

沈陶又對我說：「康卡博士爲什麼和仇人的女兒結婚，已經是很明顯的，他這樣做，全然是爲了要借助仇人的財力和許多優厚的條件，來進行他的計劃。」

「但這只是他自己的夢想，他的仇人爲什麼願意把女兒嫁給他，還支持他這個什麼猴子計劃？」

「這還用說嗎，他們當然是彼此正在互相利用！」

我不禁吸一口氣：「夏里安度的目的又是什麼？」

沈陶說：「很明顯，夏里安度一定認爲M計劃若成功了，對他或者他的犯罪集團是很有利的，所以才會全力支持康卡博士這一項計劃。」

但猴子計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計劃？」

「我們現在還不太清楚，但很可能會和『智慧與進化過程急變論』有關。」

「你敢肯定？」

「我連你是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男人都不敢肯定，又怎可以肯定這種推測是百分之一百準確的？」

我陡地一呆，半晌才問：「康卡博士爲什麼會遇害？」

「我們也很想知道正確的原因！」

「會不會是夏里安度的把戲？」

「我們也曾經懷疑過這一點，但夏里安度卻也在那段時間之內神秘失踪了，就連他的女兒，也不知道父親的下落！」

「哼，他這個黑社會頭子準是心中有鬼，所以才會溜之大吉。」

「這種想法，我不敢苟同，正因爲他是經驗老到的黑頭子，所以才不會因爲這種事情而銷聲匿跡。」

這種推測倒也不無道理，夏里安度若是一個黑社會大頭子，他要殺康卡博士最少有幾十種方法，而且事後都不必逃走的，除非——」

「除非什麼？」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悠然一笑，這是廢話，說了等於沒有說。

沈陶木無表情，似乎不想聽我繼續說下去。

我只好乾笑一聲，問：「安美爲什麼會和這件事情扯上了關係？」

沈陶默然半晌，才說：「安美是一個不安於本份的女人，她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喜歡勾三搭四，而康卡博士偏偏是個很瀟洒的中年男士。」

「他倆搭上了？」

「不錯，那是一年前的事，安美對付男人很有辦法，康卡博士遇上了她，就

等於小綿羊遇上了雌老虎。」

「這倒很難說，科學的頭腦再厲害有時候也會給一個小女人弄得團團亂轉的。」

不但科學如是，頭腦精明厲害之極，在賭桌上能夠把每一種賭博每一種形勢分析得清清楚楚的賭徒老林，他也豈非給一個女人弄得頭暈轉向，不知人間何世嗎？

我沉默片刻，問：「康卡博士在加勒比海岸失踪的時候，安美在那裏？」

「已回到香港。」

「爲什麼回到香港？她不是早已離開了家庭嗎？」我詫異地望住沈陶的臉。

沈陶回答：「安美爲什麼要回到香港，我們現在還不太清楚，但據我所知，她曾經到新界一個很偏僻的地方，找過一個老人。」

「一個老人？一個怎樣的老人？」

「這個老人，原本是很貧窮的，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近來他好像發了大財似的，衣著也變得和從前截然不同。」

「他是不是耍猴子戲的？」我忍不住問。

「不，他並不是一個耍猴子戲的江湖藝人，可是，現在他卻經常跟一隻猴子爲伍。」

「就是他！一定就是他！」我幾乎是在呻吟，「快告訴我，這個老人到底何方神聖！」

——賭徒和安妙曾經在離婚之後約會見面，但後來卻有人叫安妙「滾開去！」

叫安妙「滾開去」的，就是一個肩膊上有猴子的老人！

而且，根據安妙的叙述，叫她「滾開去」的，似乎還不是那個老人，而是和老人在一起的猴子！

這當然是不怎麼可能會發生的事，但到了這個地步，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恐怕也有可能是事實的。

猴子也會叫人「滾開去」？

我想了又想，不禁爲之一陣苦笑，就像是一隻給大雨淋濕全身的猴子。

沈陶接着又說：「安美這一次回來，究竟所爲何事，我們是很重視的，因爲她和康卡博士曾經有過很親密的接觸。」

「你懷疑安美回來，是有着某種神秘任務的？」

「不錯，而且這一個任務，肯定和M計劃有關！」

「但M計劃眞正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並不太清楚，但肯定和猴子這一動物有關。」沈陶說。

「安美回來，那是安美的事，但你們爲什麼連妙嫦的行動也這樣留意？難道你們認爲，妙嫦也有值得可疑之處嗎？」

「妙嫦本來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婦人，可是，我們卻發覺，安美曾經找過妙嫦。」

「這又有什麼不妥當了？妙嫦畢竟是安美的母親，是安妙的姐姐，就算她們之間曾經有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但仍然是一家人，安美從外國遠道回來，她若連母親也不肯見一見，那才是禽獸不如！」

「但你可知道，安美找妙嫦，兩人談話的內容到底是怎樣的？」

我當然只好搖搖頭，說：「我不知道，你呢？」

沈陶沉默了一會，才說：「安美對妙嫦說：『阿妙在海底皇宮裏，你若想見她，明天上午到這個地方去。』」

「明天上午到這個地方去？」我一怔，「安美是在什麼時候和妙嫦這樣說的？」

「是昨天。」

「昨天的明天，豈非就是今天嗎？」我差點又跳了起來。

「不錯，正是今天！」

「我跟踪着妙嫦，你爲什麼要加以破壞！」

「不爲什麼，只因爲我們已有人在暗中跟踪着妙嫦，假如太多人同時跟着她，恐怕更容易會失敗。」

「好啊，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抗議！」

沈陶聳了聳肩：「你也許會感到很不滿意，但在這件事情上，你很難可以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

「不錯，因爲你們已插手其間！」我冷冷一笑，「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我又算得上什麼？」

沈陶點了點頭：「在某種角度看來，你這種看法是對的，但在另一種角度看，卻又並不如此。」

「這又是什麼道理？」我眉頭一皺反問。

因爲我有權懷疑，這位沈先生是在向我玩弄手法。

他可以玩弄手法，但我也可以查根問底，不得到正確的答案，決不罷休。

這是體育精神，並非阿Q精神。

沈陶卻不理會我怎樣怎樣，他還是保持着一貫作風，木無表情地說：「我們有我們的調查手法，但你也有你的一套，而且，你這一套，我們是從來不敢小覷的。」

我不禁苦笑一下：「我的底細，你知道多少？」

沈陶說：「不多但也不少。」如此回答，答了等於沒有答。

我只好嘆一口氣：「沈先生，你太抬舉我了，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要不是我認識安妙，這件事情根本就輪不到我來插手，既然國際刑警已插手管這一件事，我又何必枉作小人？」

沈陶「唔」的一聲：「你這樣說，我也無可置評，時候已不早，結帳也罷。」

他結帳，我爲之氣結。

和這位沈先生談了大半天，我們似乎知道了不少「內幕」，但這種「內幕」對我有什麼好處？

這是寶貴的線索嗎？

我不曉得。

我只知道，事情和猴子有關！

是可惡的猴子？還是可惡的猴子計劃？又抑或是人類才最可惡？

我離開了餐廳之後，目送着沈陶像隻猴子般跳上一輛的士，腦海中似乎有無數答案在盤旋着。

沈陶無疑是個十分精明的人，他做

事很有分寸，決不會無矢放的。

顯然，他對我這個人決不是一無所知的，要是他根本不知道本人的來龍去脈，又何必再找我詳談？

沈陶精明，但我又何嘗是個笨蛋？他有他的計謀，我也有我的打算，無論他是我的敵人也好，是我的朋友也好，我決不會在他的面前示弱。

英雄主義者永不在任何人面前示弱，除非是形勢所逼，或者是戰略有此需要，又或者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又或者是——

還是別再說了，否則「英雄」這個詞將會被貶低至一文不值。

其實，英雄許多時候都是一文不值的，例如落難英雄，又倒如過氣英雄等等。

美人也是一樣。

今天的大美人可以呼風喚雨，但明天又怎樣？

再過了許多許多個明天之後又怎樣？

時間無情，不但無情，而且也無敵。

有人說正義精神可以戰勝時間，因爲它是永垂不朽的。

這是很動聽，也很義正辭嚴的一套。

但若從悲觀的角度去看，這和阿Q精神又有什麼分別？

哲理與現實，往往是矛盾的，也是充滿諷刺的，因此，理想越多越大的人，通常都只有一種結果——更多不滿，更多失望。

其實，人生在世，致富不難，成功也不難，最難的還是知足。

攀上最高峯的人，他最危險的地方並不是往下望，而是還要繼續向上爬。

與其羨慕那些越爬越高的人，何不羨慕那些能夠急流勇退的人物？

這些人物，才是眞眞正正的成功者，因爲他們不讓失敗接近自己。

* * *

我只知道沈陶是個國際刑警，但卻不知道怎樣才能再找到他。

他就像是一隻已失去控制的模型飛機，他飛走了，什麼時候才會再出現在我的眼前，也許就只有天才曉得。

但我不在乎。

他又不是絕色美女，他飛到波斯灣也好，飛到巴拿馬運河上空也好，都與我無關。

他幹他的，我幹我的，我們從前互不認識，兩不虧欠，從前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他只是一片在我眼前吹過的樹葉而已，我若連這麼一片樹葉也大驚小怪，如何能幹大事？

我是個精明、勇敢、英俊瀟洒、仁義偉大的「打架機器」，任何困難都能夠克服，除非遭遇到滑鐵盧戰役，自當另計。

回到家裏，看了一齣已錄了三年，一直無暇欣賞的粵語長片，我以爲這樣作賤自己，不超過十五分鐘就會睡得比猪還熟，但劇情一直發展下去，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居然使我越看越精神，就像是一隻在馬騮山爭奪地盤大獲全勝的猴子。

但成功的並不是我，而是螢幕上神采非凡的任劍輝。

任劍輝是一個非凡的女性，她之所以非凡，是因爲她比男人更能勝任男主角的角色。

她一拍驚堂木，兩眼睜圓的時候，那種「官威」，那種正義凜然的氣勢，鮮有人能冀及。

最難得的，還是她既有「官威」，更有英俊郎君的俏氣。

她的唱腔也是別具一格的，既可柔潤，亦可激昂慷慨，你若看過她那齣「大紅袍」，海瑞如何十奏嚴嵩的氣勢，就可知道，龍大衛決不是胡說八道。

我也曾經想學習唱粵曲，甚至粉墨登場做大戲。

但我不是這種材料。

而且，我的性格不適合做一個藝人，尤其是非要經過多年苦練不可的粵劇。

我並非不能吃苦，而是懶惰，根本不想吃苦。

這是正常的。

你幾時見過猴子在空閒的時候，故意把大石到處搬來搬去？

其實，把大石搬來搬去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一則可以鍛練膂力，二則可以打發無聊的時光，倘若猴子們的祖先在三百萬年前就如此操練自己，到今時今日這一代的猴子，牠們的力氣一定勝過猩猩，甚至連大象也及不上。

但猴子們並沒有這樣做。

所以，猴子仍然是猴子，我仍然是我。

把電視關掉了之後，我躺在床上，戴上眼罩在數猴子

別人數綿羊催眠，但我現在數的並不是綿羊，而是猴子。

一隻猴子從一棵大樹的樹頂上跳到另一棵大樹的樹頂上，此謂之「一」！

第二隻猴子從另一棵大樹的樹頂上跳到另一棵大樹的樹頂上，此謂之「二」！

第三隻猴子從某一棵大樹的樹頂上跳到另一棵大樹的樹頂上，此謂之「三」！

在最初的十幾隻猴子，都是很正常的。

但數到第二十五隻猴子的時候，情況就有了變化。

我在矇矓中看見，第二十五隻猴子從一棵大樹上，跳到另一棵大樹上，但這棵大樹其實並不是一棵大樹，而是一個人

一個女人！

一個令我連在睡覺裏也會一驚而醒的女人！

她有着說不出的美態，有着難以形容的動人神韻，但她卻是賭徒的妻子！

最少，她曾經是賭徒的妻子！

安妙！安妙！安妙！

我就算愛上一隻母猴子，也不該愛上她！

但她的倩影爲什麼總是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着，而且總是揮之不去？

愛是無罪的，但我爲何總是有着犯罪的感覺？

安妙私奔了，她和一個印度藉警衛私奔。但我敢肯定，這是假的，安妙就算要私奔，她也該選擇我才對。

但她並不選擇我，她的選擇簡直令全世界人仕都會爲之大詫異。

不，這只是一個騙局，她要騙的並不是我，而是妙嫦，她的母親。

安妙在搞什麼把戲？是爲了賭徒？是爲了她自己，還是爲了那些神秘的猴子？

我的思想很混亂，尚幸神經依然正常。

「我打開溫度很冷的金屬箱子(即雪櫃，又叫冰箱。)，從裏面取出一瓶似是而非的果汁，喝了一半之後把另一半果汁用來淋脚。

這並不是因爲果汁的味道太差，而是因爲忽然想起這個牌子的果汁，是安妙最討厭的。

她討厭這牌子的果汁，是因爲她討厭這牌子果汁的電視廣告。

「這廣告俗不可耐，就像是把地拖醮上猪糞然後伸到你面前一樣！」她如此批評。

她的批評也許並不正確，但我欣賞。

因爲這種批評略帶虐待狂的成份，這很刺激，夠野性之餘，但卻不傷脾胃。

她可曾批評過我？

我眞想聽聽。

但她失踪了，所以我只好聽音樂。

音樂旋律很柔和，就像是懷孕的母猴正在樹底下輕輕撫摸着自己的肚子。

這種音樂可以令人身心舒暢，更能增加信心繼續去單戀別人的妻子。

眞混帳！

我忽然把唱片用斧頭劈碎，以後搖了一個電話，對一個女郎說：「你快出來！」

「什麼事？」她問。

「我要勾引你！」我在咆吼。

她默然良久，才輕輕說出了兩個字。

她說：「好的！」

* * *

睡眠不足駕車和酗酒駕車有什麼分別？

也許大有分別，也許全無分別。

我在駕駛車子去找她的時候，曾經嘗試採用「左右眼輪流睡眠」的辦法來休息，結果不怎麼成功。

我還是一個睡眠不足的人。

她果然在她寓所樓下等我，臉上還是掛着那種親切可愛的笑容。

盈盈！

她跳上我的車子，第一句說話是：「下星期六有沒有空？」

我搖搖頭：「沒空。」

「有什麼事？」

「我訂購了一副印刷機，準備大量印製僞鈔。」

「大衛，正經一點好不好？」她叫了起來，「下星期六我要結婚了！」

「荒謬，你既要嫁人，爲什麼還願意我的勾引？」

「因爲你是個出色的男人。」

「更荒謬！我要你說老實話！」

「好，我老實說好了，」盈盈昂起了臉，充滿自信地說，「因爲我根本不相信你會勾引我。」

「你並不是個差勁的女郎。」我用一種色迷迷的眼光打量着她。

她挺一挺胸，忽然冷冷地笑了起來：「在你的眼裏，只有一個女人。」

「你在說誰？」我的聲音倏地轉厲。

「你心裏是明白的，何必我這個局外人說出來？」

「你吃醋了？」我一手抓住她的手腕，態度粗野有如「茅蕙型摔角手」。

但她卻居然笑了。

「大衛，你今天情緒不太穩定，我們去喝杯咖啡怎樣？」

「咖啡到底是興奮劑還是鎭靜劑？」

「都不是，咖啡就是咖啡，盈盈就是盈盈，你若勉強自己把我當作是安妙，那是愚蠢幼稚的行爲。

我沒有作聲，把車子駛往郊外。

從前郊外使我想起蝴蝶、田野、騎牛的牛郎、唱山歌的農婦、還有雞雞鴨鴨和那些跳來跳去的青蛙們。

但現在，我來到了郊外，看見的卻是遙控模型飛機、跑馬場、騎電單車的油脂飛等等……

我把車子停在一條小路旁邊的一棵大樹下，附近景色很差。

但我十分欣賞。

別人欣賞如詩如畫的景色，那是別人的事，我偏喜歡欣賞此情此景。

盈盈卻只是望住我。

我還是不作聲。

她忽然伸手解開我的衫鈕，我立刻怪叫：「你要幹什麼？」

「你不是說要勾引我嗎？」她氣直理壯地說。

我用力一拍座椅：「你早知道我只是說說而已，何苦還要這樣整我！」

她霎霎眼：「就只許你整人，不許別人整你？」

「當然，這世界本來就是爲男人而設的，想男女平等，只有在夢中追求！」

「大男人主義！」

「這種主義，無論對男人抑或是對女人，都是最理想的，一個正常的女人，決不會渴望自己的伴侶軟弱無能，遇事怯縮後退。」

「別再歪曲事實，何不正視眼前的一切？你已很疲倦，爲什麼還要跑到這裏來瘋言瘋語？」她臉上的表情和語氣都在改變，變得同樣嚴肅，就像是一個正在訓練猴子如何表演跳彈弓床的馴獸師。

我乾笑一下：「我想見她，但她卻和一個印度藉警衛私奔了。」

盈盈楞住，良久才問：「是眞的？」

我搖搖頭：「一定不會是眞的，但江湖傳聞，確然如此。」

「什麼江湖傳聞了？一塌糊塗！」盈盈冷冷一笑，「不管她眞的私奔也好，還

是虛放烟幕也好，要找她並不是難事。」

這一次，楞住的人是我。

「你知道她的下落？」

「我不知道，但你可以問林先生。」

「林先生？那一位林先生？」

「當然是她以前的丈夫——賭徒老林！」

我立刻跳了起來：「什麼，你知道老林在那裏嗎？」

「是的。」

「你爲什麼不早一點說？」

「你有問我嗎？」

我一怔，自知理虧，只好向她道歉：「對不起，我的鞋面踩着你的鞋底。」

其實沒有這回事。

我的腳和她的腳毫無糾纏現象，我這一招是「指冬瓜畫葫蘆」，如此乃可把事情不了了之。

她一怔，我隨即追問：「老林在那裏？」

盈盈眨眨眼：「在我未婚夫的家裏。」

我呆住：「他認識你的未婚夫？」

盈盈一笑：「怎會不認識？他倆是老同學，二十年前經常一起闖禍，一起打架。」

「老林也會打架？」我大感意外。

盈盈哈哈一笑：「你以爲地球上只有你才是懂得打架的動物？」

她的詞鋒忽然銳利有如猴子的牙。

但我不再和她爭辯，只是立刻把車子開走。

十分鐘後我才問：「你的未婚夫住在那裏？」

她說出了一個地址，我微笑點頭，心裏卻大罵：「他媽的！」

她的未婚夫原來住在上水！那是郊外的郊外！

但我卻把車子駛向九龍市區！

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車子掉頭駛向上水那一方。

盈盈是故意捉弄我的，她明知我要找老林，也明知道我走錯方向，但卻故意不說！

這就是女人！

所以，別看輕女人！

尤其是英雄們，更要千萬小心這種迷人的動物！

＊　＊　＊

到了上水，忽然落水。

客家人叫「落水」，即是「下雨了」。

盈盈從手袋裏取出一柄「縮骨雨傘」，手勢純熟地把雨傘撐開。

我對她說：「我若有機關槍在手，立刻就把你這雨傘射穿二百三十六個洞。」

她咬了咬唇：「你想淋雨，大可以滾遠一點。」

我搖搖頭：「不，我只是想看看你淋雨的樣子。」

她「呸」一聲：「你這個人有虐待狂。」我說：「我若眞的有虐待狂，你早已經體無完膚！」她兩眼一翻，忽然把雨傘收回，放入她的手袋裏。

她撐開雨傘的時候，雨點還不算大，但她一收回雨傘，這場雨立刻就變得潑婦一樣。

我們迅速變成落湯鷄。

我是沒話說的，因爲我早就想淋濕全身，好讓自己冷靜下來。

但盈盈呢？她這樣又算是什麼意思？

她說：「這是自虐狂，我已很久沒有感冒過了，今天是個好機會。」

我楞住。

我從來沒想過，盈盈在下班的時候，她會是一個如此別具一格的女郎。

我忍不住敲自己的額角，暗罵一聲「笨蛋」！

要是我單戀的女郎不是安妙，而是盈盈的話，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盈盈雖然已經有了未婚夫，但她的未婚夫跟我毫無淵源，就算我把她搶了過來，那也不是什麼罪過。

唉，眞荒謬，爲什麼總是想着這些「有主名花」？天下間十七八歲又青春又健康的女孩子還多得很，何苦老是往牛角尖裏直鑽！

對！我是不該如此的！

這場雨下得很好，我的頭腦清醒了。

簡直比剛進入太空快將環繞月亮十八周的猴子還更清醒！

＊　＊　＊

盈盈帶着我來到了一間不大不小的農場。

賭徒不在賭場之中，卻躲在農場之內，這事情倒夠滑稽。

也許，老林本來就是一個滑稽的賭徒。

他在農場的廚房裏吃狗肉！

我警告他：「這是犯法的。」

他居然反問：「吃人肉犯法不犯法？」我瞪着他：「你想吃誰的人肉？」

老林咆哮着叫：「是那些混蛋的人肉！」

「那些混蛋是什麼人？」我立刻追問。

「是贏掉我隻耳朵的老王八！」老林咬牙齒切，一副想吃人的樣子。

我詫異極了，我從來沒想過，老林也會在賭輸之後發那麼大的脾氣。

這人到底是不是老林？但他若不是賭徒老林，又還會是誰？

盈盈沒有理會我和老林，她甚至把她的未婚夫拉到遠遠的地方，絕不干擾我們。

她的智慧遠比外表聰明得多。

我望住老林，就像是望着一頭復活了的史前怪獸。

但忽然間，老林笑了，笑得前仰後彎，笑得連眼淚也迸流出來。

剎那間我恍然大悟。

他發脾氣窮吼直扯，原來只是在演戲。

這一次輪到我生氣了，他在演戲，但我卻是眞的無名火起三千丈！

我一拳重重揍在他的肚子上，那是眞眞正正很沉重很沉重的一拳。

賭徒給我這一拳揍得狠狽後退，但他硬要充好漢，仍然強顏笑個不停。

我又衝上前，但這一次並沒有再饗以老拳，而是求求他別再裝神弄鬼。

賭徒總算很給我面子，立刻就不再笑下去。

其實，除了白痴之外，無論是誰給我揍上這麼一拳，都很難可以把笑容繼續掛在臉上。

賭徒坐了下來。

他坐在一張木櫈上，臉上的表情變得像個苦瓜。

苦瓜其實並不難看，因爲賭徒現在這張臉更難看。

我的情緒不好，他的情緒恐怕更壞。

賭徒以前從不吃狗肉，而且還對吃狗肉的人仕大肆抨擊，彷彿吃狗肉的罪狀比打家刼舍，殺人放火還更嚴重似的。

但現在，他卻把狗肉當作「熱狗」！

我若有打落水狗的習慣，此刻不三下五落二把他打個狗吃屎才是本年度十大奇聞之一！

他坐了很久，才說出了三個字。

「我輸了。」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臉龐。

他輸了一隻耳朵。

要是他輸了一百萬元，甚至是輸了一千萬元，都並不是一件怪事，但他爲什麼要輸掉一隻耳朵？

這是贏家在開玩笑？還是一種血腥的報復？

我莫名其妙，一直都猜不透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急於知道答案，但我沒有催促賭徒。

對付一個情緒緊張而又不穩定的人，必須順其自然，絕不適宜妄加壓力。

而且，我已給了賭徒狠狠的一拳，他現在還能開口說話，已算是好運氣。

他好運氣，我也好運氣。

我們的運氣簡直可以每人合資五百萬元便中六合彩的五獎！

他又咬了一口狗肉，然後才說：「你還記得戲院友嗎？」

「戲院友？」我一呆，腦海中同時在搜索這個人的影子。

我想起來了，戲院友並不是戲院商人，也並不是在院裏工作，但這個人卻和一間戲院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他是個露宿者，每天晚上都睡在戲院横門門外，所以綽號就叫戲院友。

但若更貼切形容這個人，該稱呼他爲「道友」。

他是個癮君子，據說最近已經戒了毒癮，而且還找到了一份職業。

戲院友以前不但在戲院横門睡覺，也在戲院附近擺檔。

他擺的是棋檔，經常有人跟他對弈象棋。

戲院友最大的缺點是吸毒，而最大的長處則是棋藝，別看輕他這一個毫不起眼的棋檔，有時候運氣上佳，一晚的收入會有數百元之多。

但戲院友卻最怕遇上一個人——賭徒老林。

老林的棋藝，並不比戲院友高，但卻也不比戲院友稍差，換而言之，兩人是旗鼓相當的對手。

但我卻不明白，老林何以會在這個時候忽然提起戲院友這麼一個人。

賭徒嘆了一口氣，才緩緩地繼續說下去：「實不相瞞，戲院友的棋藝，只會在我之下，而不會在我之上。」

賭徒居然在這個時候和我談論弈棋之道。

我眉頭一皺。對於弈棋，我的本領自問不差，無論是象棋也好、圍棋也好、飛行棋、波子棋以至兒童鬥獸棋也好，我都有極高深的造詣，只要對手不是第一流高手的話，我就有機會可以贏取勝利。

但賭徒爲什麼要和我談論這個？

他說，他的棋藝比戲院友更高超，這一點我就不怎麼服氣了。

我說：「你和戲院友對弈，戰果是平分秋色之局，你從來沒有佔到半點優勢！」

他搖搖頭：「你錯了，我是故意輸給他的。」

「吹牛！」

「何必吹牛？這是事實！」賭徒神色沉重，說：「你可知道，戲院友是靠什麼生活？」

「擺設棋檔！」

「不錯，他擺設棋檔，必須要贏棋，才能有收入，不然的話，他只好吃西北風，你懂不懂？」

「所以，你故意相讓？」

「不錯，這算不算是卑鄙？」

「別討論這一點，你到底想說什麼？」

（未完·二）

上文提要：鳳棲梧找到秦正器，對小郭到底開罪了什麼人總會有個答案，但他的行踪受到了注意，在渡頭上見到武玉龍，叫他不要多管閒事，鳳棲梧才知道是玉龍殺了于廷文，打傷了小郭，不止口中警告自己，還用火箭想將自己射殺，見不得逞，才呼嘯離去。但無意中又遇到鳳棲梧的表妹紅紅，更了解鳳棲梧的爲人……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求人醫治小郭　無意遇上國師

「你這樣大呼小叫的，我才不出來。」紅紅回答的聲音好像有些恐慌。

「你知道的，出來不出來，並沒有分別。」鳳棲梧瞪着聲音來處。

「這不是出來了。」紅紅從屏風後轉出來，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鳳棲梧尚未開口責罵，紅紅已很委屈的垂下頭認錯。「是我不對，刮掉了老蔡的頭髮，可是已經刮掉了，你就是打殺了我也不能夠令老蔡的頭髮馬上長回來的。」

「上一次是鬍子——」

「鬍子現在不是長出來了，比以前更好看，我看頭髮也一定會的。是不是？老蔡——」

老蔡只有歎氣的份兒。

「你看，老蔡也不生氣了，爲什麼你還要生氣？」紅紅輕輕鬆鬆的說來，那份委屈忽然不見了。

鳳棲梧瞪着她，忽然問：「我若是將你的頭髮刮掉，你會怎樣？」

「你不會這樣做的。」紅紅狡黠的一笑。

鳳棲梧怔在那裏，對這個小表妹他一向束手無策，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紅紅好像看透了鳳棲梧的心，躡着腳步走到鳳棲梧面前，低聲下氣的。「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鳳棲梧大搖其頭。「我知道你就是這句話，作弄人的方法次次新鮮，當然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紅紅不由失笑，鳳棲梧搖頭歎息。

「我就是不明白你這樣作弄老蔡有什麼好處？」

「我也不明白。」

「對老人家起碼的尊重也沒有。」

「那一個叫他不告訴我你跑到那兒去？」紅紅居然還要生氣的。「他却告訴我還沒有將信交給你。」

「信已經交給我了——」

「老蔡——」紅紅馬上瞪上老蔡。「你敢騙我——」

老蔡嚇一跳。「我說的是第一封信。」

鳳棲梧一皺眉。「還有第二封，那又是說什麼的？」

「就是請你換上好看的衣服到城北的亭子迎接我。」紅紅理直氣壯的。

鳳棲梧歎一口氣。「這個我可不知道，信送不到我的手上——」

「信送不到你手上就是老蔡的責任。」紅紅好像知道鳳棲梧要說什麼，隨即一句：「不要說我蠻不講理，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你這種脾性總有一天要闖禍。」鳳棲梧只有搖頭。

「幸好你沒有到那兒，否則——」紅紅突然想起了玉龍，由心笑了出來。

鳳棲梧看着奇怪。「否則怎樣？」

「你認識一個叫做武玉龍的人啊。」

「這個人怎樣了？」

「我在亭子那兒遇上他，穿的就是我要你穿的衣服，你眞的不知道有多瀟洒，開始他背着身子，我還以爲是你呢，但總算沒有白開心一場。」

「你跟玉龍認識了？」鳳棲梧仍然保持冷靜。

「他是武老大的兒子，武老大到底是什麼人，是不是在江湖上名氣很大？」

「江湖上勢力最强的一共有九帮十八會，武老大是九帮十八會的頭兒。」

「難怪他說若是在江湖上遇上什麼麻煩，只要說出是武老大的人便可以省却。」

「應該是的。」鳳棲梧沉吟着。「問題在現在是蒙古人的天下，武老大曾經率領九帮十八會的帮衆與蒙古人作對，已變成蒙古人追緝的對象。」

「這是說在蒙古人面前千萬不要提武老大的名字。」紅紅顯得很明白的。

「蒙古人爲了對付江湖人，一段時期曾經派人以江湖人身份在江湖上打探要對付他們的人。」

「江湖人蒙古人，我相信應該分得出來的。」

「我也希望有這種獨到眼光。」

「就是出了亂子我也不担心，以我所知我爹爹跟蒙古人的關係很不錯。」

「戰亂中能夠安然無事，而且發大財的人並不多，你爹爹跟蒙古人的關係我是明白的。」鳳棲梧不由自主的嘆一口氣。

「可是我爹爹他不是一個壞人。」

「他當然不是，他只是一個生意人，很懂得逢迎，也懂得什麼時候做什麼生意。」

「現在我還有一個武功那麼好的表哥，又認識了一個江湖上名氣那麼大的武老大的兒子，在江湖上還不是足以通行無阻？」

「江湖上若是這麼簡單便好了。」

「你就是喜歡拿這種話恐嚇我，也忘記了我一身武功，一般人根本近不了身。」

「小心一些總是好的，江湖上要找一個像老蔡那麼容易欺負的人——」鳳棲梧沒有說下去，只是打一個哈哈。

「老蔡才不是江湖人。」紅紅這一點倒不含糊。

「總有一天，他生氣起來，狠狠的教訓妳一頓，叫你知道天高地厚。」

紅紅伸了伸舌頭，回顧老蔡。「你不會這樣的，是不是？」

老蔡一接觸她的目光已退縮，聽得說慌忙搖頭。「不會不會——」

鳳棲梧當然只有歎氣。「你不是這樣胆小吧，拿一點老人家的威嚴出來。」

老蔡偷眼看看紅紅，再看看鳳棲梧，尷尬的笑了笑。

鳳棲梧看在眼內，無可奈何的搖搖頭，靠着椅子坐下來。「那個玉龍怎樣了。」

「他很好，聽他說，你們好像有什麼過不去，有什麼誤會。」紅紅緊搖搖手，「可是表哥放心，只要是有道理，我是會站在你這邊的。」

「你若是知道什麼叫做道理我們才眞的放心。」鳳棲梧冷笑一聲。話儘管說，對這個表妹他實在無可奈何。

紅紅看着他，突然又狡黠的一笑。

「我明白你是對那個玉龍有偏見，可是無

論怎樣看他也不像是一個壞人。」

「你甚至懂得看人了。」鳳棲梧連聲冷笑。「連我也不能夠肯定的好人你居然能夠肯定。」

紅紅接一句：「你不能否認這完全是偏見。」

「你記得小郭？」鳳棲梧突然一問。

「小郭，我當然記得，他跟玉龍難道有什麼關係？」

「他現在可以說是半個廢人，就是玉龍打傷他的。」鳳棲梧接一句：「他就在內院。」

這句話才說完，紅紅便一溜煙的奔出去。

對於鳳棲梧的話她很少懷疑，小郭在她的印象中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小伙子，是她喜歡捉弄的對象。

因爲小郭就是吃了什麼虧，面上始終保持一定的笑容，不像老蔡，總是哭喪着臉。

小郭也是一個可以玩得很瘋狂的人。

莫非鳳棲梧沒有到城北的亭子，她要找鳳棲梧，捉弄過老蔡她一定會想到小郭。

小郭一直追隨鳳棲梧左右已經是很多年的事。

鳳棲梧也無意提及小郭，但說到玉龍的好壞他也總要找一些証據，他認識玉龍時間不多，但總覺得這個人的行事作風有些邪氣。

當然他明白這也許是偏見，弄得他那麼狠狽的人可以說絕無僅有。

* * *

小郭這時候已熟睡，紅紅找到來立即剔亮燈光，可是小郭並沒有被驚動。

他熟睡得就像是一個死人。

「看來沒有什麼不妥當啊！」紅紅這句話出口便已看見小郭的不妥。

小郭的面色就像是白紙般全無血色。

鳳棲梧隨即挑開小郭後背衣衫，在他的後背那個硃紅色的掌印，仍然很清楚。

「這是什麼回事？」紅紅奇怪的問。

「很清楚的了，內家掌傷，我已經盡了力，可是作用不大，只能夠保住他的一條命。」

「是玉龍傷他的？」

「就是他，若是晚一點發現，後果更加不堪設想。」鳳棲梧將衣衫掩上。

紅紅再細看小郭一遍。「他眞的沒有生命危險？」

「沒有，但元氣大傷，除非遇上一個活神仙，否則是不可能痊癒的了。」

「影響到他的武功？」

「他以後用的絕對是花拳綉腿，內力是提不起來了。」鳳棲梧輕歎一聲。「他一心一意要成爲一個高手的。」

紅紅看鳳棲梧一眼。「你不怕他知道？」

「他現在除非不睡着，否則與聾子沒有分別。」鳳棲梧伸手輕拍小郭。

小郭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紅紅想想。「我看玉龍不是這麼心狠手辣的人，我找他問一個明白。」

「我也想找他。」鳳棲梧接問：「你知道他住在那兒？」

「糟了。」紅紅嚷起來。「我應該細問清楚的。」

「有機會的。」鳳棲梧淡然一笑，滅了燈光，往外走去。

紅紅亦步亦趨：「你眞的要找他麻煩？」

「也不是什麼麻煩。」

「可是我應該怎樣做？」

「什麼應該怎樣做？」

「你們一個是我的表哥，一個是我的朋友，萬一動起手來……」

「你不在現場又有什麼爲難？」

「我會在場的，由現在開始我會寸步不離的跟着你，你找到他，我又怎會不在場？」

鳳棲梧聽着嘟喃一聲：「看情形決定好了。」

他絕不懷疑紅紅的話，所以也不表示意見，以免引起紅紅疑心，只有這樣他才容易擺脫紅紅去做他要做的事。

紅紅也沒有多說什麼，轉身往外走。

鳳棲梧心念一動，突然問：「你要幹什麼？」

「累了，睡覺去。」紅紅信口應一句。

「我是問你心裏想的。」鳳棲梧接問：「你不是打算找他追問究竟吧。」

「我到那兒找他？」紅紅衝口而出。

鳳棲梧當然聽得出這是眞話假話，紅紅突然又一句：「我認識的朋友你總覺得不好的。」

鳳棲梧笑笑。「你好像只在我面前提過玉龍這一個朋友。」

「幸好我只提一個，否則要難過死了。」紅紅嘟喃着繼續往外走。

「什麼時候妳會回去？」鳳棲梧追問。

紅紅失笑：「這麼困難才找到機會外面跑，怎會這麼容易回去？」

話說完她好像完全忘記了玉龍那回事，穿花蝴蝶的飛奔出去。

鳳棲梧看着只有搖頭。

他事實沒有猜錯，紅紅的確另有打算，可是好像紅紅那種狡黠的女孩子，要看穩她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他仍然意外的就是紅紅才安頓下來便離開。

這是第二天的清早，發覺紅紅不在房間，被褥也沒有移動過，鳳棲梧才肯定的事，當然他一個頭立時變成了兩個。

茫茫人海要找一個人談何容易。

可是他仍然跑到外面去打聽，在這個地方的朋友當然不少，他們却沒有一個人看見紅紅。

這主要當然是因爲紅紅進入吉祥賭坊的時候實在還早。

天未亮她便已進去，說早當然很早的了。

她無疑也有點小聰明，知道江湖人多數會在什麼地方出入，也找到一個江湖人出沒最多，通宵營業的吉祥賭坊。

她要找的是玉龍，可是一如玉龍說

的他的名氣並不大，所以她轉找武老大，才提到武老大，便有人指引她到吉祥賭坊去。

以她的江湖經驗當然看不出那個人雖然是江湖人，却已是蒙古人的密探。

他們正在追尋武老大的下落，發現有人找尋武老大，當然要打探清楚。

以他們的江湖經驗，要對付紅紅當然易如反掌，可是他們仍然有懷疑，所以先將紅紅引到吉祥賭坊。

賭坊的生意非常旺盛，喜歡賭錢的人總是那麼多，不勞而獲到底是大多數人的理想。

紅紅被引到一個精緻的房間，由於燈光影響她看不見花格子窗扉外兩個人正在看住她。

一個人年紀已經一把，鬚髮俱白，但精神矍鑠，氣勢迫人，另一個肥肥胖胖的，一派生意人裝束，正是吉祥賭坊的坊主。

坊主與那個老人看過紅紅便轉到一角，老人的神態帶着疑惑。

「大人要我們小心關照的就是這個女孩子。」

「他是我一個老朋友的女兒。」老人點點頭。「我這個老朋友視之如珠如寶的，千萬拜託照顧她。」

「大人的老朋友是眞的老朋友？」

「一個對我們有利無害的人。」老人目光一閃。「你懷疑我的話？」

「屬下不敢。」坊主垂下頭。「可是她竟然打探武老大的下落。」

「我也覺得很奇怪。」

「葉天問的死，屬下懷疑是武老大做的。」

「這些事是不能混在一起的。」老人笑了笑。「你吩咐畫影圖形，叫我們的人不要爲難這個女娃子。」

「現在怎樣打發她？」

「這件事我會處理的。」老人帶笑移步走向那個房間。

看見他這種笑容，坊主便不寒而慄，他清楚這個老人的爲人，要他笑並不是一件易事，也就是因爲不易有笑容，所以必須有笑容的時候，老人總要做一些笑前準備，先行露出笑容來，以便習慣。

但無論笑與不笑，老人要殺人出手也是那麼迅速，只是笑的時候更令人難以提防。

只有見過他帶笑殺人的人，才知道他的恐怖，坊主正是這些人之一。

老人沒有理會坊主的反應，有些人的反應他是絕對不會理會的。他眞正理會的，其實只有一個人，就是皇帝。

大元國師事實是一人之下，他不是別人，正就是封神無忌！

這並不是他的眞姓名，但他喜歡這個姓名遠在他的眞姓名上，對大漢的文化他無疑有相當的研究，所以很多事他都懂得選擇。

一統天下他當然出過不少力，到天下平定下來，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對付武老大等江湖人。

他知道江湖人的勢力，也明白江湖人的性格，要將江湖人完全消滅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所以他想做的只是分散江湖人的力量。

也所以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他志在必得，他完全明白沒有了那批財富，九幫十八會要擴充勢力必然大受影響，以後便只有在錢銀上打主意，沒有時間心情去做其他的事了。

在他的心目中，江湖人有異於一般人，義氣爲重，對元朝有一定的威脅，不知道那一戰九幫十八會並非全都那麼熱心，否則也不會這麼巧，所有的頭兒竟然都能夠活下來。

這一次九幫十八會的聚會，也只是要取回那些財富，各分回自己的一份，各散東西，並不是當年所說的那樣，要以那批財富招兵買馬，對抗元朝。

封神無忌對大漢的歷史，有時也實在看得太認眞，再加上他高高在上，甚少有機會與平民接觸，並不能太肯定元朝現在已穩如泰山。

所以這一次南下看見一般平民對元朝官兵的必恭必敬，誠惶誠恐，他始終認爲是一種假象，後面多少隱藏着憤怒危機。

他就是武功高强之外心思縝密，城府深沉，才有今天的成就，在動蕩時代以他這樣的武功心思當然有一定的成就，在太平盛世，却往往把簡單的事情變爲複雜，就正如現在這件事。

其實他可以袖手旁觀，事情的結果就必然九幫十八會各得回自己的財富，安享晚年。現在他這一插手，事情便非但變得複雜，而且有血腥的趨向。

封神無忌已知道玉龍的存在，却不知道玉龍的居心叵測，在他的心目中玉龍是武老大的兒子，無論做什麼也是武老大的主意。

大漢民族講求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何況再講義氣的江湖人。

所以封神無忌更加相信九幫十八會這一次行動是一次大行動，不是九幫十八會的人企圖沾手便立即加以毀滅，他甚至懷疑葉天問的被殺也是因爲身份被揭穿，玉龍便受命採取行動。

也所以他立即下令撤消部份的行動，以免引起九幫十八會的疑心。

紅紅在這個時候找到來，打聽武老大玉龍的下落，對紅紅他當然清楚，相信不會與九幫十八會有關係，再清楚紅紅鳳棲梧的關係，他多少已有些明白，所以他很放心的現身與紅紅會面。

紅紅在房間等着，出現的竟然是封神無忌，當然在她意料之外。

「張叔叔——」她是這個稱呼。

她只知道封神無忌跟她爹爹是好朋友，却不清楚封神無忌的身份。

她爹爹就是因爲太清楚封神無忌的爲人，再加上封神無忌有話在先，從來都不敢在其他人面前提起。

大國師理應在禁宮內護衞皇帝的安全，離宮南下一定有秘密任務，所以紅紅的爹爹絕口不提，封神無忌自稱姓張，他便說是姓張，連自己的女兒也一樣保密。

封神無忌最欣賞他的就是這一點。

聽到紅紅現在也仍然是這樣稱呼，

他更加放心，一臉笑容的回答：「方才我看見妳跑進來還以爲不是呢。」

紅紅笑了笑：「我出現在這種地方，張叔叔是不是很奇怪？」

「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封神無忌笑問。

「賭場——」紅紅笑得很開心。「我這是第一次到這種地方，可是我不懂得賭錢，又有事在身，否則總要看清楚爲什麼這麼多人跑到這兒來。」

「當然是賭錢了。」

「一定會贏錢？」紅紅追問。

「那不會再有人開賭場了，俗語有話十賭九輸……」

「不是十賭九騙？」

「這句話妳千萬不要在這兒說。」封神無忌又笑了：「可是說了也沒有關係，這兒的主人是我的好朋友，看在我的面上是不會生氣的。」

「那太好了，我正要找人打聽一件事，又担心沒有一句實話。」

「是什麼事？」封神無忌信口問一句。

「我要找武老大。」紅紅隨即又一句：「其實我要找的是武老大的兒子玉龍。」

封神無忌想了想：「武老大一子一女，據說乃人中龍鳳，可是並不多在江湖上行走，你認識他們？」

「我只是認識玉龍，還是昨天的事，這個人應該是一個好人，但竟然打傷了小郭。」

「小郭？」

「他是我表哥的好朋友，絕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會隨便惹事生非。」

「玉龍爲什麼要打傷他？」

「大概是爲了于廷文的事，表哥告訴我殺于廷文的是玉龍，可是我連于廷文是那一個也不清楚，我也不相信玉龍會是一個隨便殺人的人。」

「所以妳要找他問清楚？」封神無忌這句話出口，經已清楚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他知道的事當然比紅紅多很多。

「張叔叔是否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封神無忌笑了，他是笑紅紅的天眞。「張叔叔又不是江湖人，怎會清楚？但可以替你打聽一下。」

「我問過很多人的了，他們的眼神告訴我知道武老大是什麼人，卻是告訴我不認識。」

「若不是這樣他們會有很大的麻煩的。」

「是不是武老大的行踪很秘密？」

「以我所知他是朝廷欽犯，所以行踪不能不秘密，東躲西藏。」

「難怪，那要找他可是很困難的了？」

「這個當然，幸好妳要找的是他的兒子。」封神無忌笑了笑：「容易找得多了。」

「張叔叔知道他在那兒？」

「妳也是找對了人，方才我才聽說他約了宋堅在六福客棧要解決一些事情。」封神無忌若無其事的：「這時候應該到六福客棧的了。」

「宋堅是什麼人？」

「一個江湖人，這一帶的賭場妓院據說都是以他爲首，由他打點，現在部份已轉到玉龍那邊去。」封神無忌說着心念一動，停了下來。

他發覺他說得已實在太多。

紅紅顯然沒有這種感覺，搖着頭：「我不明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封神無忌啞然失笑，想到紅紅的天眞，自己的過慮：「賭場其實是低下的地方，難免有些流氓來惹事生非，要這些流氓不出現，唯一的辦法就是請一些人來保護，這些人當然要心狠手辣，那些流氓才害怕。」

「玉龍是這種人？」

「是不是這種人張叔叔也不敢肯定，而無論是什麼人說的都會有疑問，我以爲最好還是親自去看清楚。」

「好主意，我正是要去看清楚。」紅紅笑問：「六福客棧在什麼地方？」

「妳眞的要去？」

「張叔叔就是不告訴我，我也會找到去的。」紅紅又笑了：「既然是這樣……」

「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玉龍不會傷害我的，至於那個什麼宋堅，有玉龍在難道還會給我什麼麻煩？」

封神無忌含笑點頭，他無疑對紅紅也有很大的好感，但紅紅的生死他並不在乎，只要他的工作能夠順利完成，無論多少人傷亡在他都是一件閑事。

紅紅也眞的是一片天眞爛漫，不知道天高地厚，人心險惡，她就是清楚封神無忌的身份，也未必猜得透封神無忌的心意，休說其他了。

* * *

六福客棧是一間大客棧，突然關上門不做生意當然會令人很奇怪，但加上一張「東主有喜暫停營業」的字條便大家都不當作一回事了。

六福客棧的東主也就是宋堅，九帮十八會的一份子，當年與武老大平起平坐，只因爲大家都推舉武老大做頭兒，才叫武老大一聲老大。

武玉龍是武老大的兒子，竟然來侵佔他的地盤，他當然生氣，可見他仍然忍耐着沒有發作，玉龍的勢力繼續擴展到今時今日他實在忍無可忍。

他卻是不知道玉龍其實早已經罷手，跟着來的報告，十之七八都是他下面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東拉西扯，搬弄來的是非。

每一個帮會多少總會有這種人，否則一片和平氣氛便少了混水摸魚的機會。

宋堅的親信心腹當中也有這種人存在，再加上對玉龍的偏見，難免積怨日深。

今天便是他要與玉龍解決的時候。

六福客棧內外已佈置妥當，他已經準備一旦談判破裂便傾盡全力將玉龍撲殺於客棧內，然後再與武老大討一個公道。

他已經預備玉龍帶着大羣手下到來，到時候六福客棧內腥風血雨，一場生死惡鬥，所以玉龍只是一個人到來，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玉龍一入宋堅的監視範圍，便有消息送到六福客棧宋堅那兒去，所有的消息都是玉龍單槍匹馬，沒有手下追隨，也沒有手下遙遙保護，所以宋堅實在很奇怪，一直到玉龍進入六福客棧，他仍然有些懷疑。

他高坐在六福客棧的大堂上，左右是他的親信。

看着玉龍進來，坐下，他到底再也忍不住揮手，守候在門兩旁的手下才將門關上。

玉龍無動於衷，神態出奇的平靜，面上帶着三分笑容。

「玉龍——」宋堅的語氣充滿了敵意。

「宋世伯久候了。」玉龍不卑不亢的，那一份冷靜實在罕見。

「我沒有久候，你來得正是時候。」宋堅冷笑。「你只是一個人便進來了？」

「多少人有什麼問題？宋世伯要見的難道還有其他人？」

「我要見的只是你。」宋堅一字一頓的，一臉鐵青之色。

「現在我來了。」玉龍還是那麼的鎮定。

「你沒有考慮到今天這裏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宋堅陰森森的一笑。

「我只知道宋世伯是一個很明白事理的人。」玉龍還是那麼鎮定。

「你要跟我說事理？」宋堅冷笑。

「宋世伯若是不喜歡說我也無可奈何。」玉龍保持一定的鎮定。

「好，我便跟你說。」宋堅語聲一沉。「你應該知道這附近一帶的地盤是我的。」

「這附近一帶的地盤到底屬於那一個，宋世伯應該很清楚。」

「快刀老孫無意江湖，退隱山林，這是人盡皆知的事，他在這兒的地盤，之後便由我接收。」

「快刀老孫從來沒有這樣說。」

「那是捷足者先登。」

「我也沒有打過快刀老孫地盤的主意，只是在附近開發另外一些。」

「這還不是明跟我爭生意？」

「快刀老孫不管，這件事沒有人可以管的了。」玉龍很冷靜的接一句，「這是江湖規矩。」

「小輩，你竟然拿江湖規矩來跟我說話。」

「大家都是江湖人，不說江湖規矩說什麼？」

「江湖人最重尊卑，你這是目無尊長，武老大是怎樣教導你的。」

「我父平日教導我凡事以義理爲重，所以我平日行事一直都很小心，以義理取捨。」

「有人告訴我，老孫已落在你手上，我要找他來談判也不成。」

「先不說這是否事實，宋世伯這是承認地盤還是快刀老孫所有？」玉龍的語氣更尖銳。

宋堅一怔，他到底是粗人一個，終於墮進玉龍說話的圈套。

「縱使是快刀老孫所有，也有一個先後之分。」他盯着玉龍，目光凌厲。

玉龍毫不畏縮。「若說到先後，宋世伯最好先問清楚手下的人。」

宋堅又是一怔，他不能不承認玉龍的人其實是更加早，只是他勢力强大，先將玉龍的人逐出去，當時玉龍的人的確並不多。

玉龍看着宋堅，淡然接上話：「我以爲我不管宋世伯的人怎麼樣，各做各的，相安無事。」

「你若是不玩弄手段，的確可以。」

「做生意講的是手段，也是技巧，這一點我以爲宋世伯應該明白。」

「那你的人爲何總是前來鬧事。」宋堅語聲陡揚。

「到底是怎麼回事，宋世伯最好先問清楚手下的人，以宋世伯的英明神武，應該分別得出是非黑白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約你到這兒來難道是來問清楚是非黑白。」

「那我做錯了什麼，宋世伯最好找來証人，大家當面說清楚。」

宋堅嘿嘿冷笑，若說他不明白手下是怎樣的一羣人那是沒有可能的事。

玉龍等了一會，看見宋堅仍然沒有答覆，悠然半轉身子。「宋世伯沒有其他事情，我可要走了。」

宋堅冷笑。「這件事還沒有解決。」

「宋世伯要怎樣解決？」

「你必須放棄這附近的地盤，否則可莫怪我不客氣。」

「宋世伯不依江湖規矩行事，我這個做晚輩的還有什麼話說？」（未完・六）

上文提要：鐵冠道人、廖柏夫及鄒明在房內記錄蓋天幫名單時，鐵冠、廖柏夫均旁敲側擊表示自己的立場，及是否眞心投靠乾坤盟，但這番話全被金空空和章水仙運起天通耳神功聽得一清二楚……有探子回報說山下石坪有一干高手羣集，余三親往查察，得知是全陽門陽知雨及其門人，由於他曾與章水仙結下樑子，以致雙方都耿耿於懷，但在余青玉游說下，終於化解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争霸

孤身犯險　裡應外合

酒過三巡，陽知雨代表全陽門敬酒，並表示謝意。最後他忽然持酒到章水仙面前，道：「副盟主，日後還請多多指教，只要是公事，全陽門弟子必聽從盟主和副盟主的命令，包括陽某在內，陽某敬副盟主一杯，以答收留之情，先飲爲敬！」言畢仰脖一口將酒喝乾。

余青玉首先鼓起掌來，旁人見狀依樣劃胡蘆，掌聲雷動！震得樑上塵埃飛揚。

章水仙在此種情景下，不得不回話：「章水仙辦事向來公私分明，在公事上仙女教弟子義不容辭，絕不會因私廢公，陽掌門大可以放心！」這句話亦暗示她不會公報私仇，是以又引來滿堂掌聲，掌聲中章水仙亦一口將酒喝乾。

余青玉長身道：「從今以後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猶如一家人，其實大家都知道今日在此聚首的目的是什麼，本座敬大家一杯，祝早日消滅蓋天幫！」

「早日消滅蓋天幫，殺死帥英傑！」

「匡扶正道，消滅邪魔，乾坤盟必勝！」

大廳裡高呼聲不絕於耳，人人興高采烈，個個視死如歸，唯有廖柏夫如坐針毡，暗暗心驚：「未知幫主知道此事否？」

散席之後，眾人恢復工作，余青玉親自到各處巡視。如此過了幾天，陽散雲已能下地，余青玉才正式宣佈委任他爲右副盟主，陽知雨則爲護法。

就在此刻，忽有女寨兵入報：「啓稟盟主，趙莊主、梅莊主等人求見！」

余青玉大喜，急道：「快隨本座出迎！」

到寨門，原來趙北坤和梅飛雪等人尚在半山，是以余青玉着章水仙、陽氏兄弟、藍氏姐妹，外加金空空和姬無垢隨他下山，至半路雙方相遇，原來尚有杏花莊的荀先慧、快刀門的郝不滅父子等人，眞個是人材濟濟。余青玉喜不自勝，連聲歡迎。

趙北坤一向輕視他，冷冷地道：「三公子，此處是凰鳳寨，可不是風雷鎮，到底誰才是主人？」

藍凰忙笑道：「莊主尚不知道，如今三公子已是咱們乾坤盟的盟主，章教主和陽二掌門是副盟主，金前輩、姬教主和陽掌門則是本盟護法！」

趙北坤瞪了她一眼，道：「鵲巢讓鳩佔去，你還笑什麼？」

金空空冷哼一聲：「趙北坤，你可是不服氣？老夫問你一句，你憑什麼？咱們都服，你爲什麼不服？」

趙北坤雖不認識金空空，但見他兩道太陽穴高高鼓起，神閒氣定分明是位高手，不敢太過放肆，忙道：「趙某不是不服，而是不明。」

藍鳳打圓場：「諸位一路辛苦，還是先上了寨再慢慢敍舊吧！」

余青玉一直嘴角含笑道：「待余某引路，請！」

趙北坤快步上前，與余青玉並肩，道：「三公子，老夫有個愛好，最喜走石階，每逢見到，必然非一口氣將之走盡不可！」

余青玉不知他有相較之意，便道：「趙莊主既然有此雅興，晚輩願相隨左右！」

趙北坤心中暗暗冷笑：「相隨左右？你這小子有這本領麼？」他存心讓余青玉出醜，雙脚猛地用勁，身子如箭射上去。他換了兩口氣，轉頭望後，誰知余青玉根本與他並肩，寸步不讓！趙北坤又驚又詫，展盡全力，向上急飛，立志將余青玉甩掉。

余青玉暗覺好笑，一直相就，只保持與趙北坤並肩，以免令他難以下台。

眨眼間三百丈的石級已盡，寨門口的男女寨兵齊聲道：「歡迎趙莊主！」

趙北坤再轉頭，見余青玉落後自己一級，登時放下心頭大石，可是又見他氣不喘，臉不紅，氣定神閒，反而自己額角已見汗漬，看來余青玉分明是禮讓自己，心頭登時一沉，但又暗中覺得慶幸，若非如此，今日必弄至灰頭土臉不可！

余青玉道：「趙莊主眞是老當益壯，在下拚盡全力，結果仍是慢了半步，佩服佩服！」

趙北坤趕緊道：「三公子年紀輕輕，便有此功力，佩服的是老朽！嘿嘿……前程不可限量呀！」

說話間，後面人亦紛紛上來了，郝虎威低聲問：「二弟，剛才你們比鬥輕功，是誰得勝？」

余青玉含笑道：「趙莊主內力悠長，小弟怎可與他老人家爭一日之長短？」

梅飛雪笑道：「三公子年紀輕輕便有此本領，當眞是雖敗猶榮呀！」

趙北坤接道：「老朽不過險勝，三公子的功力來日必在老朽之上，實乃武林之福！」郝不滅等人聽到他如此捧余青玉，都對他刮目相看，唯有金空空暗暗冷笑。

余青玉道：「諸位路上辛苦，請先進廳歇息！」當下眾人進廳分頭坐下。

郝不滅問道：「剛才聞說乾坤盟一事，未知詳情如何，賢姪可否告知一二！」

「正要請諸位伯伯叔叔大力襄助！」余青玉便將乾坤盟的宗旨及組織情況說了一遍，接道：「小侄承諸位錯愛被推爲盟主，汗顏之至，倒是讓陽二掌門和章教主屈居副手，甚是難安！」

眾人聞後心頭都是一怔，忖道：「余三有什麼本領將章水仙和陽散雲拉在一起？」

余青玉續道：「乾坤盟若得諸位加盟，何懼蓋天幫不滅，只要諸位肯加入本盟，小侄願意退位！」

趙北坤忙道：「三公子當盟主是最爲恰當，老朽第一個贊成！」

金空空冷冷地道：「第一個贊成的不是你，而是老夫和章教主以及內子！」趙北坤訕訕一笑，不敢頂撞他。

余青玉忙又道：「諸位伯伯叔叔大可以先考慮幾天再作定奪。來人，快送上酒菜。」

梅飛雪道：「盟主吃飯可稍慢一步，梅某有一事請教，未知貴盟有何消滅蓋天幫的計劃？以梅某之淺見，貴盟雖然人材濟濟，但與蓋天幫相比，乃大有不如，原因乃如今整座武林已幾乎全落在蓋天幫手中，未受殃及的都是些不入流的幫會。帥英傑的武林金龍令到處，若非聞風而遁，便是棄城投降，故梅某斗膽請教！」

「梅莊主太客氣了，竊以爲蓋天幫表面上雖然强盛，亦並非無機可乘，一則他們互相傾軋，勾心鬥角，實如一盤散沙；而吾等則人人視死如歸，以一敵二，咱們必勝……」

趙北坤道：「此點老夫絕對同意。」

「第二，蓋天幫人材雖多，但實力分散，咱們若集中力量，攻其一點必能取勝，只要咱們不斷消滅其分舵，便能燃起同道的信心，四方豪傑來投，此長彼消，終有一日能滅蓋天幫！」

郝不滅問道：「聽賢侄之意，貴盟似只有此辦法？」

「正是，願諸位提出寶貴意見！」

郝不滅道：「此亦是目前唯一可行之辦法。嗯，假如咱們遇到令尊，那該如何處理？」

「小侄早已跟余修竹脫離父子關係，他是蓋天幫的副幫主，若不肯投降，小侄也不放過他，諸位無須担心！」

梅飛雪道：「盟主秉公行事，難怪能得到各方豪傑之信任，梅某代表梅花莊，由如今起即加入貴盟，請准所求！」

余青玉大喜，連連稱謝，接着趙北坤亦表示願意加入，郝不滅只因與其父親平起平坐，日後要聽令一個後輩，有點尷尬，因此有所懷疑，不過回心一想，連陽氏兄弟和章水仙亦甘願受其指揮，也就坦然，當下亦請求加入。

剎那間，大廳內响起一陣陣的歡呼聲，余青玉道：「諸位的職位，容後再安排，如今酒菜已備好，請入坐。」他又着人去請廖柏夫及鐵冠道人，再將此兩人的情況告訴郝不滅等人。

郝不滅聞他打贏廖柏夫頗有不信之色，心中暗道：「他日有機，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麼本領！」那廖柏夫見乾坤盟實力又增强，多了幾分憂慮，即使有機會殺死余青玉，自己亦無機會逃得下山。

飯後，余青玉親送郝不滅等人去休息，又與章水仙等人商量安排趙北坤等人之職位。章水仙轉頭望了望陽散雲一眼，問道：「不知陽副盟主有何高見？」

陽散雲年紀雖已不輕，但仍有點靦覥，吶吶地道：「貧道無意見，請章副盟主跟盟主拿主意！」言畢引來一陣笑聲，章水仙雙頰登時飛上兩團紅暈。

過了半晌章水仙才道：「咱們的安排，他們未必同意，還是由盟主直接與他們商量。愚見則希望安排兩位莊主當堂主，郝門主當總堂主，其他人員則由盟主安排。假如八堂不足以安排，尚可多設幾個堂。」

余青玉點頭稱善，事後果然去找郝不滅及梅、趙兩位莊主商量。結果三人均同意，於是余青玉委任趙北坤爲雷字堂堂主。梅飛雪爲天字堂堂主，專司刑罰獎賞。梅飛雨爲副。梅飛雪之子女和女婿則爲香主。趙北坤之子趙長烈、趙長雄在雷字堂輔助乃父。

八堂只剩下一堂，是以余青玉將郝

氏兄弟安排在山字堂。剩下來的便是訂下八堂之職責。這一點他只和護法、副盟主和總堂主、副總堂主幾個人商量。經過磋商，規定八堂主職責如下。

天字堂專掌刑賞，類似一般幫會之刑堂。

地字堂管山寨安全以及安排日常之事務。

水字堂的負責護盟島之一切。

風字堂的負責聯絡以及在各地設秘密聯絡點。

山字堂的負責凰鳳寨附近的防務。

澤火雷三堂負責出擊，因此此三堂之實力最强盛，任務亦最重，若有需要正副堂主均需退位讓賢，其他堂的人員亦需配合和支援。八大堂均受正副總堂主節制，總堂主主要對外，副總堂主主要對內。

郝不滅問道：「盟主，咱們何時出擊？」

余青玉笑道：「這種事豈能急？預先由風字堂的弟兄探聽到蓋天帮在各地之實力，然後方可動手！」

郝不滅又問：「大概需要多久？」

「快則一個月，遲則兩三個月，目前最重要的是訓練弟兄和加强山寨的防守實力，避免精銳下山之後，中軍空虛，反爲對方所乘！」

雲開皺眉道：「有一件掃興的事，屬下不能不在此提出，以便預早作準備。」

余青玉忙道：「副總堂主但說無妨！」

「山上人員日益增多，但糧食錢財已見困難，藍氏姐妹連私己也拿了出來！」

章水仙道：「這兩位小妹妹眞是熱心人！也怪我太粗心大意，忘記了吃飯要錢這回事！」言畢自懷內掏出一叠銀票來，續道：「這是敝教的全部財產，如今交給雲副總堂主，請你安排！」說着趙北坤、梅飛雨等人都把身上的銀票捐出來。

郝不滅道：「郝某如今已身無長物，身上只有幾兩銀子，不捐也罷！」衆人見他說得風趣都笑了起來。

* * *

乾坤盟實力漸次完整，上下團結一致，乃因人人均受過蓋天帮迫害之苦，個個將私人恩怨放在一邊，連由蓋天帮投誠過來的人，亦漸漸打消原有的決定，心甘情願加入乾坤盟。

自此之後，乾坤盟上下勤於練武，山寨裡生活雖然平靜，却十分緊張，尤其是余青玉，日間要到處檢查工作，晚上還要練武，雖有兩位嬌妻在側，則甚少相聚。

光陰荏苒，眨眼間已是初冬時分，卓成雙已摸透了幾個蓋天帮分舵的底，詳細告知余青玉。余青玉大喜，立即召副堂主以上的人員到內廳研究。經過一夜不眠的策劃，終於訂下了一個周詳的計劃，準備兩日後下山。

次日午後，余青玉又去找廖柏夫。

「廖堂主那份名單已擬好了沒有？」

廖柏夫見金空空站在身邊，知道絕無機會偷襲余青玉，只好乖乖的交出一份名單來。余青玉只看了兩眼，便將之納入懷內，道：「道長，本座有一事請求……」

鐵冠哈腰道：「未知盟主有何指教？」

「本座決定下山偷襲蓋天帮的分舵，因恐實力未足，故此請求道長助我一臂之力，隨本座下山，只怕道長故主情深，屆時下不得手！」

鐵冠看了廖柏夫一眼，哈哈笑道：「貧道得盟主不殺之恩，火裡去水裡去，也不敢推辭！」

「如此甚好，待有了下山之期後，本座來通知你！」

廖柏夫急道：「老夫請求盟主也准老夫下山……」

話未說畢，金空空已問道：「你要下山作甚？」

「當然是助盟主攻打蓋天帮的分舵了。」

余青玉微微一笑，將他列出的資料取了出來，笑道：「恐怕未必吧？適才本座粗略看了一下，已是覺得有幾個分舵的情況，與咱們調查所得的大有出入！比喩袞州分舵，明明高手如雲，但堂主却寫得稀鬆平常，而且那些高手在總堂主上山之前已存在！」

金空空道：「廖柏夫，是盟主大量才留下你的性命，換作老夫一早就已殺了你！」

余青玉忙斥道：「不可胡說，也許人家故主情深也未定，實乃性情中人也！」

廖柏夫訕訕笑道：「老夫老糊塗了，這份名單留下來，讓老夫記起時再更改。」

余青玉笑道：「不必，你若有心贖罪，自然會從頭再擬一份，不過若咱們再查到堂主是故意的，便莫怪咱們！」言畢帶着金空空離開。

廖柏夫望着他倆的背影，咬牙切齒地道：「這小子越來越厲害，想不到他還會暗中派人去調查，終有一日老夫要教你受盡折磨才死！」鐵冠忽然嘆了一口氣，廖柏夫不悅地道：「你好端端的嘆什麼氣？怕死麼？」

「想不到這小子確有幾分本領，難怪能登上盟主寶座！」

「烏合之衆，流寇頭目也稱寶座！」

鐵冠道：「老廖，咱們仔細考慮一下，其實這小子對咱們也不錯嘛！」

「牛鼻子，你說什麼屁話！哼！莫非你甘心當其跑腿跟班？」

鐵冠嘆息道：「若說是跟班，金空空樂意任之，難道咱們高過他？最重要的是瞧余三跟下屬打成一片，毫無架子，而咱們追隨帥帮主多年，流了多少血汗，立下了多少汗馬功勞，但平日一見到他還要戰戰兢兢……」

廖柏夫截口道：「這是做帮主的威嚴！」

鐵冠笑道：「貧道不知他給了廖兄什麼實質的好處，對貧道來說則什麼也沒有，貧道不喝酒不玩女人，花費極少，得到的只是一點虛名，細算一下得不償失！」

廖柏夫失聲道：「牛鼻子，你已決定叛變帥帮主？」

鐵冠道：「已有六七分，待下山之後看情況決定，廖兄，你我多年袍澤，貧道亦希望你三思，單看余三對你的誠意和一再容忍，已值得咱們尾隨其後！」

廖柏夫臉色再一變，沉吟不語。

半晌，鐵冠道：「廖兄，咱們如今回蓋天帮也未必能取得帥帮主的信任，不重回蓋天帮，又必被帥英傑視之爲敵，正所謂走投無路，投誠是唯一的……」

廖柏夫不耐煩地道：「好了，你別再嘮叨，老夫早看出你心生異志，你給老夫滾吧！」

* * *

乾坤盟的遠征大軍先頭部隊，由陽知雨和郝不滅率領，首先下山，隨後便是由余青玉統率的大軍，山上只留下金空空夫婦、梅飛雨一家和地字堂的人馬，山字堂人馬則分成兩組，一組留守山上，一組在山下佈防。

金空空武功雖高，但在帥英傑心目中却無甚地位，即使廖柏夫取了他的首級，回到蓋天帮，亦未必能取得帥英傑的信任，唯有再等待下去。

乾坤盟第一個目標便是杭州，因爲杭州距離蓋天帮的大本營不遠，又是個大地方，因此屯了重兵，余青玉將第一個目標放在杭州，乃希望乾坤盟一砲而紅，亦能振奮人心。

前鋒先至餘杭，進一步了解情況，以及安排大軍之住宿，這一戰之策略是速戰速決，因爲下一步目標乃蘇州分舵，冀仍能收奇兵之效。

余青玉率兩位副盟主先入城，陽知雨首先向他報告杭州分舵的情況，如今分舵主乃昔年東海巨鯊帮帮主『金錢豹』汪衞海，以前是陸上之獨脚大盜，後來因得罪人太多，沒法在陸上立足，方投到巨鯊帮當副帮主，帮主死後便接了位。如今杭州城的蓋天帮分舵，大部分都是巨鯊帮海盜，外加一些趨炎附勢的下三濫，這些人雖不可取，但武功造詣却不低。

余青玉仔細研究過後，認爲蓋天帮如今如日中天，一帆風順，必然會疏於防範，因此取勝把握極大，是以提出一個新計劃來，「本座想請兩位副盟主率人去攻打姑蘇分舵，盼能將對方殺個措手不及！」

章水仙微微一怔，道：「杭州敵人不少，似乎不宜分散兵力！」

「蓋天帮發展過速，派駐去杭州分舵的嫡系人馬太少，若咱們能殺死汪衞海他們幾個頭目，餘者必無鬥志，估計困難不大，至於姑蘇方面實力不如這裡，有兩位副盟主統軍已足可勝任有餘！」

陽散雲問道：「屬下等幾時起程？」

「立即出城帶人急速北上，咱們這裡稍候一兩天才動手，事後大家去金陵……」

郝不滅問道：「盟主想攻打金陵？這可得再仔細計劃一下，因爲金陵官兵多，鬧起事來，麻煩頗大。」

余青玉笑道：「不，本座只想弄得蓋天帮上下人等人心惶惶而已，咱們集合之後，虛晃一下，然後過江北上！」

陽散雲道：「暫時就這樣決定，咱們先行告退！」

陽散雲與章水仙離開之後，余青玉又問：「總堂主，杭州這方面的情況，您最熟悉，準備得如何？」

郝不滅道：「屬下已將對方的人員、實力以至分舵附近的地形全部摸熟。」

余青玉想了一下，道：「即使如今實力完整，也不宜與蓋天帮硬拚……」

郝不滅不服地道：「但屬下仍有必勝之把握！」

「這個當然！但咱們還得保存實力，直至最後與蓋天帮作殊死戰，在斬其手足之時，不能有所損傷，因此最宜鬥智，總之不能硬拚！」

陽知雨道：「屬下贊成，能以最少的代價，取得最大成果，這方是上策！」

郝不滅有點惱羞成怒地道：「那就恕老夫無能爲力了！」言畢長身，竟有拂袖而去之勢。

余青玉忙道：「總堂主，咱們是以事論事，請以大局爲重，其實總堂主只是性急一點而已，您一定有辦法的！比喩咱們先派人到蓋天帮分舵內，屆時作內應，如此咱們豈不省力得多！」

郝不滅這才坐下來，喃喃地道：「照呀，如果咱們有內應的確省力得多！」他又提高聲調。「盟主，屬下立即去辦！」

余青玉恐他魯莽，趕緊又叮嚀一句：「不用急，最重要的是要妥當。」

* * *

余青玉到餘杭城的第四天，他們便趕去杭州城，化整爲零，在關城門之前進了城。郝不滅立即交上一份蓋天帮杭州分舵的地形圖，道：「咱們如今已安排了三個人去分舵裡，待咱們動手之後，便在裡面放起火來，迫他們到外面動手！」

余青玉喜道：「辦得好！咱們今晚三更動手，由你與陽護法率人主攻，本座亦準備混進去！」

陽知雨道：「太危險了，還是由屬下進去吧！」

余青玉道：「護法太顯眼了，還是由本座去，不必再爭，至於人手的分配則由兩位決定！」

夜漸深了，余青玉在外面加了一套蓋天帮的服式，然後向分舵走去，他一路蛇行鼠伏，來至分舵附近埋伏，在未摸清情況之前，他不敢貿貿然潛進去，是以伏在暗處等候機會。過了一陣，忽見一個中年漢子快步過來，月光下依稀認得來者是蓋天帮總舵的人，曾隨余修竹去攻打梅花莊，當下心頭一動，自暗處跳了出去，喝道：「停步，報上名來！」

那人看了余青玉幾眼，認不出他來，只道是杭州分舵的弟子，便道：「總舵主的特使，有事見汪總舵主！」

余青玉問道：「可有信記？」

那人取來一塊金光閃閃的金牌來，道：「這是本帮的金龍令，令至如帮主大駕親臨！」

余青玉立即彎腰道：「對不起，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請特使過去！」言畢高手作請狀，那特使不虞有詐，大模大樣自他身邊走過，余青玉倏地一指戳上，那特使猝不及防，被戳個正着，登時不能

動彈，余青玉再一指封住了他的啞穴，然後將他拉到暗處！

余青玉先搜出他的金龍令，再抽出長劍來，架在特使的脖子上，道：「你胆敢大聲呼叫便一劍結果你！」他解了他的啞穴，問道：「你叫什麼名？認識汪舵主麼？」

那特使又驚又怒，仍想威嚇余青玉，但一接觸到余青玉的目光，心頭便冷了半截，低聲道：「在下許華，第一次來杭州分舵……」

「來此何事？」

「傳帮主的口令！」

「什麼內容，你老實說，自然有你好處，若事後讓我查出瞞騙我，回來一劍殺了你！」

許華囁嚅地道：「帮主請汪舵主小心防備，因爲有人發現乾坤盟的人馬自杭州到這方進發。」

「就只這幾句話？」

「本使還要介紹乾坤盟的情況。」

余青玉伸手進他懷內搜索，找到幾封信，順手將信塞在自己的懷內，又跟他換了外衣，然後道：「你且在此休息一下！」重新封了許華的啞穴，再向蓋天帮分舵走去。

待到那棟大宅外面，有人喝道：「站住，什麼人？」

余青玉道：「總舵來的特使，有本帮的金龍令！」他將金龍令高高舉起。剎那間，大門外跪下了五六條大漢。高呼帥帮主壽比天高。余青玉心中暗暗冷笑，道：「開門吧，不可驚動舵主，不可聲張，不可暗中通知別人，帮主令我來檢查你們的防務，你們都跟着我！」

大門打開，一行人走了進去，裡面有個中年漢問道：「你們爲何不在外面走進來作甚？」

那幾個大漢臉臉相覷，余青玉道：「咱們進來小解！」

那漢子乃副分舵主錢長江，他上下看了余青玉一眼，忽然伸出一掌，抓住余青玉的衣襟，喝道：「小子，你是什麼人？」他手下暗中向他打眼色，可惜他沒看見。

余青玉一指戳在其死穴上，伸手將他扶倒，道：「不可聲張，且讓他休息一下，咱們到內堂去！」

剛走了幾步，忽見黑暗中跑出一羣蓋天帮弟子來，其中一個喝問：「老王，這人到底是誰？」

余青玉亮出金龍令，低聲道：「不許張聲，本使是來檢查貴分舵的防守情況的，快回原位去！誰敢暗中通知同伴，立即以第七條帮規處死！」

那些大漢剛退回去，外面已傳來一陣喊殺聲。余青玉故意急問：「什麼事大呼小叫的！」

外面傳來一個聲音：「不好了，來了許多人……咦，帶頭的那個是郝不滅！」

余青玉怒道：「豈有此理，都是飯桶，讓敵人摸到鼻尖底下還不知道，難怪帮主要本使來檢查，快叫汪舵主出來！」

話音剛落，外面已跳進幾個人來，正是陽知雨和關學祖，余青玉大聲叫道：「快示警！」陽知雨出手狠辣，一被他纏上立被其用重手法擊斃！

余青玉大叫一聲，抽出長劍上前攔截陽知雨，喝道：「大胆小賊，竟敢來虎口拔牙，快報上名來！」

陽知雨哈哈笑道：「你聽着，大爺便是陽知雨！」

余青玉裝作大吃一驚，呼道：「快叫人來，快刀門和全陽門來偷襲啦！」旁邊的蓋天帮弟子至此尚不知道他的身份，見他不敵，紛紛上前助陣，與此同時，外面又跳進十多個人來，大廳外立成戰場。

銅鑼聲叮叮噹噹地响個不絕，忽然有人驚呼道：「不好，後堂冒起黑烟來了！」

就在此刻，才見汪衛海帶着幾個親信自內衝出來，高聲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大伙兒鎮定一點，別自亂了陣脚！」

余青玉叫道：「汪舵主，你還不快過來！」

汪衛海見他面生，問道：「這人是誰？」

老王忙道：「啓稟舵主，他是總舵派來檢查咱們的防務的特使，有帮主的金龍令！」

汪衛海吃了一驚，問道：「可是眞的？」

老五道：「已查過令牌，不是西貝貨！」汪衛海又驚又急，携了一把單刀衝向陽知雨，他那幾個親信亦紛紛投入戰場。

汪衛海一口氣劈了七刀，將陽知雨迫退一步，厲聲道：「陽知雨，你這漏網之魚，咱們正想找你，今夜你送上門來，管教你來得去不得！」

余青玉道：「汪舵主千萬莫輕敵，這姓陽的可非省油燈，帮主早想拿他，你若能擒下他，便是大功一件！」

汪衛海還不知外面已被包圍，滿懷信心地道：「請特使放心，他們凶不到那裡去的，您請先歇歇！」

「那有勞你了！」余青玉抽劍微退，又喚道：「小心旁邊的刀！」汪衛海下意識地轉轉頭，余青玉一劍自他背後刺出！汪衛海做夢也想不到余青玉不是蓋天帮的特使，而是勾魂使者，後腰被長劍刺進半尺。他腦袋仍未轉過來，陽知雨及時飛起一脚，踢在其小腹上，長劍透腸而出，那裡還能活命！

余青玉一曲腿，一脚蹴在汪衛海後臀。汪衛海便帶着一陣血雨，飛向手下，霎時間，响起一片驚呼聲。陽知雨叫道：「汪衛海已死，你們速速放下兵器！」

杭州分舵的人員大多數是海盜出身，十分兇悍。汪衛海雖已死，但在幾位頭目的領導下，仍然負隅抵抗。這時候，從外面殺進來的乾坤盟弟子，越來越多，人人奮勇爭先，只殺得蓋天帮的嘍囉鬼號神泣。

余青玉和陽知雨專找高手廝殺，分舵內雖然也有幾位武功較高者，但如何是這兩位武林高手之敵？起初尚能仗着人多抵抗。但當局勢被控制之後，心煩意躁，只顧突圍，反而露出破綻，不斷有人被殺，形勢便更加岌岌可危，一個副盟主道：「大家先設法突圍！」

余青玉不管其他人，只專心對付他；陽知雨經驗和火候都在余青玉之上，倒在他脚前的人越來越多。余青玉目光一及，也學他舉左掌配合之。如此一來，功力大盛。那副舵主身邊的人，越來越少，余青玉一鼓作氣，終將他斬於劍下。

這一戰對余青玉來說大有裨益，增加了羣戰的經驗，這時候內堂的火勢已形成，映紅了半邊天！

那些嘍囉見狀，再也無心戀戰，死命突圍。可是外面已被趙北坤、林楓紅和郝不滅團團包圍，衝出去的人，見無路可逃，又退了回去，雙方擠在一起，秩序大亂，余青玉呼道：「你們已無路可走，不投降者，只有一條死路！」

那些嘍囉互相擠在一起，幾乎失了抵抗能力，被乾坤盟的人員如斬瓜切菜般，只殺得血流成河，屍積如山，在此情況下，饒得那些蓋天帮嘍囉凶悍，此刻亦已毫無鬥志，紛紛棄械投降，霎時間，跪滿了一地。

火舌已由內堂燒過來，余青玉一面着人準備救火，一面令郝不滅率人進來，把投降者押出去。

＊　＊　＊

天亮之後，乾坤盟已全部退出杭州城，只帶了五六個俘虜，其他的警戒一番，放他們回去，依郝不滅之見便該一刀一個。但余青玉和陽知雨都反對，因爲如此一來，以後再遇到蓋天帮必遭到頑强的抵抗，尚會遭人非議。

余青玉在路上不斷對許華迫供，掌握蓋天帮的情況。帥英傑給汪衛海的信，列出乾坤盟的主腦，不過資料並不齊全，連全陽門、趙家莊、快刀門等人亦付厥如。陽知雨笑道：「如此最好，他對咱們的實力估計不足，更利咱們行事！」

乾坤盟仍然分開三組上路，向丹德前進，幾日之後，已平安抵達，陽散雲和章水仙率領的火字堂姐妹已早一日到達。余青玉笑道：「看兩位副盟主的臉色，已知道大獲全勝！」

章水仙道：「託盟主之福，屬下等的確大獲全勝，除了有六七名姐妹受傷之外，未失一人！盟主那邊情況如何？亦必大獲全勝！」

「情況與你們差不多！」余青玉將金龍令取了出來，讓她觀看，又將情況說了一遍。

章水仙道：「咱們已包了幾家客棧，先進去再慢慢研究！」

當下一行人隨她進城，分頭住下，郝不滅又立即分配人手到外面防備和打探消息。

羣豪的心情都因勝利而顯得十分興奮。關學祖問道：「盟主，咱們下一步攻打那個分舵？」

余青玉喝了一口茶，正想開腔，忽見郝不滅了走進來，道：「盟主，蓋天帮金陵分舵的人不知爲何，竟在十里外出現！」

余青玉吃了一驚，失聲道：「難道姑蘇、杭州分舵的人，還有人比咱們走得快？」

陽知雨道：「屬下不相信，即使他們比咱們快，也不會相差這般大！須知丹德離金陵百多里路，一來一回相差二百多里！」

余青玉又問：「總堂主，他們人數有多少？」

「不少，幾乎是傾巢而出！」郝不滅信心百倍地道：「但咱們如今兩路人馬聯合起來，什麼人也擋不住咱們！」

余青玉轉頭問道：「諸位有什麼高見，目前本座仍不想跟對方硬拚，以免暴露實力！」

趙北坤怕郝不滅不高興，拍拍他的肩膊，道：「咱們性子太過梗直，所以損傷最大，到如今實在應該改變一下。咱們的實力當然凌駕在蓋天帮任何一個分舵之上，但總實力比較，仍與對方有一段距離，實不宜在決戰之前，有所損傷，亦不宜暴露實力！」

郝不滅輕嘆一聲：「老夫已老了！」

章水仙笑道：「總堂主這句話敎本座聽了心驚肉跳，你若老邁，本座還年輕麼？」

羣豪大笑，氣氛登時輕鬆了不少。

余青玉忙道：「快請鐵冠道人進來！」

未幾鐵冠帶到，他首先道：「蓋天帮分舵與分舵之間，互相以信鴿通訊。當然距離太遠辦不到，但杭州、姑蘇和金陵距離不遠，信鴿完全可以勝任！」

當下羣豪商量了一陣。余青玉則派兩位副盟主繞路去偷襲金陵，另一方面列陣與對方對峙，又派人去找船隻，準備渡江。當下各人領命而去。余青玉又找了個人假扮廖柏夫，追隨鐵冠左右。

余青玉率領澤字堂的人馬到城外列陣，陽知雨也易了容，在余青玉左右，過了半炷香工夫，便見到前面出現了一條火龍，未幾又見到一大隊人馬沿路走來。

鐵冠低聲道：「盟主，咱們先散開，然後出其不意殺他們個措手不及！」余青玉頷首，林楓紅和關學祖各自帶了一部份人，到兩旁埋伏。

俄頃，對方先頭已至。余青玉大聲道：「快呼蔣千仞說話！」

只見人馬分開，一匹黑馬馱着一位臉如鍋底的壯漢出來，聲如雷鳴地道：「你就是余三？」

鐵冠道人喝道：「誰敢直呼乾坤盟盟主之名？蔣千仞，你嫌命長麼？」

蔣千仞看了他幾眼，訝然道：「你不是副總管麼？」

假廖柏夫道：「咱們如今已加入乾坤盟，蔣千仞，你如今棄暗投明尚來得及！」

蔣千仞怒道：「原來你們已背叛了帮主！虧得你倆還有臉來見某家！」

鐵冠亦怒道：「口出狂言，道爺今日便教訓教訓你！」言畢飛身向蔣千仞射去，余青玉忙約束手下不要輕易動手，蔣千仞知道鐵冠的厲害，連忙喚手下守在自己身前，鐵冠道人左掌右拂塵，擋者披靡，陽知雨走進人叢，見人便殺。

（未完・廿六）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妖仙指証認親　火來砂掩得救

上文提要： 萬事通賣出情報之後亦遭幽冥教殺了，鐵小虎知道的只有賀三劍，最大嫌疑的是飯莊內同一菜式暗號的幾個人，如何去找神捕冷雲還是一個問題，離開飯莊，不久在另一客棧遇到瘋癲的賀三劍，希望在他身上再發現其他疑兇，果然不負所望，却發現冷雲受重傷在這客棧內，連忙將他救治……

小狗子逗得杏兒噗嗤一笑，多日來的憂慼悽苦卒告一掃而空！

* * *

很快便又踏着輕快的步伐，端着四杯茶返回來。

將茶交在各人的手中，杏兒單手托着腮幫子，睜開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凝視着冷雲、鐵八虎、小狗子，以半眞半假的玩笑口吻下令道：「現在宣佈開講。」

鐵小虎目注白骨掌印，遂道：「這是誰的傑作？」

冷雲不假思索的道：「幽冥教頭主。」

八虎一怔神，道：「怪事，你是他手下的一員大將，怎會下此毒手？」

「是爲了殺人滅口。」

「爲什麼要殺人滅口？」

「因爲我知道所有參加死亡約會，以及肆虐鐵虎莊者的姓名來歷。」

「帖子是你投送的，自然瞭如指掌。」

「在幽冥教主的心目中，則是極端機密的大事，不希望將消息走漏半點，他要按步就班，蠶食鯨吞，一個一個的各個擊破，進而達到他主宰天下武林的目的，一開始我就註定了被人殺害的命運。」

小狗子道：「已經賣給別人，上了賊船，那會有好下場。」

冷雲道：「還好，在無意中被我偸聽到幽冥教主跟張半仙的談話。」

八虎道：「他們說什麼？」

「那個老魔，命令左使者將冷某格殺，並且毀屍滅跡。」

「於是，你就展開了逃亡的生涯？」

「是的，身上一文不名，便不顧一切的拔腿開溜。」

「溜出去多遠才被老魔追上的？」

「慚愧，老魔技深若海，僅僅逃出三數里地便被他追上了。」

「既已追上，何以還能在魔掌下超生？」

「是冷某命大，被老魔一掌震飛，正巧落在一道深溝絕壑之中。」

杏兒緊張兮兮的驚呼道：「好危險啊。」

小狗子拍拍她的香肩，道：「別瞎嚷嚷，死不了的，死了就不會坐在妳面前啦。」

八虎道：「是被大樹擋住？還是落入河水之中？」

冷雲道：「下面是一條河，還不小，入水之後便告昏迷不醒，再度醒轉時，已在下游數十里外。」

飲了一口茶，潤一潤喉嚨，接着又道：「那一掌並未完全接實，當時並非十分嚴重，尚可勉力行走，這才展開了逃亡的生涯，沒料到，來到此地後便再也動彈不得了，萬般無奈之下，只好託人帶信回家，請妹妹來。」

冷杏兒聽到這裡，早已哭得像個淚人兒，幽幽怨怨的道：「哥，最近這一陣子，既見不到你的人，你也沒往家裡拿錢，杏兒帶來的銀子，還是爸媽到處張羅借來的，結果大部份皆被王老闆的高

利貨拿走了，最後還企圖迫良爲娼，把小妹賣到烟花之地。」

鐵胆神捕冷雲勃然大怒道：「這個老混蛋簡直欺人太甚，愚兄現在就去把他宰掉給妳出氣。」

本欲一躍而下，大傷初癒，却未能如願，稍一用力，胸部又隱隱作痛。

小狗子詭笑道：「算啦，這個老小子的命根子已經餵了狗，從今以後，再也不會作怪了。」

八虎亦道：「店也砸了，得到了應得的報應，得饒人處且饒人，這一筆帳可以就此結啦，不必再提。」

冷雲不放心，緊握住妹妹的手，道：「杏兒，那個老色魔，眞的沒有把妳怎麼樣吧？」

杏兒頻頻搖頭道：「沒有，絕對沒有。」

小狗子口沒遮攔的道：「沒有就好，不然就不值錢咯，二手貨——」

被小虎瞪了他一眼，阻止他再說下去，轉對鐵胆神捕冷雲道：「咱們換個話題，談談那八名夜襲鐵虎莊，殺人放火者的來龍去脈吧。」

冷雲道：「這八個人冷某心知肚明。」

小狗子道：「知道就說出來吧，別賣關子。」

冷雲道：「是齊魯劍客賀三劍，北六省黑道總瓢把子鎭八荒杜天雄——」

小虎截口道：「你說什麼？杜天雄也是兇手之一？奶奶的，在太白居失之交臂，被他溜之大吉，可惱啊，可恨哪！」

鐵狗道：「還有一個是屠夫侯三，這個殺猪的我們已經查清楚，可以省略。」

冷雲却另有高見：「不對，八名兇手之中，並無屠夫侯三。」

小虎略一尋思，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道：「對了，殺猪的是被人抓公差，臨時頂替的，不算數，幕後另有其人，無疑就是殺掉侯三的那個傢伙，且將另外六人的名單說出來。」

鐵胆神捕冷雲道：「是——」

突然停住了，因爲他感覺到，屋頂之上有步履之聲。

「什麼人？」

「什麼人？」

鐵小虎、小狗子的反應更快，餘音未盡，已從前門後窗彈射而出，上了房。

不料，來人的警覺性高人一等，已越屋而去，遠在三個屋面之外。

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幽冥教的左使者。

「媽的！有胆不要跑！」

「你娘！把命留下來！」

脚下生風，咬着他的尾巴追下去。

* * *

翻牆越屋，穿街過巷，追至村外，追進一家百姓祠堂去。

擺設在祠堂內的，全部都是各式各樣的神主牌。

說也邪門，眼睜睜的看着他闖進來，就這麼刹那之間，好端端的一個人，竟消失得無影無踪。

而且，空蕩蕩的院子裡，居然築起一道無形的牆，小狗子一馬當先，向前猛衝，通！撞個正着，差點仰面倒下去，打了個踉蹌，退了好幾步，始站穩身子。

小虎不明就裡，駡道：「怎麼搞的，顚三倒四的。」

鐵狗道：「少爺，前面有一道看不見的牆。」

小虎不予採信：「鬼扯，有牆怎會看不見？」

右拳緊握，向前疾揮，「隔山打虎」，遙擊向空際。

怪哉，拳勢立即受到阻擋，通！的一聲，也打在牆壁上，震得他膀臂酸麻，倒退了三四尺。

這時候，二人才注意到，地上被人畫了一個丈許四方的框框，四角之上，置有不少符咒冥紙，小虎驚極而呼道：「小狗，咱們快走，那個老雜毛可能在施展『畫地爲牢』的鬼把戲。」

言語間，兩個人同時拔腿往回奔。

通！鐵小虎撞得元寶翻身。

通！鐵狗也做了倒地葫蘆。

二人心有不甘，向左揮了一拳，向右踹了一脚。

結果完全一樣，四面皆被一道無形的牆圍起來。

小虎喊道：「咱們上天去！」

鐵狗道：「對，空中突破！」

想得是很美，事實則不然，彷彿是被一個罩子罩起來，四面八方皆無路可通。

這一來，小狗子可急了，宛若洩了氣的皮球，惶恐不已的嚷嚷道：「慘啦，慘啦，這下子我看是死定了，非要去摸閻王爺的鼻子不可。」

小虎怒不可當的道：「哼，沒有出息，死生有地，禍福在天，你鬼叫什麼，最怕的是老雜毛志在調虎離山，將咱們『畫地爲牢』，圈在這裡，去對付鐵胆神捕冷雲兄妹。」

鐵狗更驚更急：「眞急死人啦，這如何是好，老雜毛一定會將杏兒姦汚，殺了冷雲，咱們的線就斷了。」

小虎沒理他，兀自朗聲道：「胡力、玉娘何在？」

人在倒霉的時候，萬事皆不靈，一向隨傳隨到的石玉娘與胡力，竟也出了岔子，反應全無。

小狗子破口大駡道：「死石頭，臭狐狸，你們死到那裡去了，再不現身救駕，就把石頭丟進厠所去，叫妳臭一輩子，把狐狸殺掉做圍脖兒。」

放屁，白搭，根本無人回應。

不，有人回應，是幽冥教的左使者，茅山道人張半仙，從一間小屋子裡跨步而出，右手捧着一盞燈，左手拿着一疊冥紙。

狂傲絕倫的哈哈大笑道：「駡吧，盡情的駡，叫吧，盡量的叫，這是本座最得意的『金剛罩』，除了本使者之外，娃兒們的聲音任何人都聽不見。」

話落，人已停在數尺之外。

小虎厲色道：「老雜毛，張半仙，你想——」

茅山道人打斷他的話，道：「小子，

你怎麼知道本座是一位道士?」

小狗子大吹法螺道:「大爺們乃是消息靈通人士,不必大驚小怪,還曉得你是一個出身茅山的牛鼻子,對不對?」

身份已敗,張半仙乾脆將面具也拿掉了,露出來一張猙獰猥瑣的臉,陰惻惻的冷笑道:「沒錯,本座正是茅山道人張半仙,知曉了貧道的身份,更加饒你們不得。」

小虎道:「牛鼻子,你到底想怎麼樣?」

張半仙道:「好說,本座想吃烤人肉,烤乳猪,烤童子鷄!」

話畢,立將冥紙用燈點燃。

一張一張的點。

一張一張的放。

放在四面八方。

千萬別小看了這一張薄薄的冥紙。

也千萬別小瞧了冥紙燃起來的火。

上面畫有符咒,附有法力,火頭雖然不大,卻無柴自焚,馬上便燃起了熊熊烈火。

火!

大火!

熊熊烈烈的大火!

在鐵小虎的感覺上,與鐵虎莊的那一場大火幾乎完全一樣。

二人立即感受到難以忍受的灼熱。

如烤箱裡的乳猪。

如蒸籠裡的童子鷄。

熱!熱得頭上冒煙!

熱!熱得皮膚發燙!

若無奇蹟出現,用不了多久,二人眞會被烤焦烤熟。

「狐狸,該死的狐狸,你擅離職守,該當何罪?」

「石頭,該死的石頭,妳見死不救,罪該萬死!」

「救命啊,救命啊,再不援手,我們就會變成老雜毛的俎上之肉!」

「救命啊,救命啊,再不援手,我們就會變成牛鼻子的盤中之餐!」

* * *

不知是二人的吼聲突破了「金剛罩」?

或是胡力,石玉娘自行前來報到?

總之,陡然間,狂風大作,飛砂走石,無數的大石頭,海浪也似的,一波一波的撞過來。

緊接着,胡力與石玉娘也飄然而現。

石玉娘一照面就是一記劈空掌劈過去,咬着銀牙嬌叱道:「張半仙,你好大的狗胆,竟敢火燒星君,一旦觸怒天庭,休想修成正果。」

張半仙閃身一避,嘿嘿冷笑道:「放屁,少拿鷄毛當令箭,一個毛孩子,唬得了別人,却唬不了本座。」

「金剛罩」的確不簡單,數不清的大石頭,連番撞擊,震得小虎主僕,耳如雷鳴,暈頭轉向,却發生不了絲毫作用。

大火仍在燃燒。

熱度仍在上升!

胡力忽然有所發現,單手一比劃,喝了一聲:「轉!」

漫天的砂石,即刻改變方向,朝張半仙狂捲過去。

趁着茅山道人手忙脚亂的當兒,胡力以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四角的符咒取走。

符咒一去,「金剛罩」立破,二人總算脫身火海烤箱。

石玉娘當機立斷,學胡力的樣兒,也喝了一聲:「轉!」

想要移轉的不是石頭,而是火!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立將張半仙點燃的烈火,全部燒向他自己。

好快,屁股着火了,衣服燃着了,連鬍子也燒起來。

又有漫天的風砂,要命的巨石,張半仙眼見大勢已去,走爲上策,當即抱頭鼠竄而去。

他有法術,去勢如風,小虎主僕自然追不上。

瞪着眼珠子,親眼目睹,茅山道人張半仙,石頭娘娘,以及胡力,在眼前一閃而沒。

* * *

夕陽西下。

晚霞如畫。

好像燒紅了的半隻鍋。

胡力與石玉娘並肩立在夕陽下。

在他們的面前有一條河,河水滾滾,如泣如訴。

小虎主僕已追趕上來,小狗子劈面就說:「咦,那個老雜毛呢,有沒有燒死他?」

石玉娘歎息道:「再大的火也敵不過水,被他一跳進河裡便全熄了。」

八虎眉尖一挑,道:「火怕水,你們知不知道水怕什麼?」

小狗子不知道。

石玉娘不知道。

胡力也直搖頭。

這一下小虎可得意了,大發虎威道:「笨!笨!笨!你們都笨到姥姥家去了,常言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水最怕土,你們爲什麼不用土將河塡平,將那個老雜毛活埋在這裡?」

胡力道:「請星君恕罪,張半仙十分滑溜,一入水便即遁走,一切皆措手不及。」

小狗子乍然大呼小叫道:「八少爺,大事不好。」

沒頭沒腦的,誰也聽不懂,小虎發火道:「小狗子,你發什麼神經?」

小狗子緊張兮兮的道:「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咱們可能已經中了老雜毛的調虎離山之計,冷雲兄妹此刻說不定已作客陰曹地府。」

一語提醒夢中人,小虎驚出一身冷汗來,急聲道:「快,咱們趕緊去助他一臂之力,冷雲這個小子可死不得!」

胡力忙道:「主人別去了,冷雲兄妹已乘車離去。」

石玉娘說的更清楚:「此刻可能已在數十里外。」

小虎道:「你們怎會知道的如此詳細?」

胡力道:「是我倆叫冷雲兄妹離開的。」

石玉娘道:「因怕張半仙另有同伙,殺人滅口,故而先將他們兄妹遣走,免除後顧之憂。」

胡力又道:「這也就是我們護駕來遲的原因所在。」

石玉娘道:「累星君受驚,尚祈見諒!」

八虎不悅道:「哼,多管閒事!」

石玉娘聽得一呆,誠恐誠惶的道:「實際上奴婢純粹是爲了星君好。」

鐵小虎面籠寒霜道:「好個屁,你們知不知道,姓冷的對本星君有多重要,毀我家門,殺我父兄的八名兇手,冷雲全部瞭如指掌。」

語氣一轉,立又下令道:「我命令你們,立刻將杏兒他們帶回來。」

石玉娘悚然道:「這恐怕有困難。」

小虎怒道:「有什麼困難?」

胡力道:「冷雲已如驚弓之鳥,必會盡量隱藏自己,不可能一直乘坐馬車,此時離去已久,找起來談何容易。」

鐵小虎威風八面的道:「姑且先記大過一次,以觀後效!」

小狗子狐假虎威,也神氣的道:「下次若再玩忽職守,就撤職查辦,永不錄用!」

「是!」

「是!」

胡力與石玉娘只有乖乖聽命的份兒,多一個字也不敢說。

* * *

又見鐵虎莊。

重返鐵虎莊的却不是鐵小虎。

而是北六省黑道總瓢把子鎮八荒杜天雄。

依據冷雲的指控,他乃肆虐鐵虎莊的八名兇手之一,此番舊地重遊,究竟所爲何來?

脅佩寶劍,背上揹着一個長形包袱,手裡還提着一個竹籃子,抬頭挺胸,狠行虎步般,逕往劍神鐵老虎停棺之處行去。

臉色陰沉沉的,不帶絲毫喜怒之色,任誰也看不出來他此來的目的何在?

行至棺前,從竹籃內取出來三柱香,兩支燭,一疊冥紙,幾樣時鮮瓜果,全部放置在面前小桌上。

拈香、點燭、燃紙,一切皆在默默中進行,從頭至尾,杜天雄還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

來懺悔?

想贖罪?

還是另有目的?

無人知曉!

只有杜天雄自己心裡雪亮。

痴立片刻,忽見杜天雄雙掌合十,喃喃自語道:「老鐵,你我雖無深交,好歹也是相識已久的朋友,倘若鐵兄英靈不遠,請聽杜某一言。

「老夫之所以會參加此一慘絕人寰的血案,固然是一時利令智昏,鬼迷心竅,但最主要的原因,實乃迫於無奈,上了賊船,供人驅使,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事後萬分悔恨,痛不欲生,特來靈前懺悔,以求心安,並祝吾兄早升天,永享極樂。

「冤有頭,債有主,元兇主犯乃是幽冥教主,其餘八人皆係被迫脅從,盼能從輕發落,最低限度,也切勿禍延子孫,趕盡殺絕。

「寒鐵寶劍在此,杜某願原璧歸趙,並願接受鐵兄最嚴厲之懲處,是殺是剮,悉聽尊便,絕無半句怨言,也不會皺一下眉頭,但無論如何,務請高抬貴手,網開一面,放老夫的妻子兒女一馬,給他們一條生路!」

言畢,規規矩矩的鞠了三個躬,立將背上的長形包袱取下。

打開來,果然是一把魔劍,鎮八荒杜天雄雙手捧劍,跨步而上,四平八穩的放在劍神鐵老虎的棺木上方。

打從今天一早,小虎、鐵狗便跟上了杜天雄,跟着他來到鐵虎莊,就藏在燒毀的一棟大樓內。

睹此情狀,不由皆血脈賁張,精神大振,正欲彈身而出,孰料,身形未動,異事陡生。

一副棺蓋,被人打開了。

從鐵七鳳的棺材裡,冒出一個人來。

是一個母的。

身穿黑衣,披頭散髮,面色蠟黃,一臉的病容,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

動作却奇快無比,幾乎是從棺材裡飛出來的,單臂一探,便將魔劍撈在手中,人也隨即站起來,乾淨俐落,宛若行雲流水。

饒他是殺人不眨眼的黑道梟雄,杜天雄也不禁嚇出一身冷汗來,暴退三四步,話語急促而又顫抖,連喊了三聲:「鬼!鬼!鬼!」

黑衣女子將一頭雜亂無章,似是曾被大火燒過的長髮往背後一甩,嬌冷的聲音道:「姑奶奶是人,不是鬼。」

杜天雄不信:「是人怎會睡在棺材裡?」

「棺材裡最安全,也很舒服。」

「快把寒鐵寶劍放下,休得投機撿便宜。」

「杜天雄,你不是不要了嗎,何必管被誰得去。」

「老夫是來歸還鐵家的,可不許別人侵佔。」

「如果本姑娘決定據爲己有呢?」

「那就休怪老夫出手無情,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妳。」

「假如姑奶奶正是鐵家的人,又當如何?」

「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

「鐵家的人早已死光死絕。」

「姑娘命不該絕,閻王不收,小鬼不要,因此死而復生。」

「老夫不信會有這等怪異之事。」

「人已站在你的面前,由不得你不信。」

「妳是誰?」

「鐵七鳳,也就是鐵小鳳!」

* * *

小狗子大吃一驚,問鐵小虎:「八少

爺，你看她像七小姐嗎？」

鐵小虎道：「不像，一點也不像。」

「不像就是一個冒牌貨。」

「大概錯不了。」

「她意欲何爲？」

「自然是想騙這一把魔劍。」

「上，咱們揭穿她的西洋鏡，給她點顏色瞧瞧。」

「且讓她把這一場戲演完！」

* * *

戲正在上演，已漸入高潮，鎭八荒杜天雄勃然大怒道：「女娃兒休得信口雌黃，鐵七鳳已死，是老夫親眼看着她嚥下最後一口氣。」

黑衣少女道：「本姑娘並未說沒有死，而是死後還魂復活的。」

杜天雄不以爲然：「這只是妳的一面之詞，純屬無稽之談。」

「要怎樣你才肯相信姑奶奶是鐵小鳳？」

「除非妳能提出証據來。」

「什麼樣子的証據？」

「咱們可以對質。」

「如何對質？」

「我問妳，當初與妳過招的對手是那一個？」

「就是你，鎭八荒杜天雄！」

「致命之傷在何處？」

「在背上，是被你這個不要臉的老匹夫偷襲所致。」

「一劍就要了妳的命嗎？」

「哼，我鐵小鳳豈是省油的燈，至少又跟你鬥了三十餘合才力盡而亡。」

「可曾傷到老夫？」

「曾在你的臂上插了一劍。」

至此，鎭八荒杜天雄終於相信，眼前的黑衣少女果眞是鐵小鳳，一臉詫異的道：「意外，太意外了，奇蹟，眞是天大的奇蹟！」

黑衣少女道：「杜天雄，你相信了嗎？」

杜天雄正容道：「老夫相信！」

* * *

鐵狗在大樓內問小虎：「八少爺，你相信嗎？」

「本少爺不信。」

「可是，對質的結果，姓杜的似乎很滿意。」

「本公子不滿意。」

「他們之間的事，外人應該不知道才對。」

「至少還有七八個人瞭然於胸。」

「八少爺是指幽冥敎主，以及另外七名兇手？」

「尤其是幽冥敎主，他指揮全局，一切皆在他掌握之中。」

「嗯，有道理。」

「毫無疑問，他正在用各種方法、企圖將魔劍奪回。」

「哇！好可怕啊！」

「也好卑鄙！」

* * *

黑衣少女雙手握劍，面部掠過一抹濃濃的殺機，冷若冰霜的道：「杜天雄，難得你在犯了大錯之後，良心發現，知所悔悟，將寶劍歸還我們鐵家，姑奶奶不爲己甚，願意給你一個公平決鬥的機會。拔劍！」

杜天雄沒有拔劍，朗聲道：「請姑娘賜招，杜某死而無怨。」

依舊直挺挺的站在原地，雙手交抱前胸，似乎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黑衣少女嗔怒道：「哼，少來這一套，你以爲這樣姑奶奶就會放過你，告訴你，做夢，納命來，明年此日就是你的忌辰！」

刷！紅光一閃，幻化出無數血花，好快，杜天雄的眼皮子連半下都來不及眨，便竄上他的脖子，抵住他的咽喉。

但是，少女並未再向前推送，將劍停住了，喝道：「在你未死之前，姑奶奶還有幾句話要問你，答得坦白，就賞你一個痛快，否則，非叫你受盡千刀萬剮之苦不可。」

杜天雄面不改色，淡淡一笑道：「一個將死之人，再也沒有任何值得隱瞞的事情。」

「好，你說，爲什麼要幹這種喪心病狂的事？」

「絕非出於老夫本意，係受幽冥敎主脅迫驅使。」

「你倒推得乾淨，不參加那個老魔會殺了你？」

「事實正是如此，鐵掌趙峯，神州怪傑萬事通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哼，貪生怕死的小人，本姑娘不信事情如此單純。」

「杜某不否認，當時的確有想分得一杯羹的心理。」

「想分一把寒鐵寶劍？」

「是的，神兵利刃人人夢寐以求。」

少女冷電似的眸光，凝注在劍身之上，道：「現在，寶劍既已到手，又是什麼原因使你回心轉意，專程送回到鐵家來？」

「是爲了心安，也是爲了避禍。」

「不談心安，談談避禍吧。」

「事後老夫想了很久，認爲幽冥教主不可能如此大方，將八把寶劍拱手送人，不過是利用這八個人做工具而已，鐵虎莊一毀，必然會展開一連串的瘋狂屠殺。」

「事實如何？」

「屠夫侯三想必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喪命的。」

「杜天雄，你可曾想到，交出寶劍，罪責仍在，幽冥教主不饒你，鐵家的人也不會放過你。」

「起碼三劍堂的悲慘往事不會在杜某身上重演。」

「哦！」

「賀三劍手刃妻子兒女的事，委實令人驚心動魄，所以老夫一到濟南，得知這些可怕的事故後，便決心將魔劍璧還鐵家。」

「是怕你自己也變成賀三劍第二？」

「老夫不否認。」

「哼，將心比心，你想保護自己的妻兒，當初殺人放火的時候，爲何不替我們鐵家想一想，一百餘口，鷄犬不留，你們好狠！」

隨着這一個狠字，劍尖一挺，已刺

進杜天雄的咽喉裡，鮮血泉湧而出。

不深，僅三四分而已，並沒有要了鎭八荒的命。

杜天雄不愧爲是一條漢子，仍卓立如故，一字一句的道：「好漢做事好漢當，杜某絕不逃避，殺人者償命，這是天公地道的事，老夫願獨力承担，但請七姑娘大慈大悲，能饒恕我的妻兒家小。」

「哼，你很會精打細算。」

「請七姑娘下手吧！」

黑衣少女眞是一個怪人，叫她下手，反而將魔劍收回去，咬着銀牙恨聲道：「杜天雄，你當眞願意以死謝罪？」

「絕無半句虛言。」

「希望姑奶奶饒你老婆孩子一條狗命？」

「這是杜某唯一的請求。」

「可以，你如自殺在本姑娘的面前，就成全你。」

「好，謝謝七姑娘，咱們來生再見！」

杜天雄沒有空口說白話，見字出口，人已衝出，腦袋向前，照準三丈以外的一根木柱撞上去。

通！好大的力道，一點也不會偷工減料，居然將木柱撞歪撞倒，人也當場昏死過去。

* * *

「什麼人？」

「給我滾出來。」

「偷偷摸摸的算什麼英雄好漢！」

黑衣少女目注小虎主僕藏身的大樓，大聲叫陣。

行藏已敗，再不現身就是自討沒趣，二人大踏步的，昂首闊步的走出來。

少女好刻薄的一張嘴：「哼，原來是兩條小毛蟲，也敢到鐵虎莊來張牙舞爪。」

小虎冷笑道：「什麼玩意兒，這叫做惡人先告狀，做賊喊抓賊。」

鐵狗的默契絕佳，隨聲附和道：「也叫和尙趕廟公，先下手爲强。」

兩句風涼話，激怒了黑衣少女，一揚柳眉兒，叱道：「說你胖，你就喘，那來的渾小子，窩在本莊作甚？」

小虎立即還以顏色：「哼，烏鴉落在豬身上，自己不曉得自己黑，那來的野丫頭，少在鐵虎莊作威作福，識相的乖乖的將魔劍獻上來。」

「你是誰？」

「本少爺正要問妳。」

「姑奶奶姓鐵，叫鐵小鳳。」

「放屁，鐵七鳳早就裝進棺材去了，少蓋！」

「小子，報上你的名來。」

「紅小虎！」

此言一出，黑衣少女馬上臉色大變，激動異常的道：「什麼？你就是一劍打敗賀三劍的那個紅小虎？」

小虎好不得意，神氣活現的道：「媽的，眞不得了，江湖上的消息也眞快，才幾天的工夫，紅小虎三個字便打響了，已經是衆人皆知的知名人士。」

黑衣少女一指小狗子，道：「這一位想必就是黑小狗？」

小狗子洋洋得意的道：「不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人一出了名，就到處會有人指指點點。」

後面的幾句話，黑衣少女根本沒有聽進去，興沖沖的道：「八虎，我是你的七姐七鳳呀。」

口說不算，還極其親熱的想上前拉小虎的手。

然而，馬屁拍在馬腿上，小虎給她澆了一盆冷水，往側旁一閃，語冷如冰的道：「本少爺不是八虎，但是八虎的朋友，妳不是七鳳，更與七鳳毫無關係，少套交情。交出寒鐵寶劍，萬事皆休，不然就要妳好看！」

黑衣少女非但沒生氣，還和顏悅色的道：「八弟，我知道，紅小虎就是鐵小虎，錯不了，別瞎胡鬧，我眞的是你七姐鐵小鳳。」

小虎大搖其頭道：「不對，妳這一張臉一點也不像七姐。」

鐵狗道：「七姑娘美麗、美麗的，是個大美人。」

少女聲急語快的道：「姐姐的這一張臉，跟你一樣，被大火燒傷，曾經修整門面，彼此都變了樣兒。」

「誰給妳修整的門面？」

「是無根大師。」

「眞的？」

「不假！」

「如何証明？」

「你說呢。」

「找個証人來。」

「成！」

* * *

頭一昂，黑衣少女當即揚聲道：「牡丹，朱哥何在？」

「在！」

「在！」

回聲似在空中，但覺眼前人影一閃，面前已多了一男一女。

女的很年輕，細皮白肉，唇紅齒白，美得像一朵花，手裡握着一條軟鞭。

男的也不老，頂多二十出頭，相貌却甚是醜陋，矮胖痴肥，挺着個大肚子，還長着一個朝天鼻，與豬八戒頗爲神似，肩上扛着一支大鐵耙。

小虎上前三步，瞄了那女子一眼，道：「妳不是人吧？」

貌美如花的女子嫣然一笑，道：「本來就不是人。」

「是一朵花？」

「完全正確。」

「什麼花？」

「牡丹花。」

「叫什麼名字？」

「白牡丹。」

「嗯，好名字，人如其名，名如其人。」

小狗子也沒閑着，正在問那位醜陋老兄：「不用說，你也不是人？」

醜男子道：「這是事實。」

「是一頭豬？」

「你怎麼知道？」

「看你豬頭豬腦的一臉豬相。」

「我叫朱哥。」

「豬八戒豈不更好？」

「豬八戒是咱的外號。」

「很好，很好，也名如其人，人如其名。」

鐵小虎橫掃了朱哥、白牡丹一眼，嘻皮笑臉的道：「兩位可願替這位黑衣姑娘作証?」

白牡丹、朱哥同聲道：「願意。」

小虎促狹道：「証明她發高燒，吃錯了藥，滿口的胡說八道?」

白牡丹沒有被他誤導：「七姑娘之言，句句都是實話。」

「她的門面，眞的是被無根老和尚修整的?」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你們又是如何來到她的身邊的?」

「是奉無根大師之命，前來保護七姑娘。」

「有一塊石頭，一隻狐狸，兩位認識吧?」

「認識，大家都是好朋友。」

黑衣少女插言道：「八弟，如今你總該相信了吧?」

幽冥教的惡勢力太大，幾乎無孔不入，小虎不得不格外小心，道：「言之尚早。」

少女有點按耐不住了，氣虎虎的道：「朱哥、白牡丹之言，鐵証如山，難道還信不過?」

小狗子冷嘲熱諷道：「當然信不過，你們都是一個窩裡的豬，誰敢保証不是在自導自演，演一場豬八戒的戲來騙人!」

這話語氣太重，激怒了少女，嬌叱一聲：「你欠揍!」

黑影如電，玉掌如飛，小狗子知道將會有何事發生，却硬是躲不開，避不過，說時遲，那時快，突聞啪!啪!兩聲響，肥幫子一陣滾燙，已結結實實的挨了兩巴掌。

不輕，嘴角已經滲出鮮血來，小狗子惱羞成怒，拔劍而出，吼道：「兇女人，我看妳是活膩了，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裡拔牙，今天非要把妳埋葬在鐵虎莊不可!」

奈何，雷聲大，雨點小，人未上，劍未出，便被小虎截住了，小聲道：「小狗子，忍一忍，查証清楚以後再幹也不遲。」

* * *

召來胡力、石玉娘，指着朱哥、白牡丹，小虎開門見山的道：「這兩位朋友，你們是否相識?」

胡力立道：「三千年前就已相識。」

小虎道：「這個女的叫白牡丹?」

石玉娘道：「是呀，她本是一朵牡丹花。」

小狗子道：「這個男的叫朱哥?」

胡力道：「沒錯，他本來是一頭豬。」

小虎回頭望一望黑衣少女，壓低聲音：「如此說來，那個兇女人眞的是本星君的七姐?」

石玉娘道：「本來就是。」

「七姐是何時復活的?」

「就在星君離開此地之後。」

「妳爲什麼不早說?」

「是無根大師不准。」

「什麼理由?」

「他說這樣才夠刺激。」

小虎氣得直跳脚，吼道：「可惡的老渾球，可恨的老糊塗，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差點害我們姐弟翻臉成仇打一架。」

鐵狗也大發牢騷道：「可不是嗎，我招誰惹誰了，白白的挨了兩巴掌，討也討不回來了，衰!眞是衰透了，下次見面，非要叫這個老禿驢賠償不可。」

* * *

「七姐!」

「八弟!」

姐弟二人終於相認，四手相握，四目相對，恍如隔世，淚如泉湧，早已哭成了兩個淚人。

是喜極而泣。

也是爲鐵家的悲慘遭遇同聲一哭。

* * *

哭了好一陣後，小虎開始向她老姐報告他近來的豐功偉績。

朱哥的鬼主意也不少，忽然將胡力拉到一邊去，鄭重其事的道：「狐狸，咱們哥兒倆打個商量好不好?」

胡力楞了一下，道：「打什麼商量?」

「是想跟你換個班。」

「換班?你是說我與白牡丹一起，你與石玉娘一道?」

「就是這個意思。」

「老豬，這就奇怪了，你一向喜歡美嬌娘，白牡丹美若天仙，正是你豬八戒求之不得的事，怎麼會突然求去?是不是胃口改變了?」

「嘻嘻，對美女的胃口，我老朱永不改變。」

「那是跟白牡丹不來電，討厭她?」

朱哥翻一下白眼，舐一舐嘴唇，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狀，傻呼呼的道：「不是我老朱討厭她，是白牡丹討厭我。」

小狗子聽在耳中，暗道：「哼，臭肥豬，除非是癩蝦蟆，不會有人喜歡你的，別白費心思。」

胡力面無表情的道：「我無所謂，跟誰在一起都一樣，只要牡丹、玉娘不反對就可以了。」

白牡丹馬上說：「好啊，我贊成，能夠擺脫豬八戒，是再好不過的事，我願意請客爲他餞行，並且送一個大紅包，免得他一天到晚亂吃豆腐。」

石玉娘却不同意：「我反對，這頭大肥豬，又髒又醜，又笨又蠢，除了吃、喝、拉、撒、睡，一無是處，尤其見不得漂亮的女人，一見到漂亮女人就連祖宗八代，時辰八字都會忘記，不要!」

朱哥聞言差點沒氣死，大吼大叫道：「氣死我了，氣死我了，你們簡直是門縫裡看人，把人給看扁了，我老朱除了有一點點髒，一點點醜，一點點笨，一點點蠢之外，白白胖胖的，福福泰泰的，溫溫馴馴的，又愛情專一，什麼地方不好?」

說話同時，還不停的比手劃脚，噱頭十足，醜態畢露，憨得可以，委實令人噴飯。

小狗子耳聞目見，簡直要笑破肚皮，暗道：「笑死人了，笑死人了，這頭大肥豬可笑又可愛，可厭又有趣，坦白得可以，也蠢得夠味，是一個天生的笑匠，製造笑料的好材料。」

心忖間，白牡丹小嘴一噘，從鼻孔裡冷哼一聲，道：「哼，馬不知臉長，豬不知皮厚，白白胖胖，痴痴肥肥的，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比別人多長幾斤肉而已。」

石玉娘存心想消遣他，亦道：「豬肉又不是金銀財寶，值不了幾個錢，吃在肚子裡，很快就會變成一堆屎，臭死人!」

朱哥更氣更惱，破口大罵道：「死白牡丹，臭石玉娘，王八狐狸，好，你們對我無情，休怪我老朱也對你們無義，不給你們點顏色看看，你們是不會知道老朱的厲害的，看打!」

說打眞打，一鐵耙打過去，橫掃三人。

「哼，打就打!」

「哼，誰怕誰呀!」

「哼，殺了大肥豬，今天咱們打牙祭!」

胡力、石玉娘、白牡丹，閑着也是閑着，睹狀不退反進，立與朱哥大打出手。

純粹是打着好玩，純粹是娛樂自己，却十分驚險、慘烈，尤其他們都「不是人」，法力無邊，更加驚心動魄，直從地上打到天空，很快便打到小狗子看不見的地方去了。

「好好玩啊，好好玩啊!」

鐵狗心嚮往之，也想飛上天去看熱鬧，不料，拔起丈許高，一時忘了自己是個凡人，還想更上一層樓，當場力盡而落，一個大馬趴摔下來後便爬不起來了。

* * *

小狗子摔得不輕，未能馬上爬起來。

鎮八荒杜天雄却爬起來了，居然沒有撞死。

小虎看得一呆，道：「媽的，這個老小子好硬的命!」

鐵小鳳恨聲道：「八弟，一次沒撞死，咱們叫他撞第二次。」

（未完・六）

上文提要： 揭開了金燕西的眞面目，他除了要得到「不封手册」外，更要奪取義王府的權柄和嘉琳，秦豪與之拚鬥，雙方施展渾身解數，結果兩敗俱傷……秦豪心灰意冷，不停責備自己，不由來至河邊，碰巧救起一遇溺老漢，二人互吐心事，研習招式，原來此人正是嘉琳的師父不封先生，而所研習之招式亦是秦豪最不屑學之的「不封手册」上的五招……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福無重至　禍不單行

突然經驗告訴秦豪，又有人趁一陣朔風射到他的身後，甚至於他確定非挨一下不可。閃避已是不及。

好在當他覺有金風逼體，意念一動右肩及附近的「肩井」「天髎」「曲垣」「巨骨」「秉風」「天宗」等要穴瞬間都移了原位。甚至還藏了起來，這叫著藏穴。

果然，「啪」地一聲，來人一掌正中他的「曲垣穴」附近，悶哼了一聲倒下。幾乎同時，此人一閃而至，左臂一伸「錚」地一聲，烏森森的鋼爪露出袖外向秦豪臉上猛抓。

這是十拿九穩的事，此人是這麼打譜的。

但秦豪的身子在地上飛旋，實實地一腿掃在此人的腰上，身子向外飛去。

現在，林外已傳來紛雜的人聲及步履聲。不久他被七八個武林人物包圍了，這其中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認識的有武當派掌門人師弟無極眞人，華山派的頑石道人，此人即石問天的師叔，長白派的「雪嫗」，另有金七和潘谷。

有人燃上松油火把。此人正是潘谷，在屍體上照了一會，忽然叫了起來，說：「各位請過來看看，這不是武林五老之一『終南居士』嗎？」

衆人紛紛走近，此刻秦豪却是心胆俱裂，無怪似曾相識了。昔年此人曾和師父「簫神」聚首一日，雖事隔多年，總還記得此老的「國」字臉和山羊鬍子。

他覺得自己的心瓣在淌血。

雪嫗年紀並不大，只因二十餘守寡，三十多歲就白了頭髮，四十五六歲已是滿頭白髮了。加上皮膚白，「雪嫗」之名也就不脛而走了。

所以此人性情多變而劇烈，人多不願意惹她，就像是她自年輕守寡，世上所有的人都要負點責任似的。

雪嫗猛然回頭，白髮無風自動，目光如利刀掃視了秦豪一下，說：「你是什麼人？竟能殺死『終南居士』？」

金七冷冷地說：「他就是近年來崛起武林的『紙手銬』秦豪，也是風聞學得『不封先生』『不封手册』上武功的人。」

衆人嘩然，可見自兩年前破了幾件大案，又用過「紙銬」更加聲名大噪了。

華山派的頑石道人冷峻峻地說：「你就是那個『紙手銬』嗎？」

秦豪說：「武林朋友這麼稱呼，在下不接受也沒有辦法。」

「聽說『不封手册』有當今五老的各一招武功在上面，你是學過此册武功的人，可有此事嗎？」

秦豪以爲，看來知道這事的人已不在少數，否認也沒有用，反而越描越黑。他說：「在下確曾學過……」

「大胆的孽障，你學過『終南居士』的武功，雖僅一招，也該終身爲徒，怎可弑師犯上？」

「噢！我懂了！」

雪嫗說：「天一會鐵定明年元宵在華山召開武林大會，傳說榮登武林盟主寶座之人，年齡限制不得超過四十歲，以保持活力爲武林同道作事，盟主將得到『不封手册』，我猜想，姓秦的已學了册上的五招武功，必然怕盟主將來也會，

所以再找五老，要他們其他更精粹的絕學……」

頑石道人說：「雪嫗姑娘說得不錯。和貧道的想法不謀而合。像這種欺師犯上之徒，留他何用？不如就此除去。」

無極眞人說：「二位稍安勿燥，問明白了再說。」

「不錯！」頑石道人鋼拂一指，說：「畜牲，『終南居士』可是你殺的？」

秦豪說：「正是，但在下……」

頑石道人厲聲說：「他已承認殺人，各位，咱們素日雖不相識，但因維護武林正義道統，却是絕不會後人的吧？」

衆人應著：「那是當然！」

「既然如此，應立刻拿下，交其師門或『不封先生』治罪。」

金七乾笑一聲說：「頑石道人高見，同門自無異議，可是『不封先生』失踪多年，『裸叟』與『簫神』近年來也無人見過，就是擒住此人又待如何？」

頑石道人自忖年紀最大，將近六旬，他冷冷地瞄了金七一眼，輕蔑地說：「你是何人？年紀輕輕的，這兒那有你說話的份兒？」

雪嫗說：「我聽姓潘的稱他金七……」

頑石道人一張臉本就像鞋拔子，此刻又拉長了幾寸，厲聲說：「這麼說，你就是殺死本門俗家弟子石問天的兇手了？」

秦豪眞沒想到橫生枝節，而金七居然不知此人是石問天的師叔。此人道號頑石，眞像塊頑石一樣，冥頑不靈。

金七仍然乾笑著說：「殺人是奉命行事，因爲當時石問天陽奉陰違，暗中通敵，可謂罪有應得……」

「渾帳！」

雙方臉紅脖子粗，似要動手，秦豪却不能不想，今夜是嘉琳寫信邀他來此，看字跡應無問題，來者却是「終南居士」，而且在緊要關頭，這些人就到了。

這些人來幹什麼？」

他們來得不太巧了嗎？

這會不會是有意安排的圈套？

無極眞人誦了一聲「無量壽佛」說：「頑石道人和這位金施主的事，依貧道看，不必急在一時，事有輕重緩急，自應先處理弑師犯上的事……」

雪嫗立刻表示贊同。

秦豪隱隱看出，這些老一輩的人，並不希望弄清眞象，對他都有成見，這可能是由嫉妒而起。

頑石道人冷冷地看了無極眞人一眼，說：「你不說我就不知道如何處理了？」

無極說：「頑石道兄好說，道兄你看著辦。」

頑石說：「雪姑娘妳看如何？」

這些人都是精得出油，滑不留手的人物，「紙手銬」已成名，加上「不封手册」上的五招武功，非同小可。所以雪嫗說：「本山主不反對道長的意見，看你的啦！」

金七看出頑石出風頭出了痲煩，一副色厲內荏的樣子，不由「嗤」地笑出聲來。

「渾帳，你笑什麼？」

金七正色說：「幾位獨當一面的人物口口聲聲要懲罰姓秦的，却又不願出來，而你要是不出來，笑話可就大了……」

頑石暴怒，拔起鋼拂塵就向金七撲上。

金七嚷嚷著：「各位請評評理，這雜毛以大欺小……」

金七雖以低調閃避，却一點也不顯得慌亂。所以旁觀者心裡有數，頑石要勝金七却也不會太輕鬆。

「不要打了！」秦豪正色說：「一切由在下而起，而在下的痲煩又由這位死者而起。不管各位在場的同道信與不信，在下仍要把不幸發生的始末說明一下，以憑公斷。在下今夜應友人邀約來此敍舊，但友人未來，却發覺有人施襲，因林內太暗，對面也看不清面孔，乃造成不幸，在死者當時倒下，在下俯身察看時，另有一人施襲，若非在下應付得法，躺在這兒的應該是兩具屍體。」

雪嫗冷笑道：「無人作証，豈不是片面之詞？」

頑石道人說：「誰信你的一面之詞？雙方交手，碗口大的棗樹都被擊倒，可見當時戰況激烈，如此惡鬥，雙方會不道姓名？」

正因爲這話有理，頗有挑撥作用。

「對對，這正是本山主的意思，除非是啞巴，沒有雙方都不吭聲之理！」

雪嫗說：「各位，『終南居士』是啞巴嗎？」

無極眞人說：「據貧道所知，『終南居士』非但不聾不啞，還是位能言善道的人。」

秦豪說：「死者出現，始終不發一言，各位相信當然好，不信也沒有辦法。」

雪嫗冷笑說：「各位聽到了吧！此子學過『終南居士』一招武功，却口口聲聲稱死者而不稱其名號或尊稱，忤逆作風，叛徒行徑表露無遺。」

這工夫忽然出現了一個人，秦豪大爲驚奇。竟是義王府的小吉子，他指著雪嫗和頑石道人說：「一個是仇視一切的老處女，一個是茅坑裡的臭石頭，你們說了半天，都是放屁之論。要是換了你們，一定就不會發生這種事嗎？」

頑石道人說：「小子何人？怎敢胡亂插嘴？」

「我小吉子再蹩脚，也比你那老來變節的飯桶師姪好些……」

「小崽子放肆……」

雪嫗以爲小吉名不見經傳，逮著這小子出口氣，八成十拿九穩，事實上秦豪也很躭心，正要代他擋一下，那知初生之犢不畏虎，竟迎了上去。

「小吉子，你……」

秦豪要擋已不及，因爲小吉子就在雪嫗的四五步以內，雪嫗伸手就抓，小吉子滑溜地自她腋下鑽過。

秦豪愕然，其餘諸人也大感意外。

秦豪只知道義王府的小吉子和安總管等人都是一些聽差跑腿兒的家奴，武功是絕對談不上的，要不，在那次連續發生命案、盜案及綁架時，這些人都會派上用場的。

雪嫗一抓不能得手，那會罷手？

她的鎮山絕學的是「雪泥鴻爪」，在冰雪中練成，中爪後創口即會潰爛，有如凍瘡，雖非無藥可治，曠日持久，甚是痲煩。

絕未想到，小吉子拖泥帶水的又滾地避過了第二三爪。秦豪皺皺眉頭，多少有點摸不透，却急忙往中間一站，雪嫗不能就此收手，一爪三式，罩下一片爪影。

秦豪不丁不八地站著，雙臂一絞就化解開了，雪嫗還退了兩大步。別看她誰也不賣帳，在這場合下却不能不見好即收，她怒叱著：「反了……反了……各位看，這個叛逆者當著各位的面仍然敢行兇，本山主只不過是顧及身份，不屑與這種人斤斤計較。」

說著便硬著頭皮退了下去。

小吉子放肆地笑了起來，拍著手說：「秦少俠，我看這些人只會倚老賣老，都是浪得虛名，却又裝著挺內行的樣子，眞叫人噁心。」

「小吉子，小孩子不可口沒遮攔，你怎麼離開王府了？」

「秦少俠，你這不是裝糊塗嗎？你到處尋尋覓覓是爲了誰？我小吉子就沒有一點情感嗎？」

「可是你才十五歲，這種年紀在江湖、武林中鬼混，不是嫌早了點嗎？」

「十六啦！秦少俠，我小吉子以爲，武林中並非不能混，可是遇上雜碎多君子少的場合，那就叫人窩心。就像這碼子事兒吧！明明是死者偷襲你，他是死在你的自衛之下，却沒有一個爲你說句公道話。就連金七和潘谷都不敢吭一聲。」

無極眞人說：「秦少俠還有什麼辯解嗎？」

秦豪說：「在下剛才說的句句是實，事實上此人在奇襲之下自知不克，自抓『步廊穴』自絕的，而自始至終沒有出聲。各位可以看看死者的左手。」

頑石道人說：「殺人者理屈，都會故佈疑陣的……」

小吉子大聲說：「臭石頭、牛鼻子，你別在這兒臭美，你只是年紀大些罷了！你這兩手給秦少俠提鞋，他還嫌你的指頭粗呢！不信你們三個老傢伙一起試試看，能不能討了便宜去？」

秦豪此刻就怕事情再擴大，大聲斥呵：「小吉子，你給我站到一邊去。」

「我說無極和雪姑娘……」

頑石道人雖硬，却不是寧折不彎的貨色，單挑他毫無把握，他身爲華山派第二號人物，一點薄名得來不易。

雪嫗自然知道他的心意，就面向無極眞人，說：「無極道兄，這眞是世風日下了！看在『不封先生』面上，咱們似乎不能不聯手教訓這個狂妄的叛徒了。」

「雪施主說的是，出家人本不應妄動無名，可是此子目無餘子，狂妄至極，我輩不予以匡正，實無以對同道。這正是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汲腹……」

三人互應之勢已成，已緩緩逼向秦豪。

秦豪沉聲說：「小吉子不過是一句信口濫言，怎可當眞？在下實在不願再惹痲煩，以三位的身份，怎可如此衝動？」

雪嫗說：「姓秦的，要我們不動手敎訓你，你得說幾句實話。」

「笑話！三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頑石道人說：「雪姑娘何必和他浪費唇舌？這種東西是只知厲害，不辨是非，上……」

「上」字才出口，秦豪知道不讓他們吃點苦頭是不會罷休的。「咫尺天涯」乍展，已主動迎向頑石道人。

而頑石道人的鋼拂正好帶著「唰唰」聲掃來，三人中他是唯一用兵刃的，秦豪揪住馬尾，接了無極一式「綿掌」，正好雪嫗的爪子襲到，正要給這三人點顏色看，忽見小吉子撲向雪嫗。

「小吉子……」

秦豪不願別人插手，更怕小吉子受創，那知小吉子一脚蹴在雪嫗的屁股上。

雪嫗不過四十來歲，雖一頭銀髮，臉上却無皺紋。

不但小吉子鼓掌大笑，連金七也笑了起來。

雪嫗受此奇辱如何不怒？那還顧及身份？立刻怒叱著撲向小吉子，三人合擊之勢立刻停頓了。

因爲秦豪剛才那一下子揪住了頑石道人的拂塵馬尾，接了無極一式「綿掌」。按武當有「綿掌」也有「綿拳」，都是屬於太極範圍以內的武功。

小吉子也許自知不敵，或者仍有頑皮戲耍之心，繞著一株合抱巨樹閃避，雪嫗怒極怪嘯連連。

小吉子一邊左右閃避，一邊調侃，說：「老太婆，妳追年輕人不成，只能追老頭子……」

這句話正觸著她的忌諱，她人未老心也未老。甚至於面貌還長得不差，據說武林中人，也有些對她頗有興趣。狠辣的「雪泥鴻爪」在巨樹幹上發出「喳喳」聲，爪起爪落，一塊塊的樹皮及木屑絲飛濺。

在場諸人却不禁暗暗點頭，雪嫗頗有點眞憑實學。

秦豪仔細打量小吉子的步法和身法，的確不像是藏拙的樣子。

那株合抱的大棗樹，其硬如鐵，却在鋼爪下逐漸變細，就在這時，林外傳來了嗩吶聲。

對於這聲音，大家似都不太陌生，所以雪嫗立刻停止追擊。只見四名一臉油彩的大漢擁簇著兩個大漢合抬一把怪椅，穿林而來。

前面兩大漢還拿著兩支松油火把。

這怪椅有點像四川的滑杆，但比滑杆氣派，有如巨型太師椅，椅背可放後四十五度作爲半卧之勢，椅頂上有頂篷，篷邊還有七彩流蘇。

這些大漢臉上畫的油彩，不是隨便亂畫的，抬轎的是京戲中的丑角臉譜，眼皮上點白點，眼鼻中央有一塊白色豆腐干。

隨侍的武士就不同了，臉上劃的是一筆虎。

據說天一會的人身份越高，臉譜越複雜。也就是像戲台上的竇爾墩，霸王別姬中的霸王葉臉譜差不多。

當然是爲了掩飾身份，不易使人看出他們本來的身份。

天一會是正是邪也很難說。

要說它是正的，就不要掩掩藏藏隱蔽身份，要說那是邪的，自成立以來約兩年光景，却也未聽到他們有什麼惡行，椅上的人就是畫了霸王的臉譜。

怪椅很快到了現場，抬椅的自那抬杆上取下了兩根叉棍，叉住抬杆撐在地上，這是作爲休息用的和轎子差不多，轎杆上也附有這種叉棍。

現場中只有火把聲「忽忽」作響，沒有人出聲。

天一會的四武士之一說道：「各位是不是有什麼糾紛？天一會香主在此。」

無極眞人說了發生的一切經過。

怪椅上的香主開了腔，說：「秦少俠在此與友約會，死者前來施襲，以他的身份已不可原諒，自衛爲人類之求生本能，孰能厚非？」

「這……」無極眞人唸了一聲「無量壽佛」。

其餘各人均沒表示意見。

椅上的香主又說：「終南居士送一招絕學與『不封先生』，傳言此技已成全了秦少俠，即使傳言屬實，贈者意誠，受者無愧，有何不可？想必是終南居士發現了自己的絕學經『不封先生』重行精研排列之後，威力倍增，又告反悔，想以不光明的手段毀滅失落的終南派絕招，以免失落的武功反比自有的高明，事情發生的經過大致如此，秦少俠以爲如何？」

秦豪本應感激此人才好，但他却隱隱覺得此人以排解紛爭的超然身份出現，理論過於武斷，有點故意討好。

語氣不似排解，而是裁決。

秦豪淡然的說：「此種可能不能說沒有，但施襲者未發一言，死無對證，在下不便武斷。」

那椅上的香主說：「秦少俠虛懷若谷，正是所謂：『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僥倖以成功。』此等風範，本香主實是佩服……」

無極眞人說：「施主說的甚是。俗語說：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貧道汗顏無地……」

椅上的香主說：「弟兄們，派出兩人，協助秦少俠埋人，此地糾紛已了，希望在場各位都能準時於明年元宵之日前往華山參加本會主辦之武林盛會。榮譽盟主者可獲『不封手册』修訂本，此册較秦少俠所學者又多出五絕招，而且得此册者，在武林中不論犯了何罪，皆可免死一次……」

兩個武士幫秦豪和小吉子掘坑埋人，還立了碑石。

金七問了些武會的事，一會香主離去，嗩吶聲遠去，深夜傳來令人有森森鬼氣的感受。

怪的是，就憑天一會一名香主的幾句話，頑石道人、雪嫗及無極眞人等相繼離去。

就連金七和頑石道人之間的樑子也沒有繼續下去。

只剩下了秦豪和小吉子二人，緩緩出林。

「秦少俠，您今夜來此等誰呀？」

秦豪以爲沒有必要瞞小吉子，他說：「正是你要找的主人……」

「秦少俠是指我們郡主？」

「嗯！」

「見到了沒有？」

「唉！」秦豪以一聲深深的嘆息代替答案。

「怎麼了？郡主失約了？」

「小吉子，這話我剛才就沒有說出來，只說與友人約會！你也別告訴別人。」

「秦少俠在這兩年當中一直沒有見到我們的郡主？」

「嗯……」

「那麼今夜的約會是郡主約你，還是你約郡主？」

「小吉子你問得太多了！」

「是……是的，秦少俠，秦少俠以爲終南居士眞像天一會那個香主所說的那樣，只是想收回終南派的武功嗎？」

秦豪微微搖頭：「我不以爲是那樣的。」

「我也不以爲，秦少俠要去什麼地方？」

「如果我知道郡主在何處，我就會去何處，可惜我不知道，所以走到哪裡算那裡……」

「秦少俠，我小吉子已經出來了，也抱著找不到郡主絕不回去的心情，非找到她不可，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在秦少俠身邊，以備差遣使喚？」

「小吉子，本來我以爲你絲毫不諳武功，既然你也懂，只要時時小心，不可惹事生非，我們分開找總是好的。」

「如果我找到了郡主，如何報告秦少俠？」

「現在距明年元宵節的武林大會也不過一個多月的光景，屆時我會去看看的，你在武林大會上可以找到我。」

「不準備參加嗎？」

他落寞地搖搖頭，找不到嘉琳，讓他當武林盟主又如何呢？小吉子也許根本無法體會這種深摯的情意。

他們在山下分了手，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 * *

大雪天，白茫茫一片。

在秦豪看來，他的遠景也是白茫茫一片，他還想往前走，可惜雪太大，根本分不清那是路那是河渠，實在不能走了。「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再往前走，大概就是這種情景了。

這兒正是邊塞上的張家口，街上的人雖不像拉駱駝的都披著厚重的羊毛皮襖，至少也穿件棉袍或棉襖，像秦豪這樣，僅一件長袍，一條長褲的，絕對沒有。

撩起厚重的棉簾，門內的一股暖氣夾著酒味、煤烟味和菜香撲鼻而來。

「爺們，是住店還是打尖？」伙計迎上來。

這家客棧頗大，兼營騾馬店，所以多多少少會嗅到驢屎馬糞的氣味。

「先打尖後住店，有上房嗎？」

「爺們，上房是沒有了！不過緊靠伙房那一間也不錯，挺暖和地，待會小的給您燒舖熱炕，却也不輸住上房。」

「伙計，我的上房要退掉，正好這位客人可以住進去。」一個胖子說。

「那好極了！就這麼辦。」

伙計說：「爺們，您的運氣眞好！」

秦豪打量這飲食前廳，大約有三十來張的桌子，大半都有人，左側有個五旬上下的矮胖子，面前有酒有肉，紅通通的面孔，倒像個肉攤子的掌櫃的。

秦豪向此人點點頭，此人瞇著一雙久睡剛醒的死羊眼，說：「這位老弟，咱們有緣在此相逢，何不請過來敍敍？」

「打擾！」秦豪站了起來，伙計就把他的杯筷移了過去，接著又叫了些菜，無非是牛羊之屬。

「伙計，貴地有什麼好酒嗎？」

「老弟。」這胖子指指桌上的酒說：「到了張家口，不品嚐這種青梅煮酒，那可是太可惜哩！當年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不就是喝的這種酒嗎？」

「正是，謝謝！敢問尊駕是……」

那知此人也絕，說：「老弟，相見不如不見，一飲一喙雖屬前定，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誰又能未卜先知，飲罷此酒，你我即分道揚鏢，天涯海角，何時再聚，其可期耶？」

此人一副落泊的樣子，言談頹廢消極，是個極悲觀的人，但聽這人談吐，就不是什麼肉攤子的掌櫃哩！

「老兄勘破人生，遊戲人間，在下失敬，來，秦某敬你一杯。」

「乾！」這人也不客套，仰脖乾了，兩杯下肚，待秦豪吃了些菜再舉杯時，發現此人已發出了輕微鼾聲，睡著了。

「絕！吃飯間居然睡著了！這個人可眞是吃得飽睡得著啊！」

秦豪也不敢打擾，心想：「大概也是趕了很遠的路，這下一暖和睡意就來了……」

正想著發現又進來了一位三十左右的書生模樣的人，古銅色緞面狐筒子皮袍，一條黑亮大辮子撩到左前肩上。

人品相當不錯，這工夫站在門內，躬著身子，而伙計已撩起了棉簾，只見一乘便轎，就停在門口，走出一位二十五六歲，衣著華麗，艷光照人的美婦。

另外，還有兩名侍婢跟在轎旁。

秦豪喃喃地說：「看這派頭，頗像……」

那知身邊的矮胖子還在打鼾，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說：「男的嘛！是『無聊書生』，女的當然就是洞庭春宮主人花浪囉……」

此人挾了一塊醬牛肚嚼著，邊嚼邊打鼾。

這工夫伙計已爲春宮主人淸出三張桌子。

第一桌花浪和「無聊書生」同用。

第二桌是兩個侍婢。

第三桌當然就是兩個轎伕子哩！

秦豪聽說過這些人物。「無聊書生」據說文武都來得，就是不務正業，整天貼緊了花浪，像個跟屁蟲似的，混吃混喝。

也有人說，「無聊書生」是花浪的未婚夫。

伙計們正忙著爲他們上菜，「無聊書生」吟哦著：「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我說花妹，這邊塞地區，可吃不到什麼可口的食物，妳得遷就點。」

花浪眼波流轉，風情萬種，眞是烟視媚行。

秦豪見她瞄過來，急忙收回目光。

傳說此女人不大正經，就聽聽「春宮」這住處也就思過其事了。

秦豪這一收回目光，不由微愣，那位矮胖的仁兄又已不見，桌上留下一塊銀子。秦豪苦笑一下，也未在意。

就這麼一家不大不小的客棧，什麼人都被他遇上了。

此刻吃完，招呼伙計帶他上房去。

伙計把他帶到門外伸手一讓，說：「爺們，店東規定，貴客進入房間，即請先付當天的房錢，爺台您多多包涵……」

「應該！應該！我現在還沒有入房就先付你十兩。」

「爺台，一天只要一半哪！」

「沒有關係，到末了一起算。」

「爺台，這樣也好，小的這就叫小伙計沏茶來……」

伙計一走，推開門一看，炕上四仰八叉躺著一個人，正是剛剛自稱要走，自願讓出上房的人，正在鼾睡。

秦豪想了一下，算了，此人吃飯時都會睡覺，想必是剛才收拾行囊時要走，一時睏倦又……

外面下著大雪，小伙計在炕洞中加了些煤，又送來了茶，帶上門就走了。

在這年關逼近，臘鼓頻催的當口，一個人宿在這邊塞逆旅中，要找的人非但未找到，還出了命案，滋味可不好受。

要不是天一會的香主，可能還會糾纏下去，那信到底是不是嘉琳寫的？要是她，爲何沒有去？

會不會是發現了「終南居士」去了她又走了？

這臆測是不合理的，嘉琳在那情況之下，也不怕暴露身份，絕不會一走了之。即使她知道秦豪不須援手也不例外。

取出那封猶有幽香的花箋看了一會，也有點倦意，不久就睡了。

但不知睡了多久，大約是午夜左右，他被豪邁的哈薩克人的曲子驚醒了，那是有人在唱「喂郎」。

這是哈薩克人的情歌。

在張家口一帶，漢人、滿人、回人、維吾爾人以及烏茲別克人佔多數，哈薩克人較少，終年一襲羊皮裝，夏天也不例外。

看看睡在炕另一邊的仁兄還在，只是沒有打鼾了。

前面飲酒、唱歌，還夾雜琵琶聲，以及各種方言高談闊論，一時半刻，似乎還靜不下來。

忽然，秦豪心頭一涼，他是個驚弓

之鳥，實在是災難總未離開他的左右，「紙手銬」久未銬人，恐怕不久會被別人銬去了。

他凝視一會，一滾就到了這矮胖之人的身邊，伸手一試，半天沒有收回手來，死了！而且身體都涼了！

「這就是所謂走背運嗎？要不！這種事爲什麼會被我遇上……」

仔細檢查，此人身上無傷。

儘管身上無外傷，看來却是內傷而死的。

此人的七竅中有血絲溢出。

怎麼辦？要說不是他殺的，誰信？

要是就此一走了之，那更會坐實害人之罪，秦豪也不是那種人。他找來了那個伙計，說：「小二，我遇上一個怪人，發生了怪事也就不足爲奇了，這位矮胖客人來了幾天？」

「兩天，爺台。」兩人站在炕前，伙計還不知道找他來有什麼事呢。

「小二，此人來此和別人發生過衝突嗎？」

「沒有啊！這個人整天不出門，吃了就睡，睡完又吃，有時候邊吃邊睡，也可以說邊睡邊吃，好像有心事，又好像一切都看得開的樣子。爺台，您找小的有什麼事？」

「小二，我一覺醒來，發現這人死了！」

伙計大吃一驚，這才知道找他來的原因了。而客棧最忌諱有人死在這兒，伙計以懷疑的目光望著秦豪往外退著：「爺台……這位明明退了房……您爲什麼又把他移在這兒？」

對，這傢伙說要離開退回房間，却又睡在這炕上，這才叫著炕人哩！伙計大叫著奔了出去。

不久，不少的客人蜂湧而至。

當然，秦豪是涉嫌最大的人。

使人懷疑的正是此人是明明退了房走了，爲何又死在秦豪房中，這些人當中竟有少林「八臂神僧」了凡、「春宮主人」花浪和「無聊書生」等。

另外還有，秦豪不認識。

「各位務請相信，這事在下也莫名其妙……」

他說了今天傍晚來此的經過，說：「如果不信可問問客棧伙計。」

那伙計怕受牽連，擺著手說：「爺台……小的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你來了之後，死者請你過去同桌……他說要退房……正好你要上房……至於爲什麼他沒有走……小的就不知道了……」

「對對，小二，你說得不錯。」秦豪說：「此人自稱要退房，且要在下和他同桌而食，邊吃邊睡，甚是奇特，後來在下發現又來了客人在觀望時，此人就不見了，在下不久回房，發現此人竟在炕上沉沉入睡，且有鼾聲，但是半夜歌聲吵醒，發現此人竟然死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八臂神僧」說：「小施主何人？」

「在下秦豪。」

其中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冷冷地說：「你大概就是那個以『紙手銬』炫耀一時弒師叛徒秦豪了？」

秦豪漠然說：「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在下此刻不談前事，尊駕是……」

「小可梅花五！」

「你可是竹葉三的師兄？」

「沒錯，虧你還沒有忘記竹葉三這個手下的亡魂。」

「如果尊駕知道令師弟在那轟動一時的三件大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你此刻實在無必要亮出你的身份。」

「弒師叛徒，竟敢詭辯，姓秦的，你一向以『紙手銬』自負，今天梅某倒要逮捕你讓你嚐嚐戴鐵銬鐐的滋味。」

秦豪不能不忍耐而不出聲。

「姓秦的，你敢不敢和姓梅的擺上？」

衆人都注視著秦豪，這兩人在武林中都負有盛名，這種火爆場面百年難得一見。

「姓秦的，你如果不敢，跟我投案去！」

秦豪說：「你是衙門的三班六役還是地方上的有頭有臉之人？你不問是非曲直，血口噴人，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梅花五厲聲說：「你敢不敢？」

秦豪冷冷地說：「不敢。」

有人笑了起來。

秦豪淡然說：「我不妨告訴各位，殺死令師弟和『酒丐』的人是忠王府的貝勒金燕西，而不是我。」

「不管是不是你，我只問你敢不敢？」

「姓梅的，不要逼人太甚，秦某相信貴門之中，以你和竹葉三最爲出色，竹葉三已死，如果你也步你師弟後塵，貴門派將會痛失精英。」

梅花五扭頭就來到了院中大叫著：「姓秦的，你要是思縮，在場的同道任何一位也不會放過你的！」

秦豪眞不想惹事，正猶疑間，「八臂神僧」說：「秦施主可知死者何人？」

秦豪說：「在下不知。」他所以不稱晚輩，實在因五老及不封先生都比了凡高出半輩，而且他隱隱發現，這些名門正派中人，凡事畏縮，不敢主持正義，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了凡沉聲說：「他就是武林五老之一的『睡老人』！」

字字入耳，心身悸震，深深體會到這不是偶然，更不是巧合了。

「秦施主，當今武林中人，能殺死睡道人的高手並不多……」弦外之音，表示秦豪學了「不封手册」上的絕技，頗有可能。

秦豪並不怪了凡，而是不瞭解他的人作此懷疑，是無可厚非的，他說：「在下事前不知此人即是『睡道人』前輩，大師信不信？」

了凡微微搖頭，說：「老衲不信……」

秦豪發現除了了凡，所有看熱鬧的人都到了院中去了，雪還在下著，院中的積雪有半尺多深。

秦豪沒有再理了凡，他並不仇視這些名門正派中頗有身份的人物，只是爲了他們多少有點名實不符，想表示尊敬

都不甘心。

院子很大，這工夫人更多了，陰天打孩子，閒著也是閒著嘛！深夜被吵醒的客人，本來惱火，但聽說兩個響噹噹的高手要一決高下，拚個你死我活，離開熱被窩還是划得來的。

梅花五雖狂，在氣度上可以看出比竹葉三高明，人的風度就像礦苗一樣，在行家眼中一目了然。

梅花五雙手中各托著四枚骰子。像了凡、花浪、「無聊書生」，甚至還有不起眼的神秘人物都知道這鋼骰可不是賭場中的賭具，而是賭命的武器。

「姓秦的，你見識過『虎行雪地梅花五』及『鶴立霜田竹葉三』，還有『七星北斗』以及『胡天九月即飛雪』，對不？」

「對，而且他弄錯了一個字。」秦豪漠然說：「應該是『胡天八月即飛雪』。」

「一字之差，限制了他的功力，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也許就是竹葉三敗亡的原因了。」

「其實以竹葉三的行爲，不論他的造詣如何，終必敗亡，『酒丐』的功力如何？何曾身免？」

「嘿……」梅花五顛著雙手中的鋼骰，說：「姓秦的，你如果能避過我的『胡天八月即飛雪』，姓梅的馬上走人，你呢？」

秦豪說：「這還用說嗎？姓秦的如接不下你的絕技，不死即傷，你恐怕連銬子都用不上就可以把我送官法辦了！」

「儘管我很不喜歡你這個人，却必須承認你是個很爽快的人。」

秦豪淡然一笑，旁邊一個瘦削的三十左右的漢子說：「如果這是局牌九賭局，我寧押『紙手銬』不押你梅大俠！」

梅花五冷蔑地望著這個排骨型的漢子，說：「爲什麼？」

「古人說：『能容乃大』，涵養和深度是一個人成就的一面鏡子，在這方面，你輸了四成啦！至於你的鋼骰，畢竟是旁門左道，不登大雅，加上秦少俠早已見識過，已不再新鮮，所以你又輸了四成，因此你的勝面只有兩成。」

聽這人的談吐，和他的外貌很不配襯。

梅花五說：「閣下是……」

「在下無名小卒，只是就事論事，梅大俠請了！」

梅花五自然不信他是無名小卒。

但圍觀的人不少，武林中人也有五七個，大家都注視此人，却沒有一人認出他是誰。

梅花五傲然說：「除了武林同道，請退到正屋和廂房之內，以免受池魚之殃，鋼骰是不長眼睛的。」

那瘦漢又說：「這麼說梅大俠是更沒有把握了，若能全部擊中秦少俠之身，圍觀者再多又何妨？」

這人說話尖刻，却又是實情，梅花五一時語塞，只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圍觀的人大多數退入屋內，連那瘦漢也不例外。

梅花五說：「秦豪，你要注意了！」

秦豪說：「也請梅大俠注意，羞刀難入鞘啊……」

骰子拋出四枚，人隨即彈起。

兩腿的人，瞬間幻成八腿的鱆魚，甚至變成數十條腿，總之腿浪重重，腿陣如林，造成的罡勁中，雪花被罡勁砸碎成冰屑，向四下疾射。

秦豪施展「咫尺天涯」身法，在八個方位上晃動了二十一次，四枚鋼骰已被他全部接住。

但另外四枚其中的兩枚突然互撞。

這是暗器中的「鴛鴦鏢」手法，本不足奇，奇的是骰子是方型，使它相撞若不能精密控制相撞的角度，就不會射向所要求的方向。

然而，未撞的兩枚一取秦豪的中盤，一取下盤。相撞的一取脚背的「陷谷穴」，一取頷下的「廉泉穴」。

這兩個部位都不能算死穴，也十分難準。

攻敵時最簡單的決竅是選面積較大，要穴多的部位，如前胸、前腹與後背即是。

沒有十成把握，連頭部都不攻擊，因爲這六陽魁首最重要，防守也最嚴密，面積小已而不易得手。

而脚背和頷下部份，都是面積極小的部位。

但由於這打法不同，甚難提防。

秦豪人閃過那兩顆，再避過脚背上那一顆，頷下那一顆似乎已不及迴避，應聲而倒。

四周屋中、門內及窗內本已看得似痴如醉，乍見秦豪終是不敵倒下，不禁一陣大嘩。

梅花五傲然一笑，說：「各位，梅某被迫動手，不過是爲死者討回公道，希望把他交給法辦，沒想到此人沽名釣譽，身手畢竟有限，梅某十分痛心，幸好各位可以作證……」

表現了他的仁慈，博得不少同情。

那瘦子拍手說：「梅大俠，我知道你穩贏不輸，我所以要說他的勝算大，不過是想造成他的驕兵心理……」

梅花五笑笑說：「兄台原來是深諳兵法，眞是失敬了……」

梅花五走向秦豪時，花浪說：「梅大俠你……」

梅花五自有他的想法，不論秦豪是重傷還是已死，他都要再技巧地補上一下，以報師弟之仇。

當然，在他來說，揚名立萬的動機要大過爲師弟報仇的意念，因爲「紙手銬」的名頭，比場中的「八臂神偷」了凡要響得多。

自古以來，名韁利鎖，本就是人性的桎梏。

梅花五伸脚要去把秦豪的身子撥了過來，因爲他現在半俯在雪地上的。

但是脚還沒有觸到秦豪身上，忽見秦豪閃電似的一抬手，梅花五那隻脚感到撩力太大，猝不及防，竟翻了個觔斗。

雖然打了兩個「寒鷄步」拿穩樁，人是已經丟了。

因爲秦豪已躍起，頭一揚，夾在頷下的那枚鋼骰已掉落手中，除了閃過的兩枚，雙手中整整六枚。

有人驚叫，有人失聲喝采。

尤其是春宮主人花浪，連連鼓掌。「無聊書生」見她鼓掌，他也不能不鼓掌捧場。

了凡只頌了一聲佛號，表情木然。

這時那瘦漢說：「梅大俠，我在精神上是幫了你的忙，可惜你是眼高手低，還差那麼一點點……一點點……」說著還用食、拇指比量著，只差一寸光景。

梅花五栽得無話可說，自然是低估了對手，低估又是自負的後果，而出風頭却又是不幸的最初原因。

不過梅花五也還不失風度，抱抱拳，說：「梅某雖還有『春城無處不飛花』的絕技，但今夜失手，自願認栽，姓秦的，下次再遇上，情況可能不同……」

秦豪說：「我也有這種看法……」

梅花五走了。

這時那瘦漢又開腔了，說：「我說了凡大師，人所共知您是少林三大長老之一，武功高深，經驗豐富，而且對於今夜的死者寄予無限同情，甚至懷疑秦少俠有殺人之嫌……」

了凡頌了一聲佛號，說：「老衲悲天憫人，就事論事，有何不妥之處？」

「既然大師懷疑秦少俠，何不施展神功，拿下秦少俠送官治罪，因爲秦少俠是無意認罪自首的。」

「阿彌陀佛……」了凡被激得進退維谷，出家人修身養性是第一要務，但能作到的又有幾人了？了凡深得少林武學眞傳，名門正派，非梅花五那種旁門左道可比，此刻被擠兌得有點心動了。

「無聊書生」說：「大師乃少林一代宗主，一但出手必是風雲色變……」

花浪一跺脚，踩在「無聊書生」的脚背上，說：「你要出風頭是不是？你試試看！」

「花浪……我……我怎麼成？」

秦豪知道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看戲的人都希望戲永遠演不完，可以繼續看下去，所以秦豪準備迴避。

他近來有一種奇妙的感受，自學了「不封手册」上的武功，並沒有刻意苦練，但半年之後，每次與高人動手一次，功力就增長不少。

像上次力戰頑石道人、雪嫗及無極眞人等，又比以前精純，今夜應付梅花五比之以前應付竹葉三時，眞有霄壤之別。

然而，功力增長可喜，却又隱隱感覺任、督二脈似通未通，這本是可喜的現象。但是，根據師門所教之認穴、認經脈所授之「靈樞經」及「銅人兪穴」等典籍，他的功力越是增長，他的「少陰腎經」、「太陽膀胱經」及「太陰脾經」等，都有很奇特的律動。

這種律動在感受上似乎潛伏著危機，不知何時會突然發作開來而不可收拾。

「秦施主……」了凡發聲宏亮，沒有武功的人都會感到耳膜震痛而掩耳不迭。

「大師您……」

「秦施主，出家人不願多管閒事，但此事例外，死者爲武林五老之一，且也算是你的業師，老衲目前不說小施主爲兇手，但須請小施主跟老衲去一趟衙門。」

秦豪冷冷地說：「大師，這種事似不應由衙門插手。」

「那也行，秦施主跟老衲去見『不封先生』吧！」

「行，只要大師能勝在下一招半式。」

那瘦漢拍手說：「好極了！一老一少，打起來一定過癮，各位要不要賭一下？誰輸誰贏？」

沒有人和他賭，但相信了凡高一籌的佔多數。

「小施主出招吧！」

「大師這般年紀，秦某不願佔你的便宜。」

了凡壽眉一軒，頗有怒色，這也是秦豪所預期的，經驗、師承、門派等等都不足恃，臨陣不能穩如山嶽，靜似止水，火候就談不上了。

了凡「童子拜佛」雙掌一分就變爲「單撞掌」。

「童子拜佛」本是晚輩向長輩進招時的禮號，了凡却意不在此，一出手就是少林的煞著。

秦豪不避不讓，也並非對自己的內功有十成十的把握，而是心情不佳，又嫌了凡不能珍惜自己的羽毛，也以單掌迎上。

不論「簫神」和「裸叟」的武學，都不是少林那種剛勁作風，但是，自學了「不封手册」上的五招，不僅是招術變化詭奇，內力大增，而且能柔能剛，開碑裂石，爲所欲爲。

「蓬」地一聲，罡勁排壓，地下殘雪飛濺，秦豪退了三大步，了凡整整退了三步半。

這當然還是秦豪心存厚道，只用了六成玄奧的內勁。

那漢子又拍手叫了起來，說：「差不多，差不多，才不過差半步而已，也說不定老和尙怕傷了秦少俠，沒有全力以赴，再來一次。」

「無聊書生」低聲說：「花妹，姓秦的到底是何方神聖？他似乎對了凡的手下留情，一點也不領情。」

「去！你知道什麼？」

「是……是的花妹，小兄愚昧。」

了凡當然還要再來一次，他以爲他未盡全力，要是以八九成內力，對方必然重傷。

在這當口他已忘了這輩子坐破了多少蒲團，當然更不去想「打坐」是「打掃心上地，坐出性中天」了。

自然，他此刻也不會去想「禪爲宗、道爲祖，打破金木水火土，光明相射含眞空，却笑一二三四五。」眞空即是「四大皆空」，這四空出家人無人不知，能作到一空二空的已十分難得了。

秦豪抱拳說：「大師禮讓……」

秦豪正要返屋，了凡說：「秦施主，事情還沒有完。」

秦豪冷冷地說：「大師的作風令人失望。」

「施主此言……」

秦豪說：「大師如果仍然不能贏在下一招半式又該如何？」

了凡已動了無名，說：「老衲如仍不勝，即爲施主證明死者非你所殺，僅是一件懸案。」

花淚冷冷一笑，說：「了凡大師果然不愧爲一代高僧。」

了凡回頭說：「這位女施主可是春宮主人花施主？」

花淚秋波一轉，嫣然一笑說：「正是。」

「花施主的意思……」

「大師身份超然，應該力排衆議，主持公道才對，居然也和凡夫俗子一樣，只憑意氣不問是非，竟憑這人的勝負來決定兇殺案的結局，而不顧衆人的看法。」

了凡頌了一聲佛號，說：「花施主差矣，老衲以爲，睡道人雖死於秦小施主房中，兇手却未必是秦小施主，世上沒有這等愚笨的兇手吧？」

「這還像句話，只是大師以動手過招來決定一件大事，終不免使人覺得有點草率。」

「花施主不以爲寃枉了秦施主更是不仁嗎？」

花淚冷哂一聲，說：「言過其實。」

兩雄對峙，互相凝視一會，了凡說：「小施主出手吧！」

「大師請！」

了凡的「雙撞掌」已經以九成威力推出，秦豪硬是卯上了，也以雙掌迎上，「噗嗤」一聲，殘雪激射撲飛，了凡「吭」地一聲連退五大步。

地上留下五個深約兩寸的足印，而了凡的蔴履的鞋幫和鞋底已經分開，全部綻了線。

至於秦豪，原地未動，只是上身後仰了一下，雙足却深入凍得堅逾瓶石的地面三寸有餘。

即使是外行也知道，了凡敗了。

這工夫大約有一會鴉雀無聲，然後才由花淚鼓掌，大家也跟著叫起好來，而此刻，小吉子自人叢之後張望了一下又消失了。

了凡面色灰敗，調息了一會說：「秦施主，學無先後，達者爲師，老衲今夜才眞正體會到此中眞諦，關於睡道人之死，老衲願作證，小俠雖涉嫌，但並非兇手，如在場各位無異議，老衲建議，死者已矣，入土爲安……」

這建議立刻獲得花淚的同意，花淚同意，「無聊書生」自不敢反對。還奉花淚之命捐出五十兩銀子作爲死者的喪葬費用，自然大家會看看屍體，那是一種「隔山打牛」的內力所傷致死的，所以無外傷。

但「無聊書生」回屋取銀子，不久回來對花淚悄悄說了幾句話，花淚愕然回屋。不久，除了秦豪之外，所有看熱鬧之人的銀錢都不見了。

大家一鼓吵，要聯合起來抓賊，但有一點頗叫人懷疑，仔細一觀察，丟錢的人除了武林中人，其餘都是奸商劣紳。

那漢子又嚷了起來，說：「我看哪！八成是那個栽了觔斗的梅花五，要抓賊，就該去追他，因爲這要眼明手快，普通人是辦不到的。」

這也是實話，光是花淚就丟了白銀五百餘兩，好在身上還有銀票。加上別人丟的，絕不在千兩之下。普通人那能提著五、七十斤銀子高來高去的？

這工夫花淚仍然拿出銀票叫客棧代爲找人買棺材及壽衣埋葬，秦豪也去了。

同樣地死亡，「終南居士」就不如睡道人了，還有壽衣及棺木，葬事完畢，天也亮了。

早晨天更冷，但急於趕路回家過年的人，天再壞仍要上路。前堂中有幾大盆炭火、小米粥、鍋餅加上辣呼湯，吃得「唏哩呼嚕」地作響。

這其中自然有秦豪、了凡、那瘦漢子，還有「無聊書生」，花淚大概還在熱被窩中。

「我說秦少俠，你昨天晚上有沒有失竊？」

「沒有，在下也沒有多少銀兩，僅十餘兩，其中十兩已交櫃了。」

那瘦漢又說：「了凡大師呢？」

「阿彌陀佛！老衲出家之人，生活單純，盤纏少又必須樽節開支，僅八兩銀子放在衣袋內……」

「這就怪啦！二位爲什麼沒有失竊呢？」

這一嚷嚷又有人鼓噪起來。三九臘月天，差不多都是回家過年的，丟了銀子誰不心痛，大家都望過來，注視兩人。

瘦子又說：「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秦少俠昨夜和兩個高手搏殺，到院中之後再未回房，猜想那賊子下手即在此時，但了凡大師他……」

了凡正在喝熱呼呼的小米粥、啃大餅，聞言停了下來。

瘦子說：「當梅花五和秦少俠在院中動手時，了凡大師是站在屋中觀看的，那位女客和那文士却在院中，由此看來，嫌疑最大的人，恐怕就是了凡大師了……」

所有的目光一齊移向了凡。

一個人不論如何沉得住氣，在被誣爲盜賊時就難以篤定了，了凡不小心被小米粥嗆著咳嗽起來。

這是一件可笑的事，了凡可能作這種事嗎？

了凡這一咳嗽，就有人以爲他正好在這節骨眼上咳個不停，也許眞有嫌疑，出家人又如何？他們就不作壞事嗎？

瘦子趁機說：「出家人也會作壞事，所以他們叫開葷爲『朝渾』、叫雞爲『穿籬菜』、魚爲『水梭花』、男女間的事爲『推磨』……」

有人笑了起來。

但了凡還在大聲咳嗽，他似乎聽到這人部份的話，連連搖手，表示他不可能。

這瘦子也好管閒事，望著「無聊書生」說：「這位老兄貴姓大名？」

「無聊書生」說：「怎麼？兄台又要逍遣在下了？在下『無聊書生』……」

「噢，原來閣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無聊書生』呀！失敬！失敬！」

「好說！」

「無聊大俠，眞正是人如其名，名如其人，昨夜在下無意中經過你們門外，看到你爲那位花姑娘洗脚，嗅了一下似乎還有餘味，結果又重洗一次，有這回事嗎？」

結果一陣哄堂。

秦豪本以爲「無聊書生」必然惱羞成怒，那知他訕訕地一笑，說：「古人張敞說：閨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兄台少見多怪了……」

秦豪已回房，拾奪一下就上了路。

＊　＊　＊

秦豪的警覺性頗高，近來他總覺得有人暗中窺伺，也可以說是監視，只是這人行踪飄忽，滑溜得很。

由於武林大會只有一個多月了，他決定一路往西，折向華山那方向，睹物可以思人，他很希望到毛女洞去看看。

趕路一天，傍晚在小鎮上落店。

既乏又累，先要了個房間就叫東西吃。

那知吃完要付帳伸手一掏，竟掏出一張紙箋：「敵不可遠，友不可信，天一教邪。」

袋內本有十來兩銀子不見了，却有這麼一張便箋，秦豪站在櫃枱前發愣。

秦豪幼年家境不錯，自以「紙手銬」姿態在武林闖蕩，也從未缺過錢用，而現在，他終於體會到「一文錢憋倒英雄好漢」的窘困了。

帳房一看他這份落拓和神態，急忙哈著腰，指指櫃枱內壁上一塊牌子，說：「貴客多原諒，實在是沒有這種規矩……」

那牌子上有八個字：小本經營，賒欠免談。

這種情形若被錢海遇上一定不會如此尷尬，他會一邊打著哈哈，一邊軟硬兼施，店家就是從未掛過帳也得破例。

但秦豪不行。

就在這時自後邊客房中一搖三擺地走出一人，正是在張家口客棧中愛管閑事的瘦子，乍見秦豪，驚喜地打著招呼：「秦少俠，這可眞是有緣，剛到嗎？吃過飯沒有？」

秦豪說：「剛用過，這位兄台請原諒在下的馬虎，不知貴姓大名？」

「在下李四，秦少俠訂了客房沒有？」

「訂是訂了，不過……」

帳房說：「這位爺台似乎盤纏失落了，所以飯錢和房錢一時無法張羅……」

李四說：「這點雞毛蒜皮的事算得了什麼？掌櫃的，作生意嘛，雖說是將本求利，可也要識趣點，你知道這位秦少俠是什麼人？」

帳房甜著臉傴僂著腰：「小的目光如豆，沒見過世面。」

「哼，秦少俠就是名噪一時的『紙手銬』，也就是用一副紙手銬把江洋大盜押到數百里外投案的那一位。」

「噢，失敬……失敬，小的有眼不識泰山……」

「蓬」地一聲，李四丟出一塊馬蹄金，把磨得甄光瓦亮的硬木櫃枱砸了一個清晰的陷痕。

「李……李爺，這金子……」帳房見錢眼開，手在抖，眼囊內在抽搐，並非帳房沒見過黃金，而是這麼大的金子還是第一次。

古時成色佳的銀子爲紋銀，分十兩、二十兩、五十兩等鑄成馬蹄型。百兩含純銀九十三兩五錢三分七釐四毫。

馬蹄金却極少見，有五兩、十兩、二十兩等。

而李四丟出的這一塊正是二十兩的馬蹄金，上面還有「咸豐三年鑄造」字樣。

「帳房，除了秦少俠的住宿膳食費用，剩下的找給秦少俠，我們是老交情，他不會客套的。」

「是……是，爺台，請問這是多少兩？」

「二十兩，八、九成金。」

秦豪感激之餘，却覺得李四的這份人情太重了，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能算是「老交情」？古人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再說，此人行踪神秘，自稱李四，恐非眞名。

那字箋上不是有「敵不可遠，友不可信，天一教邪」十二個字嗎？敵不可遠似是暗示，過去的敵人未必仍是敵人；友不可信是說過去的友可能是今日之敵；天一教邪，那就更簡單了。

那麼這個李四如此慷慨，一擲千金，用意何在？他吶吶說：「李兄，你……」

「秦老弟，錢爲身外之物，想你我都是在外面跑的人，如果爲了這點錢而斤斤計較，那你就是嫌愚兄高攀了……」

「大德不言謝，我先借用了。」

帳房急忙叫伙計領路送秦豪回房。

這工夫一位文士走到櫃枱之前，原來這文士一直在角落裏吃飯，直到秦、李兩人往後走了才抬起頭來。

帳房正要收起馬蹄金，文士用一指按住，帳房兩手力扳都沒有扳動，急得脖子上突出了青筋，說：「爺台，你……你要搶？」

文士冷冷地一笑說：「讓我看看這塊馬蹄金，這可能是我丟的……」

「你丟的？」

帳房本能地以爲此人想誣詐，大聲嚷嚷著：「來人哪，有人搶金子呀……」

很快地，伙計和掌櫃的趕來，客人也紛紛聞聲趕來了。眞巧，這些客人中固然有些生面孔，也有些在張家口客棧中的熟面孔。

有「八臂神僧」了凡、梅花五、花淚、李四、秦豪以及兩個年輕的姑娘，看來也是武林中人，像雙胞胎。

花淚說：「是怎麼回事？」

「花淚，妳來看看，這是不是咱們在張家口客棧中丟失的馬蹄金？」

花淚嬝嬝娜娜走近櫃枱拿起看了一下，說：「天下又不是只有一塊馬蹄金，你怎能證明這是咱們丟的那一塊？」

「花淚，妳可知道這馬蹄金在什麼人身上？」

（未完・九）

上文提要：天南莊的姬七姑出現，丁少秋、池秋鳳、柳青青便向她發動攻勢，李玉虹由金鉢禪師指點，暫未出手，姬青萍是姬家的人，暫不敢露面，酣戰中才出手，卒將姬七姑打走，戰事平息，第二天是武功門光復門派的祭祖大典，傍晚又是丁少秋的訂親儀式，與高彩烈，喜筵開始，突來了少林的一悟和尚要找通濟師叔……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查出卧底匪徒　利用誘殺敵人

通濟大師不由一怔，問道：「一悟，你來此地，可有什麼急事？」

一悟道：「弟子奉方丈之命，來找師叔，是白蓮教徒圍攻本寺，已有數日，寺中弟子已有半數以上中了對方下的毒，功力全失，十分危急……」

通濟大師聽得更是一怔，問道：「你說什麼？白蓮教徒圍攻本山？」

一悟道：「這個弟子也不知道。」

通濟大師道：「你先起來。」

一悟應了聲是，站起身子。

通濟大師問道：「方丈還有什麼口諭？」

「沒有了。」一悟想了想，又道：「白蓮教徒人數約有二三百名之多，聽說還有幾個極厲害之人物，連通海師叔只和對方打了兩三個回合，就被對方一掌摔出一丈多遠，還震傷了內腑。」

他口中的通海師叔，乃是少林寺達摩院的首席長老，武功之高，在少林寺中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會有這種事？」

坐在首席的東海採薺叟一直沒有開口，直到此時，才插口說道：「能夠在兩三招內，震傷通海大師，這人會是誰呢？」

武當天寧子道：「大師，白蓮教餘孽，胆敢圍攻貴寺，可見實力不弱，大概除了姬七姑，另有一帮人，不屬於姬七姑的，如今貴寺多人中毒，形勢危急，貴寺方丈才會派人趕來傳訊，咱們這裡，齊集了各派高手，正好一起趕去，藉機把白蓮教匪徒一舉殲滅，不知會長意下如何？」

東海採薺叟頷首道：「道兄說得極是，咱們齊集了各派高手，就是為對付白蓮教餘孽而來，如今這邊大家兵不血刃，就解決了姬七姑，既然還有一股白蓮教匪徒，如此猖獗，公然圍攻少林寺，咱們自該迅速趕去，把他們一舉殲滅。」

一悟站在一旁，說道：「師叔，方丈曾說：如果江南武林同道肯加以協助的話，最好請師叔約幾位先行，因為寺內師兄弟已有多人身中散功之毒，無法抵抗，師叔等人，須走小路，先行回寺，最好不讓對方發現，這樣，等江南各派同道趕到之時，裡應外合，使他們措手不及，就可以一舉殲敵了。」

仲子和道：「這辦法不錯，大師，咱們就不妨分成幾撥上路，才可以防對方發現。」

天寧子道：「咱們把人手分幾撥上路，最好還是分幾批，趕到少林寺再集合，這是好主意，事不宜遲，通濟大師自然準備立時上路了，貧道和大師同行，作為第一撥好了，但第二撥，最好在午夜出發，第三撥明日清晨也須出發，這樣才前後可以呼應，互相照應，不致中途遭人襲擊。」

通濟大師站起身，連連合十道：「道兄說得是，貧衲就是準備即刻動身。」

天寧子跟着起身道：「貧道和通濟大師為第一撥，諸位道兄大家不妨先商量商量，那幾位第二撥動身，不過第二撥的人，抵達少室北麓，就得和咱們第一撥合在一起，進入少林寺去。從第三撥

開始，才是在寺外和白蓮教餘孽動手的隊伍。」

東海採薺叟含笑道：「老朽省得。」

通濟大師朝大家連連合十，說道：「諸位道兄，貧衲那就先走一步了。」

丁南屏、丁伯超兄弟和丁少秋等人，一路送出大門，才行回轉，剛走近二門，就看到祝秋雲帶着秋英、秋霜兩個女弟子匆匆行來。

丁季友迎着問道：「妳好像有什麼事？」

祝秋雲點點頭道：「賤妾是來向公公稟報的。」

一面朝丁南屏斂衽道：「啓稟公公，方才筵席初開，不見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三位姑娘入席，先前大家還以為她們不久就會回來的，那知一直沒見她們三人入席，媳婦派秋霜去找她們，她們並沒有在房中，到處找了一遍，也沒有她們的踪影……」

丁季友不禁心中一動，問道：「她們會不會出莊去了？」

祝秋雲道：「據守在莊前的本莊弟子說，並沒有看見她們出去。」

丁南屏道：「那麼她們會到那裏去了？」

祝秋雲低聲道：「據媳婦推想，她們可能從莊後小路偷偷的走了。」

丁南屏怔道：「她們為什麼要不告而別，偷偷的走呢？」

祝秋雲看了丈夫一眼，輕嗯道：「姬青萍背棄她姑老太太，還猶可說，但她也背棄了娘，投向咱們這裡，所謂何來？再說池秋鳳、柳青青吧，誰都知道她們絕不是姬七姑的對手，她們自己當然更清楚，僅憑初學乍練之五招劍法，竟然連奮不顧身的要和姬七姑纏鬥不休，又所謂何來？明白這一點，今晚她們的不告而別，就可以思過半矣。」

丁南屏、伯超、仲謀、季友父子四人，聽得不由一楞，這三個姑娘原來都暗戀着少秋，今晚少秋和李玉虹訂親，她們自然非走不可了！

丁老爺子一手摸着花白鬍子，半晌作聲不得！

丁季友攢攢眉道：「這……怎麼辦？」

祝秋雲淡淡一笑道：「我已經請易大姐（花字門總監易天心）帮忙，出動花字門女弟子，務必找到她們為止。」

丁季友道：「就算找到了，她們也未必肯回來呀！」

祝秋雲笑道：「只要公公點個頭，事情就好辦了。」

丁老爺子沉吟道：「少秋年紀還小，這個恐怕不大好吧？」

丁伯超道：「這件事不妨以後再說，爹，廳上大家正在商議分撥上路的事，咱們快進去吧！」

丁仲謀道：「大哥說得是，弟妹，且等找到她們再作計議吧！」

祝秋雲問道：「分撥上路，大家要到那裡去呢？」

丁季友道：「是白蓮教餘孽二百多人，圍攻少林寺，如今第一撥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道長已經上路，咱們正準備分成幾撥，趕去救援呢，哦，對了，妳去請西花廳的女將們，一起到廳上來商議才好。」

祝秋雲道：「這倒眞是出人意料之事，賤妾這就去。」

說着，率同兩名女弟子匆匆往西花廳而去。

丁老爺子率同三子一孫，回入大廳，這時酒筵已收，由花字門女弟子給予每人泡上了茶。

不多一回，西花廳的女將們，也一齊趕來。

東海採薺叟等大家落座之後，就站起身，高聲道：「老朽眞想不到白蓮教餘孽，除了姬七姑這一帮人之外，還會有第二股出現，而且居然敢向少林寺下手，如今咱們第一撥由金羅漢通濟大師、武當天寧道長率同門下弟子，業已出發，方才老朽和各位掌門人研商的結果，咱們現有人手，分為留守與趕援兩類，先說留守，這是極為重要的事，因天南莊雖已擊潰，但除了為首的姬七姑、盛錦花、常清風等三人已死，其餘黨羽如鐵衛武士和嶽麓觀道士，不下三百人，萬一被人乘機收編，再來侵犯，這一點，不可不妨……」

大家都沒有開口。

東海採薺叟續道：「因此，大家的意見認為由丁南屏、柏長春、伍世賢、丁福、留守大行山丁家莊。松雲子和白鶴門弟子留守玉皇殿。況南強及武功門弟子留守武功門。另外加派八卦門謝傳忠、丐帮南昌分舵主蒼鷹白仰高、鄱陽水寨劉行三位為輔，只要一處有警，其他三處立時可以趕來支援……」

他口氣微頓，接着道：「諸位莫以為留守沒事可做，主要還是防範白蓮教匪徒乘機再佔踞這處作為他們的基地，進而擾亂江南武林，這一任務，依然十分艱鉅。」

丁南屏道：「既然會長安排好了，兄弟自當遵命。」

東海採薺叟含笑道：「老朽就怕你們不甘寂寞，這樣就好……」

他從桌上取起一張名單，唸道：「第一撥由少林俗家掌門仲子和為首，黃山萬天聲、六合門李瘦石、淮揚派羅天義、通臂門畢友三、形意門宋德生、花字門逢天游、七人組成，今晚子時出發，趕到少室北麓，和第一撥人會合，進入少林，等咱們趕到少林，裡應外合，一舉破賊。」

仲子和等七人同時抱拳領命。

東海採薺叟接着宣佈道：「第三撥，也就是咱們正式趕援少林寺的一撥，由老朽和洞庭釣叟徐璜、白鶴門松陽子、夏天放、丐帮李鐵崖、長老向鳳亭、白繼善、王有福、姜長貴和丐帮弟子三十名，定明日清晨出發。」

大家早經議定，自無異議。

東海採薺叟又道：「第四撥由丁伯超為首，姚淑鳳、丁小鳳、丁仲謀、何香雲、丁季友、祝秋雲、丁少秋、李玉虹、以及護花門任香雪、謝香玉、九名女弟子，花字門三十二名，和峨嵋派的艾大娘，定明日中午出發，到少室北麓集

合，正式和白蓮教匪徒交戰。」

丁伯超等人也一起拱手領命。

東海採薺叟含笑道：「好了，大家都已分配好了，現在請隨意用茶，第二撥的人，稍事休息，到時就該出發了。」

大家因須長途跋涉，就各回賓館休息，半夜子時，由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仲子和爲首的第三撥準時出發。

第二天清晨，由東海採薺叟爲首的第三撥也準時出發。奉命留守白鶴門的松雲子、留守玉皇殿的松雪子、和留守武功門的況南强也隨着走了。

第四撥也是殿後的一撥，由丁伯超爲首，除了丁氏三兄弟和丁少秋四個男人之外，全是女將。早餐之後，他們已經齊集在大廳之上，準備午餐之後相繼出發。

派出去搜尋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三位姑娘的花字門和丐帮弟子都回來了，三位姑娘依然杳如黃鶴，一點消息也沒有。

艾大娘雖然知道這三位姑娘各有一身極高之武功，連姬七姑都不放在她們眼裡，天下還有誰傷得了她們?儘管如此，她還是惦記着柳青青，怎麼也放不下心來。

祝秋雲安慰着道：「艾大娘，妳只管放心，青青不會有事的。」

艾大娘道：「我知道，唉，這孩子眞是太任性了。」

祝秋雲柔聲道：「任性的何止是青青?姬青萍、池秋鳳一樣的任性，其實……」

話未說完，瞥見大門口人影一閃，飛快的奔進一個人來。

艾大娘一看到那人，不覺大喜過望，急忙站起身迎了上去，口中叫道：「青青，妳回來了，娘……」

奔進來的正是柳青青，她一臉俱是焦急之色，喘着氣道：「娘，女兒有極重要的事來給大家報信的。」

丁季友夫婦和丁少秋也一起走了過來。

柳青青不待他們開口，就急着道：「丁三叔、三嬸、大哥，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道長，和他們的門人，遭人襲擊，全部已死了……」

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子，乃是昨晚動身的第一撥!

丁季友不由一怔，急急問道：「妳聽誰說的?」

這時所有的人都包圍了上來。

柳青青道：「是三姐(姬青萍)、四姐(池秋鳳)和我親眼目睹的，現在三姐、四姐還守在那裡，要我趕來報信的。」

祝秋雲問道：「是什麼人殺害他們呢?」

柳青青道：「不知道，我們只看到一大堆和尚道士陳屍荒野，後來才認出是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道長，三姐感到情形不對，才要我趕來的。」

丁南屏神色凝重，問道：「出事地點在什麼地方?」

「那裡小地名叫做凋港，還在凋港北首，約七八里的地方。」

丁南屏道：「咱們第二撥，第三撥的人，是不是也從袞州經過?」

丁伯超道：「當時大家沒有約定，但趕去少林，所取道路，應該也差不多了。」

丁南屏目光一抬，望着丐帮南昌分舵白仰高說道：「白老哥，如今之計，咱們必須及時通知第二、第三撥的人，這件事仰仗你老哥派幾位貴帮弟子辛苦一趟才行。」

白仰高道：「這個沒有問題，只是是否要第二撥和第三撥會合呢?」

丁南屏道：「這個可由第三撥姜會長決定，但至少他們得到消息之後，會互相取得連繫，就可互有照應了。」

丁仲謀朝柳青青問道：「柳姑娘，妳們可有發現通濟大師和天寧子如何遇害的?」

柳青青道：「好像都是死在極厲害的掌力之下，而且一掌畢命，不是兵刃所傷。」

謝傳忠悚然動容道：「這會是什麼人呢?憑通濟大師和天寧子這二位，一身功力，已有極深造詣，居然會一掌畢命，當眞不可思議。」

丁南屏道：「事不宜遲，謝老哥，咱們一起去，伯超，第四撥由你領隊，立時出發。」

一面又朝蒼鷹白仰高道：「白老哥，還有一件事，要麻煩貴帮弟子，分別通知白鶴門松雲道兄，玉皇殿松雪道兄和武德堂耿師弟，要他們小心戒備。」

謝傳忠道：「丁老哥，你要趕去凋港，這裡由誰留守呢?」

丁南屏道：「這裡有丁福及柏長春、伍世賢留下就夠了，區區一座寒莊，守不守其實都無所謂。」

謝傳忠道：「好，那就快走。」

* * *

由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子和爲首的第三撥人馬，人數雖然只有七人，却有五位是掌門人。(除了仲子和少林南派掌門之外，還有六合門人李瘦石、淮揚派掌門人羅天義、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形意門掌門人宋德生)

其餘二位，一是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天聲、黃山雖然不是門派，但黃山世家，却有三代担任武林盟主，不僅是江南，就以整個武林而言，黃山可說是武林第一世家，萬天聲在江湖上的聲譽，依然一言九鼎。

另一位逢天游，在名義上縱然只是花字門的副總監，那是花字門上代門主曾救過逢天游，江湖上人講究知恩圖報，不計名利，其實逢天游三個字，在二十年前早已是名滿大江南北的劍術名家，一柄闊劍，縱横江湖，罕有對手。

這第二撥人馬，因爲要會合第一撥，(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子等人)進入少林寺，和第三撥、第四撥裡應外合，人選自然要安排得十分恰當，這是經過東海採薺叟和洞庭釣叟、白鶴門松陽子、武功門邵南山等人精心策劃，挑選出來的，每個人可說都是頂尖高手，才能勝任這一任務。對少林寺來說，前去支援的人，不是一派掌門，便是武林知名人士，也就不會感覺難堪。

第二撥人馬雖然和第一撥出發的人馬的時間，相距差不多有兩個半時辰，但第一撥人中的少林羅漢堂弟子，在沿途都留下了記號，和後面的人相距不過幾百里路程，自可一路跟了下來，不致失去連絡。

第二天清晨，他們趕到張家山，(袁州北首)，忽見一名灰衲僧人伺立道左，看到仲子和等人，立即雙手合十，迎了上來，朝仲子和躬身施禮道：「弟子一悟，拜見仲師叔。」

仲子和一怔道：「一悟，通濟師兄他們呢?」

一悟躬身道：「弟子奉通濟師叔之命，來給師叔一行作嚮導的。」

仲子和問道：「通濟師兄怎麼說呢?」

一悟道：「通濟師叔因發現路上似有賊人跟踪，除已通知第三撥，咱們第一、第二兩撥，不宜和賊人照面，才決定改道，並派弟子前來替師叔作嚮導的。」

仲子和一手拈鬚，微微頷首道：「如此也好，唔，咱們現在該如何走法?」

一悟道：「弟子給師叔諸位帶路。」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仲子和等人當然不疑有他，一悟的所謂改道，依然一路北行，由三陽橋偏東，經徐家渡穿行九嶺山，第三天傍晚，趕到九仙陽。

但見羣山起伏，人迹已稀，這時更是暮靄四合，金風漸厲，一悟來至一棵數人合抱之大樹之下，指着一堆木柴餘燼，說道：「看來通濟師叔一行，中午就在這裡打的尖。」

逢天游嘿然道：「他們中午在這裡打尖則可，咱們一行人方才有村子不借宿，却要在這裡露宿一個晚上?」

一悟陪笑道：「逢大俠請多多担待，咱們這第二撥爲了避人耳目，才不去村子借宿的。」

萬天聲笑道：「一悟師父說得不錯，咱們爲了避人耳目，才改道而行，逢兄只好將就些了。」

逢天游大笑道：「萬莊主以爲兄弟要睡得舒服?咱們江湖人隨遇而安，荒山野嶺，露宿上幾晚，又何足道哉?」

說話之時，一悟已從附近捧來了許多枯枝乾柴，叠石爲灶，蹲着身子升起火來，濃烟迷濛，甚是嗆人。

宋德生攢攢眉道：「一悟師父，天氣又不寒冷，你升火作什麼?」

一悟回頭笑道：「深山秋夜，到了後半晚就會寒冷，這時要準備晚餐，小僧先替諸位掌門人汲泉烹茶，方才買了一大包饅頭，再烤些鷄、肉爲佐。」

宋德生大笑道：「和尚也吃葷嗎?」

「阿彌陀佛。」一悟慌忙雙手合十，唸佛道：「敝寺戒律森嚴，小僧怎敢破戒，這些都是給諸位掌門人準備的。」

他果然從背包中取出一把錫茶壺，去溪邊汲水，擱到石上，等水燒開，就放了一把茶葉，然後又取出兩隻飯碗，倒滿了茶，一面歉然道：「諸位共有七人，小僧只帶了兩隻飯碗，諸位只好輪流着喝了。」

萬天聲道：「沒關係，眞虧一悟師父想得週到，咱們還能在荒山野地圍坐品茗呢!」

一悟連說不敢，他忙着添加枯柴，再從背包中取出一個油紙包，裡面是兩隻宰洗乾淨的雞，和一塊猪肉，架在木棍上，用小火慢慢烤着。

這時天色已經全黑，大家各自喝了一碗茶，七人之中逢天游江湖經驗老到，眼看一悟如此殷勤，心中不無疑惑，但仔細品嚐茶水，又並無異處。

不多一回，一悟已把兩隻鷄，一方肉都烤好了，取出一大包饅頭，和一包細鹽，一起放在大石上，說道：「諸位掌門人可以請用了。」

仲子和問道：「你呢?」

一悟自己取出一個紙包，含笑道：「弟子茹素，有醃菜就可以了。」

仲子和抬抬手道：「各位道兄請吧!」

大家也就不再客氣，取過饅頭，各自用刀劍割着鷄、肉吃了起來。

逢天游又仔細的逐一嚐過，也並沒什麼，不覺暗自失笑，一悟乃是少林弟子，自己這不是太多心了嗎?

一悟用醃茶裹着饅頭，吃飽了，又去汲水烹茶，這一頓野餐，大家都吃得很飽。飯後，大家喝着茶，聊了一回。

大半輪殘月，已從山嶺間升起，氣候也果然漸漸寒冷，一悟在火堆上添加了許多樹枝，只是其中有些還是剛砍下來的樹枝，燒起來難免有烟。

衆人眼看時間不早，明天還要趕路，就各自在樹下盤膝坐下，運起功來。

只有逢天游倚着樹身，抱劍打盹，朦朧之際，忽然有一縷異香鑽進鼻孔，忍不住打出一個噴嚏，驀地驚覺，雙目乍睜，大聲喝道：「一悟，你在火堆裡放了些什麼?」

他這聲大喝，把所有的人都驚醒過來。

一悟用手揉着眼睛，惶然道：「逢大俠，你說什麼?」

話聲未落，幾個人都聞到了烟味，打着噴嚏。

逢天游一躍而起，說道：「各位道兄，這烟味有異，極似苗疆之龍涎草，只怕有人做了手脚，大家快站到上風頭去。」

一悟驚恐的道：「這怎麼會呢?小僧……小僧……哈啾!」

衆人聽逢天游一說，果然紛紛搶到了風頭。

畢友三問道：「逢老哥說的龍涎草，想必是毒草了?」

逢天游道：「不錯，龍涎草劇毒無比，苗人用來薰洞中猛獸，只要吸入毒烟，不多一回就會四肢癱瘓無力……哦，諸位道兄快運功試試，是否吸入了毒烟?」

衆人聽他說得如此嚴重，就各自運氣檢查。不檢查還好，這一檢查，每個人都覺得心神恍惚，眞氣有難以提聚之感!

李瘦石口中輕咦一聲，還沒開口，只聽逢天游以「傳音入密」說道：「道兄切莫說出吸入毒烟的話來。」一面沉哼一聲

道：「咱們總算及時發覺，幸好沒有中毒。」

幾人都是老江湖了，經他一說，惕然警覺。

仲子和目光如炬，朝一悟喝道：「一悟，火堆中的龍涎草，可是你放下的？」

一悟滿臉俱是驚詫之色，畏縮的後退了一步，說道：「弟子根本不知道，弟子怎麼會有龍涎草呢？」

萬天聲道：「仲掌門人，賊人無所不用其極，大家多加提防也就是了。」一面以「傳音入密」朝逢天游問道：「逢老哥，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逢天游也以「傳音入密」答道：「中了龍涎草毒烟的人，要六個時辰才能漸漸恢復體力，現在咱們差不多只剩下三成功力，這不是警覺得早，吸入不多，才能如此，如今之計，咱們不如先坐下來，看看能否把毒氣逼出，萬一有敵人出現，咱們七人可分成兩組，只要一手互握，把大家的眞氣運集到一人身上，這樣豈不等於有兩個人可以作戰嗎，縱有強敵，大概也足可對付了。」

萬天聲連連點頭，傳音說道：「逢老哥此計大妙，現在也只好如此了。」

他們分別以「傳音入密」通知了其他五人。

李瘦石接着道：「目前還只有戌時，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回，縱使有敵人襲擊，難道憑咱們七人，還怕過誰來？」

羅天義道：「李掌門人說得好，咱們明天還要上路，該早些休息才好。」

他們早已暗中商量好了，每人差不多還有三成功力，把七人分作兩組，第一組黃山萬天聲、六合門李瘦石、通臂門畢友三、花字門逢天游四人。第二組爲少林俗家仲子和、淮揚派羅天義、形意門宋德生三人。

譬如第一組遇上敵人，由萬天聲應敵，其他三人就把功力輸送給他，中途也可以轉變爲由逢天游應敵，其他三人就可以把功力轉輸給他。這樣可以互相變換，也可使敵人接應不暇。

因此在各人席地坐下之際，就已分成兩組，而且也早已相度地形，第一組的人可以監視第二組人的背後，第二組的人也可以監視第一組人的背後，有互相支援之功。

大家坐定之後，仲子和目光微抬，發現一悟依然畏縮不前，對自己幾人似乎存有戒心，心中不禁暗暗一動，忖道：「莫非龍涎草毒烟眞是他放的不成？」

一面故意問道：「一悟，明日一早就要上路，你怎麼還不坐下來休息？」

一悟連應了兩聲「是」，躬着身道：「弟子要休息了。」

他只是單獨一人在較遠的一棵大樹下坐了下來，那棵大樹離大家總有三丈來遠。這情形已十分明顯，他是作賊心虛，提防着大家。

形意門掌門人宋德生悄悄以「傳音入密」朝仲子和道：「仲掌門人，你和羅掌門人快把內力傳過來，讓兄弟先把一悟制住了再說。」

仲子和立即以「傳音入密」告訴了羅天義，同時伸出左手，握住了羅天義的右手，羅天義再用左手握住了宋德生的右手，把兩人的內力送了過去。

宋德生更不怠慢，左手從地上拾取了三粒石子，抬手之間，就激射而出，朝一悟打去。

他是形意門的掌門人，精於內力取穴，這三粒石子，自然取穴奇準，何況一悟坐在那裡，毫無準備，一下就被制住三處穴道。

宋德生沉嘿一聲，飛身躍起，把一悟提了過來，往地上一擲，回頭笑道：「仲掌門人，你可以問問他了。」

一悟穴道受制，早已嚇白了臉，口中啊了一聲，急忙叫道：「師叔……師叔……」

仲子和沉聲喝道：「一悟，你還不從實招來，是被什麼人收買了？」

一悟顫聲道：「師叔，弟子眞的不知道，弟子是少林弟子，怎會被人收買，弟子是冤枉的。」

仲子和看他矢口否認，心中不禁有些相信，少林寺門規素嚴，門下弟子不可能被人收買……

逢天游道：「一悟，仲掌門人是你們少林寺的俗家掌門人，爲人公正，我逢天游却是江湖打滾了幾十年，好多人說我半黑半白，其實我自己知道，黑多白少，光棍眼裡不揉砂子，你可以欺瞞得過仲掌門人，卻欺瞞不過我這一對招子，你不肯實話實說，仲掌門人也許對你沒有辦法，因爲他是白道中人，逢某黑多白少，所以却有九十九種辦法，可以讓你一句不漏乖乖的自動說出來，你相不相信？」

一悟心頭機伶伶一顫，依然一臉惶急的道：「逢大俠，小僧眞的沒有……」

「好！」逢天游點着頭道：「只要你再說一句眞的沒有，逢某就相信你了。」

口中說着，雙手疾發，一下連點了一悟五處經穴。

一悟還想說：「逢大俠，小僧眞的沒有，」但剛說出：「逢大俠，小僧……」

底下四個字還沒有出口，身軀陡然一顫，這一瞬間他臉色急劇的由白轉青，由青轉紅，由紅轉紫，一根根的青筋，好像要從他臉皮上突破而出，一粒粒的汗珠，也像黃豆般從額頭綻出。

這同時，他整個人起了一陣的痙攣和顫抖，而且一陣比一陣厲害，連牙齒都咬得格格作响！

這一情形，分明是逢天游點了他五陰絕脈，全身血脈逆流攻心，這是一種極爲惡毒的手法，名門正派中人所不肯做的，但也確實有效！

一悟牙齒打戰，全身痙攣，實在無法忍受，嘶聲叫道：「逢……大俠……小僧……說了，求……求你……快放開我……」

逢天游一手托着下巴，微微搖頭道：「還早，你不會完全供出來的，再過上半炷香，等你知道厲害，才會全盤說出來。」

一悟臉紅如血，兩眼通紅，連忙哀求道：「小僧眞的……說……了，全盤……說，求求……你快放了……我吧！」

逢天游道：「這是你說的，全盤都說

出來，倘有半句虛言，我就讓你抽筋到死爲止！」

一悟道：「小僧……一定……都說……出來……」

逢天游應了聲「好」，揮手解開了他五陰絕穴。

一悟整個人宛如癱瘓了一般，只是伏在地上喘息。

逢天游喝道：「一悟，你還不快說！」

一悟爬在地上，朝仲子和連連叩頭，痛哭流涕的道：「弟子對不起少林寺，對不起師尊，今晚更對不起師叔……」

仲子和道：「這麼說，你確實被賊人收買了？」

一悟道：「不是，弟子從小就在咒鉢寺出家，十六歲那年才奉派到少林寺去的……」

「奉派？」仲子和問道：「是咒鉢寺派你去少林寺臥底的？」

一悟應了聲「是」。

仲子和問道：「咒鉢寺是白蓮教的巢穴嗎？」

一悟道：「弟子不知道，從沒聽說過白蓮教。」

仲子和道：「那麼你師父是什麼人？」

一悟道：「咒鉢寺的當家是老師父，他已有多年不問塵事，寺中事務，都由護法會主持。」

仲子和問道：「主持護法會是什麼人？」

一悟道：「一共有五位，領頭的是朱總管事。」

仲子和道：「姓朱的叫什麼名字？」

一悟道：「不知道，弟子聽說他還是前朝皇帝的侄子，護法會要幫他奪回江山。」

仲子和道：「你趕來報訊，原來是假的。」

一悟道：「弟子趕來報訊，一點不假，護法會確實圍攻少林寺，要把少林寺消滅。」

仲子和問道：「你和通濟師兄一路，怎麼又到第二撥來，可有什麼陰謀？」

一悟道：「弟子奉命隨通濟師叔一行，到了凋港，就設法離開，等候師叔第二撥人經過，由弟子作嚮導，引來九仙陽……」

仲子和道：「把咱們引來有何目的？」

一悟道：「那傳訊的人交給弟子一包藥粉，晚上洒在火堆上，另外給了弟子一顆解藥，叮囑弟子千萬小心，後援三更時分，可以趕到。」

仲子和抬頭看看天色，嘿然道：「現在二更還差一點，離三更還早得很，哦，此人可有說趕來的是什麼人嗎？」

一悟道：「這個……他沒有說，弟子就不知道了。」

逢天游道：「一悟，你如果要想活命，就得聽我吩咐。」

一悟道：「逢大俠請吩咐好了。」

逢天游道：「第一，你去把那邊的火堆弄熄了，在咱們左邊重新升起一堆火來。」

一悟道：「逢大俠第二件事呢？」

逢天游道：「第二，接近三更，你坐在我身邊，要裝出沒發生過事一般，這樣，他們就會相信咱們全中了毒烟，旁的，就沒你的事了。」

一悟道：「小僧省得。」

逢天游道：「好了，你快去升火吧，記住，你身上還有兩處經穴未解，這是我逢某獨門手法，別人無法解開的。」

一悟不敢怠慢，匆匆走去，方才那一堆火，沒再添加木柴，早就快要熄滅了，一悟用木棍一陣敲打，把它弄熄了，然後又在大家圍坐的大樹左首，重新升起一堆火來。

仲子和問道：「逢老哥想必胸有成竹，怎不說出來聽聽？」

逢天游笑道：「這一仗全靠大家同心協力，才能渡過難關，老哥就是不問，兄弟也正要向諸位報告呢！」

接着就以「傳音入密」和仲子和說了一陣，然後又和萬天聲說了。仲子和再以「傳音入密」告知羅天義和宋德生，同時萬天聲、逢天游也分別和李瘦石、畢友三說了。

這一陣工夫，大家都以「傳音入密」互相交換意見，也約定了幾種手勢和暗號。因爲時間還早，就各自瞑目垂簾，調息運功，以期增加戰力。

現在二更將盡，漸漸接近三更了！

逢天游要一悟在火堆上多添加柴火，把火堆加大了許多，也燒得更旺！大家雖然坐着不動，但每個人都瞇着眼縫，察看情況。

荒山野嶺，黑夜之間，本來很難找得到目標，但有這一堆柴火在熊熊燃燒，自然極容易被發現。

賊人來得倒眞還準時，剛交三更，就有二三十條人影，從遠處出現，疾掠而來！

一悟耳邊及時响起逢天游「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一悟，你別忘了逢某點了你兩處經外絕穴，十二個時辰不解，血脈就會暴裂而死！」

一悟小聲道：「小僧記得。」

逢天游又道：「記得就好，你要依我吩咐，不可露出絲毫破綻，逢某可以保你無事。」

這兩句話的工夫，二三十條黑影業已奔行到離大樹不過十來丈光景。

現在已可看清楚了，這些人一身黑色勁裝，手持厚背朴刀，極似天南莊的鐵衞武士，一共爲四個小隊，三十六人。

就在他們奔到七八丈距離，就各自分開，八人一隊，列成四方隊形，正好把大樹四面圍起來，八人前面，有一個頭目率領，行進到五丈光景，就站停下來。

這時從山徑上又出現了三條人影，飄然行來，當前一個一身青衫，手持一柄摺扇的，赫然是天南莊的總管公孫軒，跟在他身後的兩人，一個是面目冷森，禿頂鷹鼻的徽幫幫主楊三泰，另一個則是扁臉、連鬢短髭，濃眉如帚的鐵衞總領隊繆千里。

果然是白蓮教餘孽，又猖獗起來

了。

這點陣仗，如果仲子和等七人未中龍涎草烟毒，當然未必會把他們放在眼裡，但如今每個人差不多只剩了三成功力，就感到這股人對自己幾人的威脅相當沉重了。因爲對方鐵衛武士有三十六人之多，這些武士平日久經訓練，各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如果他們一擁而上，自己幾人就有首尾不能相顧之感！

這些人剛一逼近，一悟身法俐落，一下側身橫滾，在地上接連滾出三丈之外，才一躍而起，雙手合十，說道：「小僧咒鉢寺了悟。」

繆千里指着公孫軒和楊三泰二人道：「了悟師父，這位是公孫軒總管，這位是徽幫楊幫主，在下是鐵衛武士總領隊繆千里。」

了悟(一悟是少林寺的法名，了悟則是他在咒鉢寺取的法號)連忙合十道：「原來是公孫總管、楊帮主、繆總領隊，小僧多多失敬。」

公孫軒頷首道：「了悟師父不用客氣，在下等人是奉命接應了悟師父來的，他們怎樣了？」

了悟低聲道：「小僧初更時分就添了料，此刻他們早已中了龍涎草烟毒了，從坐下來到現在，一直沒有動過。」

公孫軒頷首道：「很好！」他正待要人去把仲子和等人拏下！

突聽仲子和忽然大笑一聲，倏地睜開眼來，沉聲道：「仲某還當是什麼人，又在江南興風作浪，原來只是一小股白蓮教餘孽的爪牙而已，連你們主子的主子，都被殲滅了，你們一小撮人還能有什麼作爲？」

公孫軒手搖摺扇，朗笑一聲道：「至少，你們這幾個人已經落到公孫軒的手裡了。再說像少林通濟、武昌天寧子，還不是一樣陳屍凋港，就以夙被武林中人視爲泰山北斗的少林寺，也將被一鼓而下，作爲本敎的下院，天下武林，都將臣伏，只可惜你們已經看不到那時的盛況了。」

萬天聲喝道：「公孫軒，咱們落到你手裡，你不是在說夢話吧？」

公孫軒道：「你們早已中了龍涎草烟毒，功力盡失，只要兄弟一聲令下，就可以把你們拏下，難道這還是假的不成？」

逢天游大笑道：「公孫軒，你要他們出來試試看？」

楊三泰陰笑道：「試試試，公孫總管，割雞焉用牛刀，有楊某去試試他們就足夠了。」

隨着話聲，一手提劍，越衆而出，大搖大擺的朝大樹下走來，一面說道：「諸位之中，誰站起來和楊某較量較量？」

逢天游突然瞋目喝道：「憑你還配和逢某叫陣，給我滾回去。」

喝聲出口，左手陡地凌空劈出。

他這一記「劈空掌」，是滙集了萬天聲、李瘦石、畢友三和他自己四人的功力劈出去的。(他們七人分爲兩組，他這一組是萬天聲等四人)

他們雖然身中龍涎草烟毒，但差幸及時發覺，總算還能保存了三成功力。試想這一掌每人都用上了全力，就算每人只剩了三成功力，但加起來三四十二，豈非有十二成功力了？這比逢天游平日功力，幾乎還加强了兩成！

楊三泰做夢也想不到中了龍涎草烟毒，功力已經盡失的人，還會奮起發掌，而且這一掌力道之强，簡直就像巨浪吞舟，汹湧席捲過來，連想抗拒都有來不及之感，急切之間，右掌慌忙推了出去。

試想一個合四人之力，劈出十二成力道，一個匆忙應戰，最多只能用上七八成功力，如何能抵擋得住？但聽蓬然一聲大震，楊三泰陡覺心神大震，氣血翻湧，喉頭發甜，一個人被對方掌力推得站立不住，直摔出去。

這一摔，就不對了，逢天游等人早就計算好的，所以在賊人未來之前，就要一悟把火堆加足柴火，把火圈擴大，就是要把出手來襲的賊人，摔到火堆裡去。

楊三泰身不由已被推出尋丈之外，正好一跤朝火堆中仰跌進去。

熊熊烈焰，連鋼鐵都能溶化，何況是血肉之軀的人？楊三泰一個人宛如投入洪爐，口中大叫一聲，差幸他一身武功還算了得，發覺不對，忍痛一個「鯉魚躍水」，從火堆躍起，再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但已焦頭爛額，全身被烈火灼焦，衣衫也都已着火燃燒，一個人帶着一團濃烟，學懶驢打滾，在地上一連滾動，才算把衣衫上的火勢熄滅，人也隨着昏死過去。

公孫軒揮了下手，立即有兩名鐵衛士奔了過去，把楊三泰扶起，抬了回去。繆千里急忙探懷取出藥丸，納入楊三泰口中。

公孫軒目光直注了悟，沉喝道：「了悟，這是怎麼一回事？」

了悟驚駭的道：「小僧也不知道，小僧已把一包藥粉都投入火堆之中了。」

仲子和突然站了起來，鏘的一聲抽出長劍，喝道：「公孫軒，現在該輪到你了！」

他這一站起，其餘六人也一起站了起來，紛紛掣出長劍，同時列成七星陣式。

他們此時並未相互握手，是以一點也看不出有中毒現象，既然沒有中毒，公孫軒就有了顧慮，僅憑自己繆千里兩人，再加上三十六名鐵衛武士，也未必有勝的把握，他是個心機極深的人，略一沉吟，就摺扇向空一展，沉哼道：「仲子和、楊幫主傷勢沉重，亟待救治，今晚到此爲止，咱們不妨改日再一決勝負。」

他摺扇向空一展，正是收兵的暗記，四隊鐵衛武士迅速向後撤，公孫軒繆千里也向後疾退數步，作爲斷後，緩緩退去。

了悟却趁機朝仲子和這邊奔了過來。

公孫軒怒聲道：「了悟，原來是你中途背叛了，好，天下雖大，只怕誰也庇

護不了你。」

萬天聲大笑道：「少林弟子，自有少林寺庇護他，閣下不用替他躭心。」

逢天游大聲道：「公孫軒，老子隨時候敎……」

公孫軒一行人行出老遠，漸漸消失。

了悟突然朝仲子和面前跪了下去，連連叩頭道：「師叔，弟子一悟，從現在起，要堂堂正正的做一個少林弟子，以贖前愆，還望師叔成全。」

仲子和頷首道：「佛家有回頭是岸這句話，你能及時醒悟，正是有慧根之人，佛門廣大，自可容納你的，你且起來。」

一悟垂淚道：「多謝師叔成全。」依言站起。

逢天游笑道：「一悟，你總算覺悟了，很好，來，逢某替你解了兩處經穴。」

舉手一推一揉，替他解開了兩處禁穴。

萬天聲望着遠處，徐徐說道：「公孫軒是個心機極深的人，剛才雖被咱們唬住，但若非一悟逃了回來，他可能還不死心，現在總算暫可無事，但他們這一行在此出現，不可能善罷甘休，明天咱們第一件事，就是最好和第一撥通濟大師等人取得聯絡，才能互相策應。」

李瘦石道：「不錯，咱們和第一撥相距不過半日路程，明日一早，咱們加緊一點，傍晚差不多總可以趕上。」

一悟垂頭道：「諸位掌門人在上，小僧不敢隱瞞，這兩天來路上見到的記號，乃是咒鉢寺的人留下的，目的就是要小僧把諸位引來這裡，目前，小僧也不知通濟師叔在那裡了。」

仲子和聽得一怔，說道：「這麼說，咱們一時之間，無法和第一撥人取得連繫了？」

一悟應道：「是。」

畢友三道：「那麼咱們只好和第三撥去連繫了。」

一悟道：「弟子願意趕回去找第三撥人。」

仲子和道：「如此甚好。」

一悟道：「事不宜遲，弟子此刻動身，天亮差不多可以找到了。」

仲子和點頭道：「好吧，此事確實十分重要，你路上可得小心一些！」

一悟道：「弟子省得。」

說完，舉步奔行而去。

萬天聲道：「不知一悟是否可靠？」

逢天游道：「浪子回頭金不換，他既已醒悟，應該可靠的了……」

話聲未落，突聽十數丈傳來一聲洪亮的喝聲：「了悟，你敢背叛咒鉢寺，回去！」

喝聲入耳，但聽蓬然一聲，一條人影騰空飛起，倒飛數丈，跌落下去。

接着只見一個人一手掩胸，踉踉蹌蹌的奔了回來，還未奔近大樹，就一跤跌了下去。

仲子和看清來人正是一悟，急忙掠出，俯身問道：「一悟，你怎麼了？」

一悟雙目失神，望着仲子和，喘息道：「是……咒鉢寺……二……二師父……弟子……不行……了……弟子……是少林……弟子……」

仲子和想問他「二師父是什麼人？」但看他眼神似有希冀之色，這就點頭道：「不錯，你是少林寺的弟子。」

一悟慘笑道：「那……就好……了……呃！」

最後這聲「呃」，就嚥了氣。

仲子和看他從咀角流出來的鮮血中，雜有細碎的血塊，顯係被掌力擊碎內臟所致，心頭暗道：「此人好深厚的掌力！」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冷嘿，一道灰影凌空瀉落，陰森森的道：「仲子和，你們已中龍涎草毒烟，這點瞞得了旁人，如何瞞得過貧僧？」

仲子和抬目看去，只見離自己不過尋丈光景，站立着一個灰衲和尚，此人中等身材，微胖，年約五十四五，一臉俱是陰厲之色，不覺迅速後退了兩步，才道：「大師父如何稱呼？」

一悟被人一掌擊斃，萬天聲等人自然都看到了，因此就在灰衲和尚凌空瀉落，仲子和後退了兩步的同時，萬天聲等六人不約而同迅速的朝前迎了上去，一下搶到仲子和的身後。

灰衲和尚連正眼也沒瞧一下，只是托大的道：「貧僧清淨。」

仲子和冷然道：「是咒鉢寺來的？」

「不錯。」清淨和尚道：「你問完了吧？」

仲子和道：「只不知大師父是咒鉢寺的什麼人？」

清淨和尚已有不耐之色，沉聲道：「貧僧自然是老禪師的門下。」

仲子和正容道：「這就好，金鉢禪師悲天憫人，消敉了武林一場浩劫，大師父既是老禪師門下，如何還和白蓮教餘孽爲伍？」

清淨和尚厲笑道：「老禪師久已不問塵事，咒鉢寺原是白蓮教的主院，現在明白了吧？」

他森寒目光，徐徐掠過七人，又道：「好了，貧僧還有事去，此處不能多留，諸位檀樾，也該早些上路了！」

說話之時，右手已經徐徐擧了起來！

仲子和喝道：「且慢！你可是要和仲某動手嗎？」

清靜和尚道：「你們每人接得下貧僧一掌，貧僧立時跺跺脚就走。」

仲子和回過頭去，似是徵求大家的意見，却朝六人暗暗使了一個眼色，一面接口道：「大師父說了可算？」

清靜和尚道：「貧僧說了自然算數。」

仲子和道：「好，那就由仲某來領敎你的一掌。」

他方才和大家使的眼色，就是告訴大家，清靜和尚只有一個人現身，自己這邊，利在速戰速決，最好一擧克敵，要大家準備。

當然，萬天聲等人全是老江湖了，他的心意，自然全能會意。

清淨和尚既已看出他們七人全部中了毒烟，已是強弩之末，如何會放在他

心上，口中沉笑一聲：「好，你就第一個上路吧！」

右手倏擧，一掌朝仲子和當胸擊來。

仲子和早已右掌當胸而立，看他發掌，立即迎擊出去。

他身後六人也早已準備妥當，在他掌勢要發未發之際，一個接一個把手掌按在前面一人的後心，他們要等到此際才出手，就是爲了怕被清淨和尚發覺。這一刹那，六人凝聚的一身功力，迅疾滙集到仲子和的身上，由仲子和的右掌發出。

這七個人，雖然每人只剩下三成功力，但七個人加起來，就有二十一成，比起平時一個人的功力，還加了一倍有奇，這一記掌力，豈同小可？何況仲子和這一掌，使出來的乃是少林寺的「金剛掌」。

一道渾厚無倫的掌力，從仲子和掌心發出，當眞是石破天驚的一擊，清淨和尚做夢也想不到對方還會有此一着，等到發覺不對，已經遲了，只感轟然一聲，胸口如中千斤巨石，登時天旋地轉，一個人立被震得兩眼發黑，腳下登登的連退了五六步之多！

七人之中，逢天游排在最後一名，眼看仲子和一擊得手，立即大笑一聲道：「要得！」

這「要得」二字乃是大家約定的暗號，就是要大家快把眞力傳給他。

因爲他是最後一名，仲子和等六人聽到他的暗號，只要每個人身向後轉，伸出手去，就可抵上每個人的後心，最後由羅天義把右手朝逢天游後心一抵，六人的功力就一下轉到他身上了。

這是十分快速之事，清淨和尚剛被震退到第五步，雙腳還未站穩，逢天游一聲不響，手中闊劍使了一記「穿雲射月」，一柄闊劍揚手飛出，化作一道丈許長的匹練，朝清淨和尚當胸激射過去。

這道匹練含蘊了七人二十一成功力，自然奇速無比，快逾閃電，清淨和尚已被七人二十一成功力的一記「金剛掌」震傷內腑，腳未站穩，劍光已穿胸射過，一念輕敵，連哼聲都來不及出口，人已往後倒去，被闊劍釘在地上。

逢天游大笑一聲道：「大功告成！」

萬天聲低聲道：「他們又來了！」

大家擧目看去，果見二十丈外，正有二三十條人影，迅速朝自己等人圍上來。

這些人正是方才退走的公孫軒、繆千里所率領的三十六名鐵衞武士！

原來他們早已跟着清淨和尚而來，敢情他們退走之時，遇上了清淨和尚，因勞師動衆，無功而退，還被清淨和尚訓斥了一頓，結果他自己誇下海口，要他們只管等着瞧，憑他一個人就可以把仲子和等七人送上西天，所以公孫軒等人只好在二十丈外停了下來。

現在清淨和尚不但沒把七人送上西天，他自己却先去了極樂世界，因爲他的身份，高過公孫軒、繆千里二人，此時眼看清淨和尚被殺，他們担待不起，只好率同鐵衞武士衝上來了。

逢天游大笑道：「這樣正好，咱們就給他來一個殺一個。」

口中說着，人已一躍而起，迅快的收回闊劍，七個人依然列成了七星方位，靜待應戰。

首先衝上來的是公孫軒和繆千里，一個摺扇當胸，一翻一覆，鋒利如刀，一個太極牌又厚又重，開闔生風，來勢十分凶猛。

萬天聲大笑一聲：「公孫軒，萬某等你多時了！」揮劍迎了上去。

宋德生仗劍站在右首，大聲喝道：「繆千里，老夫在這裡，你過來試我幾劍。」

公孫軒和繆千里攻上之際，三十六名鐵衞武士也及時圍了上來，但仲子和等七人所列的七星方位，這是早就相度好的地形，他們背後是兩棵交柯大樹，樹身粗有幾人合抱，兩組人只要擋住前面敵人，就可無後顧之憂，是以三十六名鐵衞武士縱然圍了上來，也沒有他們用武之地。

萬天聲敵住公孫軒，一柄長劍展開黃山世家「萬流歸宗劍法」，再加他們四人所滙集的功力，就有十二成之多，劍光宛如長江大河，聲勢極壯。

公孫軒和他動上手之後，才發現萬天聲屹立不移，施展劍法，却始終沒有施展身法，原來他身後的李瘦石伸出左掌抵住他後心，李瘦石的身後是畢友三，畢友三的身後是逢天游，他們果然中了毒烟，才要合四人之力和自己動手！

他雖然有此發現，但萬天聲劍勢凌厲，壓力奇重，自己一柄摺扇別說搶攻，幾乎連擋都擋不住，遑論把對方逼開了。

這一情勢，自然無法支持多久，公孫軒口中陰笑一聲，左手揚處，五指箕張，突然凌空抓來。

他使出來的乃是陰山派的一記「七陰爪」，刹那之間，陰氣大盛，令人頓有陰寒之感！

萬天聲爲黃山萬松山莊之主，家學淵源，見多識廣，一眼就認出他使的是「七陰爪」，口中大笑一聲，左手同時抬起，朝前推出。

他這一記使的是「霹靂掌」，還是他尊翁昔年從天雷門學來的絕世神功。

「霹靂掌」只是一種强勁震力，它不是攻敵的掌功，而是專門對付敵人攻來掌力之用，任何劈空掌，隔山打虎掌一類凝聚的掌力，「霹靂掌」都能把它一擧擊散。

萬天聲也不知道這一記「霹靂掌」對「七陰爪」管不管用？但他却以全力擊出，因此這一掌的震力，自是相當强勁，一團掌風，就像鐵鎚般朝「七陰爪」上撞擊過去。

公孫軒「七陰爪」出手，雙方眞力還沒接觸，他已經感到萬天聲這一記掌力非同尋常，對方是合四人之力的一擊，他自然也不敢硬拚。

何況他使出「七陰爪」的目的，是因自己以一柄摺扇，無法和萬天聲凌厲的劍勢相抗衡，才以「七陰爪」來緩衝一下，能夠一擊奏功，自是好事，否則自己

有這一緩衝，也可以緩過手來。

現在既然發現對手擊出來的掌力，强勁無匹，就立即一抬手，收回「七陰掌」，人也藉機飛快的往後躍退，口中發出一聲敞笑，右手摺扇倏地收回，抬腕之間，抽出一柄長劍，朗聲道：「萬天聲，在下只是爲了換一下兵刃而已，咱們再在劍上分個高下。」

萬天聲也及時收回掌力，沉哼道：「你早說了，萬某一樣會等你取出劍來再出手的。」

公孫軒道：「萬莊主最好不要借別人之力，咱們兩人放手一搏。」

萬天聲冷哼道：「公孫軒，你說得好聽，萬某明人不做暗事，不錯，咱們確實中了你們龍涎草毒烟，但差幸及時發覺，並無大礙，咱們聯手拒敵，情非得已，你要和萬某放手一搏，當然可以，那就要等天亮以後，此時咱們功力未復，你如不想乘人之危，不妨先退，到時再來，萬某一定奉陪，但據萬某猜想，以你公孫軒的爲人，決不肯放過這一機會的。」

「萬莊主說對了！」公孫軒深沉一笑道：「在下從不會放過有利的機會。」

萬天聲冷笑道：「咱們縱然中了毒烟，但對你也未必是有利的機會。」

公孫軒大笑道：「在下所以要換了兵刃，再試上一試。」

萬天聲從他口氣中自可聽得出來，公孫軒若非在劍上有其足以自負的把握，不可能說出如此自負的話來，不覺長劍一振，說道：「好，那你就來試試吧！」

公孫軒沉喝一聲：「好！」他緩緩擧起劍來，在胸前一陣左右砍劈，舞起一團花，突然足尖一點，身形飛縱而起，劍先人後，挾着强烈劍光，飛撞過來。

要知黃山「萬流歸宗劍法」，乃是武林中使劍最快的劍法，據說到了最上乘境界，能在一招之間，劈出九十九劍，萬天聲也許還沒有練到這個境界，但他練了幾十年「萬流歸宗劍法」，對任何快速劍招，自然都能一目了然。

對方挾着一團强烈劍光飛擊過來，換了旁人，也許無法應付，因爲對方這團强烈劍光，正以極快的速度凌空劈來，這團劍光就是由十七八道劍影所交織成的。

你如果揮劍硬接，只能接住他一劍的話，那麼你身上就會連挨他十六七劍，但對自己來說，這是他自己送上來的了！

萬天聲心頭暗暗冷笑，右腕一振，手中長劍隨着向上洒出！

對方來勢極快，他發劍也不慢，就在閃電般一接之際，半空來登時响起了一陣密如連珠的噹噹金鐵狂鳴！

大家都可以清晰的聽到噹噹之聲，一共响了一十八下，這也是說兩人在這一瞬間，就互相交擊了一十八劍。

公孫軒飛撞過來的一團劍光，倏然隱沒，這同時，却另有三道劍光像閃電般一閃而沒，緊接着只聽有人悶哼一聲，一團人影像殞星般朝外飛瀉出去。

原來萬天聲不但接住了公孫軒的一十八劍，還足足比對方多出了三劍，這三劍自是公孫軒的致命傷，這要換了一個人，早就喪命在劍下了，但公孫軒畢竟是陰山高手，一身功力極爲可觀。

他這招「十八學士登瀛洲」，原是無人能封架得住，但他遇上的是黃山「萬流歸宗劍法」，不但一連擋了他一十八劍，最後還多出自己三道劍光，心知要糟。

百忙之中，功運左手，使出一記「七陰爪」，硬擋對方劍勢，一面吸氣後躍，試想「七陰爪」縱然厲害，三支劍光一閃而過，他一隻左掌已被齊腕削斷。

但他總算逃過一劫，仗着一口眞氣，倒飛出去一丈開外，落到地上，又迅疾後退了幾步，才算站穩，右手長劍往地上一插，騰出右手連點了左臂幾處穴道，止住流血，然後右手朝鐵衞武士一揮，切齒喝道：「你們還不上去，給我殺！」

鐵衞武士聽總管下達命令，那敢待慢，一窩蜂般揮動朴刀，攻了上去。

萬天聲仰首向天發出一聲大笑，瞋目喝道：「武功山雷峯已經放過你們，爾等依舊怙惡不悛，那就休怪萬某要大開殺戒了。」

喝聲出口，長劍也跟着急揮出去。

再說形意門掌門人宋德生和鐵衞總領隊繆千里兩人，動上了手，已經打出百招，依然僵持不下，誰也勝不了誰。

宋德生一套「形意劍法」柔中有剛，吞吐之間，純出自然，他合三人之力，足有九成功力，但他只使出七成力道，還保留了兩成沒全使出來。

繆千里的太極牌却純走陽剛路子，記記硬打硬砸，已經使出了九成力道。

如在平時，單打獨鬥，繆千里絕非宋德生的對手，如今一直打成平手，是因繆千里身法靈活，忽東忽西，忽上忽下，時而聲東擊西，時而似正實反，把一面太極牌使得變幻莫測，主要就是企圖把宋德生逼得脫離羅天義按在他後心的手掌，那麼他身後兩人的內力，就無法輸送到他身上了。

宋德生却一直以逸待勞，不論你太極牌攻到那裡，他長劍就跟到那裡，以柔化剛，以攻還攻，所以要保存兩成功力，以防對方突出奇招，這也是兩人打出百招，一直難分高下的原因。

現在敵我雙方因公孫軒被萬天聲削斷左掌，形勢起了變化！

不！是繆千里因公孫軒的落敗，心頭暗暗驚凜，他們拖延時光，莫非功力正在逐漸恢復之中？心念這一動，自然希望速戰速決，在對方七人功力尚未恢復之前，及早把他們解決。

想到這裡，口中大喝一聲，右手太極牌平胸推出，逼住對手長劍，左手同時倏然遞出，一隻手掌色呈黝黑，掌心微凹，一記「黑沙掌」橫擊過去。

宋德生看出他的心意，心中暗暗冷笑，長劍朝前點出，一下頂住了對方太極牌，左手駢指若戟，振腕發指，一縷指風朝對方掌心「勞宮穴」戳去。

要知他一生勤練內家功力，尤精點穴，指風出手銳利如錐，嘶然有聲！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 孫伯和快活仙婆道別，嚴霜覺孫伯已萌死念，仙婆恍悟，追至雙飛橋，可惜遲了一步，孫伯父子投水自盡了。師徒憑欄悲弔，久久離去到洗象池，逗弄猴子，猴王吃瓜菓獻贈仙婆，說起來是受過仙婆救命恩典，似是歡迎，突來番僧一羣，想馴服猴子爲己用，猴羣又再次得救，快活仙婆出面干預……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可飛·圖

煞氣嚴霜

天龍難敵金傘　孤燈相對說書

福全道：「我贊成三弟的主意！」

福山道：「也好，不過千萬要小心！」

福祐道：「管她老的小的，我們一齊動手，以『大血印』禪功，全力出擊，不信她們能接得下來！」

福山點頭道：「這樣較爲妥當，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福全道：「現在上吧？」

福山一點頭，三個人併肩而上，一齊大步上前！

快活仙婆適時把腰一伸，傳出骨節響聲，一笑道：「有意思，師父這一手，每遇上大難的時候，就會順着我的心意，妳說多怪，腰好了！」

嚴霜霎霎眼道：「我聽到幾聲怪響！」

快活仙婆道：「誰說不是，一響之後，腰就不再疼了，而師父僅會的那手摔袖子的功夫，也就可以再施展一次了！」

說到這裏，快活仙婆眼睛一掃三個和尚，又道：「孩子，現在不用着妳了，站到師父背後去！」

嚴霜道：「師父，三個和尚一齊來了，您一個人……」

快活仙婆接口道：「聽話孩子，他們唬不住師父的！」

嚴霜無奈，站到了快活仙婆的身後。

此時，福山等三僧，已在相距快活仙婆丈外停步！

福山冷冷地道：「妳報不報名姓門戶？」

快活仙婆卻開口道：「你們這三個老禿狗們，還不施展『大血印』禪功！」

福山臉色變了，福全哼了一聲，福祐卻怒喝道：「佛爺不信妳能接得住，打！」

「打」字出口，是在招呼福山和福全，果然，他倆俱已會心，三個天龍一派的高手立刻六掌齊出！

「大血印」禪功，足可傲視江湖，況由三個高手齊力同時發下，其威勢自然兇猛，無與倫比！

豈料這一掌可以粉碎金玉銅鐵的「大血印」禪功，在到達快活仙婆身前，竟如泥牛之沉海，沒了影子！

非但沒有將快活仙婆震死，竟然連快活仙婆的衣服也沒有吹動，福山等三僧，不由大驚失色！

以眞力發掌，他們試出未受阻碍，但在未遇阻碍之下，無影無踪，卻眞使他們百思不得而解的了！

他們正在猜疑失色驚慌不安，快活仙婆卻開口說道：「中原有句客氣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對你們這些化外的老禿狗，老身也應敬重，你們接好！」

話到，祇見快活仙婆兩袖猛地向外一震，福山等三僧再想應變，那還能夠，身軀立被震起，倒飛出去！

這次，他們苦受大了，快活仙婆以八成功力，震出「大羅天風」，他們摔落地上，立即昏死過去！

嚴霜在快活仙婆身後，突然說道：「我要學這一招！」

快活仙婆回頭看她一眼，一笑道：

「當眞？」

嚴霜道：「要學，眞要學！」

快活仙婆道：「妳認我作師父，不寃枉吧？」

嚴霜笑了，道：「誰說寃枉來着？」

快活仙婆點點頭，道：「不忙，等師父把老禿狗們的事辦完了，有機會教妳。」

嚴霜道：「還有什麼不完的呀，人都不能動了？」

快活仙婆一笑道：「這三個祇不過是馬前小卒，狠手還在後面呢！」

嚴霜道：「還有人來呀？」

快活仙婆道：「妳沒看見那個叫法華的小狗溜走了嗎？告訴妳好孩子，他就是去請厲害的救兵去了！」

嚴霜哦了一聲，星眸一瞥呆傻在一旁的法宏，道：「師父，這個和尚怎麼辦？」

快活仙婆一笑道：「妳說呢？」

嚴霜道：「師父不是說過，殺了他們都不寃枉嗎？」

快活仙婆道：「我說過的不錯！」

嚴霜道：「這個和尚最壞了，一上來就是他沒事找事，如今也就是他好好的沒有事，我看不過去！」

快活仙婆道：「看不過去就把他宰了吧！」

嚴霜道：「可是我不會先動手呀？」

快活仙婆笑了，附在嚴霜耳旁，說了幾句，嚴霜高興的也笑了，點點頭，再次抓起寶劍，倏忽飛身向法宏撲去。

法宏夢想不到，爲了自己一時多事，不但死了兩個師弟，並且連師父和兩位師叔都受了制。

是故當福山等三僧，被快活仙婆以「大羅天風」功力，震飛出去摔昏之後，法宏不知如何是好。等耳聽快活仙婆師徒答對，談到要宰他的時候，這才如夢初醒，預備提力飛身迅疾逃遁！

豈料他心意才動，人影閃處，嚴霜已阻住了退路！

法宏受過苦，不敢動手，身形一旋，改個方向逃退。

那知嚴霜比他快了一倍，又阻在了面前！

他這樣連換了四個方向，都沒能如願，不由勾起了兇性！

當他最後一次，飛身面南的當空，已存了歹毒的心腸，料知嚴霜必然還是阻住進路，遂在暗中準備。

果然，嚴霜在他剛剛旋身面南縱起時，人已先他一步到了南邊，法宏心中獰笑着，中途擰身，全力東轉！

嚴霜冷哼一聲，身法展動，由南而東，仍比法宏快了一步，那知卻陷進了危困境地！

法宏在中途沉身，全力東轉之時，根本不往前看，雙手向囊中一掏，倏地揚聲高喝道：「丫頭是妳找死，着！」

話聲中，寒光飛射，四條銀線疾奔前方，以「孤鴻斜飛」之勢發出，迅捷無倫，陰狠至極！

嚴霜適時恰好已經到了東，身形還在半空之中，不要說她根本沒有躲避暗器的技能，就有也難以避過！說時遲卻快，銀線已經罩上了身，那是「天龍」一派的奇絕暗器「月芽飛輪」，無堅不摧！

設若換了別人，此時早已慌了手脚，嚴霜卻不，別看她沒有學習過躲避暗器的技能，但另有破解之策！

這要歸功於克業了，克業教她三招，既然能在幻影萬千之下，空手入白刃，法宏的四隻飛輪又算得了什麼！

因此，嚴霜並不慌張，手中劍如快活仙婆所教，當成了一條兩面是鋒的長臂，靈活無比的倏地探出，擊向飛輪！

耳邊聽到一陣金碎鐵斷之響，和十數點寒光散飛四落，接着，破天長虹倏降，腥血立即狂濺了滿地！

法宏失去了那顆光禿的腦袋，禿頭內，還嘟嘟的冒着鮮紅的腥血，那顆禿頭，滾落在屍體兩丈外地方！

這是嚴霜第一次殺人，不，是她第一次眞心想殺人而眞的就下了手，太平鎭上的徐總管，是死在她無心之下！

嚴霜全身發抖，牙齒磕得卡卡作直響！

小臉也變了顏色，說不出是白、是紅、是……

快活仙婆左手撫摸着嚴霜的臉頰，道：「怕了？」

嚴霜驚怖未己，祇愣愣的點點頭，說不出話來。

快活仙婆這時又道：「心裏眞怕？」

嚴霜又點點頭，快活仙婆却道：「說話，別點頭搖頭！」

嚴霜咬咬下唇，才擠出句話來，道：「好怕人喲！」

快活仙婆道：「殺他們的時候怕不？」

嚴霜搖搖頭道：「不怕，我祇覺得這個和尚可恨，他偷偷的用暗器來打我，所以我在最後照師父所說甩出一劍……」

話聲一頓，又搖了搖頭道：「沒想到他的頭這樣不禁割！」

快活仙婆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道：「誰的頭，也禁不住妳這柄劍割！」

嚴霜這才注意手中的劍，霎霎眼道：「這柄劍好怪！」

快活仙婆道：「怎麼怪？」

嚴霜道：「劍上有些洞洞不去說它，甩起來還能喔喔的叫！」

快活仙婆一皺眉頭道：「孩子，寶劍出招，應該說是『施展』，甩多難聽！」

嚴霜一笑道：「是啦，師父您說多怪！」

快活仙婆道：「還有更怪的呢，等妳功力高深些的時候，就知道了。」

嚴霜點點頭，左瞧右瞧地玩着她手中的寶劍，已有「愛不忍釋」之意！

快活仙婆這時又道：「孩子，今後記住，要是必須殺人的話，別殺人的頭！」

嚴霜道：「這個我懂，娘活着的時候，曾經告訴過我說，不論什麼壞人，有多該死，能不使這人身首異處爲最好！」

快活仙婆道：「對嘍，所以今後妳遇上十惡之輩時，要多想想！」

嚴霜點點頭，快活仙婆撫摸着她的秀髮，慈愛的又道：「孩子，又有人來啦，不過這次不會再動手了，這柄劍，師父是想送給妳，但是現在還早，師父再

保管它些日子。稍待事情一了，咱們找個好地方歇着啦，師父看得出來，妳怪喜歡那些猴子，咱們就去找牠們可好？」

嚴霜一笑道：「好嘛。」

話正好說完，人影閃處，在距快活仙婆和嚴霜面前兩丈稍多的地方，平添了四個和尚！

嚴霜現在已經從心裏相信了快活仙婆，快活仙婆曾經說過，還有人來，不過不會再動手，她認定這不會錯。

所以面前多了四個和尚，嚴霜毫不驚懼！

這四個和尚，一式的腥紅袈裟，鑲着金色的寬邊，但腰中却是繫着杏黃色的帶子，年紀比福山等大些。

四個和尚來到當場，很自然的向四外瞥望着，在看到沒有了頭的法宏時，都皺起了眉頭。

自左邊數起，那排於二、三、四的三名老和尚，似是已起了殺心，獰哼數聲，即欲動手！

最左邊的那個老和尚，却沉聲道：「你們每人抱扶一個，先救三個師弟！」

那三個老和尚似欲有言，左邊這個老和尚已接着道：「這是法諭！」

那三個老和尚立即肅色恭應一聲，步向福山等而去。

快活仙婆適時開口道：「我相信你們都懂得『慧指解穴』之法，福山和福祐及福全，口出不遜，我已毀去了他們那身仗以爲惡的功力！老身就爲了要等你們來，才沒有離開，你們設若心有不服，還想動手，老身可要先作警告，那時誰也休想活命！」

三個奉諭扶福山等人的老和尚，倏地止步，內中之一目射兇光，向快活仙婆師徒一掃，道：「佛爺正要跟妳算清這一筆血債，當然動手……」

豈料話未說完，快活仙婆已沉聲叱道：「福海，是你作主，還是『禪智住持』施令？」

這和尚不料快活仙婆竟能叫出自己的法號，不由一愕。才要答話，那『黃龍寺』住持禪智，却已沉聲道：「福海，你忘了規戒？」

福海慌不迭的恭應一聲，和其餘的兩名老僧停立一旁。

禪智住持看看快活仙婆，問道：「若不想動手的話呢？」

快活仙婆道：「那我限你們在對時之內，離開峨嵋，今後若再妄想擒獲雪猩，代你們去取至寶的話，別怪老身手辣！」

禪智住持道：「好，我以『天龍』威名爲諾，如言而行！」

說着，看了已死的法宏一眼，接着又道：「我仍以『天龍』一派名望相詢，女檀越何時有暇，請定一時日，我等當在『天龍寺』恭候！」

快活仙婆道：「你這是死約會？」

禪智道：「女檀越，事情總要有個來往吧？」

快活仙婆道：「可以，不過我有兩個聲明，一個條件！」

禪智道：「請講。」

快活仙婆道：「一是最近三年，我必須守着這個寶貝徒弟，不能赴約，若必須訂定此約的話，要在三年之後！」

禪智一笑道：「百年無異一日，我們等候，請問三年後的那一天？」

快活仙婆也一笑道：「別忙，我說過還有個條件！」

禪智冷冷地說道：「說出來聽聽！」

快活仙婆肅色道：「禪智，你祇配替老身傳話，作不得主的！」

禪智冷哼一聲，道：「我說句狂話，能作主！」

快活仙婆振聲道：「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禪智道：「我也自負全責！」

快活仙婆道：「那很好，你仔細聽着，當你率衆回轉西域之後，立刻去見那『金衣法聖』替我問他句話！」

禪智大驚，失色道：「妳……女檀越和我們法聖相識？」

快活仙婆冷冷地道：「有些認識，不過和今天你要定的約會無關！」

禪智擺手道：「話不是這樣說，若是女檀越與我們法聖相識，則今日之事，又當別論，當然，我要問問相識的經過。」

快活仙婆道：「這個你不必問，你祇把話帶到就行！」

禪智沉思刹那，道：「女檀越先請說出要帶什麼話。」

快活仙婆一字字威嚴的說道：「替我問問他，他留在老身這裏的『天龍聖牌』，還想不想要，若是不想的話，老身在大後年重九……」

「前去西域」四個字還沒說出，禪智已慌了手脚，福海等三僧，更是吓得變顏色，不知如何是好！

禪智沒容快活仙婆再接說下去，已接口道：「您是那『金傘……」

快活仙婆這時候忽把那怪傘擧起，輕輕向禪智拋了過去，神色莊嚴至極，沉聲喝道：「你自己看看！」

禪智雙手去接，竟倒退了兩步，臉上已沒了人色！

他緩緩撑開怪傘，祇撑到一半，已很快的收回，恭恭敬敬雙手捧着，大步的走向快活仙婆面前，道：「小僧立即率領師弟歸去！」

快活仙婆接過怪傘，道：「三年之後的約會呢？」

禪智合十連連施禮，道：「是小僧該死！」

快活仙婆道：「煩你帶給『金衣法聖』的話……」

禪智很快的接口道：「請恕小僧亂語，這些話小僧也不敢進言！」

快活仙婆冷哼一聲，道：「那今天的事……」

禪智再次接口道：「是小僧的糊塗，今天沒發生什麼事！」

快活仙婆冷笑連聲，道：「福山等三僧失去功力，你能交待？」

禪智道：「小僧自當親往『法聖』處請罪！」

快活仙婆道：「說實話，你們來此怕沒得『法聖』的許可吧？」

禪智俯首道：「是小僧該死，祇因

『至天大法聖』……」

話沒說完，快活仙婆已接口道：「可是又犯了老病？」

禪智頷首道：「是的！」

快活仙婆喟嘆一聲，道：「天龍一派，說起來祇有他算得是位正人君子！」

禪智合十道：「謝您的……」

快活仙婆皺眉接口道：「不用假客套，我討厭這個！」

禪智連聲說是，不敢多言！

快活仙婆沉思有頃，道：「好吧，姑念你能知過的份上，再念『至天』一生磊落，老身賜爾一粒金丹，回去給『至天』服下！至於如何對『至天』稟陳你獲得金丹的經過，隨便你了，不過你要記住，我剛才的警告永遠算數！」

禪智合十道：「是，小僧永記不忘。」

快活仙婆取出一粒金丹，交給禪智，接着又道：「我先走了，你要將此地掃個乾淨，然後立刻下山！」

禪智恭敬應聲，退着出去了丈餘，方始俯首站定。

快活仙婆招呼嚴霜道：「孩子，拿着妳的拐杖，咱們去找猴子玩去吧！」

嚴霜笑着點頭，一老一小，指着無邊美景，緩步而行，漸漸遠去。

* * *

又是一天的黃昏。

在登臨「華嚴頂」的山徑上，出現了快活仙婆師徒。

她們邊走邊談，時時可聞嚴霜的笑聲！

原來嚴霜香肩上，多了隻毛如白雪銀光閃閃的小猴子！

猴子高祇六寸，愛煞了人！

快活仙婆在一句話說完之後，神色突然十分嚴肅，看看嚴霜，又瞧瞧那小猴子，接着說道：「嚴霜，別光爲了好玩，可知道這小傢伙有多厲害？」

嚴霜道：「這麼小牠能……」

快活仙婆道：「別看小牠，却是未來猴王，你要好好的待牠，像個朋友，記住，總有一天，牠還是要回來的！」

嚴霜笑着說道：「師父放心，我不是答應過那雪猩的嘛！」

快活仙婆頷首道：「祇要妳沒有忘記諾言就好。」

嚴霜道：「不會忘的。」

說着，她們師徒已轉過了山徑到達到陡坡。

峨嵋山的孤峯，以「華嚴頂」最爲挺秀，再以梵宇廣大，把整個山頂蓋住了，的是美麗無倫。

「上天梯」陡坡，是登「華嚴頂」的必經之地，陡坡峻拔凌空，步步驚險，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勢！

適時天雖未黑，而重霧瀰漫，氣溫驟降，嚴霜不由索索顫抖，小嘴都泛起了紫色，但却精神煥發！

快活仙婆冷眼看看嚴霜，道：「冷不？」

嚴霜點點頭道：「好冷！」

快活仙婆一笑道：「那下去吧，上面更冷！」

嚴霜道：「不，我受得了！」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我始終沒問過妳，妳那三招，是誰教的？」

嚴霜道：「王家克業二哥！」

快活仙婆道：「他可教過妳『靜坐』之功？」

嚴霜道：「教過，說那是練輕身功夫必須要學的。」

快活仙婆一笑道：「要想不怕冷，妳可試試像靜坐般提提眞氣！」

嚴霜如言而行，行未數丈，欣然道：「眞的，滿管用嘛！」

快活仙婆一笑，沒再說話。一條幽長陡峻的「上天梯」危坡，在她們師徒來說，是從容而上。

在「上天梯」坡頂，師徒停步，嚴霜指着那一株古木道：「師父，這棵樹好大啊！叫什麼名字？」

快活仙婆道：「這株古木，叫『老僧樹』它有個傳說！」

嚴霜道：「師父說出來聽聽可好？」

快活仙婆道：「這株古木，已有近千年了，相傳已枯掉，突然有一天，人們發現，竟有位古稀的老和尚，坐在了樹上！」

說到這裏，快活仙婆話鋒一頓，指着古木道：「妳看見樹中間，主幹上面那個三叉椏沒有？」

嚴霜點頭道：「看見了。」

快活仙婆道：「那老和尚就坐在三叉椏上，傳說他坐了七七四十九天，這株古木又重生綠葉而復活，因此叫它『老僧樹』！」

嚴霜一笑道：「和尚最會搗鬼了！」

快活仙婆道：「這怎麼見得？」

嚴霜道：「聖賢書中教人知道天地間的至理，條條都是經驗所積，但是僧、道却不同了，幻化神仙，愚弄鄉俗！」

快活仙婆拍手道：「好孩子，妳眞不含糊，不過這些話可別當着上面的和尚們說，咱們今夜還寄宿人家廟裏呢！」

嚴霜也笑了，她覺得這個白髮的怪師父，滿風趣的。

快活仙婆這時又接着說道：「華嚴頂上有兩大奇景，一是夜觀萬千佛燈，二是晨賞日出氣概，好玩極了，師父保妳喜歡！」

嚴霜霎霎眼道：「我曾聽娘說過，泰山觀日出，是天下至妙之景，相信『華嚴頂』也是如此，但萬千佛燈有什麼好看……」

快活仙婆一笑，接口道：「妳認爲萬千佛燈，是人爲的？」

嚴霜道：「既稱佛燈，當然是和尚們點着它的……」

快活仙婆道：「妙就妙在絕非人爲！」

嚴霜一愕，道：「這怎麼可能？」

快活仙婆道：「看吧，天就要黑了，刹那妳就可以親眼見到！」

* * *

近午夜。

快活仙婆師徒，到了岩後的一處平台石上！

石上建有小亭，佇立亭中，可見幽谷窮岩！

這夜天上星稀，四山靜悄而肅靜，

冷的可以！

快活仙婆替嚴霜加了件厚衣服，就這樣，嚴霜仍然是凍得手脚冰冷，緊咬着銀牙，一抖一抖的！

突然，快活仙婆遙指窮谷，道：「快看！」

嚴霜順指處注目，果然見到了如螢火似流星般豆樣大小的燈火，由少漸多，由遠而近！

十點！百點！千千萬萬！

明螢淨潔，蕩漾不定，忽明忽暗，乍左倏右，時前時後，冉冉飄飛，上下山岩，離合不已，的是玄妙之極！

快活仙婆贊嘆一聲，道：「是眞所謂『一斛夜明珠，散入萬岩岫』了！」

話鋒微頓，對嚴霜說道：「這就是所謂的『萬盞明燈照普賢』，也就是和尚稱它作『佛燈』的來由，妳現在相信，不是人爲了吧？」

嚴霜早已看呆了，一直點頭而不開口！

快活仙婆接着又道：「這『佛燈』，自現在起，直到明天時才會消失！」

嚴霜搖搖頭道：「這眞是怪事，師父，咱們可能找到那個地方？」

快活仙婆道：「當然能，不過妳想什麼？」

嚴霜道：「事窮其理，我要弄弄清楚它的原因！」

快活仙婆暗中頷首，她十分佩服嚴霜的對事精神。

因此快活仙婆說道：「不用費這份心了，師父可以告訴妳個中的原因！」

嚴霜高興的說道：「好呀！師父快說！」

快活仙婆道：「這『佛燈』亮處，是遠遠的幽谷窮岩，百年難遇人跡，日光所難照到，因此年年葉落枯木，積集於潮濕的地上，已成了另一天地！況那個地方的岩間，藏有磷質，腐葉又自生磷火，就像鄉間墳崗俗傳的鬼火一樣，沒有絲毫神奇的地方！」

嚴霜笑着道：「我懂得這個道理了。」

快活仙婆道：「但是和尚們，故作神奇而引遊客，因之流傳至今，越說越神，其實遊客非皆鄉愚，很多人懂這個道理！」

嚴霜道：「那爲什麼不說破它，叫和尚們羞羞？」

快活仙婆道：「何必呢，既來遨遊，樂得神會其說，這就像看戲法一樣，誰也知道是假的，但是指破了豈非大煞風景？」

嚴霜一笑道：「相信還有信而不疑的人！」

快活仙婆道：「那當然了，人的智慧不同，見解不一，見仁見智不能相合，不過這些人也不會上當的！」

嚴霜道：「信假爲眞，就是上當呀！」

快活仙婆道：「人若篤信仙佛，在行爲上，就有無形中的約束，雖然信神佛的也有極惡之徒，但總是比常人少些！」

嚴霜道：「這倒是眞的。」

佛燈看過了，其景甚美，但說穿來也不過這般！

「華嚴頂」上的日出，的是另有玄奇！

在天色未明的當空，快活仙婆師徒已面東而待。

但見白霧輕紗一樣的縹緲，很快的向下沉飛！

遠山的輪廓，在下沉飛降的輕紗中，漸漸露出眞形！

天際，由白泛青，再由青轉紫！

刹那！

一絲絲微弱的紅光，突破了青紫色的天壁，調成了七色的彩影，彩影緩緩浮動幻變着，調和無比！

一忽兒淺紅色的光，推動着金黃色的光輪，慢慢爬出了東山之脊，山脊上從此由深黑的顏色，漸露出來的綠芒！

此時的天空，已由硃紅鮮黃調出了複雜無倫的顏色，一個紅水晶球似的旭日，半吞半吐的探上了山頂！

它像個以鮮紅橙黃調合而成的薄皮水晶西瓜，大、圓而透明，皮薄到似是已經無法再包裹住裏面的東西，就要破掉！

果然！果然！

皮被漲破了，破了千百個小小洞孔！

如電光般亮的光芒，由小洞孔中，一道一道直射出來。

天上已經通紅而泛了黃，黃圈圈外面，幻變着千百種顏色，說不清也寫不出，大地成了一片金黃！

山巒被映照得翠綠深青，山腰間飛舞的岫雲，也幻變着千顏萬色，旭日跳出，越跳越高！

紅光褪去了顏色，黃光在泛淡，泛淡……

嚴霜長長的嘆了口氣，她內心激動着，暗自發下了誓言，她要自己這一生，像旭日般，照亮整個大地！

她不再爲自私的復仇，左右着自己了，她要在復仇下，爲整個武林，作點什麼，一定要作出點什麼來！

不錯！故事自此開始了，嚴霜眞的踏上了一條光明的大路，而快活仙婆，也開始一點一滴的，透露出嚴霜的身世！

是「華嚴頂」下的「九龍谷」！

谷中的「九龍寺」(此寺今已毀圯)內。

又一天的黃昏，飯後，距高山升泉的「九龍井」不遠的地方，那傳說「桂仙」得道的「桂花洞」內，傳出話聲！

是快活仙婆師徒，在洞中極幽處，點亮了一盞豆大小燈，師徒坐在備好的厚軟墊上，說聽故事！

說故事的是仙婆，聽故事的自然是嚴霜。

快活仙婆道：「妳該記得我的條件，我喜歡說故事，妳必須要聽，咱們就從今夜開始，每天說半個時辰，不多不少！」

嚴霜笑着說道：「師父，這故事好聽不？」

快活仙婆道：「保妳能聽入了迷！」

嚴霜道：「那太好了，師父就請快說

，多說點不要緊！」

快活仙婆搖搖頭道：「不能多說，也絕不少說，並且還有個附帶條件。」

嚴霜道：「師父就喜歡談條件。」

快活仙婆道：「必須談！」

嚴霜道：「我聽就是嘛。」

快活仙婆道：「對，妳祇能聽，不許問，有關故事本身的一切事情，都不能問，也就是說，聽故事的時候，不許多口！」

嚴霜道：「聽完了呢？」

快活仙婆道：「每天所聽到的故事，若有疑問，妳自己把它記下來。在整個故事講完之後，准妳一齊發問！」

嚴霜道：「那要多久？」

快活仙婆道：「不一定，也許三個月，也許一兩年！」

嚴霜無奈的點點頭道：「好吧！」

快活仙婆開始講述起一個故事，她先聲明說，故事本身全是事實，她祇是隱起了眞實的名姓！

嚴霜不在乎故事中的主人翁或陪襯角色姓名，因爲她總不會識得這些人，所以張三王五，對她無關！

於是快活仙婆，開始述說起當年——

＊　＊　＊

文人相輕，武家互嫉，是千古恨事！

但是自從有人以來，妒恨恩仇就隨之而生，躲之不可，避之不能，用一句話來說明，皆因名利所誤！

自俗傳少林佛祖，一葦渡江，留下武功及經典秘笈以後，因「易筋」「洗髓」二書之奇絕，少林遂爲武林牛耳！

三豐眞人結道，又興起了「武當」一派，等而沿革，就有了所謂名門大派，和綠林、武林之別！

祇是在四十幾年前，武林中出了奇蹟！

這奇蹟，竟使少林和武當，一變而成了第四第五之屬，不過少林和武當，却仍能自制自守，未生事故！

嚴霜忍耐的聽着，此時却禁不住開了口，道：「師父，可能問問無關故事內容人物的事？」

快活仙婆笑了，道：「我就知道，人性就是這樣，妳問吧！」

嚴霜一笑，剛要開口，快活仙婆又接着說道：「不過我可聲明在前，也許我不回答妳！」

嚴霜道：「我又不是問要緊的。」

快活仙婆道：「若不是要緊的，問它作甚？」

嚴霜無言以答，祇好說道：「師父何妨聽聽，回不回答任憑師父嘛！」

快活仙婆點點頭，嚴霜接着又道：「少林、武當退而成了四、五，那一二三名是誰？」

快活仙婆道：「這是我本要說下去的事，妳聽着好了！」

於是故事又接述下去——

那時江湖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女英雄，因她髮白如銀，雖然那時她還很年輕，人家却已稱她作「婆」了！

她的名姓，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提起「苦仙婆」却無人不知，她那一身功力，曾使少林和武當心服而稱臣！

同一時期，出現了個中年人，身懷絕技，有神鬼莫測之能，登少林寺，訪武當山，少林和武當又服了輸！

此時，另外一位儒者，也以神技功力，令少林和武當蒙恥，因之少林和武當，淪於第四第五名位之上！

不久，那中年人，爲了某一事故，出家當了和尚，於是「聰明和尚」四個字，就盛傳於武林！

那儒者，却與人無爭，找了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隱居下來，精研奇學，收了門徒，不再面世！

嚴霜忍不得，又接上了話問道：「現在功力高超還是屬於這三位？」

快活仙婆道：「不錯，仍是『苦仙婆』第一，『聰明和尚』第二，儒者第三，不過如今還活着的，却祇有仙婆與和尚了。」

嚴霜突然道：「徒兒知道師父沒說實話！」

快活仙婆道：「甚麼，妳說我沒說實話？」

嚴霜道：「嗯，那仙婆不叫『苦仙婆』，叫『快活仙婆』，和尚也不叫『聰明』，而是『糊塗』才對！」

快活仙婆哈哈一笑，道：「傻孩子，人生有苦才有快活，能聰明才能故作糊塗，妳若是認定打油的錢不能買肉，那就錯到底了！」

嚴霜霎霎眼，笑一笑，搖搖頭，她像是有些明白，又有些糊塗，不過她却弄清楚了一件事，就是這種事不值得費心！

快活仙婆接着講她未完的故事——

我不講那仙婆，也不說那和尚，祇說儒者！

他後來死了，死得很慘，怎樣死的，起先沒人知道，但却震驚了武林，因爲他有起死回生玄妙醫術，曾活人無算！

各門各派，可以說受過他活命之恩的人不少，就是綠林江湖黑道高手，也都蒙受過他的恩德！

因此當獲知他慘死的事情之後，人人恨怒！

他有個美麗而武技很好的賢妻，在他死後，竟也失去了下落，他還有兩個弟子，也沒了消息！

事隔數年，表面上看來，各大門派及綠林黑道高手們，都淡忘了此事，其實却是恰恰相反！

各大門戶掌門之人，因念儒者重恩，發誓要找到兇手，殺之爲儒者復仇，遂在暗中開始了緊密的搜索！

他們都派出了門戶中最高的高手，拿着本門的「令牌」和「信符」，當發現兇手時，可以符牌調令高手圍捕！

各黑道中的人物，竟與各大門戶不約而同，也如法而行，卒使武林和綠林，破除猜嫉而團結於一時！

嚴霜以自言自語般，接上了一句話道：「儒者雖然死得不明，但是因他的不幸，而能使江湖得以平靜幾年，我相信他雖死而心安！」

快活仙婆看了嚴霜一眼，沒有答覆她這句話是對或否，在略為停頓之後，又接着述說下去——

不幸的事情，在那一年的「端陽」發生。

少林寺派出的高手，在「山陰」古道之上，遭遇了暗算，慘被斬首，所携少林令符，也沒了踪影！

自此，怪事接連而來，武當、太極、終南、峨嵋、黃山、泰山、點蒼各派的高手，俱皆喪命！

更令人百思莫解的是，這些人所携的本門信符，也俱皆不翼而飛，各大門戶的掌門人，遂親率高手天涯搜敵！

接着，那些黑道中的高手們，也步上了各大門派高手的後塵，一個接一個的慘死於江湖之上！

嚴霜竟又接上話，道：「看來殺儒者的那個人，可能就是殺死這些高手的人？」

快活仙婆道：「妳也這樣想？」

嚴霜道：「這多高手接連慘死在武林綠林團結之後，原因當然是和他們查訪那兇手有關，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快活仙婆道：「聽來似乎很有道理！」

嚴霜道：「除此之外，別無因由嘛！」

快活仙婆道：「嗯！各大門派中人，及黑道上各方的霸主們，所料和妳現在相同，祇是却都料錯了事！」

嚴霜一楞，道：「錯了？」

快活仙婆道：「其實也沒有錯！」

嚴霜搖頭道：「師父到底是說……」

快活仙婆緊接口道：「人心險惡，是錯是對，妳聽完故事之後就明白了！」

話鋒一變，快活仙婆又接講下去——

各門各派各黑道霸主們，雖四出偵敵索仇，却毫無消息，正當此時，他們突然都接到了一封沒具姓名的怪信！

信上說明了，誰是殺儒者和所有慘死江湖中人的兇手！

並且很詳細的，將各大門派及黑道霸主們，所失的令牌及信符藏處，一一指出，不容人懷疑不信！

嚴霜聽到這裏，搖頭道：「這樣秘密的大事，除兇手外，絕對不該還有人知道，我覺得這封無頭信，來歷可疑！」

快活仙婆道：「當時各掌門及霸主們的看法，也是這樣！」

嚴霜笑了笑，面有得色。

快活仙婆却接着又道：「但是數年以來，毫無線索，得此密函，雖說可能有詐，却不能置而不問，於是商量步驟，開始了行動！」

嚴霜道：「大概是會有些發現的！」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怎見得呢？」

嚴霜道：「散發這無頭信的人，雖然極難判斷他的用意，但為堅人信，是故徒兒想到，他不會不有所安排！」

快活仙婆道：「這次又被妳猜對了！」話鋒一頓，快活仙婆喟歎一聲道：「世風日下，人心太壞，尤其是江湖中的險詐，眞到了令人防不勝防的地步，可怕呀，可怕！」

嚴霜黛眉微蹙，道：「聽師父話中之意，似是深藏着某種冤屈事嘛？」

快活仙婆道：「冤不冤妳聽下去就知道了！」

話聲稍停，快活仙婆接講那未完的故事——

各大門派掌門人，推出了幾位人選來，到達了信中所說的那個地方，投帖拜望那個地方的主人！

嚴霜早已忘記了諾言，插口道：「師父，那是甚麼地方？」

快活仙婆似是也忘了不准嚴霜發問的話，道：「是在『雲南』的……」

快活仙婆突然住口，看看嚴霜，又道：「說好了不是不准問嗎？」

嚴霜一笑，撒個嬌道：「就這一句嘛師父！」

快活仙婆搖頭道：「半句也不行，這個問題我不想回答！」

話聲一頓，接着順講故事的本身——

那主人夫婦，在這幾位高手到達的當天，恰好喜獲千金，因此主人立刻親自出迎，在賓館待客。

問及來意，幾位高手却不說明，祇向主人要求，請主人帶他們到主人莊中的三個地方走走！

主人覺得十分奇怪之下，答應了幾位高手的要求，親自帶着這幾位高手，到了指定的地方！

這幾位高手向主人討借到掘土之物，開始挖掘，主人並不攔阻，但心中自然難免不悅！

結果……

嚴霜答了話，道：「結果必然找出了幾件令牌或信符！」

快活仙婆道：「妳怎敢這樣判斷？」

嚴霜道：「這是最淺顯的嫁禍笨策，一想就能知道！」

快活仙婆喟歎一聲道：「是的，就像賭博一樣，局外人看得分明，這是傾家蕩產的行動，但局內人却興高彩烈的，指望贏份家當呢！」

嚴霜一呆，道：「難道那幾位高手，連這點道理都沒有看出來？」

快活仙婆道：「他們找出了要找的東西來之後，已經無法再照先前那樣沉着理智了，言談之下，動了火氣！他們態度神色和話語，都失去了應有的風度，以極不客氣的語句，質問主人，那些東西由何而來！」

嚴霜道：「主人是怎樣回答的？」

快活仙婆看看嚴霜，突然問道：「我要問妳個問題！」

嚴霜道：「徒兒不是聰明人也許答的不對。」

快活仙婆道：「人間至悲的事，是『强顏歡笑』，不過這句話證明了，此人至少還有可忍耐的原因，那甚麼是不能忍耐的呢？」

嚴霜想了一想，道：「無辜蒙冤，令人難忍！」

快活仙婆一拍手道：「着呀，一針見血之言！」

嚴霜道：「師父此問，和故事有關？」

快活仙婆道：「我仍不回答妳這一句話！」

接着，她又說那未完的故事——

主人彼時正感奇怪，見客人這般無禮，不由也動了火氣，並且錯當客人們是有心嫁禍自己！

所以他反問客人們，怎知在這些地下，埋着東西！

幾位高手，這時若能取出那封無頭之信，交給主人過目的話，也許事情就不會像後來一樣的可悲了！

可是這幾位高手在激動之下，沒有這樣作，反而堅持所問，一定要主人給他們個滿意的答覆！

主人惱了，直指出這幾位高手豈有此理！

這幾位高手自也更不客氣，並且在言語間，影射主人是武林中的敗類弒師的惡徒！

主人大怒之下，幾乎和這幾位高手立時動武，多虧主人賢妻得報，匆匆趕到了當場！不過她也祇是阻止了當時的搏殺，而未消除雙方成見，幾位高手，遂被主人極不客氣的逐出莊外！

嚴霜聽到這裏，搖頭道：「恐怕大禍要發生了！」

快活仙婆道：「還沒有，但是像山雨欲來前，風滿樓的情形一樣，業已隱伏了層層危機，不過要是有人化解，還來得及！」

嚴霜道：「這幾位高手受辱而去，再加上目睹挖出了令牌信符，已咸認事情不會有錯，怎肯向化解方面着手！主人閉門家中坐，禍自天上來，蒙受不白之冤，欲訴不得，追源不能，自更不肯走化解這條路了！」

快活仙婆道：「不錯，妳小小年紀，能料事這樣正確，很好！」

嚴霜歎口氣道：「很好有甚麼用，可惜我晚生了四十年……」

快活仙婆道：「妳這『四十年』是從那裏想起來的？」

嚴霜道：「師父您不是說，在四十年前，發生……」

快活仙婆笑着搖頭道：「是妳聽錯了，四十年這三個字，是指仙婆、和尚、儒者出道江湖的日期，而非發生這故事的年月！」

嚴霜也笑了，道：「故事發生有多少年了？」

快活仙婆道：「算來是十六年前！」

嚴霜喟歎道：「還不是沒有用！」

快活仙婆道：「妳指着甚麼說的？」

嚴霜道：「指我自己，要是這故事發生在現在，我準不會使他們雙方成仇，不論有多難，我也會去想辦法化解的！」

快活仙婆深深的看了嚴霜一眼，道：「妳認為妳能辦到？」

嚴霜道：「反正我要用全力去辦！」

快活仙婆道：「這樣說來，那仙婆及和尚，不如妳了！」

嚴霜道：「這又不是了，當時也許仙婆與和尚分不開身！」

快活仙婆道：「是的，分不開身，不過却為小小的私事而沒有去分身，當時他倆若有妳這個抱負，那多好！」

嚴霜低吁一聲，道：「徒兒是事後說說很容易，他倆……」

快活仙婆似極傷懷的接口道：「他倆當時若肯說一句話，事情就大不相同了，但是他倆却連一句話，都懶得說，現在想來，悔恨已遲了！」

嚴霜沒再接話，快活仙婆又繼續未完的講述——

在這幾位高手走後的第五天深更半夜，有四個人，各懷奇絕的功力，潛進了那座山莊！

嚴霜一驚，道：「去殺那主人？」

快活仙婆沒答理她，接說自己的——

這四個功力罕奇的人物，進了山莊之後，立刻分成四路，各憑所携清單，逕行早經分配好的目的之地！

嚴霜懂了，點點頭道：「他們在作第二次的挖掘工作！」

快活仙婆道：「一點也不錯，他們要再找證據！」

嚴霜道：「這證明各大門派，還有明智的人！」

快活仙婆道：「可以這樣說，不過……」話鋒突停，看看嚴霜道：「妳這孩子，怎麼又問三問四起來了？」說着，快活仙婆自已也笑了，又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不讓妳發問，好像眞難。」

嚴霜道：「可不是嘛，聽着急人，就不由自主的問出口來。」

快活仙婆道：「那我祇好不再講這個故事了！」

嚴霜這一下可眞急了，慌不迭的說道：「師父您講嘛，求求您，我不再發問就是！」

快活仙婆道：「說好的每天祇講半個時辰，現在到了！」

嚴霜道：「師父您撒賴，時間還沒到呢！」

快活仙婆皺皺眉頭道：「妳看看這燈裏的油，就知道已經過了時限啦！」

嚴霜看看燈油，道：「剩的不多了，師父，今夜就多講一點，到油乾為止，下一次徒兒弄好『滴漏』，不再歪纏。」

快活仙婆笑了，道：「妳既然承認歪纏，那師父今夜就如妳所願吧！」

話聲中，快活仙婆伸手撫摸了嚴霜一下，接說下去。

這四位高手，在經過半個時辰之後，重又結聚在一起，每人手中多了個小黑布袋，袋中鼓鼓的，滿滿的！

他們彼此低聲詢問着，結果聲調轉成了悲痛，不問可知，那小小黑布袋中，都是各門各派慘死者所遺失的信物！

適當彼時，突然在四人身外，暴然亮起了百盞明燈！

山莊主人，勁裝携劍，與數十名高手，已將這四個人團團的圍了起來，質問四人夜闖山莊何故！

這四個人早已悲恨至極，答話那有客氣的道理，主人倒還好，祇冷着一張臉，把四人監視着押出山莊！

嚴霜不由接口道：「看來主人很夠氣度……」話鋒一停，嚴霜慌不迭地又道：「師父，這句話算我沒說，我絕對不再接

話就是。」

快活仙婆一笑，道：「打了人說算沒有打成了嗎？」

嚴霜道：「下次再犯，就決不再恕好了！」

快活仙婆又是一笑，接述未完的經過——

那四個人回去之後，並未停留，各回自己的門派所在之地，當然，他們是去召集高手，共謀復仇之計！

設若他們都平平安安的回去，很可能在天下高手雲集相結之下，有人會想到事情可疑之處，而小心從事。

但是他們却沒能平安回去，除內中一位，重傷而未喪命外，其餘的三個人，却都慘死於回途之中！

更可怪的是，四人所找的各派信物，得而復失，丟得一件不剩，乾乾淨淨，連線索也沒有！

那重傷未死的一位，終於回到了目的地，傳出了他們經過的整個詳情，而震驚了天下武林！

武林、綠林，在少林寺中大集結，靜靜聽那唯一活着歸來的高手報告，這人的聲訴，可說是一字一淚！

活着歸來的這個人，最不該的是在業已使羣雄激動下，作了個決定的判斷，而導致了悲慘的一次暴行！

這人判斷，殺死另外三位高手，重將各派信物劫去的兇手，就是那山莊的主人，旨在消滅證據！

嚴霜無法忍耐了，接話道：「胡說八道……」

快活仙婆道：「妳怎能斷定這人的判斷，是胡說八道呢？」

嚴霜道：「天下焉有這樣傻的兇手！」

快活仙婆道：「解釋的不夠充份和明白！」

嚴霜道：「這裏面矛盾百出嘛！」

快活仙婆道：「妳不妨試着說清楚矛盾何在？」

嚴霜道：「首先假定那山莊主人，就是殺那儒者的兇手……」

快活仙婆道：「還要假定？」

嚴霜道：「這樣可以分析得十分清楚。」

快活仙婆道：「由妳由妳。」

嚴霜道：「他殺那儒者，手脚是多麼乾淨，一點線索沒有，使天下羣俠追索數年而終無所獲，有多麼聰明厲害！像這樣厲害聰明的人，其行事之預謀妥當，作法的無懈可擊，步驟不失毫分，那是當然的道理！再看後來殘殺各門各派，及黑道中派出去的高手之事，又是如何的神秘，安穩和懷有把握！如此兇手，他怎會隨隨便便，把到手的各派令牌信符，埋在自己山莊中的各處地下呢？所以……」

快活仙婆接口道：「等一等，令牌信符埋於山莊各處的地下，豈不是最妥當和聰明的地方，怎說是隨隨便便呢？」

嚴霜道：「若不是隨隨便便，怎會被人發覺而密告各派的？」

快活仙婆嗯了一聲，點點頭，沒再開口。

（未完・十七）